
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龙记（二）

金庸

简介

相传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与屠龙刀，江湖相传得刀与剑者即可号令江湖，整个武林为之疯狂，张无忌的父母张翠山和殷素素因无意中卷入屠龙刀而起的江湖纷争，与金毛狮王谢逊一同被迫流落至极北大洋中的一个荒岛——冰火岛，在那儿生下了他，并认谢逊为义父。张无忌过了几年远离尘嚣、无忧无虑的生活，九岁时随父母回归中土，江湖人士为找谢逊报仇或为抢夺谢逊手上的屠龙宝刀，致使无忌一家三口厄运接踵而至。父母不愿说出谢逊下落，双双自刎身亡，自己又身受玄冥神掌之伤，寒毒深入腑脏，连医术通神的蝶谷医仙胡青牛也无能为力，身遭如此惨痛变故的张无忌竟泰然处之，既不思为父母报仇，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并不恐惧。自十二岁入蝴蝶谷求医至十四岁出谷，他虽然又经历了不少江湖风浪，活得倒也自由自在，十四岁的张无忌护送峨嵋女侠纪晓芙的女儿杨不悔远赴昆仑山寻父杨逍，从此才真正踏入了身不由己的江湖。

一路上历尽艰险，先前张无忌曾救治过的许多武林人 ，恩将仇报，张无忌几番以身相代，终于保得年幼无知的杨不悔回到了父亲身边。不久因轻信道貌岸然的“朱、武”两个武林世家而险些被骗。待得脱困，他因祸得福，进入了一个群山环抱的翠谷，与海外荒岛相似，又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无忌本打算在此安度余生，不料无意中得到了一部久已失传的武功秘籍《九阳神功》，抱着打发无聊岁月，成固可喜辱败亦无忧的念头。短短五年中他即练成了这项神功，而体内的寒毒也不知不觉地被驱除殆尽。

二十岁的张无忌重入江湖，既不想成名也没打算替父母和自己报仇，一心一意只想去海外荒岛与义父团聚，但终究身不由己。在西域大漠中身受峨嵋掌门灭绝师太三记重手，以重伤之躯救了明教一群教徒；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明教总舵，机缘巧合使张无忌知晓一切恩怨都是由与明教前任教主阳顶天的夫人有私情的成昆挑拨而起。他为了化解这场误会，出手协助明教与各派高手相抗，九死一生，情况危急，加之迫于明教上下的盛情而被推上了教主的高位。在明教之中张无忌武功最高，此外还有明教四大法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白眉鹰王、紫衫龙王，此后更陷入了无数的武林纠葛，不由自主地周旋于各色人等之中，保护师门，起兵反元，搭救义父，清解恩仇，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弄得他精疲力尽。虽然自己身负绝世武功，又有明教的庞大势力作后盾，张无忌仍是步步荆棘，吃尽了苦头。

义父谢逊了却恩仇后出家少林寺，最后绝了张无忌安享天伦的唯一奢望。等到明教将要打下江山时，张无忌又一次为人所算，曾于少年张无忌有过救命之恩的明教大将朱元璋设下极阴毒的陷阱，使张无忌误以为徐达、常遇春等故友背叛于他，意图篡权，令张无忌自己心灰意冷，主动辞去了明教教主的职位，自此张无忌对江湖生涯再无半分留恋，悄然携妻归隐了，但想起故友的背叛还是常常忧愁。

前面一艘小船上一個虬髯大漢操槳急劃，艙中坐着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在后追趕的一艘大船中站着幾名番僧和蒙古武官，彎弓搭箭，向那大漢射去。但聽得羽箭破空，嗚嗚聲響。

第十一回　有女長舌利如槍



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

张三丰带了张无忌下得少室山来，料想他已然命不长久。索性便也绝了医治的念头，只是跟他说些笑话，互解愁闷。　　这日行到汉水之畔，两人坐了渡船过江。船到中流，汉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摇晃不已，张三丰心中，也是思如浪涛。

张无忌忽道：“太师父，你不用难过，孩儿死了之后，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那也好得很。”张三丰道：“你别这么说。太师父无论如何要想法救你。”张无忌道：“我本来想，如能学到少林派的九阳神功，去说给俞三伯听，那便好了。”张三丰道：“为甚么？”张无忌道：“盼望俞三伯能修练武当、少林两派神功，治好手足残疾。”

张三丰叹道：“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伤，内功再强，也是治不好的。”

心想：“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却想着要去疗治岱岩的残疾，这番心地，也确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正想夸奖他几句，忽听得江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远远传来：“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爷便饶了你的性命，否则莫怪无情。”这声音从波浪中传来，入耳清晰，显然呼叫之人内力不弱。

张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谁敢如此大胆，要我留下孩子？”抬起头来，只见两艘江船，如飞的划来，凝目瞧时，见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双手操桨急划，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面一艘船身较大，舟中站着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众武官拿起船板，帮同划水。那虬髯大汉膂力奇大，双桨一扳，小船便急冲丈余，但后面船上毕竟人多，两船相距越来越近。过不多时，众武官和番僧便弯弓搭箭，向那大汉射去。但听得羽箭破空，呜呜声响。

张三丰心想：“原来他们是要那虬髯大汉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当下便想出手相救。只见那大汉左手划船，右手举起木桨，将来箭一一挡开击落，手法甚是迅捷。张三丰心道：“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难，我怎能坐视不救？”向摇船的艄公喝道：“船家，迎上去。”

那艄公见羽箭乱飞，早已吓得手酸足软，拚命将船划开尚嫌不及，怎敢反而迎将过去？颤声道：“老……老道爷……，你……你说笑话了。”张三丰见情势紧急，夺过艄公的橹来，在水中扳了两下，渡船便横过船头，向着来船迎去。

猛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虬髯大汉一个失惊，俯身去看时，肩头和背上接连中箭，手中木桨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时不动。后面大船瞬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虬髯大汉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奋力抵御。

张三丰叫道：“鞑子住手，休得行凶伤人！”急速扳橹，将渡船摇近，跟着身子纵起，大袖飘飘，从空中扑向小船。

两名蒙古武官嗖嗖两箭，向他射来。张三丰袍袖挥动，两枝羽箭远远飞了出去，双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挥出，登时两名番僧摔出丈许，扑通、扑通两声，跌入了江中。众武官见他犹似飞将军由天而降，一出手便将两名武功甚强的番僧震飞，无不惊惧。领头的武官喝道：“兀那老道，你干甚么？”

张三丰骂道：“狗鞑子！又来行凶作恶，残害良民，快快给我滚罢！”

那武官道：“你可知这人是谁？那是袁州魔教反贼的余孽，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

张三丰听到“袁州魔教反贼”六字，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周于旺的部属？”转头问那虬髯大汉道：“他这话可真？”

那虬髯大汉全身鲜血淋漓，左手抱着男孩，虎目含泪，说道：“小主公……小主公给他们射死了。”这一句话，便是承认了自己的身分。

张三丰心下更惊，道：“这是周子旺的郎君么？”

那大汉道：“不错，我有负嘱咐，这条性命也不要了。”轻轻放下那男孩的尸身，向那武官扑去。可是他身上本已负伤，肩背上的两枝长箭又未拔下，而且箭头有毒，身刚纵起，口中“嘿”的一声，便摔在船舱板上。

那小女孩扑在船舱的一具男尸之上，只是哭叫：“爹爹！爹爹！”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当是操舟的船夫。

张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这件闲事不管也罢。可是既已伸手，总不能半途抽身。”当下向那武官道：“这男孩已然身亡，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是转眼便死，你们已然立功，那便走罢！”那武官道：“不成，非将两人的首级斩下不可。”张三丰道：“那又何必赶人太绝？”那武官道：“老道是谁？凭甚么来横加插手？”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你理我是谁？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

那武官使个眼色，说道：“道长道号如何？在何处道观出家？”张三丰尚未回答，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向他肩头猛劈下来。这两刀来势好不迅疾，小舟之中相距又近，实是无处闪避。

张三丰身于一侧，本来面向船首，略转之下，已面向左舷，两刀登时砍空。他双掌起处，已托在两人的背心，喝道：“去罢！”

掌力一吐，两名武官身子飞起，砰砰两响，刚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

他已数十年未和人动手过招，此时牛刀小试，大是挥洒如意。

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结结巴巴的道：“你……你……你你莫非……是……”张三丰抱袖挥动，喝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众武官番僧但觉疾风扑面，人人气息闭塞，半晌不能呼吸。张三丰袍袖一停，众人面色惨白，齐声惊呼，争先恐后的跃回大船，救起落水的番僧，急划而去。

张三丰取出丹药，喂入那虬髯大汉口中，将小舟划到渡船之旁，待要扶他过船，岂知那大汉甚是硬朗，一手抱着男孩尸身，一手抱着女孩，轻轻一纵，便上了渡船。张三丰暗暗点头：“这人身受重伤，仍是如此忠于幼主，确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我这番出手虽然冒失，但这样的汉子却也该救。”

当下回到渡船，替那大汉取下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药。

那女孩望着父亲的尸身随小船漂走，只是哭泣，那虬髯大汉道：“狗官兵好不歹毒，一上来就放箭射死了船夫，若非老道爷相救，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

张三丰心想：“眼下无忌不能行走，若到老河口投店，这汉子却是钦犯，我要照顾两人，只怕难以周全。”取出三两银子交给艄公，说道：“艄公大哥，烦你顺水东下，过了仙人渡，送我们到太平店投宿。”那艄公见他将蒙古众武官打得落花流水，早已万分敬畏，何况又给了这么多银子，当下连声答应，摇着船沿江东去。

那大汉在舱板上跪下磕头，说道：“老道爷救了小人性命，常遇春给你老人家磕头。”张三丰伸手扶起，道：“常英雄不须行此大礼。”一碰他手掌，但觉触手冰冷，微微一惊，问道：“常英雄可还受了内伤么？”常遇春道：“小人从信阳护送小主南下，途中与鞑子派来追捕的鹰爪接战四次，胸口和背心给一个番僧打了两掌。”

张三丰搭他脉搏，但觉跳动微弱，再解开他衣服一看伤处，更是骇然，只见他中掌处肿起寸许，受伤着实不轻，换作旁人，早便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强敌，当真英雄了得。当下命他不可说话，在舱中安卧静养。

那女孩约莫十岁左右，衣衫敝旧，赤着双足，虽是船家贫女，但容颜秀丽，十足是个绝色的美人胎子，坐着只是垂泪。张三丰见她楚楚可怜，问道：“姑娘，你叫甚么名字？”那女孩道：“我姓周，名叫芷若。”张三丰心想：“船家女孩，取的名字倒好。”问道：“你家住在哪里？家中还有谁？

咱们会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周芷若垂泪道：“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再没……再没别的人了。”张三丰嗯了一声，心想：“她这可是家破人亡了，小小女孩，如何安置她才好？”

常遇春说道：“老道爷武功高强，小人生平从来没有见过。不敢请教老道爷法号？”张三丰微笑道：“老道张三丰。”常遇春“啊”的一声，翻身坐起，大声道：“老道爷原来是武当山张真人，难怪神功盖世。常遇春今日有幸，得遇仙长。”

张三丰微笑道：“老道不过多活了几岁，甚么仙不仙的。常英雄快请卧倒，不可裂了箭创。”他见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风飒飒，对他甚是喜爱，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谈，便淡淡的道：“你受伤不轻，别多说话。”

张三丰生性豁达，于正邪两途，原无多大偏见，当日曾对张翠山说道：“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又说天鹰教主殷天正虽然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却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可是自从张翠山自刎而亡，他心伤爱徒之死，对天鹰教不由得极是痛恨，心想三弟子俞岱岩终身残废，五弟子张翠山身死名裂，皆由天鹰教而起，虽然勉强抑下了向殷天正问罪复仇之念，但不论他胸襟如何博大，于这“邪魔”二字，却是恨恶殊深。

那周子旺正是魔教“明教”中“弥勒宗”的大弟子，数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自立为帝，国号称“周”，不久为元军扑灭，周子旺被擒斩首。弥勒宗和天鹰教虽非一派，但同为“明教”的支派，相互间渊源甚深，周子旺起事之时，殷天正曾在浙江为之声援。张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只是激于一时侠义之心，兼之事先未明他身分，实在是大违本愿。

这晚二更时分才到太平店。张三丰吩咐那船离镇远远的停泊。艄公到镇上买了食物，煮了饭菜，开在舱中小几之上，鸡、肉、鱼、蔬，一共煮了四大碗。张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自己却给无忌喂食。常遇春问起原由，张三丰说他寒毒侵入脏腑，是以点了他各处穴道，暂保性命。张无忌心中难过，竟是食不下咽，张三丰再喂时，他摇摇头，不肯再吃了。

周芷若从张三丰手中接过碗筷，道：“道长，你先吃饭罢，我来喂这位小相公。”张无忌道：“我饱啦，不要吃了。”周芷若道：“小相公，你若不吃，老道长心里不快，他也吃不下饭，岂不是害得他肚饿了？”

张无忌心想不错，当周芷若将饭送到嘴边时，张口便吃了。周芷若将鱼骨鸡骨细心剔除干净，每口饭中再加上肉汁，张无忌吃得十分香甜，将一大碗饭都吃光了。

张三丰心中稍慰，又想：“无忌这孩子命苦，自幼死了父母，如他这般病重，原该有个细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

常遇春不动鱼肉，只是将那碗青菜吃了个精光，虽在重伤之下，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饭。张三丰不忌荤腥，见他食量甚 豪，便劝他多吃鸡肉。常遇春道：“张真人，小人拜菩萨的，不吃荤。”张三丰道：“啊，老道倒忘了。”

这才想起，魔教中人规矩极严，戒食荤腥，自唐朝以来，即是如此。北宋末年，明教大首领方腊在浙东起事，当时官民称之为“食菜事魔教”。食菜和奉事魔王，是魔教的两大规律，传之已达数百年。宋朝以降，官府对魔教诛杀极严，武林中人也对之甚为歧视，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虽然吃素，却对外人假称奉佛拜菩萨，不敢泄漏自己身分。

常遇春道：“张真人，你于我有救命大恩，何况你也早知晓我的来历，自也不用相瞒。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朝廷官府当我们是十恶不赦之徒，名门正派的侠义道瞧我们不起，甚至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黑道中人，也说我们是妖魔鬼怪。你老人家明知我的身分来历，还是出手相救，这番恩德，当真不知如何报答。”

张三丰于魔教的来历略有所闻，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做摩尼，教中人称之为“明尊”。该教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传入中土，当时称之“摩尼教”，又称“大云光明教”，教徒自称“明教”，旁人却称之为魔教，他微一沉吟，说道：“常英雄……”

常遇春忙道：“老道爷，你不用英雄长，豪杰短啦，干脆叫我遇春得了。”

张三丰道：“好！遇春，你今年多大岁数？”常遇春道：“我刚好二十岁。”

张三丰见他虽然浓髯满腮，但言谈举止间显得年纪甚轻，是以有此一问，于是点头道：“你不过刚长大成人，虽然投入魔教，但陷溺未

深，及早回头，一点也没迟了。我有一句不中听的话劝你，盼你不要见怪。”常遇春道：“老道爷见教，小人怎敢见怪？”

张三丰道：“好！我劝你即日洗心革面，弃了邪教。你若不嫌武当派本领低微，老道便命我大徒儿宋远桥收你为徒。日后你行走江湖，扬眉吐气，谁也不敢轻视于你。”

宋远桥是七侠之首，名震天下，寻常武林中人要见他一面亦是不易。武当诸侠直到近年方始收徒，但拣选甚严，若非根骨资质、品行性情无一不佳，决不能投入武当门下。常遇春出身魔教，常人一听早已皱起眉头，竟蒙张三丰垂青，要他投入宋远桥门下，于学武之人而言，实是难得之极的莫大福缘。

岂知常遇春朗声道：“小人蒙张真人瞧得起，实是感激之极，但小人身属明教，终身不敢背教。”张三丰又劝了几句，常遇春坚决不从。

张三丰见他执迷不悟，不由得摇头叹息，说道：“这个小姑娘……”常遇春道：“老道长放心，这位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小人自当设法妥为照料。”张三丰道：“好！不过你不可让她入了贵教。”常遇春道：“真不知我们如何罪大恶极，给人家这么瞧不起，当我们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兽一般。好，老道长既如此吩咐，小人遵命。”

张三丰将张无忌抱在手里，说道：“那么咱们就此别过了。”他实不愿与魔教中人多打交道，那“后会有期”四字也忍住了不说。常遇春又再拜谢。

周芷若向张无忌道：“小相公，你要天天吃饱饭，免得老道爷操心。”

张无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多谢你好心，可是……可是我没几天饭可吃了。”张三丰心下黯然，举起袍袖，给他擦去了腮边流下来的眼泪。周芷若惊道：“甚么？你……你……”张三丰道：“小姑娘，你良心甚好，但盼你日后走上正途，千万别陷入邪魔才好。”

周芷若道：“是，可是这位小相公，为甚么说没几天饭好吃了？”张三丰凄然不答。

常遇春道：“张真人，你老人家功行深厚，神通广大，这位小爷虽然中毒不浅，总能化解罢？”张三丰道：“是！”可是伸在张无忌身下的左手却轻轻摇了两摇，意思是说他毒重难愈，只是不让他自己知道。

常遇春见他摇手，吃了一惊，说道：“小人内伤不轻，正要去求一位神医疗治，何不便和这位小爷同去？”张三丰摇头道：“他寒毒散入脏腑，非寻常药物可治，只能……只能慢慢化解。”常遇春道：“可是那位神医却当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

张三丰一怔之下，猛地里想起了一人，问道：“你说的莫非是‘蝶谷医仙’？”

常遇春道：“正是他，原来老道长也知道我胡师伯的名头。”

张三丰心下好生踌躇：“素闻这‘蝶谷医仙’胡青牛虽然医道高明之极，却是魔教中人，向为武林人士所不齿，何况他脾气怪僻无比，只要魔教中人患病，他尽心竭力的医治，分文不收，教外之人求他，便是黄金万两堆在面前，他也不屑一顾。因此又有一个外号叫作‘见死不救’。既是此人，宁可让无忌毒发身亡，也决不容他陷身魔教。”

常遇春见他皱眉沉吟，明白他的心意，说道：“张真人，胡师伯虽然从来不给教外人治病，但张真人相救小人，大恩深重。胡师伯非破例不可。他若当真不肯动手，小人决不和他干休。”张三丰道：“这位胡先生医术如神，我是听到过的，可是无忌身上的寒毒，实非寻常……”常遇春大声道：“这位小爷反正不成　了，最多治不好，左右也是个死，又有甚么可担心的？”他性子爽直之极，心中想到甚么，便说了出来。

张三丰听到“左右也是个死”六个字，心头一震，暗想：“这莽汉子的话倒也不错，眼看无忌最多不过一月之命，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一生和人相交，肝胆相照，自来信人不疑，这常遇春显然是个重义汉子，可是张无忌是他爱徒唯一的骨血，要将他交在向来以诡怪邪恶出名的魔教弟子手中，确是万分的放心不下，一时拿不定主意。

常遇春道：“张真人不愿去见我胡师伯，这个我是明白的。自来邪正不并立，张真人是当今大宗师，如何能去相求邪魔外道？我胡师伯脾气古怪，见到张真人后说不定礼貌不周，双方反而弄僵。这位张兄弟只好由我带去，但张真人又未免不放心。这样罢，我送了张兄弟去胡师伯那里，请他慢慢医治，小人便上武当山来，作个抵押。张兄弟若有甚么失闪，张真人一掌把我打死便了。”

张三丰哑然失笑，心想无忌若有差池，我打死你又有何用？你若不上武当山来，我却又到何处去找你？但眼下无忌毒入膏肓，当真“左右也是个死”，生死之际，须得当机立断，便道：“如此便拜托你了。可是咱们话说明在先，胡先生决不能勉强无忌入教，我武当派也不领贵教之情。”他知魔教中人行事诡秘，若是一给纠缠上身，阴魂不散，不知将有多少后患，张翠山弄到身死名裂，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常遇春昂然道：“张真人可把我明教中人瞧得忒也小了。一切遵照吩咐便是。”张三丰道：“你替我好好照顾无忌，倘若他体内阴毒终于得能除去，请你同他上武当山来。你自己先来抵押，却是不必了。”常遇春道：“小人必当尽力而为。”

张三丰道：“那么这个小姑娘，便由我带上武当山去，另行设法安置。”

常遇春上岸在一棵大树下用刀掘了个土坑，将周公子尸身上的衣服除得一丝不挂，这才埋葬，跪在坟前，拜了几拜。原来“裸葬”乃明教的规矩，以每人出世时赤条条的来，离世时也当赤条条的去。张三丰不知其礼，只觉得这些人行事处处透着邪门诡异。

次日天明，张三丰携同周芷若，与常遇春、张无忌分手。张无忌自父母死后，视张三丰如亲祖父一般，见他忽然离去，不由得泪如泉涌。张三丰温言道：“无忌，你病好之后，常大哥便带你回武当山。乖孩子，分别数月，不用悲伤。”张无忌手足动弹不得，眼泪仍是不断的流将下来。

周芷若回上船去，从怀中取出一块小手帕，替他抹去了眼泪，对他微微一笑，将手帕塞在他衣襟之中，这才回到岸上张无忌目送太师父带同周芷若西去，只见周芷若不断回头扬手，直走到一排杨柳背后，这才不见。他霎时间只觉孤单凄凉，难过无比，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常遇春皱眉道：“张兄弟，你今年几岁？”张无忌哽咽道：“十二岁。”

常遇春道：“好啊，十二岁的人，又不是小孩子了，哭哭啼啼的，不怕丑么？我在十二岁上，已不知挨过几百顿好打，从来不作兴流过半滴眼泪。男子汉大丈夫，只流鲜血不流眼泪。你再妞儿般的哭个不停，我可要拔拳打你了。”

张无忌道：“我是舍不得太师父才哭，人家打我，我才不哭呢。你敢打我便打好了，你今日打我一拳，他日我打还你十拳。”常遇春一愕，哈哈大笑，说道：“好兄弟，好兄弟，这才是有骨气的男子汉。你这么厉害，我是不敢打你的。”张无忌道：“我动也不会动，你为甚么不敢打？”常遇春笑道：“我今日打了你，他日你跟着你太师父学好了武功，这武当派的神拳，我可挨得起十拳么？”张无忌波的一声，笑了出来，觉得这个常大哥虽然相貌凶恶，倒也不是坏人。

当下常遇春雇了一艘江船，直放汉口，到了汉口后另换长江江船，沿江东下。那蝶谷医仙胡青牛所隐居的蝴蝶谷，是在皖北女山湖畔。

长江自汉口到九江，流向东南，到九江后，便折向东北而入皖境。两年之前，张无忌曾乘船溯江北上，但其时有父母相伴，又有俞莲舟同行，旅途中何等快活，今日父母双亡，自己凄凄惶惶的随常遇春东下求医，其间苦乐，实在天壤之别。只是生怕常遇春发怒，心中虽然伤感，却也不敢流泪。其时身上张三丰所点的穴道早已自行通解，寒毒发作时痛楚难当，他咬牙强忍，只咬得上下口唇伤痕斑斑，而且阴寒侵袭，日甚一日。

到得集庆下游的瓜埠，常遇春舍舟起旱，雇了一辆大车，向北进发，数日间到了凤阳以东的明光。常遇春知道这位胡师伯不喜旁人得知他隐居的所在，待行到离女山湖畔的蝴蝶谷尚有二十余里地，便打发大车回去，将张无忌负在背上，大踏步而行。

他只道这二十余里路转眼即至，岂知他身中番僧的两记阴掌，内伤着实不轻，只走出里许，便全身筋骨酸痛，气喘吁吁的步履为艰。张无忌好生过意不去，道：“常大哥，让我自己走罢，你别累坏了身子。”常遇春焦躁起来，怒道：“我平时一口气走一百里路，也半点不累，难道那两个贼和尚打了我两掌，便叫我寸步难行？”他赌气加快脚步，奋力而行。但他内伤本就沉重，再这般心躁气浮的勉强用力，只走出数十丈，便觉四肢百骸的骨节都要散开一般，他兀自不服气，既不肯放下张无忌，也不肯坐下休息，一步步向前挨去。

这般走法，那就慢得紧了，行到天黑，尚未走得一半，而且山路崎岖，越来越是难走。挨到了一座树林之中，常遇春将张无忌放下地来，仰天八叉的躺着休息。他怀中带着些张无忌吃的糖果糕饼，两人分着吃了。常遇春休息了半个时辰，又要赶路。张无忌极力相劝，说在林中安睡一晚，待天明了再走。

常遇春心想今晚便是赶到，半夜三更的去吵胡青牛，定然惹他生气，只得依了。两人在一棵大树下相倚而睡。

睡到半夜，张无忌身上的寒毒又发作起来，剧颤不止。他生怕吵醒了常遇春，一声不响，强自忍受。便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兵刃相交之声，又有人吆喝："往哪里走？""堵住东边，逼他到林子中去。""这一次可不能再让这贼秃走了。"跟着脚步声响，几个人奔向树林中来。

常遇春一惊而醒，右手拔出单刀，左手抱起张无忌，以备且战且走。张无忌低声道："似乎不是冲着咱们而来。"常遇春点点头，躲在大树后向外望去，黑暗中影影绰绰的只见七八个人围着一个人相斗，中间那人赤手空拳，双掌飞舞，逼得敌人无法近身。斗了一阵，众人渐渐移近。

不久一轮眉月从云中钻出，清光泻地，只见中间那人身穿白色僧衣，是个四十来岁的高瘦和尚。围攻他的众人中有僧有道，有俗家打扮的汉子，还有两个女子，共是八人。两个灰袍僧人一执禅杖，一执戒刀，禅杖横扫、戒刀挥劈之际，一股股疾风带得林中落叶四散飞舞。一个道人手持长剑，身法迅捷，长剑在月光下闪出一团团剑花。一个矮小汉子手握双刀，在地下滚来滚去，以地堂刀法进攻白衣和尚的下盘。

两个女子身形苗条，各执长剑，剑法也是极尽灵动轻捷。酣斗中一个女子转过身来，半边脸庞照在月光之下。张无忌险些失声而呼："纪姑姑！"

这女子正是殷梨亭的未婚妻子纪晓芙。张无忌初见八个人围攻一个和尚，觉得以多欺少，甚不公平，盼望那个和尚能突围而走，这时认出纪晓芙之后，心想那和尚和纪姑姑为敌，自是个坏人，一颗心便去帮助纪晓芙一边了。那日他父母双双自尽，纪晓芙曾对他柔声安慰，张无忌虽不收她给的黄金项圈，事后想起，对她的一番好意却也甚是感激。

张无忌见那被围攻的和尚武功了得，掌法忽快忽慢，虚虚实实，变幻多端，打到快时，连他手掌的去路来势都瞧不清楚。纪晓芙等虽然人多，却久斗不下。

忽听得一名汉子喝道："用暗青子招呼！"只见一名汉子和一名道人分向左右跃开，跟着便是嗤嗤声响，弹丸和飞刀不断向那白衣和尚射去。这么一来，那和尚便有点儿难以支持。那持剑的长须道人喝道："彭和尚，我们又不是要你性命，你拼命干么？你把白龟寿交出来，大家一笑而散，岂不甚妙？"

常遇春吃了一惊，低声道："这位便是彭和尚？"张无忌在江船之中，曾听父母对俞二伯说起王盘山扬刀立威、以及天鹰教和各帮派结仇的来由，知道白龟寿是天鹰教在王盘山仅得安然生还的玄武坛坛主，这些年来各帮派和天鹰教争斗不休，为的便是要白龟寿吐露谢逊的踪迹。他心道："莫非这彭和尚也是我妈教中的人物？"

却听彭和尚朗声道："白坛主已破你们打得重伤，我彭和尚莫说跟他颇有渊源，便是毫无干连，也不能见死不救。"那长须道人道："甚么见死不救？我们又不是要取他性命，只是向他打听一个人。"彭和尚道："你们要问谢逊的下落，为何不去问少林寺方丈？"一名灰袍僧人叫了起来："这是天鹰教妖女殷素素嫁祸我少林寺的恶计，谁能信得？"这僧人显然是少林派的。张无忌听他提到亡母的名字，又是骄傲，又是伤心，暗想："我妈虽已去世两年，仍能作弄得你们头昏脑胀。"

猛听得站在外圈的道人叫道："自己人大家伏倒！"六人一听，立即伏地，但见白光闪动，五柄飞刀风声呼呼，对准了彭和尚的胸口射到。本来彭和尚只须低头弯腰、或是向前扑跌，要不然就使铁板桥仰身，使飞刀在胸前掠过，但这时地下六般兵刃一齐上撩，封住了他下三路，却如何能矮身闪躲？

张无忌心头一惊，只见彭和尚突然跃高，五柄飞刀从他脚底飞过，飞刀虽然避开，但少林僧的禅杖戒刀、长须道人的长剑已分向他腿上击到。彭和尚身在半空，逼得行险，左掌拍出，波的一响，击在一名少林僧头上，跟着右手反勾，已抢过他手中戒刀，顺势在禅杖上一格，借着这股力道，身子飞出了两丈。

那少林僧被他一掌重手击在天灵盖上，立时毙命。余人怒叫追去，只见彭和尚足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七人又将他围住了。那使禅杖的少林僧势如疯虎，禅杖直上直下的猛砸，只道："彭和尚，你杀了我师弟，我跟你拚了。"那长须道人叫道："他腿上已中了我的蝎尾钩暗器，转眼便要毒发身亡。"果见彭和尚足下虚浮，跌跌撞撞的站立不稳。

常遇春心道："他是我明教中的大人物。非救他不可！"他虽身负重伤，仍想冲出去救人，当下猛吸一口气，左脚一大步跨将出去，不料他吸气既急，这一步跨得又大，登时牵动胸口内伤，痛得几乎要昏晕过去。这时彭和尚一跃丈许，也已摔倒在地，似已毒发身亡。常遇春强忍疼痛，睁大了眼观看动静，见那七人也不敢走近彭和尚身边。

那长须道人道："许师弟，你射他两柄飞刀试试。"那放飞刀的道人右手一扬，拍拍两响，一柄飞刀射入彭和尚右肩，一柄射入他的左腿。彭和尚毫不动弹，显已死去。那长须道人道："可惜！可惜！已经死了，却不知他将白龟寿藏在何处？"七人同时围上去察看。

忽听得砰砰砰砰砰，五声急响，五个人同时向外摔跌，彭和尚却已站立起身，肩头和腿上的飞刀却兀自插着，原来他腿上中了喂毒暗器，知道难以支持再斗，便装假死，诱得敌人近身，以惊雷闪电似的手法连发"大风云飞掌"，在五个男敌的胸口各印了一掌。他躺在地下之时，一直便在暗暗运气，这五掌掌力着实凌厉刚猛。

纪晓芙和她同门师姊丁敏君大惊之下，急忙跃开，看那五个同伴时，个个口喷鲜血，两名汉子功力较逊，不住口的惨呼。但彭和尚这一急激运劲，也已摇摇欲坠，站立不定。那长须道人叫道："丁纪两位姑娘，快用剑刺他。"

双方敌对的九人之中，一名少林僧已死，彭和尚和五个敌人同受重伤，只有纪晓芙和丁敏君并无损伤。丁敏君心道："难道我不会用剑，要你来指点？"长剑一招"虚式分金"，径往彭和尚足胫削去。

彭和尚长叹一声，闭目待死，却听得叮当一响，兵刃相交。张眼一看，却是纪晓芙伸剑将师姊长剑格开了。

丁敏君一怔，道："怎么？"纪晓芙道："师姊，彭和尚掌下留情，咱们也不能赶尽杀绝。"丁敏君道："甚么掌下留情？他是掌下无力。"厉声道："彭和尚，我师妹心慈，救了你一命。那白龟寿在哪里，这该说了罢？"

彭和尚仰天大笑，说道："丁姑娘，你可将我彭莹玉看得忒也小了。武当派张翠山张五侠宁可自刎而死，也决不说出他义兄的所在。彭莹玉心慕张五侠的义肝烈胆，虽然不才，也要学他一学。"说到这里，一口鲜血喷出，坐倒在地。

丁敏君踏步上前，右足在他腰胁间连踢三下，叫他再也无法偷袭。

彭和尚这几句话只听得张无忌胸中热血涌了上来，心中对他登时既觉亲近，又生感激。他父亲张翠山自刎身亡，名门正派人士谈论起来总不免说道："好好一位少年英侠，却受了邪教妖女之累，一失足成千古恨，终至身死名裂，使得武当一派，同蒙羞辱。"这些话张无忌虽然听不到，但他在太师父和各位师叔伯的言谈神色之间，瞧得出他们伤心之余，对母亲颇有怨恨怨责的意思，都觉他父亲一生甚么都好，就是娶错了他的母亲，却从无一人似彭和尚这般对他父亲衷心敬佩。

丁敏君冷笑道："张翠山瞎了眼睛，竟去和邪教妖女缔婚。这叫作自甘下贱，有甚么好学的？他武当派……"纪晓芙插口道："师姊……"丁敏君道："你放心，我不会说到殷六侠头上。"她长剑一晃，指着彭和尚的右眼，说道："你若不说，我先刺瞎你的右眼，再刺瞎你的左眼，然后刺聋你的右耳，又刺聋你的左耳，再割掉你的鼻子，总而言之，我不让你死便是。"她剑尖相距彭和尚的眼珠不到半寸，晶光闪耀的剑尖颤动不停。

彭和尚睁大了眼睛，竟不转瞬，淡淡的道："素仰峨嵋派灭绝师太行事心狠手辣，她调教出来的弟子自也差不了。彭莹玉今日落在你手里，你便施展峨嵋派的拿手杰作吧！"

丁敏君双眉上扬，厉声道：“死贼秃，你胆敢辱我师门？”长剑向前一送，登时刺瞎了彭莹玉的右眼，跟着剑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

彭莹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鲜血长流，一只左眼却睁得大大的瞪视着她。

丁敏君被他瞪得心头发毛，喝道：“你又不是天鹰教的，何必为了白龟寿送命？”

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丁敏君见他虽无反抗之力，但神色之间对自己却大为轻蔑，愤怒中长剑一送，使去刺他的左眼。纪晓芙挥剑轻轻格开，说道，“师姊，这和尚硬气得很，不管怎样，他总是不肯说的了，杀了他也是枉然。”丁敏君道：“他骂师父心狠手辣，我便心狠手辣给他瞧瞧。这种魔教中的妖人，留在世上只有多害好人，杀得一个，便是积一番功德。”

纪晓芙道：“这人也是条硬汉子。师姊，依小妹之见，便饶了他罢。”

丁敏君朗声道：“这里少林寺的两位师兄一死一伤，昆仑派的两位道长身受重伤，海沙派的两位大哥伤得更是厉害，难道他下手还不够狠么？我废了他左边的招子，再来逼问。”那“问”字刚出口，剑如电闪，疾向彭和尚的左眼刺去。

纪晓芙长剑横出，轻轻巧巧的将丁敏君这一剑格开了，说道：“师姊，这人已然无力还手，这般伤害于他，江湖上传将出去，于咱们峨嵋派声名不好。”

丁敏君长眉扬起，喝道：“站开些，别管我。”纪晓芙道：“师姊，你……”

丁敏君道：“你既叫我师姊，便得听师姊的话，别再啰里啰唆。”纪晓芙道：“是！”丁敏君长剑抖动，又向彭和尚左眼刺去，这一次却又加三分劲。

纪晓芙心下不忍，又即伸剑挡格。她见师姊剑势凌厉，出剑时也用上了内力，双剑相交，当的一声，火花飞溅。两人各自震得手臂发麻，退了两步。

丁敏君大怒，喝道：“你三番两次回护这魔教妖僧，到底是何居心？”

纪晓芙道：“我劝师姊别这么折磨他。要他说出白龟寿的下落，尽管慢慢问他便是。”

丁敏君冷笑道：“难道我不知你的心意。你倒抚心自问：武当派殷六侠几次催你完婚，为甚么你总是推三推四，为甚么你爹爹也来催你时，你宁可离家出走？”

纪晓芙道：“小妹自己的事，跟这件事又有甚么干系？师姊怎地牵扯在一起？”

丁敏君道：“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当着这许多外人之前，也不用揭谁的疮疤。你是身在峨嵋，心在魔教。”纪晓芙脸色苍白，颤声道：“我一向敬你是师姊，从无半分得罪你啊，为何今日这 般羞辱于我？”

丁敏君道：“好，倘若你不是心向魔教，那你便一剑把这和尚的左眼给我刺瞎了。”

纪晓芙道：“本门自小东邪郭祖师创派，历代同门就算不出家为尼，自守不嫁的女子也是极多，小妹不愿出嫁，那也事属寻常。师姊何必苦苦相逼？”丁敏君冷冷道：“我才不来听你这些假撇清的话呢。你不刺他眼睛，我可要将你的事都抖出来了？”

纪晓芙柔声道：“师姊，望你念在同门之情，勿再逼我。”

丁敏君笑道：“我又不是要你去做甚么为难的事儿。师父命咱们打听金毛狮王的下落，眼前这和尚正是唯一的线索。他不肯吐露真相，又杀伤咱们这许多同伴，我刺瞎他右眼，你刺瞎他左眼，那是天公地道，你干么不动手？”

纪晓芙低声道：“他先前对咱二人手下留情，咱们可不能回过来赶尽杀绝。小妹心软，下不了手。”说着将长剑插入了剑鞘。

丁敏君笑道：“你心软？师父常赞你剑法狠辣，性格刚毅。最像师父，一直有意把衣钵传给你，你怎会心软？”

她同门姊妹吵嘴，旁人都听得没头没脑，这时才隐约听出来，似是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对纪晓芙甚是喜爱，颇有相授衣钵之意，丁敏君心怀嫉妒，这次不知抓到了她甚么把柄，便存心要她当众出丑。张无忌一直感念纪晓芙当日对待自己的一番亲切关怀之情，这时眼见她受逼，恨不得跳出去打丁敏君几个耳光。

只听丁敏君道：“纪师妹，我来问你，那日师父在峨嵋金顶召聚本门徒众，传授她老人家手创的‘灭剑’和‘绝剑’两套剑法，你却为甚么不到？为甚么惹得师父她老人家大发雷霆？”

纪晓芙道：“小妹在甘州忽患急病，动弹不得。此事早已禀明师父，师姊何以忽又动问？”丁敏君冷笑道：“此事你瞒得师父，须瞒小过我。下面我还有一句话问你，你只须将这和尚的眼睛刺瞎了，我便不问。”

纪晓芙低头不语，心中好生为难，轻声道：“师姊，你全不念咱们同门学艺的情谊？”

丁敏君道：“你刺不刺？”纪晓芙道：“师姊，你放心，师父便是要传我衣钵，我也是决计不敢承受。”丁敏君怒道：“好啊！这么说来，倒是我在喝你的醋啦。我甚么地方不如你了，要来须你的情，要你推让？你到底刺是不刺？”

纪晓芙道：“小妹便是做了甚么错事，师姊如要责罚，小妹难道还敢不服么？这儿有别门别派的朋友在此，你如此逼迫于我……”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

丁敏君冷笑道：“嘿，你装着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儿，心中却不知在怎样咒我呢。那一年你在甘州，是三年之前呢还是四年之前，我可记不清楚了，你自己当然是明明白白的，那时当真是生病么？‘生’倒是有个‘生’字，却只是生娃娃罢？”

纪晓芙听到这里，转身拔足便奔。丁敏君早料到她要逃走，飞步上前，长剑一抖，拦在她面前，说道：“我劝你乖乖把彭和尚左眼刺瞎了，否则我便要问你那娃娃的父亲是谁？问你为甚么以名门正派的弟子，却去维护魔教妖僧？”

纪晓芙气急败坏的道：“你……你让我走！”

丁敏君长剑指在她胸前，大声道：“我问你，你把娃娃养在哪里？你是武当派殷梨亭殷六侠的未婚妻子，怎地去跟旁人生了孩子？”

这几句石破天惊的话问了出来，听在耳中的人都是禁不住心头一震。张无忌心中一片迷惘：“这位纪姑姑是好人啊，怎能对殷叔叔不住？”他对这些男女之事自是不大了然，但便是常遇春、彭和尚、昆仑派氏须道人这些人，也均大为诧异。

纪晓芙脸色苍白，向前疾冲。丁敏君突下杀手，刷的一剑，已在她右臂上深深划了一剑，直削至骨。纪晓芙受伤不轻，再也忍耐不住，左手拔出佩剑，说道：“师姊，你再要苦苦相逼，我可要对不住啦。”丁敏君知道今日既已破脸，自己又揭破了她的隐秘，她势必要杀己灭口，自己武功不及她，当真性命相搏，那可是凶险之极，是以一上来乘机先伤了她的右臂，听她这么一说，当下一招“月落西山”，直刺她小腹。纪晓芙右臂剧痛，眼见师姊第二剑又是毫不容情，当即左手使剑还招。

她师姊妹二人互相熟知对方剑法，攻守之际，分外紧凑，也是分外的激烈。

旁观众人个个身受重伤，既无法劝解，亦不能相助哪一个，只有眼睁睁瞧着，心中均暗自佩服：“峨嵋为当今武学四大宗派之一，剑术果然高明，名不虚传。”

纪晓芙右臂伤口中流血不止，越斗鲜血越是流得厉害，她连使杀着，想将丁敏君逼开，以便夺路而走，但她左手使剑甚是不惯，再加受伤之后，原有的武功已留不了三成。总算丁敏君对这个师妹向来甚是忌惮，不敢过分进逼，只是缠住了她，要她流血过多，自然衰竭。眼见纪晓芙脚步蹒跚，剑法渐渐散乱，已是支持不注，丁敏君刷刷两招，纪晓芙右肩又接连中剑。半边衣衫全染满了鲜血。

彭和尚忽然大声叫道：“纪姑娘，你来将我的左眼刺瞎了罢，彭和尚对你已然感激不尽。”他想纪晓芙甘冒生死之险，回护敌人，已极为难能，何况丁敏君用以威胁她的，更是一个女子瞧得比性命还重要的清白名声。

但这时纪晓芙便去刺瞎了彭和尚左眼，丁敏君也已饶不过她，她知今日若不乘机下手除去这个师妹，日后可是后患无穷彭和尚见丁敏君剑招狠辣，大声叫骂：“丁敏君，你好不要脸！

无怪江湖上叫你‘毒手无盐丁敏君’，果然是心如蛇蝎，貌胜无盐。要是世上女子个个都似你一般丑陋，令人一见便即作呕，天下男子人人都要去做和尚了。你这‘毒手无盐’老是站在我跟前，彭和尚做了和尚，仍嫌不够，还是瞎了双眼来得快活。”

其实丁敏君虽非美女，却也颇有姿容，面目俊俏，颇有楚楚之致。彭和尚深通世情，知道普天下女子的心意，不论她是丑是美，你若骂她容貌难看，她非恨你切骨不可。他眼见情势危急，便随口胡诌，给她取了个“毒手无盐”

的诨号，盼她大怒之下，转来对付自己，纪晓芙便可乘机脱逃，至少也能设法包扎伤口。但丁敏君暗想待我杀了纪晓芙，还怕你这臭和尚逃到哪里去？是以对他的辱骂竟是充耳不闻。

彭和尚又朗声道：“纪女侠冰清玉洁，江湖上谁不知闻？可是‘毒手无盐丁敏君’却偏偏自作多情，妄想去勾搭人家武当派殷梨亭。殷梨亭不来睬你，你自然想加害纪女侠啦。哈哈，你颧骨这么高，嘴巴大得像血盆，焦黄的脸皮，身子却又像根竹竿，人家英俊潇洒的殷六侠怎会瞧得上眼？你也不自己照照镜子，便三番四次的向人家乱抛媚眼……”

丁敏君只听得恼怒欲狂，一个箭步纵到彭和尚身前，挺剑便往他嘴中刺去。

丁敏君颧骨确是微高，嘴非樱桃小口，皮色不够白皙，又生就一副长挑身材，这一些微嫌美中不足之处，她自己确常感不快，可是旁人若非细看，本是不易发觉。岂知彭和尚目光锐敏，非但看了出来，更加油添酱、张大其辞的胡说一通，却叫她如何不怒？何况殷梨亭其人她从未见过，“三番四次乱抛媚眼”云云，真是从何说起？

她一剑将要刺到，树林中突然抢出一人，大喝一声，挡在彭和尚身前，这人来得快极，丁敏君不及收招，长剑已然刺出，那人比彭和尚矮了半个头，这一剑正好透额而入。便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那人挥掌拍出，击中了丁敏君的胸口，砰然一声，将她震得飞出数步，一交摔倒，口中狂喷鲜血，一柄长剑却插在那人额头，眼见他也是不活的了。

昆仑派的长须道人走近几步，惊呼：“白龟寿，白龟寿！”跟着双膝一软，坐倒在地。

原来替彭和尚挡了这一剑的，正是天鹰教玄武坛坛主白龟寿。他身受重伤之后，得知彭和尚为了掩护自己，受到少林、昆仑、峨嵋、海沙四派好手围攻，于是力疾赶来，替彭和向代受了这一剑。他掌力雄浑，临死这一掌却也击得丁敏君肋骨断折数根。

纪晓芙惊魂稍定，撕下衣襟包扎好了臂上伤口，伸手解开了彭和尚腰胁间被封的穴道，一言不发，转身便走。彭和尚道：“且慢，纪姑娘，请受我彭和尚一拜。”说着行下礼去。纪晓芙闪在一旁，不受他这一拜。

彭和尚抬起长须道人遗在地下的长剑，道：“这丁敏君胡言乱语，毁谤姑娘清誉令名，不能再留活口。”说着挺剑便向丁敏君咽喉刺下。

纪晓芙左手挥剑格开，道：“她是我同门师姊，她虽对我无情，我可不能对她无义。”

彭和尚道：“事已如此，若不杀她，这女子日后定要对姑娘大大不利。”

纪晓芙垂泪道：“我是天下最不祥、最不幸的女子，一切认命罢啦！彭大师，你别伤我师姊。”彭和尚道：“纪女侠所命，焉敢不遵？”

纪晓芙低声向丁敏君道：“师姊，你自己保重。”说着还剑入鞘，出林而去。

彭和尚对身受重伤、躺在地下的五人说道：“我彭和尚跟你们并无深仇大冤，本来不是非杀你们不可，但今晚这姓丁的女子诬蔑纪女侠之言，你们部已听在耳中，传到江湖上，却叫纪女侠如何做人？我不能留下活口，乃是情非得已，你们可别怪我。”说着一剑一个，将昆仑派的两名道人、一名少林僧、两名海沙派的好手尽数刺死，跟着又在丁敏君的肩头划了一剑。

丁敏君只吓得心胆俱裂，但重伤之下，却又抗拒不得，骂道：“贼秃，你别零碎折磨人，一剑将我杀了罢。”

彭和尚笑道：“似你这般皮黄口阔的丑女，我是不敢杀的。只怕你一入地狱，将阴世里千千万万的恶鬼都吓得逃到人间来，又怕你吓得阎王判官上吐下泻，岂不作孽？”说着大笑三声，掷下长剑，抱起白龟寿的尸身，又大哭三声，扬长而去。

丁敏君喘息很久，才以剑鞘拄地，一跛一拐的出林。

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林中夜斗，常遇春和张无忌二人清清楚楚的瞧在眼里，听在耳中，直到丁敏君离去，两人方松了一口气。

张无忌道：“常大哥，纪姑姑是我殷六叔的未婚妻子，那姓丁的女子说她……说她跟人生了个娃娃，你说是真是假？”常遇春道：“这姓丁的女子胡说八道，别信她的。”

张无忌道：“对，下次我跟殷六叔说，叫他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丁敏君，也好代纪姑姑出一口气。”常遇春忙道：“不，不！千万不能跟你殷六叔提这件事，知道么？你一提那可糟了。”张无忌奇道：“为甚么？”常遇春道：“这种不好听的言语，你跟谁也别说。”

张无忌“嗯”了一声，过了一会，问道：“常大哥，你怕那是真的，是不是？”常遇春叹道：“我也不知道啊。”

到得天明，常遇春站起身来，将张无忌负在背上，放开脚步便走。他休息了大半夜，精神已复，步履之际也轻捷得多了。走了数里，转到一条大路上来。常遇春心想：“胡师伯在蝴蝶谷中隐居，住处甚是荒僻，怎地到了大路上来，莫非走错路了？”

正想找个乡人打听，忽听得马蹄声响，四名蒙古兵手舞长刀，纵马而来，大呼：“快走，快走！”奔到常遇春身后，举刀虚劈作势，驱赶向前。常遇春暗暗叫苦：“想不到今日终于又入虎口，却陪上了张兄弟一条性命。”

这时他武功全失，连一个寻常的元兵也斗不过，只得一步步的挨将前去。

但见大路上百姓络绎不断，都被元兵赶畜牲般驱来，常遇春心中又存了一线生机：“看来这些鞑子正在虐待百姓，未必定要捉我。”

他随着一众百姓行去，到了一处三岔路口，只见一个蒙古军官骑在马上，领着六七十名兵卒，元兵手中各执大刀。众百姓行过那军官马前，便一一跪下磕头。一名汉人通译喝问：“姓甚么？”那人答了，旁边一名元兵便在他屁股上踢上一脚，或是一记耳光，那百姓匆匆走过。问到一个百姓答称姓张，那元兵当即一把抓过，命他站在一旁。又有一个百姓手挽的篮子中有　一柄新买的菜刀，那元兵也将他抓在一旁。

张无忌眼见情势不对，在常遇春耳边悄声道：“常大哥，你快假装摔一交，摔在草丛之中，解下腰间的佩刀。”常遇春登时省悟，双膝一弯，扑在长草丛中，除下了佩刀，假装哼哼卿卿的爬起身来，一步步挨到那军官身前。

那汉人通译骂道：“贼蛮子，不懂规矩，见了大人还不赶快磕头？”

常遇春想起故主周子旺全家惨死于蒙古鞑子的刀下，这时宁死也不肯向鞑子磕头。一名元兵见他倔强，伸脚在他膝弯里横腿一扫常遇存站立不稳. 扑地跪下。那汉人通译喝道：“姓甚么？”常遇春还来回答，张无忌抢着道：“姓谢，他是我大哥。”那无兵在常遇春屁股上踢了一脚，喝道：“滚罢！”

常遇春满腔怒火，爬起身来，暗暗立下重誓：“此生若不将鞑子逐回漠北，我常遇春誓不为人。”负着张无忌，急急向北行去，只走出数十步，忽听身后惨呼哭喊之声大作。两人回过头来，但见被元兵拉在一旁的十多名百姓已个个身首异处，尸横就地。

原来当时朝政暴虐，百姓反叛者众多，蒙古大臣有心要杀尽汉人，却又是杀不胜杀，当朝太师巴延便颁下一条虐令，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因汉人中以张、王、刘、李四姓最多，而赵姓则是宋朝皇族，这五姓之人一除，汉人自必元气大伤。后来因这五姓人降元为官的为数亦是不少，蒙古大臣中有人向皇帝劝告，才除去了这条暴虐之极的屠杀令，但五姓黎民因之而丧生的，已是不计其数了。

常遇春加快脚步，落荒而走，知道胡青牛隐居之处便在左近，当下耐心缓缓寻找。一路上嫣红姹紫，遍山遍野都是鲜花，春光烂漫已极，两人想起适才惨状，哪有心情赏玩风景？转了几个弯，却见迎面一块山壁，路途已尽。

正没作理会处，只见几只蝴蝶从一排花丛中钻了进去。张无忌道：“那地方既叫作蝴蝶谷，咱们且跟着蝴蝶过去瞧瞧。”常遇春道：“好！”也从花丛中钻了进去。

过了花丛，眼前是一条小径。常遇春行了一程，但见蝴蝶越来越多，或花或白、或黑或紫，翩翩起舞。蝴蝶也不畏人，飞近时便在二人头上、肩上、手上停留。二人知道已进入蝴蝶谷，都感兴奋。张无忌道：“让我自己慢慢走罢！”常遇春将他放下地来。

行到过午，只见一条清溪旁结着七、八间茅屋，茅屋前后左右都是花圃，种满了诸般花草。常遇春道：“到了，这是胡师伯种药材的花圃。”

他走到屋前，恭恭敬敬的朗声说道：“弟子常遇春叩见胡师伯。”

过了一会，屋中走出一名僮儿，说道：“请进。”常遇春携着张无忌的手，走进茅屋，只见厅侧站着一个神清骨秀的中年人，正在瞧着一名僮儿煽火煮药，满厅都是药草之气。

常遇春跪下磕头，说道：“胡师伯好。”张无忌心想，这人定是“蝶谷医仙”胡青牛了，便跟着行礼，叫了声：“胡先生。”

胡青牛向常遇春点了点头，道：“周子旺的事，我都知道了。那也是命数使然，想是鞑子气运未尽，本教未至光大之期。”他伸手在常遇春腕脉上一搭，解开他胸口衣服瞧了瞧，说道：“你是中了番僧的‘截心掌’，本来算不了甚么，只是你中掌后使力太多，寒毒攻心，治起来多花些功夫。”指着张无忌问道：“这孩子是谁？”

常遇春道：“师伯，他叫张无忌，是武当派张五侠的孩子。”

胡青牛一怔，脸蕴怒色，道：“他是武当派的？你带他到这里来干甚么？”

常遇春于是将如何保护周子旺的儿子逃命，如何为蒙古官兵追捕而得张三丰相救等情一一说了，最后说道：“弟子蒙他太师父救了性命，求恳师伯破例，救他一救。”胡青牛冷冷的道：“你倒慷慨，会作人情。哼，张三丰救的是你，又不是救我。你见我几时破过例来？”

常遇春跪在地下，连连磕头，说道：“师伯，这个小兄弟的父亲不肯出卖朋友，甘愿自刎，是个响当当的好汉子。”胡青牛冷笑道：“好汉子？天下好汉子有多少，我治得了这许多？他不是武当派倒也罢了，既是名门正派中的人物，又何必来求我这种邪魔外道？”常遇春道：“张兄弟的母亲，便是白眉鹰王殷教主的女儿。他有一半也算是本教中人。”

胡青牛听到这里，心意稍动，点头道：“哦，你起来。他是天鹰教殷自眉的外孙，那又不同。”走到张无忌身前，温言道：“孩子，我向来有个规矩，决不为自居名门正派的侠义道疗伤治病。你母亲既是我教中人，给你治伤，也不算破例。你外祖父白眉鹰王本是明教的四大护法之一，后来他自创天鹰教，只不过和教中兄弟不和，却也不是叛了明教，算是明教的一个支派。

你须得答允我，待你伤愈之后，便投奔你外祖父白眉鹰王殷教主去，此后身入天鹰教，不得再算是武当派的弟子。”

张无忌尚未回答，常遇春道：“师伯，那可不行。张三丰张真人有话在先，他跟我说道：‘胡先生决不能勉强无忌入教，倘若当真治好了，我武当派也不领贵教之情。”

胡青牛双眉竖起，怒气勃发，尖声道：“哼，张三丰便怎样了？他如此瞧不起咱们，我干么要为他出力？孩子，你自己心中打的是甚么主意？”

张无忌知道自己体内阴毒散入五脏六腑，连太师父这等深厚的功力，也是束手无策，自己能否活命，全看这位神医肯不肯施救，但太师父临行时曾谆谆叮嘱，决不可陷身魔教，致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虽然魔教到底坏到甚么田地，为甚么太师父及众师伯叔一提起来便深痛绝恶，他实是不大了然，但他对太师父崇敬无比，深信他所言决计不错，心道：“宁可他不肯施救，我毒发身死，也不能违背太师父的教诲。”于是朗声说道：“胡先生，我妈妈是天鹰教的堂主，我想天鹰教也是好的。但太师父曾跟我言道，决计不可身入魔教，我既答允了他，岂可言而无信？你不肯给我治伤，那也无法。要是我贪生怕死，勉强听从了你，那么你治好了我，也不过让世上多一个不信不义之徒，又有何益？”

胡青牛心下冷笑：“这小鬼大言炎炎，装出一副英雄好汉的模样，我真的不给他医治，瞧他是不是跪地相求？”向常遇春道：“他既决意不入本教，遇春，你叫他出去，我胡青牛门中，怎能有病死之人？”

常遇春素知这位师伯性情执拗异常，自来说一不二，他既不肯答应，再求也是枉然，向张无忌道：“小兄弟，明教虽和名门正派的侠义人物不是同道，但自大唐以来，我明教世世代代都有英雄好汉。何况你外祖父是天鹰教的教主，你妈妈是天鹰教堂主，你答应了我胡师伯，他日张真人跟前，一切由我承担便是。”

张无忌站了起来，说道：“常大哥，你心意已尽，我太师父也决不会怪你。”说着昂然走了出去。常遇春吃了一惊，忙问：“你到哪里去？”张无忌道：“我若死在蝴蝶谷中，岂不坏了‘蝶谷医仙’的名头？”说着转身走出茅屋。

胡青牛冷笑道：“‘见死不救’胡青牛天下驰名，倒毙在蝴蝶谷‘牛棚’之外的，又岂止你这娃娃一人？”

常遇春也不去听他说些甚么，急忙拔步追出，一把抓住了张无忌，将他抱了回来。

常遇春气喘吁吁的道：“胡师伯，你定是不肯救他的了，是不是？”胡青牛笑道：“我外号叫作‘见死不救’，难道你不知道？却来问我。”常遇春道：“我身上的伤，你却肯救的？”胡青牛道：“不错。”常遇春道：“好！

弟子曾答应过张真人，要救活这位兄弟，此事决计不能让正派中人说一句我明教弟子言而无信。弟子不要你治，你治了这位兄弟罢。咱们一个换一个，你也没吃亏。”

胡青牛正色道：“你中了这“截心掌’，伤势着实不轻，倘若我即刻给你治，可以痊愈。过了七天，只能保命，武功从此不能保全。十四天后再无良医着手，那便伤发无救。”

常遇春道：“这是师伯你老人家见死不救之功，弟子死而无怨。”

张无忌叫道：“我不要你救，不要你救！”转头向常遇春道：“常大哥，你当我张无忌是卑鄙小人么？你拿自己的性命来换我一命，我便活着，也是无味之极！”

常遇春不跟他多辩，解下腰带，将他牢牢缚在椅上。张无忌急道：“你不放我，我可要骂人啦！”见常遇春不理，便把心一横，大骂：“见死不救胡青牛，当真是如笨牛一样，连畜生也不如。”胡青牛听他乱骂，也不动怒，只是冷冷的瞧着他。

常遇春道：“胡师伯，张兄弟，告辞了。我这便寻医生去！”胡青牛冷冷的道：“安徽境内没一个真正的良医，可是你七天之内，未必能出得安徽省境。”常遇春哈哈一笑，说道：“有‘见死不救’的师伯，便有‘岂不该死’的师侄！”说着大踏步出门。

胡青牛冷笑道：“你说一个换一个，我几时答应了？两人都不救。”随手拿起桌上的半段鹿茸，呼的一声，掷了出去，正中常遇春膝弯穴道。常遇春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胡青牛走将过去解开张无忌身上绑缚，抓住了他双手手腕，要将他摔出门去，由得他和常遇春一起自生自灭。张无忌大叫：“你干甚么？”寒毒上冲头脑，晕了过去。



十二　针其膏兮药其肓

胡青牛一抓到张无忌手腕，只觉他脉俜跳动甚是奇特，不由得一惊，再凝神搭脉，心道：“这娃娃所中寒毒十分古怪，难道竟是玄冥神掌？这掌法久已失传，世上不见得有人会使。”又想：“若不是玄冥神掌，却又是甚么？如此阴寒狠毒，更无第二门掌力。他中此寒毒为时已久，居然没死，又是一奇。是了，定是张三丰老道以深厚功力为他续命，现下阴毒已散入五脏六腑，胶缠固结，除非是神仙才救得活他。”当下又将他放回椅中。

过了半晌，张无忌悠悠醒转，只见胡青牛坐在对面椅中，望着药炉中的火光，凝思出神，常遇春却躺在门外草径之中。三人各想各的心思，谁也没有说话。

胡青牛毕生潜心医术，任何疑难绝症，都是手到病除，这才博得了“医仙”两字的外号，“医”而称到“仙”，可见其神乎其技。但“玄冥神掌”所发寒毒，他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而中此剧毒后居然数年不死而缠入五脏六腑，更是匪夷所思。他本已决心不替张无忌治伤，然而碰上了这等毕生难逢的怪症，有如酒徒见佳酿、老餐闻肉香，怎肯舍却？寻思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我先将他治好，然后将他弄死。”

可是要将他体内散入五脏六腑的阴毒驱出，当真是谈何容易。胡青牛直思索了两个多时辰，取出十二片细小铜片，运内力在张无忌丹田下“中极穴”、颈下“天突穴”、肩头“肩井穴”等十二处穴道上插下。那“中极穴”是足三阴、任脉之会，“天突穴”是阴维、任脉之会，“肩井穴”是手足少阳、足阳明、阳维之会，这十二条铜片一插下，他身上十二经常脉和奇经八脉便即隔断。人身心、肺、脾、肝、肾，是谓五脏，再加心包，此六者属阴；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是谓六腑，六者属阳。五脏六腑加心包，是为十二经常脉。任、督、冲、带、阴维、阳维、阴跷、阳跷，这八脉不属正经阴阳，无表里配合，别道奇行，是为奇经八脉。

张无忌身上常脉和奇经隔绝之后，五脏六腑中所中的阴毒相互不能为用。胡青牛然后以陈艾灸他肩头“云门”、“中府”两穴，再灸他自手臂至大拇指的天府、侠白、尺泽、孔最、列缺、经渠、大渊、鱼际、少商各穴，这十一处穴道，属于“手太阴肺经”，可稍减他深藏肺中的阴毒。这一次以热攻寒，张无忌所受的苦楚，比之阴毒发作时又是另一番滋味。灸完手太阴肺经后，再灸足阳明胃经、手厥阴心包经……

胡青牛下手时毫不理会张无忌是否疼痛，用陈艾将他烧灸得处处焦黑。

张无忌不肯有丝毫示弱，心道：“你想要我呼痛呻吟，我偏是哼也不哼一声。”

竟是谈笑自若，跟胡青牛讲论穴道经脉的部位。他虽不明医理，但义父谢逊曾传过他点穴、解穴、以及转移穴道之术，各处穴位他倒是知之甚详。和这位当世神医相较，张无忌对穴道的见识自是肤浅之极，但所言既涉及医理，正是投合胡青牛所好。胡青牛一面灸艾，替他拔除体内的阴毒，一面滔滔不绝的讲论。

张无忌听在心中，十九全不明白，但为了显得“我武当派这些也懂”，往往发些谬论，与他辩驳一阵。胡青牛详加阐述。及至明白“这小子其实一窍不通，乃是胡说八道”，已是大费了一番唇舌。可是深山僻谷之中，除了几名煮饭煎药的僮儿以外。

胡青牛无人为伴，今日这小孩儿到来，跟他东拉西扯的讲论穴道，倒也颇畅所怀。

待得十二经常脉数百处穴道灸完，已是天将傍晚。僮儿搬出饭菜，开在桌上，另行端一大盘米饭青菜。拿到门外草地上给常遇春食用。

当晚常遇春便睡在门外。张无忌也不出声向胡青牛求恳，临睡时自去躺在常遇春身旁，和他同在草地上睡了一夜，以示有难同当之意。胡青牛只作视而不见，毫不理会，心中却暗暗称奇：“这小子果是和常儿大不相同。”

次日清晨，胡青牛又以半日功力，替张无忌饶灸奇经八脉的各处穴道。

十二经常脉犹如江河，川流不息，奇经八脉犹如湖海，蓄藏积贮，因之要除去奇经八脉间的阴毒，却又为难得多。胡青牛潜心拟了一张药方，却邪扶正，补虚泻实，用的却是“以寒治寒”的反治法。张无忌服了之后，寒战半日，精神竟健旺了许多。

午后胡青牛又替张无忌针灸。张无忌以言语相激，想迫得他沉不注气，便替常遇春施治.那知胡青牛理也不理，只冷冷的道：“我胡青牛那‘蝶谷医仙’的外号，说来有点名不副实，‘仙’之一字，何敢妄称？旁人叫我‘见死不救’，我才喜欢。”

其时他正在针刺张无忌腰腿之间的“五枢穴”，这一穴乃足少阳和带脉之会，在同水道旁一寸五分。张无忌道：“人身上这个带脉，可算得最为古怪了。胡先生，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带脉的？”胡青牛一怔，道：“瞎说！怎能没有带脉？”张无忌原是信口胡吹，说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何况这带脉我看也没多大用处。”

胡行牛道：“带脉比较奇妙，那是不错的，但岂可说它无用？世上庸医不明其中精奥，针药往往误用我符有一本《带脉论》，你拿去一观便知。”说着走入内室，取了一本薄薄的黄纸手抄本出来，交给了他。

张无忌翻开第一页来，只见上面写着：“十二经和奇经八脉，皆上下周流。唯带脉起小腹之间，季胁之下，环身一周，络腰而过，如柬带之状。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源而三歧，皆络带脉……”跟着评述古来医书中的错误之处，《十四经发挥》一书中说带脉只四穴，《针灸大成》一书说带脉凡六穴，其实共有十穴，其中两穴忽隐忽现，若有苦无，最为难辨。张无忌一路翻阅下去，虽然不明其中奥义，却也知此书识见不凡，于是就他指摘前人错误之处，提出来请教。

胡青牛甚是喜欢，一路用针，一路解释，待得替他带脉上的十个穴道部刺过了金针，让他休息了片刻，说道：“我另有一部《子午针灸经》尤是我心血之所寄。”从室内取了一部厚达十二卷的手书医经出来。

胡青牛明知这小孩不明医理，然他长年荒谷隐居，终究寂寞。前来求医之人虽然络绎不绝，但人人只赞他医术如神，这些奉承话他于二十年前便早已听得厌了。其实他毕生真正自负之事，还不在“医术”之精，而是于“医学”大有发明创见，道前贤者之所未道。他自知这些成就实是非同小可，却只能孤芳自赏，未免寂寞。此时见这少年乐于读他著作，隐隐有知己之感，便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取出以示。

张无忌翻将开来，只见每一页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蝇头小谐，穴道部位，药材分量，下针的时刻深浅，无不详为注明，他心念一动：“我查阅一下，且看有无医冶常大哥身上伤势的法门？”于是翻到了第九卷《武学篇》中的“掌伤治法”，但见红沙掌、铁沙掌、毒沙掌、绵掌、开山掌、破碑掌……

各种各样掌力伤人的症状、急救、治法，无不备载，诗看到一百八十余种掌力之后，赫然出现了“截心掌”。

张无忌大喜，当下细细读了一遍，文中对“截心掌”的掌力论述甚详，但治法却说得极为简略，只说“当从‘紫宫’、‘中庭’、‘关元’、‘天池’四穴着手，御阴阳五行之变，视寒、暑、燥、湿、风五候，应伤者喜、怒、忧、思、恐五情下药。”

须知中国医道，变化多端，并无定规，同一病症，医者常视寒暑、昼夜、剥复、盈虚、终始、动静、男女、大小、内外、……绪般牵连而定医疗之法，变化往往存乎一心，少有定规，因之良医与庸医判若云泥。这其间的奥妙，张无忌自是全然不懂，当下将这治法看了几遍，牢牢记住那“掌伤治法”的最后一项，乃是“玄冥神掌”，述了伤者症状后，在“治法”二字之下，注着一字：“无”。

张无忌将医经合上，恭恭敬敬放在桌上，说道：“胡先生这部《子午针灸经》博大精深，晚辈是十九不懂，还请指点，甚么叫做‘御阴阳五行之变’？”

胡青牛解释了几句，突然省悟，说道：“你要问如何医治常遇春吗？嘿嘿，别的可说，这一节却不说了。”

张无忌无可奈何，只得自行去医书中查考，胡肯牛任他自看，却也不加禁止张无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钻研，不但将胡青牛的十余种著作都翻阅一遍，其余《黄帝内经》、《华佗内昭图》、《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王焘外台秘要》等等医学经典，都一页页的翻阅，只要与医治截心掌之伤法中所提到语句有关的，便细读沉思。每日辰申两时。

胡青牛则给他施针灸艾，以除阴毒。

如此过了数日，张无忌没头没脑的乱读一通，虽然记了一肚皮医理药方，但医道何等精妙，他年少学浅，岂能在数天之内便即明白？屈指一算，到了蝴蝶谷来已是第六日。胡青牛曾说常遇春之伤，若在七天之内由他医治.可以痊愈，否则纵然治好，也是武功全失。常遇春在门外草地上已躺了六天六晚。到了这日，却又下起雨来。胡青牛眼见他处身泥潭积水之中，仍是毫不理会。张无忌心中大怒，暗想：“我所看的医书之中。除了你自己的著作之外，每一部书中部道，医者须有济世惠民的仁人之心，你空具一身医术，却这等见死不救，那又算得是甚么良医了？”

到得晚上，雨下得更加大了，兼之电光闪闪，一个霹雳跟着一个霹雳。

张无忌把牙一咬，心道：“便是将常大哥医坏了，那也无法可想。”当下从胡青牛的药柜中取了八根金针，走到常遇春身畔，说道：“常大哥，这几日中小弟竭尽心力，研读胡先生的医书，虽是不能通晓，但时日紧迫，不能再行拖延。小弟只有冒险给常大哥下针，若是不幸出了岔子，小弟也不独活便是。”

常遇春哈哈大笑，说道：“小兄弟说哪里话来？你快快给我下针施治。

若是天幸得救，正好羞我胡师泊一羞。倘若两三针将我扎死了，也好过在这污泥坑中活受罪。”

张无忌双手颤抖，细细摸准常遇春的穴道，战战兢兢的将一枚金针从他“开元穴”中刺了下去。他未练过针灸之术，施针的手段自是极为拙劣，只不过照着胡青牛每日给他施针之法，依样葫芦而已。胡青牛的金针乃软金所制，非有深湛的内力，不能使用。张无忌用力稍大，那针登时弯了，再也刺不进去。只得拔将出来又刺。自来针刺穴道，决无出血之理，但他这么毛手毛脚的一番乱搅，常遇春“关元穴”上登时鲜血涌出。“关元穴”位处小腹，乃人身要害，这一出血不止，张无忌心下大急，更是手足无措起来。

忽听得身后一阵哈哈大笑之声，张无忌回过头来，只见胡　青牛双手负在背后，悠闲自得，笑嘻嘻的瞧他弄得两手都染满了鲜血。张无忌急道：“胡先生，常大哥‘关元穴’流血不止，那怎么办啊？”胡青牛道：“我自然知道怎么办，可是何必跟你说？”张无忌昂然道：“现下咱们也一命换一命，请你快救常大哥，我立时死在你面前便是。”

胡青牛冷冷的道：“说过不治，总之是不治的了。胡青牛不过见死不救，又不是催命的无常，你死了于我有甚么好处？便是死十个张无忌，我也不会救一个常遇春。”

张无忌知道再跟他多说徒然自费时光，心想这金针太软，我是用不来的，这个时候也没处去寻找别样金针，便是铜针铁针也寻不到一枚，略一沉吟，去折了一根竹枝，用小刀削成几根光滑的竹签，在常遇春的“紫宫”、“中庭”、“关元”、“天池”四处穴道中扎了下去。竹签硬中带有韧性，刺入穴道后居然并不流血。过了半晌，常遇春呕出几大口黑血来。

张无忌不知自己乱刺一通之后是使他伤上加伤，还是竹针见效，逼出了他体内的瘀血，回头看胡青牛时，见他虽是一脸讥嘲之色，但也隐然带着几分赞许。张无忌知道这几下竹针刺穴并未全错，于是进去乱翻医书，穷思苦想，拟了一张药方。他虽从医书上得知某药可治某病，但到底生地、柴胡是甚么模样，牛膝、熊胆是怎么样的东西，却是一件也不识得，当下硬着头皮，将药方交给煎药的僮儿，说道：“请你照方煎一服药。”

那僮儿将药方拿去呈给胡青牛看，问他是否照煎。胡青牛鼻中哼了一哼，道：“可笑，可笑！”冷笑三声，说道：“你照煎便是，他服下倘若不死，世上便没有死人了。”张无忌抢过药方，将几昧药的分量减少了一半。那僮儿便依方煎药，煎成了浓浓的一碗。

张无忌将药端到常遇春口边，含泪道：“常大哥，这服药喝下去是吉是凶，小弟委实不知……”常遇春笑道：“妙极，妙极，这叫作盲医治瞎马。”

闭了眼睛，仰脖子将一大碗药喝得涓滴不存。

这一晚常遇春腹痛如刀割，不住的呕血。张无忌在雷电交作的大雨之中服侍着他，直折腾了一夜。到得次日清晨，大雨止歇，常遇春呕血渐少，血色也自黑变紫，自紫变红。

常遇春喜道："小兄弟，你的药居然吃不死人，看来我的伤竟是减轻了好多。"张无忌大喜，道："小弟的药还使得么？"常遇春笑道："先父早料到有今日之事，是以给我取个名字，叫作'常遇春'，那是说常常会遇到你这妙手回春的大国手啊。只是你用的药似乎稍嫌霸道，喝在肚中，便如几十把小刀子在乱削乱砍一般。"

张无忌道："是，是。看来分量确是梢重了些。"

其实他下的药量岂止"稍重"，而是重了好几倍，又无别般中和调理之药为佐，一味的急冲猛攻。他虽从胡青牛的医书中找到了对症的药物，但用药的"君臣佐使"之道，却是全不通晓，若非常遇春体质强壮.雄健过人，早已抵受不住而一命呜呼了。

胡青牛盥洗已毕，慢慢踱将出来，见常遇春脸色红润，精神健旺，不禁吃了一惊，暗道："一个聪明大胆，一个体魄壮健，这截心掌的掌伤，倒给他治好了。"

当下张无忌又开了一张调理补养的方子，甚么人参、鹿茸、首乌、茯苓，诸般大补的药物部开在上面，胡青牛家中所藏药材，无一而非珍品，药力特别浑厚。如此调补了十来日，常遇春竟是神采奕奕，武功尽复旧观，对张无忌道："小兄弟，我身上伤势已然痊愈，你每日陪我露宿，也不是道理。咱们就此别过。"

这一个多月之中，张无忌与他共当患难，相互舍命相交，已结成了生死好友，一旦分别，自是恋恋不舍，但想常遇春终不能长此相伴，只得含泪答应。

常遇春道："小兄弟，你也不须难过，三个月后，我再来探望，其时如你身上寒毒已然去尽，便送你去武当山和你太师父相会。"

他走进茅舍，向胡青牛拜别，说道："弟子伤势痊可，虽是张兄弟动手医治，但全凭师伯医书指引，又服食了师伯不少珍贵的药物。"胡青牛点点头，道："那算不了甚么。你伤势已愈，所减者也不过是四十年的寿算而已。"

常遇春不懂，问道："甚么？"胡青牛道："依你体魄而言，至少可活过八十岁。但那小子用药有误，下针时手劲方法不对，以后每逢阴雨雷电，你便会周身疼痛，大概在四十岁上，便要见阎王去了。"

常遇春哈哈一笑，慨然道："大丈夫济世报国，若能建立功业，便三十岁亦已足够，何必四十？要是碌碌一生，纵然年过百岁，亦是徒然多耗粮食而已。"胡青牛点了点头，便不再言语了。（按：《明史常遇春传》："（常遇春）暴疾卒，年仅四十。"）

张无忌直送到蝴蝶谷口，常遇春一再催他回去，两人才挥泪而别。张无忌心下暗暗立志："我胡里胡涂的医错了常大哥，害得他要损四十年寿算。

他身子在我手中受损，难道日后便不能在我手中受益？我总要设法医得他和以前一般无异。"

自此胡青牛每日为张无忌施针用药，消散他体内的寒毒。张无忌却孜孜不倦的阅读医书，记忆药典，遇有疑难不明之处，便向胡青牛请教。这一着投胡青牛之所好，便即详加指点。有时张无忌提一些奇问怪想，也颇能触发胡青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某些途径。他初时打算将张无忌治愈之后，便即下手将他杀死.但这时觉得这少年一死，谷中便少了唯一可以谈得来的良伴.倒不想他就此早愈早死。

如此过了数月，有一日胡胃牛忽然发觉，张无忌无名指外侧的"关冲穴"、弯臂上二寸的"清冷渊"、眉后陷中的"丝竹空"等穴道，下针后竟是半点消息也没有。这些穴道均属"手少阳三焦经"。三焦分上焦、中焦、下焦，为五脏六腑的六腑之一，自来医书之中，说得玄妙秘奥，难以捉摸。（按：中国医学的三焦，据医家言，当即指人体的各种内分泌而言。今日科学昌明，西医对内分泌之运闲和调整仍足所知不多，自来即为医学中一项极为困难的部门。）胡青牛潜心苦思，使了许多巧妙方法，始终不能将张无忌体内散入三焦的阴毒逼出。十多日中，累得他头发也白了十余根。

张无忌见他劳神焦思，十分苦恼，心下深为感激，又是不安，说道："胡先生，你已尽心竭力为我驱毒。世上人人都是要死的，我这散入三焦中的阴毒驱除不去，那是命数使然，你也不必太过费心，为了救我一命而有损身子。"

胡青牛哼了一声，淡淡的道："你瞧不起我们明教、天鹰教。我几时要救你性命了？只是我治不好你，未免显得我'蝶谷医仙'无能，我要治好你之后，再杀了你。"

张无忌打了个寒噤，听他说来轻描淡写，似乎浑不当一回事，但知他说出了口，决计不再变更，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看我身上的阴毒终是驱除不掉，你不用下手，我自己也会死的世人似乎只盼别人都死光了，他才快活。大家学武练功，不都是为了打死别人么？"

胡青牛望着庭外天空，出神半晌，幽幽的道："我少年之时潜心学医，立志济世救人，可是救到后来却不对了。我救活了的人，竟反过面来狠狠的害我。有一个少年，在贵州苗疆中了金蚕蛊毒，那是无比的剧毒，中者固然非死不可，而且临死之前身历天下诸般最难当的苦楚。我三日三晚不睡，耗尽心血救治了他，和他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又把我的亲妹子许配给他为妻。

哪知后来他却害死了我的亲妹子。你道此人是谁？他今日正是名门正派中鼎鼎大名的首脑人物啊。"

张无忌见他脸上肌肉扭曲，神情极是苦痛，心中油然而起怜悯之意，暗想："原来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惨事，这才养成了'见死不救'的性子。"问道："这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是谁？"胡青牛咬牙切齿的道："他……

他便是华山派的掌门人鲜于通。"张无忌道："你怎么不去找他算帐？"

胡青牛叹道："我前后找过他三次，都遭惨败，最后一次还险些命丧他手。此人武功了得，更兼机智绝伦，他的外号便叫作'神机子'，我实在远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身为华山派掌门，人多势众。我明教这些年来四分五裂，教内高手自相残杀，个个部是自顾不暇，无人能够相助。再说，我也耻于求人。这场怨仇，只怕是报不成的了。唉，我苦命的妹子，我自幼父母见背，兄妹俩相依为命……"说到这里，眼中泪光莹然。

张无忌心想："他其实并非冷酷无情之人。"胡青牛突然厉声喝道："今日我说的话，从此不得跟我再提，若是泄漏给旁人知晓，我治得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张无忌本想顶撞他几句，但忽地心软，觉得此人遭遇之惨，亦不下于己，便道："我不说便是。"胡青牛摸了摸他头发，叹道："可怜，可怜！"转身进了内堂。

胡青中自和张无忌这日一场深谈，又察觉他散入三焦的寒毒总归难以驱除，即以精深医术与他调理，亦不过多延数年之命，竟对他变了一番心情，虽然自此再不向他吐露自己的身世和心事，但见他善解人意，山居寂寞，大是良伴，便日日指点他医理中的阴阳五行之变、方脉针灸之术。张无忌潜心钻研，学得极是用心。胡青牛见他悟性奇高，对《黄帝虾蟆经》、《西方子明堂灸经》、《太平圣惠方》、《灸甲乙经》、孙思邈《千金方》等医学尤有心得，不禁叹道："以你的聪明才智，又得遇我这个百世难逢的明师，不到二十岁，该当便能和华伦、扁鹊比肩，只是……唉，可惜，可惜。"

言下之意自是说等你医术学好，寿命也终了，这般苦学，又有何用？张无忌心中却另有一番主意，他决意要学成高明医术，待见到常遇春时，将他大受亏损的身子治得一如原状，又盼能令俞岱岩不必靠人扶持，能自己行走。

这是他的两大心愿。若能如愿以偿之后自己寿元再尽，也无所憾了。

谷中安静无事，岁月易逝，如此过了两年有余，张无忌己是一十四岁。

这两年之中，常遇春曾来看过他几次，说张三丰知他病况颇有起色，十分欣喜，命他便在蝴蝶谷多住些日子，以求痊愈。张三丰和六名弟子各有衣物用品相赠，都说对他甚是想念记挂，由于门派有别.不便前来探视。张无忌对太师父和六位师叔伯也是思念殊深，恨不得立时便回武当山去相见。

常遇春又说起谷外消息，这年来蒙古人对汉人的欺压日甚，众百姓衣食不周，群盗并起，眼见天下大乱；同时江湖上自居名门正派和被目为魔教邪派之间的争斗，也是愈趋激烈，双方死伤均重，冤仇越结越深。

常遇春每次来到蝴蝶谷，均是稍住数日即去，似乎教中事务颇为忙碌。

一日晚间，张无忌读了一会王好古所著医书《此事难知》。

觉得昏昏沉沉的甚是困倦，当即上床安睡。次日起身，更觉头痛得厉害，想去找些发散风寒的药物来食，走到厅上，只见日　影西斜，原来已是午后。

他吃了一惊："这一觉睡得好长，看来是生了病啦。"一搭自己脉搏，却无异状，更是暗惊："莫非我阴毒发作，阳寿已尽？"

走到胡青牛房外，只见房门紧闭，轻轻咳嗽了一声，只听胡青牛道："无忌，今儿我身子有些不适，咽喉疼痛，你自个儿读书罢。"张无忌应道："是。"

他关心胡青牛病势，说道："先生，让我瞧瞧你喉头好不好？"胡肯牛沉着嗓子道："不用了。我已对镜照过，并无大碍，已服了牛黄犀角散。"

当天晚上，童儿送饭进房，张无忌跟着进去，只见胡青牛脸色憔悴，躺在床上。胡青牛挥手道："快出去。你知我生的是甚么病？那是天花啊。"

张无忌看他脸上手上，果有点点红斑，心想天花之疾发作时极为厉害，调理不善，重则致命，轻则满脸麻皮，胡青牛医道精湛、虽染恶疾，自无后患，但终究不禁提心。

胡青牛道："你个可再进我房，我用过的碗筷杯碟。均须用沸水煮过。你们僮儿不可混用。"沉吟片刻，又道："无忌，你还是出蝴蝶谷去，到外面借宿半个月，免得我将天花传给了你。"

张无忌忙道："不必，先生有病，我若避开，谁来服侍你？我好歹比这两个僮儿多懂些医理。"胡青牛道："你还是避开的好。"

但说了良久，张无忌总是不肯。这几年来两人朝夕与共，胡青牛虽然性子怪僻.师生间自然而然已颇有情谊，何况临难相避。

实是大违张无忌的本性。胡青牛道："好罢，那你决不能进我房来。"

如此过了三日，张无忌晨夕在房外问安，听胡青牛虽然话声嘶哑，精神倒还健旺，饭量反较平时为多，料想无碍。胡青牛每日报出药名分量，那童儿便煮了药给他递进去。

到第四日下午，张无忌坐在草堂之中，诵读《黄帝内经》中那一篇《四气调神大论》，读到"是故圣人个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大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不禁暗暗点头，心道："这几句话说得真是不错，口渴时再去掘井，要跟人动手时再去打造兵刃，那确是来不及了。国家扰乱后再去平变，虽然复归安定，也已元气大伤。治病也当在疾病尚未发作之时着手。但胡先生的天花是外感，却不能未病先治。"又想到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那几句话："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心道："良医见人疾病初萌，即当治理，病入五脏后再加医治，已只一半把握了。似我这般阴毒散入五脏六腑，何止半生半死，简直便是九死一生。"

正赞叹前贤卓识、行复自伤之际，忽听得隐隐蹄声，自谷外直响进来，不多时已到了茅舍之外，只听一人朗声说道："武林同道，求见医仙胡先生，求他老人家治病。"

张无忌走到门口，只见门外站着一名面目黝黑的汉子，手中牵着三匹马，两匹马上各伏着一人，衣上血迹模糊，显见身受重伤。那汉子头上绑着一块白布，布上也是染满鲜血，一只右手用绷带吊在脖子中，看来受伤也是不轻。

张无忌道："各位来得真是不巧，胡先生自己身上有病，卧床不起，无法为各位效劳。还是另请高明罢！"那汉子道："我们奔驰数百里，命在旦夕，全仗医仙救命。"

张无忌道："胡先生身染天花，病势甚恶，此是实情，决不敢相欺。"

那汉子道："我三人此番身受重伤，若不得蝶谷医仙施救，那是必死无疑的了，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张无忌道："既是如此，请问尊姓大名。"那汉子道："我三人贱名不足道，使请说是华山派鲜于掌门的弟子"，说到这里，身子摇摇欲坠，已是支持不注，猛地里嘴一张，喷出一大口鲜血。

张无忌一凛，心想华山剑派鲜于通是胡先生的大仇人，不知他对此如何处置，走到胡青牛房外、说道："先生，门外有三人身受重伤，前来求医，说是华山派鲜于掌门的弟子。"胡青牛轻轻"咦"的一声，怒道："不治不治，快赶出门去！"

张无忌道："是。"回到草堂，向那汉子说道："胡先生病体沉重，难以见客，还请原谅。"那汉子皱起眉头，正待继续求恳，伏在马背上的一个瘦小汉子忽地抬起头来，伸手弹出，只见金光闪动，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那瘦汉子说道："你拿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那人眼下便来寻他的晦气，'见死不救'若是治好了我们的伤，我们三人便留在这里，助他御敌。我三人武功便算不济，也总是多三个帮手。"

张无忌听他说话大剌剌的，远不及第一个汉子有礼，走近桌边，只见那暗器是一朵黄金铸成的梅花，和真梅花一般大小，白金丝作的花蕊，打造得十分精巧。他伸手去拿，不料那瘦子这一弹手劲甚强，金花嵌入桌面，竟然取不出来，只得拿过一把药镊，挑了几下，方才取出，心想："这瘦子的武功不弱，但在这金花的主儿手下却伤得这般厉害，他说那人要来寻仇，倒须跟先生说知。"于是手托金花，走到胡青牛房外，转述了那瘦小汉子的话。

胡青牛道："拿进来我瞧。"张无忌轻轻推开房门，揭开门帘，但见房内黑沉沉的宛似夜晚，他知天花病人怕风畏光，窗户都用毡子遮住，胡青牛脸上蒙着一块青布，只露出一对眼睛。张无忌暗自心惊："不知青布之下，他脸上的痘疮生得如何？病好之后，会不会成为麻皮？"胡青牛道："将金花放在桌上，快退出房去。"

张无忌依言放下金花，揭开门帘出房，还没掩上房门，听胡青牛道："他们三人的死活，跟我姓胡的绝不相干。胡青牛是死是活，也不劳他三个操心。"

波的一声，那朵金花穿破门帘，飞掷出来，当的一响，掉在地下。张无忌和他相处两年有余，从未见他练过武功，原来这位文质彬彬的神医却也是武学高手，虽在病中，武功未失。

张无忌拾起金花，走出去还给了那瘦汉，摇了摇头，道："胡先生实是病重……"猛听得蹄声答答，车声辚辚，有一辆马车向山谷驰来。

张无忌走到门外，只见马车驰得甚快，转眼间来到门外，顿然而止。车座上走下一个淡黄面皮的青年汉子，从车中抱出一个秃头老者，问道："蝶谷医仙胡先生在家么？崆峒门下圣手伽蓝简捷远道求医……"第三句话没说出口，身子晃了几下，连着手中的秃头老者，一齐摔倒在地。说也凑巧，拉车的两匹健马也乏得脱了力，口吐白沫，同时跪倒。

瞧了二人这般神情，不问可知是远道急驰而来，途中毫没休息，以致累得如此狼狈。张无忌听到"崆峒门下"四字，心想在武当山上逼死父母的诸人之中，有崆峒派的长老在内，这秃头老者当日虽然没曾来到武当，但料想也非好人，正想回绝，忽见山道上影影绰绰，又有四五人走来，有的一跛一拐，有的互相携扶，都是身上有伤。

张无忌皱起眉头，不等这干人走近，朗声说道："胡先生染上天花，自身难保，不能为各位治伤。请大家及早另寻名医，以免耽误了伤势。"

待得那干人等走近，看清楚共有五人，个个脸如白纸，竟无半点血色，身上却没有伤痕血迹，看来都是受了内伤。为首一人又高又胖，向秃头老者简捷和投掷金花的瘦小汉子点了点头，三人相对苦笑，原来三批人都是相识的。张无忌好奇心起，问道："你们都是被那金花的主人

所伤么？”那胖子道：“不错。”那最先到达、口喷鲜血的汉子问道：“小兄弟贵姓？跟胡先生怎生称呼？”张无忌道：“我是胡先生的病人，知道胡先生说过不治，那是决计不治的，你们便赖在这里也没用。”

说话间，先后又有四个人到来，有的乘车，有的骑马，一齐求恳要见胡青牛。

张无忌大感奇怪：“蝴蝶谷地处偏僻，除了魔教中人，江湖上知音甚少，这些人或属崆峒，或隶华山，均非魔教，怎地不约而同的受伤，又不约而同的赶来求医？”又想：“那金花的主人既如此了得，要取这些人的性命看来也非难事，却何以只将各人打得重伤？”

那十四人有的善言求恳，有的一声不响，但都是磨着不走，眼见天色将晚，十四个人挤满了一间草堂。煮饭的僮儿将张无忌所吃的饭菜端了出来。

张无忌也不跟他们客气，自顾自的吃了，翻开医书，点了油灯阅读，对这十四人竟是视而不见，心想：“我既学了胡先生的医术，也得学一学他‘见死不救’的功夫。”

夜阑人静，茅舍中除了张无忌翻读书页、伤者粗重的喘气之外，再无别的声息。突然之间，屋外山路上传来了两个人轻轻的脚步声音，足步缓慢，走向茅舍而来。

过了片刻，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说道：“妈，屋里有灯火。这就到了。”

从声音听来，女孩年纪甚幼。一个女子声音道：“孩子，你累不累？”那女孩道：“我不累，妈，医生给你治病，你就不痛了。”那女子道：“嗯，就不知医生肯不肯给我治。”

张无忌心中一震：“这女子的声音好熟！似乎是纪晓芙姑姑。”只听那女孩道：“医生定会给你治的。妈，你别怕，你痛得好些了么？”那女子道：“好些了，唉，苦命的孩子。”张无忌听到这里，再无怀疑，纵身抢到门口，叫道：“纪姑姑，是你么？你也受了伤么？”月光之下，只见一个青衫女子携着一个小女孩，正是峨嵋女侠纪晓芙。

她在武当山上见到张无忌时，他未满十岁，这时相隔将近五年，张无忌已自孩童成为少年，黑夜中突然相逢，那里认得出来，一愣之下，道：“你……你……”

张无忌道：“纪姑姑，你不认得我了罢？我是张无忌。在武当山上，我爹爹妈妈去世那天，曾见过你一面。”

纪晓芙“啊”的一声惊呼，万料不到竟会在此处见到他，想起自己以未嫁之身，却携了一个女儿，张无忌是自己未婚夫殷梨亭的师侄，虽然年少，终究难以交代，不由得又羞又窘，胀得满脸通红。她受伤本是不轻，一惊之下，身子摇晃，便要摔倒。

她小女儿只八九岁年纪，见母亲快要摔跤，忙双手拉住她手臂，可是人小力微，济得甚事？眼见两人都要摔跌，张无忌抢上扶住纪晓芙肩头，道：“纪姑姑，请进去休息一会。”扶着她走进草堂。灯火下只见她左肩和左臂都受了极厉害的刀剑之伤，包扎的布片上还在不断渗出鲜血，又听她轻声咳嗽不停，无法自止。

张无忌此时的医术，早已胜过寻常的所谓“名医”，听得她咳声有异，知是肺叶受到重大震荡，便道：“纪姑姑，你右手和人对掌，伤了太阴肺脉。”

当下取出七枚金针，隔着衣服，便在她肩头“云门”、胸口“华盖”、肘中“尺泽”等七处穴道上刺下去，其时他的针灸之术，与当年医治常遇春时自己有天壤之别，这两年多来，他跟着胡青牛潜心苦学，于诊断病情、用药变化诸道，限于见闻阅历，和胡青牛自是相去尚远，但针灸一门，却已学到了这位“医仙”的七八成本领。

纪晓芙初时见他取出金针，还不知他的用意，哪知他手法极快，一转眼间，七枚金针便分别刺入自己的穴道，她这七处要穴全属于手太阴肺经，金针一到，胸口闭塞之苦立时大减。她又惊又喜，说道：“好孩子，想不到你在这里，又学会了这样好的本领。”

那日在武当山上，纪晓芙见张翠山、殷素素自杀身亡，怜悯张无忌孤苦，曾柔声安慰，又除下自己颈中黄金项圈，要想给他。但张无忌当时心中愤激悲痛，将所有上山来的人，都当作是迫死他父母的仇人，因之对纪晓芙出言顶撞，使她难以下台。后来张无忌年纪大后，得知当日父亲和诸师伯叔曾拟和峨嵋诸侠联手，共抗强敌，才知峨嵋派其实是友非敌，而于纪晓芙对他的一番心意，事后回想，心中更常自感激。

两年之前，他和常遇春深夜在树林中见到了纪晓芙力救彭和尚，更觉这位纪姑姑为人极好，至于她何以未嫁生子、是否对不起殷叔叔等情由，他年纪尚小，于这些男女之情全不了然，听过之后便如春风过耳，绝不萦怀。纪晓芙自己心虚，斗然间遇到和殷梨亭相识之人时便窘迫异常，深感无地自容，其实这件事张无忌在两年前便已从丁敏君口中听到，他认定丁敏君是个坏女人，那么她口中所说的坏事，也就便未必是坏。

他这时但见纪晓芙的女儿站在母亲身旁，眉目如画，黑漆般大眼珠骨碌碌地转动，好奇的望着自己。那女孩将口俯在母亲耳边，低声道：“妈，这个小孩便是医生吗？你痛得好些了么？”纪晓芙听她叫自己为“妈”，又是脸上一红，事已至此，也无法隐瞒，脸上神色甚是尴尬，道：“这位是张家哥哥，他爹爹是妈的朋友。”向张无忌低声道：“她……她叫‘不悔’。”

顿了顿，又道：“姓杨，叫杨不悔！”张无忌笑道：”好啊，小妹妹。你的名字倒跟我有些相像，我叫张无忌，你叫杨不悔。”

纪晓芙见张无忌神色如常，并无责难之意，心下梢宽，向女儿道：“无忌哥哥的本领很好，妈已不大痛啦。”

杨不悔灵活的大眼睛转了几转，突然走上前去，抱住张无忌，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她除了母亲之外，从来不见外人，这次母亲身受重伤，急难之中，竟蒙张无忌替她减轻痛苦，心中自是大为感激，她对母亲表示欢喜和感谢，向来是扑在她怀里，在她脸上亲吻，这时对张无忌便也如此。

纪晓芙含笑斥道：“不儿，别这样，无忌哥哥不喜欢的。”杨不悔睁着大大的眼睛，不明其理，问张无忌道：“你不喜欢么？为甚么不要我对你好？”

张无忌笑道：“我喜欢的，我也对你好。”在她柔嫩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杨不悔拍手道：“小医生，你快替妈妈的伤全部治好了，我就再亲你一下。”

张无忌见这个小妹妹天真活泼.甚是可爱，他十多年来，相识的都是年纪大过他很多的伯伯叔叔，常遇春虽和他兄弟相称，也大了他八岁。那日舟中和周芷若匆匆一面，相聚不到一天，便即分手，此外从未交过一个小朋友，这时不禁心道：“要是我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亲妹子，便可常常带着她玩耍了。”

他还只十四岁，童心犹是极盛，只是幼历坎坷，实无多少玩耍嬉戏的机会。

纪晓芙见圣手蓝伽简捷等一干人伤势狼藉，显是未经医理，她不愿占这个便宜，说道：“这几位比我先来，你先瞧瞧他们罢。这会儿我已好多了。”

张无忌道：“他们是来向胡先生求医的，胡先生自己身染重　病，不能医人。这几位却不肯走。纪姑姑，你并非向胡先生求医。小侄在这儿耽得久了，略通一点粗浅的医理，你若是信得过，小侄便瞧瞧你的伤势。”

纪晓芙受伤后得人指点，来到蝴蝶谷，原和简捷等人一般，也是要向胡青牛求医，这时听了张无忌这几句话，又见到简捷等一干人的情状，显是那“见死不救”胡青牛不肯施治，何况张无忌适才替她针冶要穴，立时见效，看来他年纪虽小，医道却着实高明，便道：“这可多谢你啦。大国手不肯治，请小国手治疗也是一样。”

当下张无忌请她走到厢房之中，剪破她创口衣服，发觉她肩臂上共受了三处刀伤，臂骨亦已折断，上臂骨有一处裂成碎片。这等骨碎，在外科中本是极难接续，但在“蝶谷医仙”的弟子看来，却也寻常，于是替她接骨疗伤，敷上生肌活血的药物，再开了一张药方，命僮儿按方煎药。他初次替人接骨，手法未免不够敏捷，但忙了个把时辰，终于包扎妥善，说道：“纪姑姑，请你安睡一会，待会麻药药性退了，伤口会痛得很厉害。”纪晓芙道：“多谢你啦！”张无忌到储药室中找了些枣子杏脯，拿去给杨不悔吃，哪知她昨晚一夜不睡，这时已偎倚在母亲怀中

沉沉睡熟，张无忌将枣杏放在她衣袋中，回到草堂。

华山派那口吐鲜血的弟子站起身来，向张无忌深深一揖，说道："小先生，胡先生既是染病，只好烦劳小先生给我们治一治，大伙儿尽感大德。"

张无忌学会医术之后，除了替常遇春、纪晓芙治疗之外。从未用过，眼见这十四人或内脏震伤，或四肢断折，伤处各有不同，常言道学以致用，确是颇有跃跃欲试之意，但想起胡青牛的言语，答道："此处是胡先生家中，小可也是他的病人，如何敢擅自作主？"

那汉子鉴貌辨色，见他推辞得并不决绝，便再捧他一捧，奉上一顶高帽，说道："自来名医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哪知小先生年纪轻轻，竟具这等本须，真是世上少见，还盼显一显身手。"

那富商模样的姓梁胖子道："我们十四人在江湖上均是小有名义，得蒙小先生救治.大家出去一宣扬，江湖上都知小先生医道如神的大名，旦夕之间，小先生便名闻天下了。"

张无忌毕竟年纪幼小，不明世情，给他两人这么一吹一捧，不免有些欢喜，说道："名闻天下有甚么好？胡先生既不肯动手，我也无法，但你们受伤均自不轻，这样罢，我给你们稍减痛楚便是。"于是取出金创药来，要替各人止血减痛。

待得详察每人的伤势，不由得越看越是惊奇，原来每人的伤势固各各不同，而且伤法甚为奇特，均是胡青牛所授伤科症中从未提到过的，有一人被逼吞服了数十枚钢针，针上而且喂毒，有人肝脏被内力震伤，但医治肝伤的"行间"、"中封"、"阴包"、"五里"诸要穴却都被人用尖刀戳烂，显然下手之人也是精通医理.要叫人无从着手医治。有一人两块肺叶上被钉上两枚长长的铁钉，不断的咳嗽咯血。有一人左右两排肋骨全断，可又没伤到心肺，有一人双手被割，却被左乎接在右臂上，右臂接在左臂上，血肉相连，不伦不类，更有一人全身青肿，说是被蜈蚣、蝎子、黄蜂等二十余种毒虫同时螫伤。

张无忌只看了六七个人，已是大皱眉头，心想："这些人的伤势如此古怪，我是一样都治不来的，这下手伤人的凶手，为何挖空心思，这般折磨人家？"

忽地心念一动："纪姑姑的肩伤和臂伤却都平常，莫非她另受奇特的内伤，否则何以她一人却是例外？"忙走进厢房，一搭纪晓芙的脉搏，登时吃了一惊，但觉她脉搏跳动忽强忽弱、时涩时滑，显是内脏有异，但为甚么会变得这样，实是难明其理。

那十四人伤势甚奇，他也不放在心上，暗想其中崆峒派等那些人还和逼死他父母有关，此时受这些怪罪，也算活该，可是纪晓芙的伤却非救不可，于是走到胡青牛房外，低声道："先生，你睡着了么？"只听胡青牛道："甚么事？不管他是谁，我部不治，"

张无忌道："是。只是这些人所受之伤，当真奇怪得紧。"将各人的怪伤一一说了。

胡青牛隔着布帘，听得极是仔细，有不明白之处，叫张无忌出去看过回来再说。张无忌花了大半个时辰，才将十五人的伤势细细说完。胡青牛口中不断"嗯，嗯"答应，显是在用心思索，过了良久，说道："哼，这些怪伤，却也难我不倒……"

张无忌身后忽有人接口道："胡先生，那金花的主人叫我跟你说：'你枉称医仙，可是这一十五种奇伤怪毒，料你一种也医不了。'哈哈，果然你只有躲将起来，假装生病。"

张无忌回过头来，见说话之人是崆峒派的秃头老者圣手伽蓝简捷。他头上一根毛发也没有，张无忌初时还道他是天生的光头，后来才知是给人涂了烈性毒药，头发齐根烂掉，毒药还在向内侵蚀，只怕数日之内毒性入脑，非大发癫狂不可。这时他双手被同伴用铁链缚住，才不能伸手去抓头皮，否则如此奇痒难当，早已自己抓得露出头骨了。

胡青牛淡淡的道："我治得了也罢，治不了也罢，总之我是不会给你治的。我瞧你尚有七八日之命，赶快回家，还可和家人儿女见上一面，在这里罗里罗唆，究有何益？"

简捷头上痒得实在难忍，熬不住将脑袋在墙上乱擦乱撞。手上的铁链叮当急响，气喘吁吁的道："胡先生，那金花的主儿早晚便来找你，我看你也难得好死，大家联手，共抗强敌，不是胜于你躲在房中束手待毙么？"胡青牛道："你们倘若打得过他，早已杀了他啦！我多你们这十五个脓包帮手，有甚么用？"

简捷哀求了一阵，胡青牛不再理睬。简捷暴跳如雷，喝道："好，左右是个死，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这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这时外边又走进一人，正是先前呕血那人，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柄峨眉钢刺，点在简捷胸口，冷冷的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你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啊，我就先给你这么一下。"简捷的武功本在这姓薛的之上，但他双手被铁链绑住，无法招架，只有瞪着圆鼓鼓的一双大眼，不住喘气。

那姓薛的朗声道："胡前辈，晚辈薛公远，是华山鲜于先生门下弟子，这里给你老人家磕头啦！"说着跪下去，磕了几个响头。简捷心中登时生出一丝指望，那胡青牛硬的不吃，这小子磕头软求，或者能成。薛公远行过大礼，又道："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我们身上所带的歹毒怪伤，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胡青牛冷冷的道："这孩子名叫张无忌，他是武当派弟子，乃'银钩铁划'张翠山张五侠的儿子，张三丰的再传弟子。胡青牛是明教中人，是你们名门正派所不齿的败类，跟他这种高人子弟有甚么干系？他自己身中阴毒，求我医治，可是我立过重誓，除非明教中人，决不替人治伤疗毒。这张姓的小孩不肯入我明教，我怎能救他性命？"

薛公远心中凉了半截，初时只道张无忌是胡青牛弟子，那么他本领虽然不及师父，遇到疑难之处，胡青牛定肯指点，不料他也是个求医被拒的病人。

只听胡青牛又道："你们赖在我家里不走，哼哼，以为我便肯发善心么？你们问问这小孩，他赖在我家里多久啦。"薛公远和简睫一齐望着张无忌，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比了一比，又比了一比。薛公远道："二十天？"张无忌道："整整两年零两个月。"简薛二人面面相觑，都透了一口长气。

胡青牛道："他便再赖十年，我也不能救他性命。一年之内，缠结在他五赃六腑中的阴毒定要大举发作，无论如何活不过明年此日。我胡青牛当年曾对明尊立下重誓，便是生我的父亲，我自己的亲生儿女，只要他不是明教弟子，我便不能用医道救他们性命。"

简捷和薛公远垂头丧气，正要走出，胡青牛忽道："这个武当派的少年他懂一点医理，他武当派的医理虽然远远不及我明教，但也还不致于整死人。

他武当派肯救也好，见死不救也好，跟明教和我胡青牛可没牵连。"

薛公远一怔，听他话中之意，似是要张无忌动手，忙道："胡前辈，这位张小侠若肯出手相救，我们便有活命之望了。"胡青牛道："他救不救，关我屁事？无忌，你听着，在我胡青牛屋中，你不可妄使医术，除非出我家门，我才管不着。"薛公远和简捷本觉有望，这时一听此言，又是呆了，不明他到底是何用意。

张无忌却比他们聪明得多。当即明白，说道："胡先生有病在身，你们不可多打扰他，请跟我出来。"三人来到草堂。张无忌道："各位，小可年幼识浅，各位的伤势又是大为怪异，是否医治得好，殊无把握，各位若是信得过的，便容小可尽力一试，生死各凭天命。"

这当儿众人身上的伤处或痒、或酸或麻，无不难过得死去活来，便是有砒霜毒药要他们喝下去，只要解得一时之苦，那也是甘之如始，听了张无忌的话，人人大喜应诺。

张无忌道："胡先生不许小可在他家中动手，以免治死了人，累及'医仙'的令誉，请大家到门外罢。"众人却又踌躇起来，眼见他不过

十四五岁，本领究属有限，在“医仙”家中，多少有些倚仗，这出门去治，别给他乱搅一阵，伤上加伤，多受无谓的痛苦。

简捷却大声道：“我头皮痒死了，小兄弟，请你先替我治。”说罢便叮叮当当的拖着铁链，走出门去。

张无忌沉吟半晌，到储药室中拣了南星、防风、白芷、天麻、羌活、白附子、花蕊石等十余味药物，命僮儿在药臼中捣烂，和以热酒，调成药行，拿出去敷在简捷的光头之上。药膏着头，简捷痛得惨叫一声，跳了起来，他不住口的大叫：“好痛，痛得命也没了。嘿，还是痛的好，比那麻痒可舒服多了。”他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在草地上来回疾走，连叫：“痛得好，他妈的，这小子真有点儿本事。不，张小侠，我姓简的得多谢你才成。”

众人见简捷的头痒立时见效，纷纷向张无忌求治。这时有一人抱着肚子，在地下不住打滚，大声呼号，原来他是被逼吞服了三十余条活水蛭。那水蛭入胃不死，附在胃壁和肠壁之上吸血。张无忌想起医书上载道：水蛭遇蜜，化而为水。蝴蝶谷中有的是花蜜，于是命僮儿取过一大碗蜜来，命那人服下去如此一直忙到天明，纪晓芙和女儿杨不悔醒了出房，见张无忌忙得满头大汗，正替各人治伤。纪晓芙便帮忙着包扎伤口，传递药物。只有杨不悔无忧无虑，口中吃着杏脯蜜枣，追扑蝴蝶为戏。

直到午后，张无忌才将各人的外伤初步整治完竣，出血者止血，疼痛者止痛。但每人的伤势均是古怪复杂，单理外伤，仅为治标。张无忌回房睡了几个时辰，睡梦中听得门外呻吟之声大作，跳起身来，只见有几人固是略见痊可，但大部分却反见恶化。他束手无策，只得去说给胡青牛听。

胡青牛冷冷的道：“这些人又不是我明教中人，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张无忌灵机一动，说道：“假如有一位明教弟子，体外无伤，但腹内瘀血胀壅、脸色红肿，昏闷欲死，先生便如何治法？”胡青牛道：“倘若是明教弟子，我便用山甲、归尾、红花、生地、灵仙、血竭、桃仙、大黄、乳香、没药以水酒煎好，再加童便，服后便泻出瘀血。”

张无忌又道：“假若有一明教弟子，被人左耳湛入铅水，右耳灌入水银，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那便如何？”

胡青牛勃然怒道：“谁敢如此加害我明教弟子？”张无忌道：“那人果是歹毒，但我想总要先治好那明教弟子耳目之伤，再慢慢问他仇人的姓名踪迹。”胡青牛思索片刻. 说道：“倘若那人是明教弟子，我便用水银灌入他左耳，铅块溶入水银，便随之流出。再以金针深入右耳，水银可附于金针之上，慢慢取出至于生漆入眼，试以螃蟹捣汁敷治，或能化解。”

如此这般，张无忌将一件件疑难医案，都假托为明教弟子受伤，向胡青牛请教。胡青牛自然明知他的用意，却也教以治法，但那些人的伤势实在太古怪，张无忌依法施为之后，有些法子不能见效。胡青牛便潜心思考，另拟别法。

如此过了五六日，各人的伤势均日渐痊愈。纪晓芙所受的内伤原来乃是中毒，张无忌诊断明白后，以生龙骨、苏木、土狗、五灵脂、千金子、蛤粉等药给她服下，解毒化瘀，再搭她脉搏，便觉脉细而缓，伤势渐轻。

这时众人已在茅舍外搭了一个凉棚，地下铺了稻草，席地而卧。纪晓芙在相隔数丈外另有一个小小茅舍，和女儿共住。那是张无忌请各人合力所建。

那十四人本是纵横湖海的豪客，这时命悬张无忌之手，对这少年的吩咐谁都不敢稍有违拗。张无忌这番忙碌虽然辛苦，但从胡青牛处学到了不少奇妙的药方和手法，也可说大有所获。

这一天早晨起来，察看纪晓芙的脸色，只见她眉心间隐隐有一层黑气，似是伤势又有反复，消解了的毒气再发作出来，忙搭她脉搏，叫她吐些口涎，调在“百合散”中一看，果是体内毒性转盛。张无忌苦思不解，走进内堂去向胡青牛请教。胡青牛叹了口气，说了治法。张无忌依法施为，果有灵效。

可是简捷的光头却又溃烂起来，腐臭难当。数日之间，十五人的伤势都是变幻多端，明明已痊愈了八九成，但一晚之间。忽又转恶。

张无忌不明其理，去问胡青牛时，胡青牛总道：“这些人所受之伤大非寻常，倘若一医便愈，又何必到蝴蝶谷来苦苦求我？”

这天晚上，张无忌睡在床上，潜心思索：“伤势反复，虽是常事，但不至于十五人个个如此，又何况一变再变，真是奇怪得紧。”直到三更过后，他想着这件事，仍是无法入睡，忽听得窗外有人脚踏树叶的细碎之声，有人放轻了脚步走过。

张无忌好奇心起，伸舌湿破窗纸，向外张望，只见一个人的背影一闪，隐没在槐树之后，瞧这人的衣着，宛然便是胡青牛。

张无忌大奇：“胡先生起来作甚么？他的天花好了吗？”但胡青牛这般行走，显是不愿被人瞧见，过了一会，见他向纪晓芙母女所住的茅舍走去。

张无忌心中怦怦乱跳，暗道：“他是去欺侮纪姑姑么？我虽非他的敌手，这件事可不能不管。”纵身从窗中踏出，蹑足跟随在胡青牛后面，只见他悄悄进了茅舍，那茅舍于仓促之间胡乱搭成，无墙无门，只求聊蔽风雨而已，旁人自是进出自如。

张无忌大急，快步走到茅舍背后，伏地向内张望，只见纪晓芙母女偎倚着在稻草垫上睡得正沉，胡青牛从怀中取出一枚药丸，投在纪晓芙的药碗之中，当即转身出外。张无忌一瞥之下，见他脸上仍用青布蒙住，不知天花是否已愈，一刹那间，心中恍然大悟，背上却出了一阵冷汗：“原来胡先生半夜里偷偷前来下药，是以这些人的伤病终是不愈。”

但见胡青牛又走入了简捷、薛公远等人所住的茅棚，显然也是去偷投毒药，等了好一会不见出来，想是对那十四人所下毒物各不相同，不免多费时光。张无忌轻步走进纪晓芙的茅舍，拿起药碗一闻，那碗中本来盛的是一剂“八仙汤”，要她清晨醒后立即服食，这时却多了一股刺鼻的气味。便在此时，听得外面极轻的脚步声掠过，知是胡青牛回入卧室。

张无忌放下药碗，轻声叫道：“纪姑姑，纪姑姑！”纪晓芙武功不弱，本来耳目甚灵，虽在沉睡之中，只要稍有响动便即惊觉，但张无忌叫了数声，她终是不醒。张无忌只得伸手轻摇她肩头，摇了七八下，纪晓芙这才转醒，惊问：“是谁？”张无忌低声道：“纪站站，是我无忌。你那碗药给人下了毒，不能再喝，你拿去倒在溪中，一切别动声色，明日跟你细谈。”纪晓芙点了点头。张无忌生怕给胡青牛发觉，回到自己卧室之外，仍从窗中爬进。

次日各人用过早餐，张无忌和杨不悔追逐谷中蝴蝶，越追越远。纪晓芙知他用意，随后跟来。这几天张无忌带着杨不悔玩要，别人见他三人走远，谁也没有在意。走出里许，到了一处山坡，张无忌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纪晓芙对女儿道：“不儿，别追蝴蝶啦，你去找些野花来编三个花冠，咱们一人戴一个。”杨不悔很是高兴，自去采花摘草。

张无忌道：“纪姑站，那胡青牛跟你有何仇冤，为甚么要下毒害你？”

纪晓芙一怔，道：“我和胡先生素不相识，直到今日，也是没见过他一面，那里谈得上‘仇怨’两字？”微一沉吟，又道：“爹爹和师父说起胡先生时，只称他医术如神，乃当世医道第一高手，只可惜身在明教，走了邪路。我爹爹和师父跟他也不相识。他……他为甚么要下毒害我？”

张无忌于是将昨晚见到胡青牛偷入她茅舍下毒的事说了，又道：“我闻到你那碗‘八仙汤’中，有铁线草和透骨菌的刺鼻气味。这两味药本来也有治伤之效，但毒性甚烈，下的分量决不能重，尤其和八仙汤中的八味伤药均有冲撞，于你身子大有损害。虽不致命，可就缠绵难愈了。”纪晓芙道：“你说余外的十四人也是这样，这事更加奇怪。就算我爹爹或是峨嵋派无意中得罪了胡先生，但不能那一十四人也均如此。”

张无忌答道：“纪姑姑，这蝴蝶谷甚是隐僻，你怎地会找到这里？那打伤你的金花主人却又是谁？这些事跟我无关，原是不该多问，但眼前之事甚是蹊跷，请你莫怪。”

纪晓芙脸上一红，明白了张无忌话中之意，他是生怕这件事和她未嫁生女一事有关，说起来令她尴尬，便道：“你救了我的性命，我还能瞒你甚么？

何况你待我和不儿都很好，你年纪虽小，我满腔的苦处，除了对你说之外，这世上也没有可以吐露之人了。”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

她取出手帕，拭了拭眼泪，道：“自从两年多前，我和一位师姊因事失和之后，我便不敢去见师父，也不敢回家……”张无忌道：“哼，‘毒手无盐丁敏君’坏死啦！姑姑，你也不用怕她。”纪晓芙奇道：“咦，你怎地知道？”张无忌便述说他那晚和常遇春如何躲在树林之中、如何见到她相救彭和尚。纪晓芙幽幽叹了口气，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人的耳目，又怎能瞒过？”张无忌道：“姑姑，殷六叔虽然为人很好，但你要是不喜欢他，不嫁给他又有甚么要紧？下次我见到殷六叔时，请他不要逼你便是。”

纪晓芙听他说得天真，将天下事瞧得忒煞轻易，不禁苦笑，缓缓说道：“孩子，也不是我有意对不起你殷六叔，当时我是事出无奈，可是……可是我也没后悔……”瞧着张无忌天真纯洁的脸孔，心想：“这孩子的心地有如一张白纸，这些男女情爱之事，还是别跟他说的好，何况眼前之事，也不见得与此有关。”说道：“我和丁师姊闹翻后，从此不回峨嵋，带着不儿，在此以西三百余里的舜耕山中隐居。两年多来，每日只和樵子乡农为伴，倒也逍遥安乐。半个月前，我带了不儿到镇上去买布，想给不儿缝几件新衣，却在墙角上看到白粉笔画着一圈佛光和一把小剑，粉笔的印痕甚新。这是我峨嵋派呼召同门的讯号，我看到后自是大为惊慌，沉吟良久，自忖我虽和丁师姊失和，但曲不在我，我也没做任何欺师叛门之事，今日说不定同门遇难，不能不加援手。于是依据讯号所示，一直跟到了凤阳。

“在凤阳城中，又看到了讯号，我携同不儿，到了临淮阁酒楼，只见酒楼上已有七八个武林人士等着，崆峒派的圣手伽蓝简捷、华山派薛公远他们三个师兄弟都在其内，可是并无峨嵋同门。

“我和简捷、薛公远他们以前见过的，问起来时，原来他们也是看到同门相招的讯号，各自赶到这儿赴约，到底为了甚么事，却是谁也不知。

“这日等了一天，不见我峨嵋派同门到来，后来却又陆续到了几人，有神拳门的、有丐帮的，都说是接到同门邀约，到临淮阁酒楼聚会。第二天又有几个人到来，但个个是受人之约，没一个是出面邀约的。大家商量，都起了疑心：莫非是受了敌人的愚弄？

“可是我们聚在临淮阁酒楼上的一十五人，包括了九个门派。每个门派传讯的记号自然各不相同，而且均是严守秘密，若非本门中人，见到了决不知其中含意。倘若真有敌人暗中布下阴谋，难道他竟能尽知这九个门派的暗号么？我一来带着不儿，生怕遇上凶险；二来我也确是不愿和同门相见，既见并非同门求援，当下带了不儿便想回家。

“我正要走下酒楼，忽听得楼梯上笃笃声响，似是有人用棍棒在梯级上敲打，跟着一阵咳嗽之声，一个弓腰曲背、白发如银的老婆婆走了上来。她走几步，咳嗽几声，显得极是辛苦，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扶着她左臂。

我见那老婆婆年老，又是身有重病，便闪在一旁，让她先走上来。那小姑娘神清骨秀，相貌甚是美丽。那婆婆右手撑着一根白木拐杖，身穿布衣，似是个贫家老妇，可是左手拿着的一串念珠却是金光灿烂，闪闪生光。我凝神一看，只见那串念珠的每一颗念珠，原来都是黄金铸成的一朵朵梅花……”

张无忌听到这里，忍不住的插口道：“那老婆婆便是金花的主人？”纪晓芙点头道：“不错！可是当时却有谁想得到？”她从怀中取出一朵小小的金铸梅花，正和张无忌曾拿去给胡青牛所看的那朵一般无异。张无忌大奇，他这几天来一直记挂着那个“金花的主人”，料想他不知是个多么狰狞可怖、凶恶厉害的人物，但听纪晓芙如此说，却是个身患重病的老婆婆，实大出他意料之外。

纪晓芙又道：“那老婆婆上得楼来，又是大咳了一阵，那小姑娘道：‘婆婆，你服颗药罢？’那老婆婆点头，小姑娘取出一个瓷瓶，从瓶中倒出一颗药丸，老婆婆慢慢咀嚼了咽下，接连说了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一双老眼半闭半开，喃喃的道：‘只有十五个，嗯，你问问他们，武当派和昆仑派的人来了没有？’“她走上酒楼之时，谁也没加留神，但忽然听到她说了那两句话，几个耳朵灵的江湖朋友一齐转过头来，待得见到是这么一个老态龙钟的贫妇，都道是听错了活。那小姑娘朗声道：‘喂，我婆婆问你们，武当派和昆仑派有人来了没有？’众人都是一呆，谁也没有回答。过了片刻，崆峒派的简捷才道：‘小姑娘，你说甚么？’那小姑娘道：’我婆婆问：为甚么不见武当派和昆仑派的弟子？’简捷道：‘你们是谁，’那老婆婆弯着腰又咳嗽起来。

“突然之间，一股劲风袭向我胸口。这股劲风不知从何处而来，却迅捷无比，我忙伸掌挡格，登时胸口闭塞，气血翻涌，站立不定，便即坐倒在楼板之上，吐出了几口鲜血。我在茫无所措之中，但见那老婆婆身形飘动，东按一掌，西击一拳，中间还夹着一声声的咳嗽，顷刻间将酒楼上其余一十四人尽数击倒。她出手如此突如其来，身法既快，力道又劲，我们一十五人竟没一个能还得一招半式，每人不是穴道被点，便是受内力震伤了脏腑。那老婆婆左手连扬，金花一朵朵从她念珠串上飞出，一朵朵的分别打在十五人的臂上。她转过身来，扶着那小姑娘，说道：‘阿弥陀佛！’便颤巍巍的走下楼去。只听得她拐杖着地，发出缓慢的笃笃之声，一步步远去，偶尔还有一两声咳嗽从楼下传来。”

纪晓芙说到这里，杨不悔已编好了一个花冠，笑嘻嘻的走来，道：“妈，这个花冠给你戴。”说着给母亲戴在头上。

纪晓笑笑了笑，继续说道：“当时酒楼之中，一十五人个个软瘫在楼板上，有的还能呻吟几声，有的却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杨不悔惊道：“妈，你在说那个恶婆婆么？别说，别说，我怕得很。”纪晓芙道：“乖孩子，你再去采花儿编个花冠，给无忌哥哥戴。”

杨不悔望着张无忌，问道：“你喜欢甚么颜色的？”张无忌道：“要红色的，嗯，还要些白色的，越大越好。”杨不悔张开双手道：“这样大么？”

张无忌道：”好，就是这么大。”杨不悔拍手走开，说道：“我编好了你可不许不戴。”

纪晓芙续道：“我在昏昏沉沉之中，只见十多人走了过来，都是酒楼中的酒保、掌柜的、厨子等等，将我们抬入了厨房。不儿这时早已吓得不住声的大哭，跟在我身旁。那掌柜的手中拿着一张单子，指着简捷道：‘在他头上涂这药膏。’便有个酒保将事先预备停当的药膏涂在简捷头上。那掌柜看看单子，指着一人道：‘砍下他的右手，接在他左臂上。’两名厨师取过利刀，依言施行。他说到我的时候，幸好没甚么古怪的苦刑，只喂我服了一碗甜甜的药水。我明知其中必有剧毒，但当时只有受人摆布的份儿，如何能够反抗？

“我们一十五人给他们希奇古怪的施了一番酷刑之后，那掌柜的说道：‘你们每人都已身受不治之伤，没一个能活得过十天半月。但金花的主人说道：她老人家跟你们原本无冤无仇，瞧你们可怜见儿的，便大发慈悲，指点一条生路，你们赶快到女山湖畔蝴蝶谷去，恳求一个号称‘蝶谷医仙’的胡青牛施医。要是他肯出手，那么每人都有活命之望，否则当世没一人能救你们性命。这胡青牛又有个外号，叫作‘见死不救’，你们若不是死磨烂缠，他是决计不肯动手的。你们跟胡青牛说，金花的主人不久就去找他，叫他及早预备后事罢！’他说完之后，更详细指明路径，大伙儿便到了这里。”

张无忌越听越奇，道：“纪姑姑，如此说来，那临淮阁酒楼中的掌柜、厨师、酒保等一干人，都是那恶婆婆的一伙了？”

纪晓芙道：“看来那些人都是她的手下，那掌柜的按照恶婆婆单子上书明的法子，对我们施这些酷刑。直到今天，我还是半点也不明白，为甚么那恶婆婆要干这桩怪事？她若跟我们有仇，要取我们性命原是举手之劳。倘是存心要我们多吃些苦头，想出这些恶毒的法儿来痛加折磨，为甚么又指点我们来向胡先生求医？又说她不久便来找胡先生寻仇，难道用这些千奇百怪的法儿将我们整治一顿，是为了试一试胡先生的医道？”

张无忌沉吟半晌，说道：“这个金花婆婆既要来跟胡先生为难，按理说，胡先生原该将你们治好，齐心合力，共御大敌。否则他口说不肯施治，为甚么又教了我各种解救的方术，施用起来，确是甚具灵效，这么说，那是他明里不救、暗中假手于我来救人了。可是他教我治好了你们，半夜里却又偷偷前来下毒，令你们死不死、活不活的。真是奇怪之极了。”

两人商量良久，想不出半点缘由。杨不悔已编了一个大花冠，给张无忌戴在头上。

张无忌道：“纪姑姑，以后除非是我亲手给你端来的汤药，你千万不可服用。晚上你手边要放好兵刃，以防有人加害。眼前你还不能便去，等我再配几剂药给你服了，内伤无碍之后，乘早带了不悔妹妹逃走罢。”

纪晓芙点点头，又道：“孩子，这姓胡的居心如此叵测，你跟他同住，也非善策，不如咱们一起走罢。”张无忌道：“嗯，他一向对我倒是挺好的。

他本来说，要治好我身上阴毒之后，再将我害死，但他既然治不好，自也不用出手害我了。本来咱们这时便走，最是稳妥，但如何医治姑

姑内伤；我还有几处不明，须得再请教胡先生。”纪晓芙道：“他既在暗中下毒害我，那么教你的方术只怕也是故意不对。”

张无忌道：“那又不然。胡先生教我的法子，却又效验如神。

这中间的是非，我是分辨得出的。奇就奇在这里。我本来想，那金花的主人要来为难胡先生，他身在病中，我可不能在他有难之时离他而去。但胡先生的病显然是假装的。”

当天晚上，张无忌睁眼不睡，到得三更时分，果然又听到胡青牛悄悄从房中出来，到纪晓芙的茅棚中去下毒。这般过了三日，纪晓笑因不服毒药，痊愈得极快。简捷、薛公远他们却好了又发，反反复夏，有几个脾气暴躁的已然大出怨言，说张无忌的医道太过低劣。张无忌也不理会，暗想过了今晚，便可和纪晓芙母女脱身远走，自己阴毒难除，也不回到武当山去了，免得太师父和诸师伯叔伤心，找个荒僻的所在，静悄悄的一死便了。

这晚临睡之时，张无忌想明天一早便要离去，胡青牛虽然奇怪，待自己毕竟不错，若非得他医治，焉能活到今日？这两年多来，又蒙他传授不少医术，相处一场，临别也颇感黯然，于是走到他房外，问候了几句，又想起那金花婆婆早晚要来寻事，不知他何以抵御，不禁为他担心，说道：“胡先生，你在蝴蝶谷中住了这么久，难道不厌烦么？干么不到别的地方玩玩？”

胡青牛一怔，道：“我有病在身，怎能行走？”张无忌道：“套一辆骡车，就可以走了，只要用布蒙住车窗，密不通风，也就是了。你若愿意出门，我陪你去便是，”胡青牛叹道：“孩子，你倒好心，天下虽大，只可惜到处都是一样。你这几天胸口觉得怎样？丹田中寒气翻涌么？”张无忌道：“寒气日甚一日，反正无药可治，那也任其自然罢。”

胡青牛顿了一顿，道：“我开张救命的药方给你，用当归、远志、生地、独活、防风五味药，二更时以穿山甲为引，急服。”张无忌吃了一惊，心想这五味药和自己的病情绝无关连，而且药性颇有冲突之处，以穿山甲作药引，更是不通，问道：“先生，这些药分量如何？”胡青牛怒道：“分量越重越好。我已跟你说了，还不快快滚出去？”

这些年来，胡青牛跟张无忌谈论医理药性，当他是半徒半友，向来颇有礼貌，这时竟然如此不留情面的呼叱，张无忌一听之下，不由得怒气冲冲的回到卧房，心道：“我好意劝你远行避祸，没来由却遭这番折辱，又胡乱开这张药方给我，难道我会上当么？”躺在床上，只是想着适才胡青牛的无礼言语，正要朦胧入睡，忽地想起，”当归、远志……哪有分量越重越好之理？莫非……莫非他说当归，乃是‘该当归去”之意？”

一想到“当归”或是“该当归去”之意，跟着便想：“远志”是叫我“志在远方”、“高飞远走”、“生地”和“独活”的意思明白不过，自是说如此方有生路，方能独活，那“防风”呢？嗯，是说“须防走漏风声”；又说“二更时以穿山甲为引，急服”，“穿山甲”，那是叫我穿山逃走，不可经由谷中大路而行，而且须二更时急走。

这么一想，对胡青牛这张药不对症、莫名其妙的方子，登时豁然尽解，跳起身来，转念又想：“胡先生必知眼前大祸临头。是以好意叫我急速逃走，可是此刻敌人未至，他为甚么不明明白白跟我说，却要打这个哑谜？若是我揣摩不出，岂非误事？此刻二更已过，须得快走。”暗想胡先生必有难言之隐，因是这些日子始终不走，说不定暗中已安排了对付大敌的巧妙机关。他虽叫我“防风”、“独活”，但纪姑姑母女却不能不救当下悄悄出房，走到纪晓芙的茅棚之中。只见纪晓芙躺在稻草上，却另有一人弯着腰，俯在纪晓芙身前，这一晚是半月，月光从茅棚的空隙中照射进来，张无忌见那人方中蓝衫、青布蒙脸，正是胡青牛，瞬息间千百个疑团涌向心间。

只见胡青牛左手捏住纪晓芙的脸颊，逼得她张开嘴来，右手取出一颗药丸，便要喂入她口中。张无忌见情势危急，急忙跃出，叫道：“胡先生，你不可害人……”

那人一惊回头，便松开了手，砰的一响，背上已被纪晓芙一掌重重击中。

他身子软倒，蒙在脸上的青布也即掀开了半边。

张无忌一看之下，忍不住惊呼，原来这人不是胡青牛，秀眉粉脸，却是个中年妇人。

第十三回　不悔仲子逾我牆

金花婆婆伸手抓住他手腕搭了搭脈搏，奇道：『玄冥神掌？世上果真還有這門功夫？是誰打你的？』張無忌道：『那人扮作一個蒙古兵的軍官，却不知究竟是誰。』



十三　不悔仲子逾我墙

张无忌见是一个女子，惊奇无比，问道：“你……你是谁？”那妇人背心中了峨嵋派的重手，疼得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纪晓芙也问：“你是谁？为甚么几次三番来害我？”那妇人仍然不答。纪晓芙拔出长剑，指住她胸口。

张无忌道：“我瞧瞧胡先生去。”他生怕胡青牛已遭了这妇人的毒手，又想这妇人自是金花恶婆的一党。当下快步奔到胡青牛卧室之外，砰的一声，推开房门，叫道：“先生，先生！你好么？”却不闻应声。张无忌大急，在桌上摸索到火石火镰，点亮了蜡烛，只见床上被褥揭开，不见胡青牛的人影。

张无忌本来担心会见到胡青牛尸横就地，已遭那妇人的毒手，这时见室中无人，反而稍为安心，暗想：“先生既被对头掳去，此刻或许尚无性命之忧。”正要追出，忽听得床底有粗重的呼吸之声，他弯腰举蜡烛一照，只见胡青牛手脚被绑，赫然躺在床底。张无忌大喜，忙将他拉出，见他口中被塞了一个大胡桃，是以不会说话。

张无忌取出他口中胡桃，便去解绑住他手足的绳索。胡青牛忙问：“那女子呢？”张无忌道：“她已给纪姑姑制住，逃不了。先生，你没受伤罢？”

胡青牛道：“你别先解我绑缚，快带她来见我，快快，迟了就怕来不及。”

张无忌道：“为甚么？”胡青牛道：“快带她来，不，你先取三颗‘牛黄血竭丹’给她服下，在第三个抽屉中，快快。”他不住口的催促，神色极是惶急。

张无忌知道这“牛黄血竭丹”是解毒灵药，胡青牛配制时和入不少珍奇药物，只须一颗，已足以化解剧毒，这时却叫他去给那女子服上三颗，难道她是中了分量极重之毒？

但见胡青牛神色大异，焦急之极，当下不敢多问，取了牛黄血竭丹，奔进纪晓芙的茅棚，对那女子道：“快服下了！”那女子骂道：“滚开，谁要你这小贼好心。”原来她一闻到牛黄血竭丹的气息，已知是解毒的药物。张无忌道：“是胡先生给你服的！”那女子道：“走开，走开！”只是她被纪晓芙击伤之后，说话声音甚是微弱。

张无忌不明胡青牛的用意，猜想这女贼在绑缚胡青牛之时，中了他的喂毒暗器，但胡青牛要留下活口，询问敌情，当下硬生生将三颗丹药喂入她口中，对纪晓芙道：“咱们去将她交给胡先生，听他发落。”纪晓芙点了那女子的穴道，和张无忌两人分携那女子一臂，将她架入胡青牛的卧室。

胡青牛兀自躺在地下，一见那女子进来，忙问：“服下药了么？”张无忌道：“服了。”胡青牛道：“很好，很好！”颇为喜慰。张无忌于是割断绑着他的绳索。

胡青牛手足一得自由，立即过去翻开那女子的眼皮，察看眼睑内的血色，又搭了搭她的脉搏，惊道：“你……你怎地又受了外伤？谁打伤你的？”语气中又是惊惶，又是怜惜。那女子扁了扁嘴，哼了一声，道：“问你的好徒弟啊。”

胡青牛转过身来，问张无忌道：“是你打伤她的么？”张无忌道：“她正要……”第四个字还没出口，胡青牛拍拍两下，重重的打他两个耳光。

这两掌沉重之极，来得又是大出意料之外，张无忌丝毫没有防备，竟没闪避，只给他打得眼前金星乱舞，几欲昏晕。纪晓芙长剑挺出，喝道：“你干甚么？”

胡青牛对眼前这青光闪闪的利器全不理会，问那女子道："你胸口觉得怎样？有没肚痛？"神态殷勤之极，与他平时"见死不救"的情状大异其趣。

那女子却冷冷爱理不理。胡青牛给那女子解开穴道，按摩手足，取过几昧药物，细心的喂在她口中，然后抱着她放在床上，"轻轻替她盖上棉被。这般温柔熨帖，那里是对付敌人的模样？张无忌抚着高高肿起的双颊，越看越是胡涂。

胡青牛脸上爱怜横溢，向那女子凝视半晌，轻声道："这番你毒上加伤，若是我能给你治好，咱俩永不再比试了罢？"那女子笑道："这点轻伤算不了甚么。可是我服的是甚么毒药，你怎能知道？你要是当真治得好我，我便服你。就只怕医仙的本事，未必及得上毒仙罢？"说着微微一笑，脸上神色甚是娇媚。

张无忌虽于男女之情不大明白，但也瞧得出两人相互间实是恩爱缠绵。

胡青牛道："十年之前，我便说医仙万万及不上毒仙，你偏不肯信。唉，甚么都好比试，怎能作践自己身子。这一次我却真心盼望医仙胜过毒仙了。

否则的话，我也不能一个儿独活。"那女子轻轻笑道："我若是去毒了别人，你仍会让我，假装不及我的本事。嘻嘻，我毒了自己，你非得出尽法宝不可了罢。"

胡青牛给她掠了掠头发，叹道："我可实在担心得紧。快别多说话，闭上眼睛养神。你若是暗自运气糟蹋自己，那可不是公平比试了。"那女子微笑道："胜败之分，自当光明磊落。我才不会这样下作。"说着便闭了双眼，嘴角边仍带甜笑。

两人这番对话，只把纪晓芙和张无忌听得呆了。胡青牛转过身来，向张无忌深深一揖，说道："小兄弟，是我一时情急，多有得罪，还请原谅。"

张无忌愤愤的道："我可半点也不明白，不知你到底在干甚么。"胡青牛提起手掌，拍拍两响，用力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说道："小兄弟，你于我有救命大恩，只因我关怀拙荆的身子，适才冒犯于你。"

张无忌奇道："她……她是你的夫人？"胡青牛点头道："正是拙荆。你若气不过，请你再打我两记耳光，否则我给你磕头谢罪。你救了我性命，也没甚么。拙荆的性命却也是你救的。"他平素端严庄重，张无忌对他颇为敬畏，这时见他居然自打耳光，可见确是诚心致歉，又听得这女子竟是他的妻子，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说道："磕头谢罪是不敢当，先生打我两下，也没甚么，只是我实在不明所以。"

胡青牛请纪晓芙和张无忌坐下，说道："今日之事，既已如此，也不便相瞒。拙荆姓王，闺名叫做难姑，和我是同门师兄妹。当我二人在师门习艺之时，除了修习武功，我专攻医道，她学的却是毒术。她说一人所以学武，乃是为了杀人，毒术也用于杀人，武术和毒术相辅相成。只要精通毒术，武功便强了一倍也还不止。但医道却用来治病救人，和武术背道而驰。我衷心佩服拙荆之言，她见识比我高明十倍，只是我素心所好，实是勉强不来。都是因我顽固横蛮，不肯听从她良言劝导，有负她爱护我的一片苦心美意。

"我二人所学虽然不同，情感却好，师父给我二人作主，结成夫妇，后来渐渐的在江湖上各自闯出了名头。有人叫我"医仙"，便叫拙荆为'毒仙'，她使毒之术，神妙无方，不但举世无匹，而且青出于蓝，已远胜于我师父，使毒下毒而称到一个'仙'字，可见她本领之超凡绝俗。也是我做事太欠思量，有几次她向人下了慢性毒药，中毒的人向我求医，我胡里胡涂的便将他治好了。当时我还自鸣得意，却不知这种举动对我爱妻实是不忠不义，委实负心薄幸，就说是'狼心狗肺'，也不为过。

'毒仙'手下所伤之人，'医仙'居然将他治好，不但有违我爱妻的本意，而且岂不是自以为'医仙'强过'毒仙'么？"

纪晓芙和张无忌只听得暗暗摇头，心中都大不以为然。

只听胡青牛又道："她向来待我温柔和顺，情深义重，普天下女子之中，再也寻不出第二个来。可是我这种对不起爱妻的逞强好胜之举，却接二连三的做了出来。内人便是泥人，也该有个土性儿啊。最后我知道自己太过不对，便立下重誓，凡是她下了毒之人，我决计不再逞技医治。日积月累，我那'见死不救'的外号便传了开来。

"拙荆见我知过能改，尚有救药，也就原宥了我。可是我改过自新没几年，便遇上了一件十分古怪的中毒病案。我一见之下，料想除了拙荆之外，无人能下此毒，决意袖手不理。可是那人的病情实在奇特，我忍耐了几天，终于失了自制力，将他治好了。

"拙荆却也不跟我吵闹，只说：'好！蝶谷医仙胡青牛果然医道伸通，可是我毒仙王难姑偏生不服，咱们来好好比试一下，瞧是医仙的医技高明呢，还是毒仙的毒术厉害？'我虽竭诚道歉，但她这口气怎能下得了？原来她这次下毒，倒也不是跟那人有仇，只是新近钻研出来一项奇妙法门，该当无药可治，便在那人身上一试，岂知我一时侥幸，误打误撞的竟给治好了。我对爱妻全无半分体贴之心，那还算是人吗？

"此后数年之中，她潜心钻研毒术，在旁人身上下了毒，让我来治。两人不断比划较量。一来她毒术神妙，我的医术有时而穷；二来我也不愿再使她生气，因此医了几下医不好，便此罢手。可是拙荆反而更加恼了，说我瞧她不起，故意相让，不和她出全力比试，一怒之下，便此离开蝴蝶谷，说甚么也不肯回来。

"此后我虽不再轻举妄动，但治病是我天性所好，这瘾头是说甚么也戒不掉的，遇上奇病怪毒，也只有出手。那想到所治愈的人中，有些竟仍是拙荆所伤，只是她手段十分巧妙，不露出是她手笔，我查察不出，胡里胡涂的便将来人治好了。这么一来，自不免大伤夫妻之情。唉，我胡青牛该当改为'胡蠢牛'才对。像难姑这般的女子，肯委身下嫁，不知是我几生修下来的福份，我却不会服侍她、爱惜她，常常惹她生气，终于逼得她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受那风霜之苦。何况江湖上人心险诈，阴毒之辈，在所多有，她孤身一个弱女子，怎叫我放心得下？"

他说到这里，自怨自艾之情见于颜色。

纪晓芙向卧在榻上的王难姑望了一眼，心想："这位胡夫人号称'毒仙'，天下还有谁更毒得过她的？她不去害人，已是上上大吉，大家都要谢天谢地了，又有谁敢来害她？这胡先生畏妻如虎，也当真令人好笑。"

胡青牛道："于是我立下重誓，凡非明教中人，一概不治，以免无意中坏了难姑的精心杰构。要知我夫妇都是明教中人，本教的兄弟姊妹，难姑是无论如何不会对他们下手的。"

纪晓芙与张无忌对望了一眼，均想："他非明教中人不治，原来是为此。"

胡青牛又道："七年之前，有一对老夫妇身中剧毒，到蝴蝶谷求医，那是东海灵蛇岛主人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他夫妇俩来到蝴蝶谷，礼数甚是周到，但金花婆婆有意无意间露了一手武功，我一见之下，不由得心惊胆战。

我虽不敢直率拒医，但你们想，我既已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岂能再犯？当下替两人搭脉，说道：'凭两位的脉理，老岛主与老夫人年岁虽高，脉象却与壮年人一般无异，当是内力卓超之功。老年人而具如此壮年脉象，晚生实是生平第一次遇到。'金花婆婆道：'先生高明之极。'我道：'两位中毒的情形不同。老岛主无药可治，但尚有数年之命；老夫人却中毒不深，可凭本身内力自疗。'"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哑巴头陀所为，和拙荆原无干系，但我既说过除了明教本教的子弟之外，外人一概不治，自也不能为他们二人破例。金花婆婆许下我极重的报酬，只求我相救老岛主一命。但我顾念夫妻之情，还是袖手不顾。这对老夫妇居然并不向我用强，便即黯然而去。金花婆婆临去时只说了一句：'嘿嘿，明教，明教，原来还是为了明教！'我知道为了不肯替人疗毒治伤，已结下了不少梁子，惹下了无数对头。但我夫妻情深，终不能为了不相干的外人而损我伉俪之情，你们说是不是啊？"

纪晓芙和张无忌默然不语，心中颇不以他这种"见死不救"的主张为然。

胡青牛又道："最近拙荆在外得到讯息，银叶先生毒发身亡，金花婆婆就要来寻我的晦气。这事非同小可，拙荆夫妻情重，赶回家来和我共御强敌。

她见家中多了一个外人，便先用药将无忌迷倒了一晚。"张无忌恍然大悟："那一晚我直睡到次日下午方醒，原来是中了胡夫人的迷药，自己却还道生病。这位毒仙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果是厉害无比。"

胡青牛续道："我见拙荆突然回来，自是欢喜得紧。她要我假装染上天花，不见外人，两人守在房中，潜心思索抵御金花婆婆的法子。这位前辈异人本事太高，要逃是万万逃不了的。没过几天，薛公远、简捷以及纪姑娘你们一十五人陆续来了。

"我一听你们受伤的情形，便知金花婆婆是有意试我，瞧我是否真的信守诺言，除了明教子弟之外，果然决不替外人治疗伤病。一十五人身上带了一十五种奇伤怪病，我姓胡的嗜医如命，只要见到这般一种怪伤，也是忍不住要试试自己的手段，又何况共有一十五种？但我也明白金花婆婆的心意，只要我治好了一人，她加在我身上的残酷报复，就会厉害百倍，因此我虽然心痒难搔，还是袖手不顾。直到无忌来问我医疗之法，我才说了出来。但我特加说明，无忌是武当派弟子，跟我胡青牛绝无干系。

"难姑见无忌依着我的指点，施治竟是颇见灵效，心中又不快起来，每晚便悄悄在各人的饮食药物之中，加上毒药，那自是和我继续比赛之意。再者，她也是一番爱护我的好意，免得无忌治好了这一十五人的怪病，金花婆婆势必要怪在我头上。这一十五人个个都是武林好手，她到各人身旁下毒，众人如何不会惊觉？原来她先将各人迷倒，然后从容自若，分别施用奇妙的毒术。这等高明的手段，非但空前，只怕也是绝后了。"

纪晓芙和张无忌对望了一眼，这才明白，为何张无忌走到纪晓芙的茅棚之中，要用力推她肩头，方得使她醒觉。

胡青牛续道："这几日来，纪姑娘的病势痊愈得甚快，显见难姑所下之毒不生效用。她一加查察，才知是无忌发觉了她的秘密，于是要对无忌也下毒手。唉，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胡青牛对爱妻到底也不是忠心到底。我本来决意袖手不理了，但昨晚无忌来劝我出游，以避大祸，我心肠一软，还是开了一张药方，说了甚么当归、生地、远志、防风、独活几味药，只因其时难姑便在我身旁，我是不便明言的。

"可是难姑聪明绝顶，又懂药性，耳听得那张药方开得不合常理，稍加琢磨，便识破了其中机关。她将我绑缚起来，自己取出几味剧毒的药物服了，说道：'师哥，我和你做了二十多年夫妻，海枯石烂，此情不渝。可是你总是瞧不起我的毒术，不论我下甚么毒，你总是救得活。这一次我自己服了剧毒，你　再救得活我，我才真的服了你。'我只吓得魂飞天外，连声服输，不断哀求，她却在我口中塞了一个大胡桃，教我说不出话来。此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说着连连摇头。

纪晓芙和张无忌面面相觑，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对夫妇如此古怪，当真天下少有。胡青牛对妻子由爱生畏，那也罢了，王难姑却是说甚么也要压倒丈夫，到最后竟不惜以身试毒。

胡青牛又道："你们想，我有甚么法子？这一次我如用心将她治好，那还是表明我的本事胜过了她，她势必一生郁郁不乐。倘若治她不好，她可是一命归西了，唉！只盼金花婆婆早日驾临，将我一拐杖打死，也免得难姑烦恼了。何况近几年来她下毒的本领大进，我压根儿便瞧不出她服下了甚么毒药，如何解救，更是无从说起。"

张无忌道："先生，你医术通神，难道师母服了甚么毒也诊视不出。"

胡青牛道："你师母近年来使毒的本事出神入化，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治她不好的了。我猜想她或许是服了三虫三草的剧毒，但六种毒物如何配合，我说甚么也瞧不出来。"一面说，一面伸出右手食指，在桌上写了一张药方，随即挥手道："你们出去罢，若是难姑死了，我也决计不能独生。"

纪晓芙和张无忌齐声道："还请保重，多劝劝师母，"胡青牛道："劝她甚么？一切都是我该死！"说到这里，声音已大是硬咽。纪晓芙和张无忌当即退了出去。

胡青牛反手一指，先点了妻子背心和腰间穴道，说道："师妹，你丈夫无能，实在治不好你的三虫三草剧毒，只有相随于阴曹地府，和你在黄泉做夫妻了。"说着伸手到难姑怀中，取出几包药末，果然不出所料，是三种毒虫和三种毒草焙干碾未而成。

王难姑身子不能动弹，嘴里却还能言语，叫道："师哥，你不可服毒。"

胡青牛不加理会，将这包五色斑斓的毒粉倒入口中，和津液咽入肚里。

王难姑大惊失色，叫道："你怎么服这么多？这许多毒粉，三个人也毒死了。"

胡青牛淡淡一笑，坐在王难姑床头的椅上，片刻之间，只觉肚中犹似千百把刀子在一齐乱扎。他知道这是断肠草最先发作，再过片刻，其余五种毒物的毒性便陆续发作了。

王难姑叫道："师哥，我这六种毒物是有解法的。"胡青牛痛得全身发颤，牙关上下击打，摇头道："我……我不信……我……我就要死了。"王难姑叫道："快服牛黄血竭丹和玉龙苏合散，再用针灸散毒。"胡青牛道："那又有甚么用？"王难姑急道："我服的毒药分量轻，你服的太多了，快快救治，否则来不及了。"

胡青牛道："我全心全意的爱你怜你，你却总是跟我争强斗胜，我觉得活在人世殊无意味，宁可死了，倒是一了百了……哎哟……哎哟……"这几声呻吟，倒非假装，其时蝮蛇和蜘蛛之毒已分攻心肺，胡青牛神智渐渐昏述，终于人事不知。

王难姑大声哭叫："师哥，师哥，都是我不好，你决不能死……我再也不跟你比试了。"他夫妻二人数十年来尽管不断斗气，相互间却情深爱重。

王难姑自己不怕寻死，待得丈夫服毒自尽，却大大的惊惶伤痛起来，苦于她穴道被点，无法出手施救。

张无忌听得王难姑哭叫，抢到房中，问道："师母，怎生相救师父？"

王难姑见他进来，正是见到了救星，忙道："快给他服牛黄　血竭丹和玉龙苏合散，用金针刺他'涌泉穴"、'鸠尾穴'……"

便在此时，门外忽然传进来几声咳嗽，静夜之中，听来清晰异常。纪晓芙抢进房中，脸如白纸，说道："金花婆婆……金花……"下面"婆婆"两字尚未说出，门窗无风自开，一个弓腰曲背的老婆婆携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已站在室中，正是金花婆婆到了。

金花婆婆眼见胡青牛双手抱住肚腹，满脸黑气，呼吸微弱，转眼便即毙命，不由得一怔，问道："他干甚么？"

旁人还未答话，胡青牛双足一挺，已晕死过去。王难姑大哭，叫道："你何为这般作贱自己，服毒而死？"

金花婆婆这次从灵蛇岛重赴中原，除了寻那害死她丈夫的对头报仇之外，便是要找胡青牛的晦气，哪知她现身之时，正好胡青牛服下剧毒。她也是个使毒的大行家，一看胡青牛和王难姑的脸色，知他们中毒已深，无药可救。她只道胡青牛怕了自己，以致服毒自尽，这场大仇自是已算报了，叹了一口气，说道："作孽，作孽！"携了那小姑娘，出房而去。

只听她刚出茅舍，咳嗽声已在十余丈外，身法之快，委实不可思议。

张无忌一摸胡青牛心口，心脏尚在微弱跳动，忙取牛黄血竭丹和玉龙苏合散给他服下，又以金针刺他涌泉、鸠尾等穴，散出毒气，然后依法给王难姑施治。

忙了大半个时辰，胡青牛才悠悠醒转。王难姑喜极而泣，连叫："小兄弟，全靠你救了我二人的性命。"跟着又开出药方。命僮儿煎药，以除二人体内剧毒。

王难姑的解毒方法并不甚精，依她之法，其实不能去净毒性。张无忌依照胡青牛先前以手指在桌上所书药方，换过了药材，王难姑却也不知。

张无忌道："那金花婆婆只道胡先生已服毒而死。倒是去了一件心腹大患。"他见金花婆婆倏然而来，倏然而去，形同鬼魅，这时想起来犹是不寒而栗。

王难姑道："听人言道：这金花婆婆行事极为谨慎，今日她虽去了，日后必定再来查察。我夫妻须得立即避走。小兄弟，请你起两个坟墓，碑上书明我夫妻俩的姓名。"张无忌答应了。胡青牛、王难姑服了解毒汤药之后，稍加收拾。两名药僮每人给了十两银子，叫他们各自回家。夫妇俩坐在一辆骡车之中，乘黑离去。

张无忌直送到蝴蝶谷口，一老一少两年多来日日相见，一旦分手，都感依依不舍。胡青牛取出一部手写医书，说道：“无忌，我毕生所学，都写在这部医书之中，以往我一直自秘，没给你看，现下送了给你。你身中玄冥神掌，阴毒难除，我极是过意不去，只盼你参研我这部医书，能想出驱毒的法子。那么咱们日后尚有相见之时。”张无忌谢过了收下。王难姑道：“你救我夫妻性命，又令我二人和好。我原该也将一生功夫传你。但我生平钻研的是下毒伤人之法，你学了也无用处。只望你早日痊可，将来我再图补报了。”

张无忌直到骡车驶得影踪不见，这才回到茅舍。次日清晨便在屋旁堆了两个坟墓，出谷去叫了石匠来树立两块墓碑，一块上写“蝶谷医仙胡先生青牛之墓”，另一块写“胡夫人王氏之墓”，简捷等人见胡青牛夫妻同时毙命，才知他病重之说果非骗人，尽皆嗟叹。

王难姑既去，不再暗中下毒，各人的伤病在张无忌诊治之下便一天好似一大，不到十日，各人陆续道谢辞去。纪晓芙母女反正无处可去，便留着多陪他几天。

张无忌在这几日中，全神贯注阅读胡青牛所著这部医书，果见内容博大渊深，精微奥妙，不愧为“医仙”杰构。他只读了八九天，医术已是大进，但如何驱除自己体内阴毒，却不得丝毫端倪。他反来复去的细读数遍，终于绝了指望，又想：“胡先生若知医我之术，如何会不医？他既不知，医书中又如何会有载录？”言念及此，不由得万念俱灰。

他掩了书卷，走到屋外，瞧着两个假墓，心想：“不出一年，我便真的要长眠于地下了。我的墓碑上却写甚么字？”

正想得出神，忽听得身后咳嗽了几下，张无忌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只见金花婆婆扶着那相貌美丽的小姑娘，颤巍巍的站在数丈之外。

金花婆婆问道：“小子，你是胡青牛的甚么人？为甚么在这里叹气？”

张无忌道：“我身中玄冥神掌的阴毒……”金花婆婆走近身来，抓注他的手腕，搭了搭他脉搏，奇道：“玄冥神掌？世上果真有这门功夫？是谁打你的？”

张无忌道：“那人扮作一个蒙古兵的军官，却不知究竟是谁。我来向胡先生求医，他说我不是明教中人，不肯医治。现下他已服毒而死，我的病更是好不了啦，是以想起来伤心。”

金花婆婆见他英俊文秀，讨人喜欢，却受了这不治之伤，连说：“可惜，可惜！”

张无忌心头忽然涌起二句活来：“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音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这三句话出自《庄子》。张三丰信奉道教，他的七名弟子虽然不是道士，但道家奉为宝典的一部《庄子南华经》却均读得滚瓜烂熟。张无忌在冰火岛上长到五岁时，张翠山教他识字读书，因无书籍，只得划地成字，将《庄子》教了他背熟。这四句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寿命长短，是勉强不来的。我哪里知道，贪生并不是迷误？我哪里知道，人之怕死，并不是像幼年流落在外而不知回归故乡呢？我哪里知道，死了的人不会懊悔他从前求生呢？”庄子的原意在阐明，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其实没甚么分别，一个人活着，不过是“做大梦”，死了，那是“醒大觉”，说不定死了之后，会觉得从前活着的时候多蠢，为甚么不早点死了？正如做了一个悲伤恐怖的恶梦之后，一觉醒来，懊恼这恶梦实在做得太长了。

张无忌年纪幼小，本来不懂得这些生命的大道理，但他这四年来日日都处于生死之交的边界，自不免体会到庄子这些话的含义。他本来并不相信庄子的话，但既然活在世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自是盼望人死后会别有奇境，会懊恼活着时竭力求生的可笑。

这时他听金花婆婆连声“可惜”，便淡淡一笑，随口将心头正想到的那三句《庄子》说了出来。金花婆婆问道：“那是甚么意思？”张无忌解释了一遍，金花婆婆登时呆了。

她从这几句话中想到了逝世的丈夫。他俩数十年夫妻，恩爱无比，一旦阴阳相隔，再无相见之日，假如一个人活着正似流落异乡，死后却是回到故土，那么丈夫被仇人下毒、胡青牛不肯医治，都未必是坏事了。“故土？故土？可是回到故土，又当真好过异乡么？”

站在金花婆婆身旁的小姑娘却全然不懂张无忌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懂为甚么婆婆一听，便犹似痴了一般。她一双美目瞧瞧婆婆，又瞧瞧张无忌，在两人的脸上转来转去。

终于，金花婆婆叹了口气，说道：“幽冥之事，究属渺茫。死虽未必可怕，但凡人莫不有死，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能够多活一天，便多一天罢！”

张无忌自见到纪晓芙等一十五人被金花婆婆伤得这般惨酷，又见胡青牛夫妇这般畏惧于她，甚至连逃走也无勇气，想象这金花婆婆定是个凶残绝伦的人物，但相见之下，却是大谬不然。那日灯下匆匆一面，并未瞧得清楚，此时却见她明明是个和蔼慈祥的老婆婆，虽然脸上肌肉僵硬麻木，尽是鸡皮皱纹，全无喜怒之色，但眼神清澈明亮，直如少女一般灵活，而其中温和亲切之意亦甚显然。

金花婆婆又问：“孩子，你爹爹尊姓大名？”张无忌道：“我爹爹姓张，名讳是上‘翠’下‘山’，是武当派弟子。”却不提父亲已自刎身死之事。

金花婆婆大为惊讶，道：“你是武当张五侠的令郎，如此说来，那恶人所以用玄冥神掌伤你，为的是要追问金毛狮王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张无忌道：“不错，他以诸般毒刑加于我身，我却是宁死不说。”金花婆婆道：“你是确实知道的？”张无忌道：“嗯，金毛狮王是我义父，我决计不会吐露。”

金花婆婆左手一掠，已将他双手握在掌里。只听得骨节格格作响，张无忌双手痛得几欲晕去，又觉一股透骨冰凉的寒气，从双手传到胸口，这寒气和玄冥神掌又有不同，但一样的难熬难当，金花婆婆柔声道：“乖孩子，好孩儿，你将谢逊的所在说出来，婆婆会医好你的寒毒，再传你一身天下无敌的功夫。”

张无忌只痛得涕泪交流，昂然道：“我父母宁可性命不要，也不肯泄露朋友的行藏。金花婆婆，你瞧我是出卖父母之人么？”金花婆婆微笑道：“很好，很好！你爹爹呢？他在不在这里？”潜运内劲，箍在他手上犹似铁圈般的手指又收紧几分。张无忌大声道：“你为甚么不在我耳朵中灌水银？为甚么不喂我吞钢针、吞水蛭？四年之前，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便不怕那恶人的诸般恶刑，今日长大了，难道反而越来越不长进了？”

金花婆婆哈哈大笑，说道：“你自以为是个大人，不是小孩了，哈哈，哈哈……”她笑了几声，放开了张无忌的手，只见他手腕以至手指尖，已全成紫黑之色。

那小姑娘向他使个眼色，说道：“快谢婆婆饶命之恩。”张无忌哼了一声，道：“她杀了我，说不定我反而快乐些，有甚么好谢的？”那小姑娘眉头一皱，嗔道：“你这人不听话，我不理你啦。”说着转过了身子，却又偷偷用眼角觑他动静。

金花婆婆微笑道：“阿离，你独个儿在岛上，没小伴儿，寂寞得紧。咱们把这娃娃抓了去，叫他服侍你，好不好？就只他这般驴子脾气，太过倔强，不大听话。”那小姑娘长眉一轩，拍手笑道：“好极啦，咱们便抓了他去。

他不听话，婆婆不会想法儿整治他么？”

张无忌听她二人一问一答，心下大急，金花婆婆当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倘若将自己抓到甚么岛上，死不死、活不活的受她二人折磨，可比甚么都难受了。

金花婆婆点了点头，道：“你跟我来，咱们先要去找一个人，办一件事，然后一起回灵蛇岛去。”张无忌怒道：“你们不是好人，我才不跟你们去呢。”

金花婆婆微笑道：“我们灵蛇岛上甚么东西全有，吃的玩的，你见都没见过。乖孩子，跟婆婆来罢。”

张无忌突然转身，拔足便奔，那知只跨出一步，金花婆婆已挡在他面前，张无忌身子一侧，斜刺里向左方窜去，仍只跨出一步，金花婆婆又挡在他面前，柔声道：“孩子，你逃不了的，乖乖的跟我走罢。”张无忌咬紧牙齿，向她一掌猛击过去，金花婆婆微一侧身，向他掌上吹了

口气。张无忌的手掌本已被她捏得瘀黑肿胀，这一口气吹上来，犹似用利刃再在创口上划了一刀，只痛得他直跳起来。

忽听得一个女孩的声音叫道："无忌哥哥，你在玩甚么啊？我也来。"

正是杨不悔走近身来，跟着纪晓芙也从树丛后走了出来。她母女俩刚从田野间漫步而归，陡然间见到金花婆婆，纪晓芙脸色立变惨白，终于鼓起勇气，颤声道："婆婆，你不可难为小孩儿家？"

金花婆婆向纪晓芙瞪视了一眼，冷笑道："你还没死啊？我老太婆的事，也用得着你来多嘴多舌？走过来让我瞧瞧，怎么到今天还不死？"

纪晓芙出身武学世家，名门高弟，原是颇具胆气，但这时顾念到女儿，已不敢轻易涉险，携着女儿的手，反而倒退了一步，低声道："无忌，你过来。"

张无忌拔足欲行。那小姑娘阿离一翻手掌，抓住了他小臂上的"三阳络"，说道："给我站着。你叫无忌，姓张，你是张无忌，是不是？"这三阳络一被扣住，张无忌登时半身麻软，动弹不得，心中又惊又怒，大叫："快放开我！"

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晓芙，怎地如此不争气？走过去便走过去！"纪晓芙又惊又喜，回身叫道："师父！"但背后并无人影，凝神一瞧，才见远处有个身穿灰布袍的尼姑缓缓走来，正是峨嵋派掌门、师父灭绝师太。她身后还随着两名弟子，一是师姊丁敏君，一是师妹贝锦仪。

金花婆婆见她相隔如此之远，颜面都还瞧不清楚，但说话声传到各人耳中便如是近在咫尺一般，足见内力之深厚。灭绝师太盛名远播，武林中无人不知，只是她极少下山，见过她一面的人可着实不多。走近身来，只见她约莫四十四五岁年纪，容貌算得甚美，但两条眉毛斜斜下垂，一副面相便变得极是诡异，几乎有点儿戏台上的吊死鬼味道。

纪晓芙迎上去跪下磕头，低声道："师父，你老人家好。"灭绝师太道："还没给你气死，总算还好。"纪晓芙跪着不敢起来。但听得站在师父身后的丁敏君低声冷笑，知她在师父跟前已说了自己不少坏话，不由得满背都是冷汗。灭绝师太冷冷的道："这位婆婆叫你过去给她瞧瞧，为甚么到今天还不死。你就过去给她瞧瞧啊。"

纪晓芙道："是。"站起身来，大步走到金花婆婆跟前，朗声道："金花婆婆，我师父来啦。你的强凶霸道，都给我收了起来罢。"

金花婆婆咳嗽两声，向灭绝师太瞪视两眼，点了点头，说道："嗯，你是峨嵋派的掌门，我打了你的弟子，你待怎样？"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打得很好啊。你爱打，便再打，打死了也不关我事。"

纪晓芙心如刀割，叫道："师父！"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知师父向来最是护短，弟子们得罪了人，明明理亏，她也要强辞夺理的维护到底，这时却说出这几句话来，那显是不当她弟子看待了。

金花婆婆道："我跟峨嵋派无冤无仇，打过一次，也就够啦。阿离，咱们走罢！"说着慢慢转过身去。

丁敏君不知金花婆婆是何来历，见她老态龙钟，病骨支离，居然对师父如此无礼，心下大怒，纵身疾上，拦在她的身前，喝道："你也不向我师父赔罪，便这么想走么？"说着右手拔剑，离鞘一半，作威吓之状。

金花婆婆突然伸出两根手指，在她剑鞘外轻轻一捏，随即放开，笑道："破铜烂铁，也拿来吓人么？"丁敏君怒火更炽，便要拔剑出鞘。那知一拔之下，这剑竟是拔不出来。阿离笑道："破铜烂铁，生了锈啦。"

丁敏君再一使劲，仍是拔不出来。才知金花婆婆适才在剑鞘外这么似乎漫不在意的一捏，已潜运内力，将剑鞘捏得向内凹入，将剑锋牢牢咬注。丁敏君要拔是拔不出，就此作罢却又心有不甘，胀红了脸，神情极是狼狈。

灭绝师太缓步上前，三根指头挟住剑柄，轻轻一抖，剑鞘登时裂为两片，剑锋脱鞘而出，说道："这把剑算不得是甚么利器宝刃，却也还不是破铜烂铁。金花婆婆，你不在灵蛇岛上纳福，却到中原来生甚么事？"

金花婆婆见到她三根手指抖剑裂鞘的手法，心中一凛，暗道："这贼尼名声极大，果然是有点真实功夫。"笑眯眯的道："我老公死了，独个儿在岛上闷得无聊，因此出来到处走走，瞧瞧有没合意的和尚道士，找一个回去作伴。"她特意说"和尚道士"，自是讥刺对方身为尼姑，却也四处乱走。

灭绝师太一双下垂的眉毛更加垂得低了，长剑斜起，低沉嗓门道："亮兵刃罢！"

丁敏君、纪晓芙等从师以来，从未见过师父和人动手，尤其纪晓芙知道金花婆婆的武功怪异莫测，更是关切。

张无忌的手臂仍被阿离抓着，上身越来越麻，叫道："快放开我！你拉着我干么？"阿离见纪晓芙在旁有插手干预之势，若不放开，她必上前动手，那时还是非放了他不可，于是用力一摔，放松了他手臂，冷冷的道："瞧你逃得掉么？"

金花婆婆淡淡一笑，说道："当年峨嵋派郭襄郭女侠剑法名动天下，自然是极高的，但不知传到徒子孙手中，还剩下几成？"

灭绝师太森然道："就算只剩下一成，也足以扫荡邪魔外道。"

金花婆婆双眼凝视对方手中长剑的剑尖，一瞬也不瞬，突然之间，举起手中拐杖，往剑身上疾点。灭绝师太长剑抖动，往她肩头刺去。金花婆婆咳嗽声中，举杖横扫。灭绝师太身随剑走，如电光般游到了对手身后，脚步未定，剑招先到。金花婆婆却不回身，倒转拐杖，反手往她剑刃上砸去。

两人三四招一过，心下均已暗赞对方了得。猛听得当的一声响，灭绝师太手中的长剑已断为两截，原来剑杖相交，长剑被拐杖震断。

旁观各人除了阿离外，都吃了一惊。看金花婆婆手中的拐杖灰黄黝黑，毫不起眼，似乎非金非铁，居然能砸断利剑，那自是凭借她深厚充沛的内力了。但金花婆婆和灭绝师太适才兵刃相交，却知长剑所以断绝，乃是靠着那拐杖的兵刃之利，并非自己功力上胜了。她这拐杖乃灵蛇岛旁海底的特产，"珊瑚金"，是数种特异金属混和了珊瑚，在深海中历千万年而化成，削铁如切豆腐，打石如敲棉花，不论多么锋利的兵刃。遇之立折。

金花婆婆当下也不进迫，只是拄杖于地，抚胸咳嗽。纪晓芙、丁敏君、贝锦仪三名峨嵋弟予生怕师父已受了伤，一齐抢到灭绝师太身旁照应。

阿离手掌一翻，又已抓住了张无忌的手腕，笑道："我说你逃不了，是不是？"这一下仍是出其不意，张无忌仍是没能让开，脉门被扣，又是半身酸软。他两次着了这小姑娘的道儿，又羞又怒，又气又急，飞右足向她腰间踢去。阿离手指加劲，张无忌的右足只踢出半尺，便抬不起来了。他怒叫："你放不放手？"阿离笑道："我不放，你有甚么法子？"

张无忌猛地一低头，张口便往她手背上用力咬去，阿离只觉手上一阵剧痛，大叫一声："啊唷！"松开右手，左手五根指爪却向张无忌脸上抓到，张无忌忙向后跃，但已然不及，被她中指的指甲刺入肉里，在右脸划了一道血痕。阿离右手的手背上更是血肉模糊，被张无忌这一口咬得着实厉害，痛得险些便要哭了出来。

两个孩子在一旁打斗，金花婆婆却目不旁视，一眼也没瞧他们。

灭绝师太抛去半截断剑，说道："这是我徒儿的兵刃，原不足以当高人的一击。"说着解开背囊，取出一柄四尺来长的古剑来。

金花婆婆一瞥眼间，但见剑鞘上隐隐发出一层青气，剑未出鞘，已可想见其不凡，只见剑鞘上金丝镶着的两个字："倚天"。她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倚天剑！"

灭绝师太点了点头，道："不错，是倚天剑！"

金花婆婆心头立时闪过武林中相传的那六句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喃喃道："原来倚天剑落在峨嵋派手中。"

灭绝师太喝道："接招！"提着剑柄，竟不除下剑鞘，连剑带鞘，便向金花婆婆胸口点来。金花婆婆拐杖一封。灭绝师太手腕微颤，剑鞘已碰上拐杖。但所得"嗤"的一声轻响，犹如撕裂厚纸，金花婆婆那根海外神物、兵中至宝"珊瑚金"拐杖，已自断为两截。

金花婆婆心头大震，暗想："倚天剑刃未出匣，已然如此厉害，当真名不虚传。"向着宝剑凝视半晌，说道："灭绝师太，请你给我瞧一瞧剑锋的模样。"

灭绝师太谣头不允，冷冷的道："此剑出匣后不饮人血，不便还鞘。"

两人凛然相视，良久不语。

金花婆婆此时已知这尼姑的功力实不在自己之下，至于招数之妙，则一时还没能瞧得出来。但她既是峨嵋掌门，自必非同泛泛，加之手中持了这柄"天下第一宝剑"，自己决计讨不了好去，轻轻咳嗽了两声，转过身来，拉住阿离，飘然而去。

阿离回头叫道："张无忌，张无忌！"叫声渐远渐轻，终于隐没。

丁敏君、纪晓芙、贝锦仪三人见师父得胜，强敌避走，都是大为欣喜。

丁敏君道："师父，这老太婆可不是有眼不识泰山么？居然敢跟你老人家动手，那才是自讨苦吃。"

灭绝师太正色道："以后你们在江湖上行走，只要听到她的咳嗽声，赶快远而避之。"她刚才挥剑一击，虽然削断了对方拐杖，但出剑时还附着她修练三十年的"峨嵋九阳功"，这股神功撞到金花婆婆身上，却似落入汪洋大海一般，竟然无影无踪，只带动一下她的衣衫，却没使她倒退一步。这时思之，犹是心下凛然；又觉她内力修为固深，而膂力健旺，宛若壮年，绝不似一个龙钟支离的年老婆婆，何以得能如此，实是难以索解。

灭绝师太抬头向天，出神半晌，说道："晓芙，你来！"眼角也没向她瞟一眼，径自走入茅舍。纪晓芙等三人跟了进去。杨不悔叫道："妈妈！"也要跟进去。

纪晓芙知道师父这次亲自下山，乃是前来清理门户，自己素日虽蒙她宠爱，但师父生性严峻，实不知要如何处分自己，对女儿道："你在外边玩儿，别进来。"

张无忌心想："那姓丁的女子很坏，定要在她师父跟前说纪姑姑的鬼话。

那晚的事情我瞧得明明白白，全是这'毒手无盐'不好，倘若她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我便挺身而出，给纪姑姑辩明。"于是悄悄绕到茅舍之后，缩身窗下，屏息偷听。

但听屋中寂静无声，谁也没说话。过了半晌，灭绝师太道："晓芙，你自己的事，自己说罢。"纪晓芙硬咽道："师父，我……我……"灭绝师太道："敏君，你来问她。"

丁敏君道："是。纪师妹，咱们门中，第三戒是甚么？"纪晓芙道："戒淫邪放荡。"丁敏君道："是了，第六戒是甚么？"纪晓芙道："戒心向外人，倒反师门。"丁敏君道："违戒者如何处分？"

纪晓芙却不答她的话，向灭绝师太道："师父，这其中弟子实有说不出来的难处，并非就如丁师姊所说这般。"灭绝师太道："好，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仔细跟我说。"

纪晓芙知道今日面临重大关头，决不能稍有隐瞒，便道："师父，那一年咱们得知了天鹰教王盘山之会的讯息后，师父便命我们师兄妹十六人下山，分头打探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弟子向西行到川西大树堡，在道上遇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约莫有四十来岁年纪。弟子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弟子投客店，他也投客店，弟子打尖，他也打尖。弟子初时不去理他，后来实在瞧不过眼，便出言斥责。那人说话疯疯颠颠，弟子忍耐不住，便出剑刺他。这人身上也没兵刃，武功却是绝高，三招两式，便将我手中长剑夺了过去。

"我心中惊慌，连忙逃走。那人也不追来。第二天早晨，我在店房中醒来，见我的长剑好端端地放在枕头边。我大吃一惊，出得客店时，只见那人又跟上我了。我想跟他动武是没用的了，只有向他好言求恳，说道大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何况男女有别，你老是跟着我有何用意。我又说，我的武功虽不及你，但我们峨嵋派可不是好惹的。"

灭绝师太"嗯"了一声，似乎认为她说话得体。

纪晓芙续道："那人笑了笑，说道：'一个人的武功分了派别，已自落了下乘。姑娘若是跟着我去，包你一新耳目，教你得知武学中别有天地。'"

灭绝师太性情孤僻，一生潜心武学，于世务殊为膈膜，听纪晓芙转述那人之言，说"一个人的武功分了派别，已自落了下乘"，又说"教你得知武学中别有天地"的几句活，不由得颇为神往，说道："那你便跟他去瞧瞧，且看他到底有甚么古怪本事。"

纪晓芙脸上一红，道："师父，他是个陌生男子，弟子怎能跟随他去。"

灭绝师太登时醒悟，说道："啊，不错！你叫他快滚得远远的。"

纪晓芙道："弟子千方百计，躲避于他，可是始终摆脱不掉，终于为他所擒。唉，弟子不幸，遇上了这个前生的冤孽……"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

灭绝师太问道："后来怎样？"

纪晓芙低声道："弟子不能拒，失身于他。他监视我极严，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过了数月，忽有敌人上门找他，弟子便乘机逃了出来，不久发觉身已怀孕，不敢向师父说知，只得躲着偷偷生了这个孩子。"

灭绝师太道："这全是实情了？"纪晓芙道："弟子万死不敢欺骗师父。"

灭绝师太沉吟片刻，道："可怜的孩子。唉！这事原也不是你的过错。"

丁敏君听师父言下之意，对纪师妹竟大是怜惜，不禁狠狠向纪晓芙瞪了一眼。

灭绝师太叹了一口气，道："那你自己怎么打算啊？"纪晓芙垂泪道："弟子由家严作主，本已许配于武当殷六爷为室，既是遭此变故，只求师父恩准弟子出家，削发为尼。"灭绝师太摇头道："那也不好，嗯，那个害了你的坏蛋男子叫甚么名字？"

纪晓芙低头道："他……他姓杨，单名一个逍字。"

灭绝师太突然跳起身来，袍袖一拂，喀喇喇一响，一张饭桌给她击坍了半边。张无忌躲在屋外偷听，固是吓得大吃一惊，纪晓芙、丁敏君、贝锦仪三人也是脸色大变。

灭绝师太厉声道："你说他叫杨逍？便是魔教的大魔头，自称甚么'光明左使者'的杨逍么？"

纪晓芙道："他……他……是明教中的，好像在教中也有些身分。"

灭绝师太满脸怒容，说道："甚么明教？那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魔教。他……他躲在哪里？是在昆仑山的光明顶么？我这就找他去。"

纪晓芙道："他说，他们明教……"灭绝师太喝道："魔教！"纪晓芙道："是。他说，他们魔教的总坛，本来是在光明顶，但近年来他教中内部不和，他不便再住在光明顶，以免给人说他想当教主，因此改在昆仑山的'坐忘峰'中隐居，不过只跟弟子一人说知，江湖上谁也不知。师父既然问起，弟子不敢不答。师父，这人……这人是本派的仇人么？"

灭绝师太道："仇深似海！你大师伯孤鸿子，便是给这个大魔头杨逍活活气死的。"

纪晓芙甚是惶恐，但不自禁的也隐隐感到骄傲，大师伯孤鸿子当年是名扬天下的高手，居然会给"他"活活气死。她想问其中详情，却不

敢出口。

灭绝师太抬头向天，恨恨不已，喃喃自语：“杨逍，杨逍……多年来我始终不知你的下落，今日总教你落在我手中……”突然间转过身来，说道：“好，你失身于他，回护彭和尚，得罪丁师姊，瞒骗师父，私养孩儿……这一切我全不计较，我差你去做一件事，大功告成之后，你回来峨嵋，我便将衣钵和倚天剑部传了于你，立你为本派掌门的继承人。”

这几句话只听得众人大为惊愕。丁敏君更是妒恨交进，深怨师父不明是非，倒行逆施。

纪晓芙道：“师父但有所命，弟子自当尽心竭力，遵嘱奉行。至于承受恩师衣钵真传，弟子自知德行有亏，武功低微，不敢存此妄想。”

灭绝师太道：“你随我来。”拉住纪晓芙手腕，翩然出了茅舍，直往谷左的山坡上奔去。到了一处极空旷的所在，这才停下。

张无忌远远望去，但见灭绝师太站立高处，向四周眺望，然后将纪晓芙拉到身边，轻轻在她耳旁说话，这才知她要说的话隐秘之极，不但生恐隔墙有耳，给人偷听了去，而且连丁敏君等两个徒儿也不许听到。

张无忌躲在茅屋之后，不敢现身，远远望见灭绝师太说了一会话，纪晓芙低头沉思，终于摇了摇头，神态极是坚决，显是不肯遵奉师父之命。只见灭绝师太举起左掌，便要击落，但手掌停在半空，却不击下，想是盼她最后终于回心转意。

张无忌一颗心怦怦乱跳，心想这一掌击在头上，她是决计不能活命的了。

他双眼一眨也不敢眨，凝视着纪晓芙。

只见她突然双膝跪地，却坚决的摇了摇头。灭绝师太手起掌落，击中她的顶门。纪晓芙身子晃也不晃，一歪便跌倒在地，扭曲了几下，便即不动。

张无忌又是惊骇，又是悲痛，伏在屋后长草之中，不敢动弹。

便在此时，杨不悔格格两声娇笑，扑在张无忌背上，笑道：“捉到你啦，捉到你啦！”原来她在田野间乱跑，瞧见张无忌伏在草中，还道是跟她捉迷藏玩耍，扑过来捉他。张无忌反手搂住她身子，一手掩住她嘴巴，在她耳边低声道：“别作声，别给恶人瞧见了。”杨不悔见他面色惨白，满脸惊骇之色，登时吓了一跳。

灭绝师太从高坡上急步而下，对丁敏君道：“去将她的孽种刺死，别留下祸根。”丁敏君见师父用重手击毙纪晓英，虽然暗自欢喜，但也忍不住骇怕，听得师父吩咐，忙借了师妹贝锦仪的长剑，提在手中，来寻杨不悔。

张无忌抱着畅不悔，缩身长草之内，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丁敏君前前后后找了一遍，不见那小女孩的踪迹，待要细细搜寻，灭绝师太已骂了起来：“没用的东西，连个小孩儿也找不到。”

贝锦仪平时和纪晓芙颇为交好，眼见她惨死师父掌底，又要搜杀她遗下的孤女，心中不忍，说道：“我见那孩子似乎逃出谷外去了。”她知师父脾气急躁，若在谷外找寻不到，决不耐烦回头再找。虽然这个小女孩孤零零的留在世上，也未必能活，但总胜于亲眼见她被丁敏君一剑刺死。灭绝师太道：“怎不早说？”狠狠白了她一眼，当先追出谷去。丁敏君和贝锦仪随后跟去。

杨不悔尚不知母亲已遭大祸，圆圆的大眼骨溜溜地转动，露出询问的神色。张无忌伏地听声，耳听得那三人越走越远，跳起身来，拉着杨不梅的手，奔向高坡。杨不梅笑道：“无忌哥哥，恶人去了么？咱们到山上玩，是不是？”

张无忌不答，拉着她直奔到纪晓芙跟前。杨不悔待到临近，才见母亲倒在地下，大吃一惊，挣扎下地，大叫：“妈妈，妈妈！”扑在母亲身上。

张无忌一探纪晓芙的呼吸，气息微弱已极，但见她头盖骨已破灭绝师太这一掌震成了碎片，便是胡青牛到来，也必已难救性命。纪晓芙微微睁眼，见到张无忌和女儿，口唇略动，似要说话，却说不出半点声音，眼眶中两粒大大的眼泪滚了下来。张无忌从怀中取出金针，在她“神庭”、“印堂”、“承位”等穴上用力刺了几针，使她暂且感觉不到脑门剧痛。

纪晓芙精神略振，低声道：“我求……求你……送她到她爹爹那里……我不肯……不肯害她爹爹……”左手伸到自己胸口，似乎要取甚么物事，突然头一偏，气绝而死。

杨不悔搂住母亲的尸身，只是大哭，不住口的叫：“妈妈，妈妈，你很痛么？你很痛么？”纪晓芙的身子渐渐冰冷，她却兀自问个不停。她不懂母亲为甚么一动也不动，为甚么不回答她的话。

张无忌心中本已悲痛，再想起自己父母惨亡之时，自己也是这么伏尸号哭，忍不住泪如泉涌。两人哭了一阵，张无忌心想：“纪姑姑临死之时，求我将不悔妹子送到她爹爹那里。嗯，她爹爹名叫杨逍，是明教中的光明左使者，住在昆仑山的甚么坐忘峰中。我务必要将她送去。”他可不知昆仑山在极西数万里外，他两个孩子如何去得？眼见纪晓芙断气时曾伸手到胸口去取甚么物事，于是在她颈中一摸，见挂着一根丝绦，上面悬着一块黑黝黝的铁牌，牌上用金丝镶嵌着一个火焰之形。

张无忌也不知那是甚么东西，除了下来，便挂在杨不悔颈中。到茅舍中取过一柄铁铲，掐了个坑将纪晓芙的尸身埋了。这时杨不悔已哭得筋疲力尽，沉沉睡去。待得醒来，张无忌费尽唇舌，才骗得她相信妈妈已飞了上天，要过很久很久，才从天上下来跟她相会。

当下张无忌胡乱煮些饭菜，和杨不悔两人吃了，疲倦万分，横在榻上便睡。次日醒来，收拾了两个小小包裹，带了胡青牛留给他的十几两银子，领着杨不梅到她母亲坟前拜了几拜。两个孩儿离蝴蝶谷而去。

　　金銀血蛇相偎相倚，甚爲親熱，爬進靈脂蘭藥糊圍成的圓圈。張無忌將一根竹筒放在圓圈的缺口，筒口向裏，提竹棒輕輕在銀冠血蛇的尾上一撥，那蛇行動如電，立即鑽入了竹筒。



十四　当道时见中山狼

两人走了大半日，方出蝴蝶谷，杨不悔脚小步短，已走不动了。歇了好一会，才又赶路，行行歇歇，第一晚便找不到客店人家，一直行到天黑，还是在荒山野岭中乱闯，四下里狼嗥枭啼，只吓得杨不悔不住惊哭。

张无忌心下也是十分害怕，见路旁有个山洞，便拉着杨不悔躲在洞里，将她搂在怀里，伸手按住她耳朵，令她听不见饿兽吼叫之声。

这一夜两个孩子又饿又怕，挨了一晚苦，次晨才在山中摘些野果吃了，顺着山路走一会，歇一会。行到中午时分，杨不悔突然尖声大叫，指着路边一株大树。张无忌一看，只见树上飘飘荡荡的挂着两个干尸，吓得忙拉着她转头狂奔。

两人七高八低的没奔出十余步，脚下石子一绊，一齐摔倒。张无忌大着胆子回头一望，这一下更是吃惊，脱口而出叫道："胡先生！"原来挂在树上的一个干尸这时被风吹得回过头来，却是胡青牛。另一个干尸长发披背，是个女尸，瞧她服色，正是胡青牛的妻子王难姑。山风吹动她的身子和长发，更加显得阴气森森。

张无忌定了好一会神，自己安慰自己："不怕，不怕！"慢慢爬起身来，一步步走近，果见挂着的两具尸体正是胡青牛夫妇。两人脸颊上金光灿然，各自嵌上一朵小小的金花。张无忌心下恍然："原来他们还是没能逃出金花婆婆的毒手。"

只见山涧中一辆骡车摔得破烂不堪，一头骡子淹死在涧水之中。

张无忌怔怔的流下泪来，解开绳索，将胡青牛夫妇的尸身从大树上放了下来，忽然拍一声响，王难姑尸身的怀中跌出一本书来。拾起一看，是一部手写的抄本，题签上写着"王难姑毒经"五字。翻将开来，书页上满是蝇头小楷，密密麻麻的写着诸般毒物的毒性、使用和化解之法，除了毒药、毒草等等，各项活物如毒蛇、蜈蚣、蝎子、毒蛛，以及种种希奇古怪的鱼虫乌鲁、花木上石，无不具载。他随手放在怀里，将胡青牛夫妇的尸体并列了，捧些石头土块，草草堆成一坟，跪倒拜了几拜，携了杨不悔的手觅路而行。

行出数里后走上了大路，不久到了一个小市镇，张无忌便想买些饭吃，哪知市镇中家家户户都是空屋，竟连一个人影也无，无奈只得继续赶路，但见沿途稻田尽皆龟裂，田中长满了荆棘败草，一片荒凉。张无忌心中慌乱，杨不悔能够忍饥不哭，勉力行走，已算得是极乖，还能出甚么主意？

走了一会，只见路边卧着几具尸体，肚腹干瘪，双颊深陷，一见便知是饿死了的。越走这类饿殍越多。张无忌心下惶恐："难道甚么东西也没得吃？咱们也要这般饿死不成？"

行到傍晚，到了一处树林，只见林中有白烟袅袅升起。张无忌大喜，他自离开蝴蝶谷后，一路未见人烟，当下向白烟升起处快步走去。行到邻近，只见两个衣衫褴褛的汉子围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沸汤，正在锅底添柴加火。两个汉子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见到张无忌和杨不悔，脸上现出大喜过望之色，同时跳起身来。一人招手道："小娃娃，好极，过来，快过来。你同来的大人呢？他们到哪里去了？"张无忌道："就只我们两人，没大人相伴。"

两个大汉相顾大笑，同声说道："运气，运气！"

张无忌饿得慌了，探头到锅中一看，瞧是煮甚么，只见锅中上下翻滚，都是些青草。

一名汉子一把揪过杨不悔，狞笑道："这口小羊又肥又嫩，今晚饱餐一顿，那是舒服得紧了。"另一名汉子道："不错，男的娃娃留着明儿吃。"

张无忌大吃一惊，喝道："干甚么？快放开我妹子。"

那汉子全不理睬，嗤的一声，便撕破了杨不悔身上衣服，伸手从靴子里拔出一柄牛耳尖刀，笑道："很久没吃这么肥嫩的小羊了。"提着杨不悔走到一旁，似乎便要宰杀。另一名汉子拿了一只土钵跟在后面，说："羊血丢了可惜，煮一锅羊血羹，味儿才不坏呢。"

张无忌只吓得魂飞天外，瞧他们并非说笑，实是有宰杀杨不悔之意，大叫："你们想吃人么？也不怕伤天害理？"那手持土钵的汉子笑道："老子有三个月没吃一粒米了，不吃人，还能吃牛吃羊么？"生怕张无忌逃跑，过来伸手便揪他头颈。

张无忌侧身让开，左手一带，右掌拍的一下，正中他后心要害。他得金毛狮王谢逊传授武功秘诀，又自父亲处学得武当长拳，这几年中虽然潜心医术，没有用功练武，但生平所习所见尽是最上乘的武功。这一掌奋力击出，便是习武多年的武师只怕也不易抵受，何况一个寻常村汉？那汉子哼了一声，俯伏在地，一动也不能动了。

张无忌立即纵身跃到杨不悔身旁。那汉子喝道："先宰了你！"提起尖刀，便往他胸口插下。张无忌使招武当长拳的"雁翅式"，飞起右脚，正中那人手腕。那人尖刀脱手飞出。张无忌一招鸳鸯连环腿，左右跟着踢出，直中那人下颚。那人正在张口呼喝，下颚被踢得急速合上，将自己半截舌头咬了下来，狂喷鲜血，晕死过去。张无忌忙扶起杨不悔。

便在此时，只听得脚步声响，又有几人走进林来。杨不悔吓得怕了，听见人声，便扑在张无忌怀里。张无忌抬头一看，登时宽心，叫道："是简大爷、薛大爷。"进林来的共是五人，一个是崆峒派的简捷，另外是华山派的薛公远和他们的两个同门，这四个人都是张无忌给治好了的。最后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汉子，貌相威壮，额头奇阔，张无忌却未见过。

简捷哼了一声，道："张兄弟，你也在这里？这两人怎么了？"说着手指倒在地下的两名汉子。张无忌气愤愤的说了，最后道："连活人也敢吃，那不是无法无天了么？"

简捷横眼瞧着杨不悔，突然嘴角边滴下馋涎，伸舌头在嘴唇上下舐了舐，自言自语："他妈的，五日五夜没一粒米下肚，尽啃些树皮草根……嗯，细皮白肉，肥肥嫩嫩的……"

张无忌见他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咧开了嘴，牙齿闪闪发亮，神情甚是可怖，忙将杨不悔搂在怀里。

薛公远道："这女孩的妈妈呢？"张无忌心想："我若说姑姑死了，他们更会转坏念头。"便道："纪女侠买米去啦，转眼便来。"杨不悔忽道："不，我妈妈飞上天去啦！"

简捷和薛公远等一听两人的话，便知纪晓芙已死。薛公远冷笑道："买米？周围五百里地内，你给我找出一把米来，算你本事。"简捷向薛公远打个眼色，两人霍地跃起。简捷两手抓住张无忌双臂。薛公远左手掩住杨不悔的嘴，右臂便将她抱了起来。

张无忌惊道："你们干甚么？"简捷笑道："凤阳府赤地千里，大伙儿饿得熬不住啦。这女孩儿又不是你甚么人，待会儿也分你一份便是。"张无忌骂道："你们枉自为英雄好汉，怎能欺侮她小小孤女？这事传扬开去，你们还能做人么？"

简捷大怒，左手仍是抓住他，右手夹脸打了他两拳，喝道："连你这小畜生也一起宰了，我们本来嫌一只小羊不够吃的。"

张无忌适才举手投足之间便击倒两名村汉，甚是轻易，但圣手伽蓝简捷是崆峒派好手，一双手上练了数十年的功夫，张无忌给他紧紧抓住了，却哪里挣扎得脱？薛公远的两名师弟取过绳索，将两个孩子都绑了。张无忌知道今日已然无幸，狂怒之下，好生后悔，当初实不该救了这几人的性命，哪料到人心反复，到头来竟会恩将仇报。

简捷道："小畜生，你治好了老子头上的伤，你就算于老子有恩，是不是？你心中一定在痛骂老子，是不是？"张无忌道："这难道不是恩将仇报？

我和你们无亲无故，若非我出手相救，你们四人的奇伤怪病能治得好么？"

薛公远笑道："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没几口鲜肉下肚，性命也是活不成，你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再救我们一救罢。"

简捷恶狠狠的狰狞可怕，倒也罢了，这薛公远笑嘻嘻的阴险狠毒模样，张无忌瞧着尤其觉得寒心，大声道："我是武当子弟，这小妹子是峨嵋派的。你们害了我二人不打紧，武当五侠和灭绝师太能就此罢休吗？"

简捷一愕，"哦"了一声，觉得这话倒是不错，武当派和峨嵋派的人可真惹不起。薛公远笑道："这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你到了我肚里，再去向张三丰老道诉苦罢。"简捷哈哈大笑，说道："肚里饿得冒出火来啦，你便是我的亲兄弟、亲儿子，我也连皮带骨的吞了你。"转头向薛公远的两个师弟喝道："快生火烧汤啊。还等甚么？"那二人提起地下的铁锅，一个到溪里去淘水，另一个便生起火来。

张无忌道："薛大爷，那两个人反正已死了，你们肚饿要吃人，吃了他不好么？"

薛公远笑道："这两条死汉子全身皮包骨头，又老又韧，又臭又硬，天下哪有不吃嫩羊吃老羊的道理？"

张无忌自来极有骨气，若是杀他打他，决不能讨半句饶，但这时身陷歹人之手，竟要给人活生生的煮来吃了，不由得张惶失措，哀求了几句。薛公远反而不住嘲笑："哈哈，武当派、峨嵋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咬来吃了，张三丰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张无忌提气大喝："薛大爷，你们既是非吃人不可，就将我吃了罢，只求你们放了这个小妹子，我张无忌死而无怨。"薛公远道："为甚么？"张无忌道："她妈妈去世之时，托我将这个小妹子去交给她爹爹。你们今日吃我一人，也已够饱了，明日可以再去买牛羊米饭，就饶了这小姑娘罢。"

简捷见他临危不惧，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不禁心动，踌躇道："怎样？"薛公远道："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日后宋远桥、俞莲舟他们找上门来，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简捷点头道："薛兄弟说得是。我是个胡涂蛋，从不想想往后的日子。"说话之间，那名华山派弟子提了锅清水回来，放在火上煮汤。

张无忌知道事情紧急，叫道："不悔妹妹，你向他们发个誓，以后决不说出今日的事来。"杨不悔迷迷糊糊的哭道："不能吃你啊，不能吃你啊。"

她也不懂张无忌说些甚么，隐隐约约之间，只知道他是在舍身相救自己。

那气概轩昂的青年汉子默然坐在一旁，一直不言不动。简捷向他瞪了一眼，道："徐小舍，想吃羊肉，也得惹一身羊骚气啊，"濠泗一带，对年轻汉子称为"小舍"。那青年道："是！"

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刀，说道："杀猪屠羊，是我的拿手本事。"横咬短刀在口，一手提了张无忌，一手提了杨不悔，向山溪边走去。张无忌破口大骂，想张口去咬他手臂，却咬不到。

那徐小舍走出十余步。薛公远叫道："徐小舍，便在这儿开剥罢。"那徐小舍回头道："在溪中开膛破肚的好，洗得干净些。"口中咬了刀子，说话模糊不清，脚下并不停步。薛公远道："我叫你在这里，便在这里。"他瞧出徐小舍神情有些不对，生怕他想独吞，带了两个小孩逃走。

徐小舍低声道："快逃！"将两人在地下一放，伸刀割断了缚住二人的绳索。张无忌道："多谢救命大恩。"拉着杨不悔的手，拔步飞奔。

简捷和薛公远齐声怒吼，纵身追去。那徐小舍横刀拦住，喝道："站住！"

简捷和薛公远见他横刀当胸，威风凛凛的拦在面前，倒是一怔。简捷喝道："干甚么？"徐小舍道："咱们在江湖上行走，欺侮弱小，不叫天下好汉笑话么？"薛公远怒道："饿得急了，娘老子也吃。"挥手向两个师弟喝道："快追，快追！"

张无忌见杨不悔跑不快，将她抱起，他本已人小步短，这么一来，逃得更慢了。

简捷和薛公远各挺兵刃，夹攻那姓徐的汉子。斗了一阵，简捷刷的一刀，砍中了徐小舍大腿，登时鲜血淋漓。徐小舍抵敌不住，突然提起短刀，向薛公远掷去。薛公远侧身闪避，徐小舍便冲了出去。简薛二人也不追赶，径自来捉张杨二小。徐小舍远远叫道：“张兄弟休慌，我去叫帮手来救你。”简薛二人上前合围，登时将张无忌和杨不悔又缚住了。

简捷瞪眼骂道：“这姓徐的吃里扒外，不是好人，你们怎地跟他做一路？”

薛公远道：“路上撞到的同伴，谁知他是好人坏人？他说姓徐，叫甚么徐达。

你别信他鬼话，天都快黑了，到哪儿叫帮手去。”一名华山派的弟子道：“听他口音，是凤阳府本地人，便叫些乡下人来，咱们也不怕。”简捷笑道：“凤阳府的人，哈哈，个个饿得爬也爬不动了。咱们快把两口小羊煮得香香的，饱餐一顿是正经。”

张无忌二次被擒，被打得口鼻青肿，衣衫都扯破了，怀中银两物品，都掉在地上。他心想：“原来这位姓徐的大哥叫做徐达，此人实是个好朋友，只可惜我命在顷刻，不能和他结交了。”一低头，只见一本黄纸抄本掉在地下，书页随风翻动，正是从王难姑尸身上取来的那部《王难姑毒经》，顺眼往书页上瞧去，只见赫然写着“毒菌”两个大字，其后小字详载各种毒菌的形状、气味、颜色、毒性、解法，一种又是一种，他心中正乱，哪里看得入脑？突然间一瞥之间，只见左首四五尺外，一段腐朽的树干下生着十余棵草菌，颜色鲜艳夺目，心中一动：“这不知是甚么菌，不知有毒无毒？毒经上说大凡毒菌均是颜色鲜明。这些草菌若是剧毒之物，不梅妹妹尚有活命之望。”

他这时也已不想自己求生，反正体内寒毒难除，今日便逃得性命，也不过多活几个月，一意只盼能救得杨不悔。他坐在地下，移动双脚和臀部，慢慢挨将过去，转过身来，伸手将那些草菌都摘了下来。这时天色已黑，各人饥火中烧，谁也没留心地。

张无忌忽然眼望徐达逃去之处，跳起身来，叫道：“徐大哥，你带了人来啦，救命，救命！”简捷等信以为真，四人抓起兵器，都跳了起来！张无忌乘四人凝视东方，倒退两步，反手将草菌都投入了铁锅。

简捷等不见有人，都骂：“小杂种，你想疯了也没人来救你。”薛公远道：“开刀了，谁来动手？”简睫道：“我宰女娃子，你宰那男的。”说着一把揪了杨不悔。

张无忌道：“薛大爷，我口渴得紧，你给我喝碗热汤，我死了做鬼也不缠你。”薛公远道：“好，喝碗热汤打甚么紧？”便舀碗热汤给他。

热汤尚未送到嘴边，张无忌便大声赞道：“好香，好香！”那些草菌在热汤中一熬，确是香气扑鼻。薛公远早就饿得急了，闻到菌汤香气，便不拿去喂张无忌，自己喝了下肚，舐了舐嘴唇，道：“鲜得紧！”又去舀了一碗。

简捷伸手抢过，大口喝了，兴犹未尽，又喝了一碗。薛公远和华山派其余两名弟子也都喝了两碗，久饥之下，两碗热腾腾的鲜汤下肚，均感说不出的舒服。简捷还捞起锅中草菌，大口咀嚼。谁也没问草菌从何而来。

简捷吃完草菌，拍了拍肚子，笑道：“先打个底儿，再吃羊肉。”左手提起杨不悔后领，右手提了刀子。张无忌见众人喝了菌汤后若无其事，心想原来这些草菌无毒，不禁暗暗叫苦。简捷走了两步，忽然叫道：“啊哟！”

身子摇晃了几下，摔跌在地，将杨不悔和刀子都抛在一旁。薛公远惊道：“简兄，怎么啦？”奔过去俯身看时，这一弯腰，便再也站不直了，扑在简捷身上。那两名华山派弟子跟着也毒发而毙。

张无忌大叫：“谢天谢地！”滚到刀旁，反手执起，将杨不悔手上的绳索割断。杨不悔颤着双手，把张无忌的手掌刺破了两处，这才割断他手上绳索。两人死里逃生，欢喜无限，搂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张无忌去看简薛四人时，只见每人脸色发黑，肌肉扭曲，死状甚是可怖，心想：“毒物能杀恶人，也就是能救好人。”当下将那部《王难姑毒经》珍而重之的收在怀内，决意日后好好研读。

张无忌携了杨不悔的手，穿出树林，正要觅路而行，忽见东首火把照耀，有七八人手执兵器，快步奔来。张杨二人忙在草丛中躲起。那干人奔到邻近，只见当先一人正是徐达，他左手高举火把，右手挺着长枪，大声呛喝：“伤天害理的吃人恶贼，快纳下命来！”

众人奔进树林，见简薛等四人死在当地，无不愕然。徐达叫道：“张兄弟，你没事么？我们救你来啦！”张无忌叫道：“徐大哥，兄弟在这里！”

从草丛中奔出。

徐达大喜，一把将他抱起，说道：“张兄弟，似你这等侠义之人，别说孩重，大人中也是少见，我生怕你已伤于恶贼之手，天幸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正是报应不爽。”问起简薛等人如何中毒，张无忌说了毒菌煮汤之事，众人又都赞他聪明。

徐达道：“这几个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宰了一条牛，大伙儿正好在皇觉寺中煮食，我去一叫便来。但若不是张兄弟机智，我们还是来得迟了。”

当下替张无忌一一引见。

一个方面大耳的姓汤名和；一个英气勃勃的姓邓名愈；一个黑脸长身的姓花名云；两个白净面皮的亲兄弟，兄长吴良，兄弟吴祯。最后是个和尚，相貌十分丑陋，下巴向前挑出，犹如一柄铁铲相似，脸上凹凹凸凸甚多瘢痕黑痣，双目深陷，炯炯有神。徐达道：“这位朱大哥，名叫元璋，眼下在皇觉寺出家。”花云笑道：“他做的是风流快活和尚，不爱念经拜佛，整日便喝酒吃肉。”

杨不悔见了朱元璋的丑相，心中害怕，躲在张无忌背后。朱元璋笑道：“和尚虽然吃肉，却不吃人，小妹妹不用害怕。”

汤和道：“咱们煮的那锅牛肉，这时候也该熟了。”花云道：“快走！小妹妹，我来背你。”将杨不悔负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张无忌见这干人豪爽快活，心中也自欢喜。

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一座庙宇。走进大殿，便闻到一阵烧肉的香气。吴良叫道：“熟啦，熟啦！”徐达道：“张兄弟，你在这儿歇歇，我们去端牛肉出来。”

张无忌和杨不悔并肩坐在大殿蒲团上。朱元璋、徐达、汤和、邓愈七手八脚，捧出大盆大钵的熟牛肉。吴良、吴祯兄弟提了一坛白酒，大伙儿便在菩萨面前欢呼畅饮。张无忌和杨不悔已饿了数日，此时有牛肉下肚，自是说不出的畅快。

花云道：“徐大哥，咱们的教规甚么都好，就是不许吃肉，未免有点儿那个。”

张无忌心中一凛：“原来他们也都是明教的。明教的规矩是食青菜，拜魔王，他们却在这里大吃牛肉。”

徐达道：“咱们教规的第一要义是‘行善去恶’，吃肉虽然不好，但那是末节。这当儿无米无菜，难道便眼睁睁的瞧着熟牛肉，却活生生的饿死么？”邓愈拍手叫道：“徐大哥的话从来最有见地，吃啊，吃啊！”

正吃喝间，忽然门外脚步声响，跟着有人敲门。汤和跳起身来，叫道：“啊也！张员外家中寻牛来啦！”只听得庙门被人一把推开，走进来两个挺胸凸肚的豪仆。一人叫道：“好啊！员外家的大牯牛，果然是你们偷吃了！”

说着一把揪住朱元璋。另一人道：“你这贱和尚，今儿贼赃俱在，还逃到哪里去？明儿送你到府里，一顿板子打死你。”

朱元璋笑道：“当真胡说八道，你怎敢胡赖我们偷了员外的牯牛？出家人吃素念佛，你赖我吃肉，这不罪过么？”那豪仆指着盘钵中的牛肉，喝道：“这还不是牛肉？”

朱元璋使个眼色，笑嘻嘻的道：“谁说牛肉？”吴良、吴祯兄弟走到两名豪仆身后，一声吆喝，抓住两人手臂。

朱元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笑道：“两位大哥，实不相瞒，我们吃的不是牛肉，乃是人肉。今日既给你们见到，只好吃了两位灭口，以免泄漏。”

“嗤”的一声，将一名豪仆胸口衣服划破，刀尖带得他胸膛上现出一条血痕。那豪仆大惊，连叫：“饶……饶命……”

朱元璋抓起一把牛肉，分别塞在二人口中，喝道："吞下去！"两人嚼也不敢嚼，便吞了下肚。朱元璋走到厨下，抓了一大把牛毛，分别塞在二人口中，喝道："快吞下！"二人只得苦着脸又吞下了。朱元璋笑道："你若去跟员外说我偷了他的牯牛，咱们便破肚开膛对质，瞧是谁吃了牛肉，连牛毛也没拔干净。"翻转刀子，用刀背在那人肚腹上一拖。那人只觉冷冰冰的刀子在肚子上划过，吓得尖声大叫。

吴氏兄弟哈哈大笑，抬脚在两人屁股上用力一脚，踢得两人直滚出殿外。

众人放怀大吃，笑骂两名豪仆自讨苦吃，平日仗着张员外的势头，欺压乡人，这一次害怕剖肚对质，决计不敢向员外说众人偷牛之事。

张无忌又是好笑，又是佩服，心道："这姓朱的和尚容貌虽然难看，行事却干净爽快，制得人半点动弹不得，手段好生厉害。"

朱元璋等早听徐达说了，张无忌甘舍自己性命相救杨不悔，都喜爱他是个侠义少年，不以寻常孩童相待，敬酒敬肉，当他是好朋友一般。

饮到酣处，邓愈叹道："咱们汉人受胡奴欺压，受了一辈子的肮脏气，今日弄到连苦饭也没一口吃，这样的日子，如何再过得下去？"花云拍腿叫道："眼见凤阳府已死了一半百姓，我看天下到处都是一般，与其眼睁睁的饿死，不如跟鞑子拚一拚。"徐达朗声道："今日人命贱于猪狗，这两个小兄弟小妹妹，险些便成了旁人肚中之物。普天之下，不知有多少良民百姓成为牛羊？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救人于水火之中，活着也是枉然。"汤和也道："不错。咱们今日运气好，偷到一条枯牛宰来吃了，明日未必再偷得到。天下的好汉子大多衣食不周，难道叫英雄豪杰都去作贼？"各人越说越气愤，破口大骂鞑子害人。

朱元璋道："咱们在这儿千贼万贼的乱骂，又骂得掉鞑子一根毛么？是有骨气的汉子，便杀鞑子去！"汤和、邓愈、花云、吴氏兄弟等齐声叫了起来："去，去！"

徐达道："朱大哥，你这劳甚子的和尚也不用当啦。你年纪最大，大伙都听你的话。"

朱元璋也不推辞，说道："今后咱们同生同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众人一齐拿起酒碗喝干了，拔刀砍桌，豪气干云。

杨不悔瞧着众人，不懂他们说些甚么，暗自害怕。张无忌却想："太师父一再叮嘱，叫我决不可和魔教中人结交。可是常遇春大哥和这位徐大哥都是魔教中人，比之简捷、薛公远这些名门正派的弟子，为人却好上万倍了。"

他对张三丰向来敬服之极，然从自身的经历而言，却觉太师父对魔教中人不免心存偏见。虽然如此，仍想太师父的言语不可违拗。

朱元璋道："好汉子说做便做，这会儿吃得饱饱的，正好行事。张员外家今日宴请鞑子官兵，咱们先去揪来杀了。"花云道："妙极！"提刀站了起来。

徐达道："且慢！"到厨下拿一只篮子，装了十四五斤熟牛肉，交给张无忌，说道："张兄弟，你年纪还小，不能跟我们干这杀官造反的勾当。我们这几个人人穷得精打光，身上没半分银子，只好送这几斤牛肉给你。若是我们侥幸不死，日后相见，大伙儿好好再吃一顿牛肉。"

张无忌接过篮子，说道："但盼各位建立大功，赶尽鞑子，让天下百姓都有饭吃。"

朱元漳、徐达、汤和、邓愈等听了，都拍手赞好，说道："张兄弟，你说得真对，咱们后会有期。"说着各挺兵刃，出庙而去。

张无忌心想："他们此去是杀鞑子，若不是带着这个小妹子，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只有七个人，倘是寡不敌众，张员外家中的鞑子和庄丁定要前来追杀，这庙中是不能住了。"于是挽了一篮牛肉，和杨不悔出庙而去。

黑暗中行了四五里，猛见北方红光冲天而起，火势甚烈，知是朱元璋、徐达等人得手，已烧了张员外的庄子，心中甚喜。当晚两人在山野间睡了半夜，次晨又向西行。

两个小孩沿途风霜饥寒之苦，说之不尽。幸好杨不悔的父母都是武学名家，先天体质壮健，小小女孩长途跋涉，居然没有生病，便有轻微风寒，张无忌采些草药，随手便给她治好了。但两人每日行行歇歇，最多也不过走上二三十里，行了十五六天，方到河南省境。

河南境内和安徽也是无多分别，处处饥荒，遍地饿殍。张无忌做了一副弓箭，射禽杀兽，饱一天饿一天的，和杨不悔慢慢西行。幸好途中没遇上蒙古官兵，也没逢到江湖人物，至于寻常的无赖奸徒想打歹主意，却哪里是张无忌的对手？

有一日他跟途中遇到的一个老人闲谈，说要到昆仑山坐忘峰去。这老人双目圆睁，惊得呆了，说道："小兄弟，昆仑山离这里何止十万八千里，听说当年有唐僧取经，这才去过。你们两个娃娃，可不是发疯了么？你家住哪里，快快回家去罢！"

张无忌一听之下，不禁气沮，暗想："昆仑山这么远，那是去不了的啦，只好到武当山去见太师父再说。"但转念又想："我受人重托，虽然路远，又怎能中途退缩？我寿命无多，淌若不在身死之前将不悔妹妹送到，便是对不起纪姑姑。"不再跟那老人多说，拉着杨不悔的手便行。

又行了二十余天，两个孩子早是全身衣衫破烂，面目憔悴。张无忌最为烦恼的，却是杨不悔时时吵着要妈妈，见妈妈总是不从天上飞下来，往往便哭泣半天。张无忌多方譬喻开导，说这一路西去，便是去寻她妈妈，又说个故事，扮个鬼脸，逗她破涕为笑。

这一日过了驻马店，已是秋末冬初，朔风吹来，两个孩子衣衫单薄，都禁不住发抖。张无忌除下自己破烂的外衫给杨不悔穿上。杨不悔道："无忌哥哥，你自己不冷么？"张无忌道："我不冷，热得紧，"使力跳了几下。

杨不悔道："你待我真好！你自己也冷，却把衣服给我穿。"这小女孩斗然间说起大人话来，张无忌不由得一怔。

便在此时，忽听得山坡后传来一阵兵刃相交的叮当之声，跟着脚步声响，一个女子声音叫道："恶贼，你中了我的喂毒丧门钉，越是快跑，发作得越快！"

张无忌急拉杨不悔在路旁草丛中伏下，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飞步奔来，数丈后一个女子手持双刀，追赶而至。那汉子脚步踉跄，突然间足下一软；滚倒在地。那女子追到他身前，叫道："终叫你死在姑娘手里！"那汉子蓦地跃起，右掌拍出，波的一声，正中那女子胸口。这一下力道刚猛，那女子仰天跌倒，手中双刀远远摔了出去。

那汉子反手从自己背上拔下丧门钉，恨恨的道："取解药来。"那女子冷笑道："这次师父派我们出来捉你，只给喂毒暗器，不给解药。我既落在你手里，也就认命啦，可是你也别指望能活命。"那汉子左手以刀尖指住她咽喉，右手到她衣袋中搜寻，果然不见解药。那汉子怒极，提起那枚喂毒丧门钉用力一掷，钉在那女子肩头，喝道："叫你自己也尝尝喂毒丧门钉的滋味，你昆仑派……"一句话没说完，背上毒性发作，软垂在地。那女子想挣扎爬起，但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又再坐倒，拔出肩头的丧门钉，抛在地下。

一男一女两人卧在道旁草地之中，呼吸租重，不住喘气。张无忌自从医治简捷、薛公远而遭反噬之后，对武林中人深具戒心，这时躲在一旁观看动静，不敢出来。

过了一会，只听那汉子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我苏习之今日丧命在驻马店，仍是不知如何得罪了你们昆仑派，当真是死不瞑目。你们追赶了我千里路，非杀我不可，到底为了甚么？詹姑娘，你好心跟我说了罢！"言语之中，已没甚么敌意。

那女子詹春知道师门这喂毒丧门钉的厉害，眼见势将和他同归于尽，已是万念俱灰，幽幽的道："谁叫你偷看我师父练剑，这路'昆仑两仪剑'，若不是他老人家亲手传授，便是本门弟子偷瞧了，也要遭剜目之刑，何况你是外人？"苏习之"啊"的一声，说："他妈的，该死，该死！"詹春怒道："你死到临头，还在骂我师父？"

苏习之道："我骂了便怎样？这不是冤枉么？我路过白牛山，无意中见到你师父使剑，觉得好奇，便瞧了一会。难道我瞧得片刻，便能将这路剑法学去了？我真有这么好本事，你们几名昆仑子弟又奈何得了我？詹姑娘，我跟你说，你师父铁琴先生太过小气，别说我没学到这'昆仑两仪剑'的一招半式，就算学了几招，那也不能说是犯了死罪啊。"

詹春默然不语，心中也暗怪师父小题大做，只因发觉苏习之偷看使剑，便派出六名弟子，千里追杀，终于落到跟此人两败俱伤，心想事到如今，这人也已不必说谎，他既说并未偷学武功，自是不假。

苏习之又道："他给你们喂毒暗器，却不给解药，武林中有这个规矩么？他妈的……"

詹春柔声道："苏大哥，小妹害了你，此刻心中好生后悔，好在我也陪你送命，这叫做命该如此。只是累了你家大嫂和公子小姐，实在过意不去。"

苏习之叹道："我女人已在两年前身故，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明日他们便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詹春道："你府上还有谁啊？有人照料孩子么？"苏习之道："此刻由我嫂子在照看着。我嫂子脾气暴躁，为人刁蛮，就只对我还忌着几分。唉！今后这两个娃娃，可有得苦头吃了。"

詹春低声道："都是我作的孽。"

苏习之摇头道："那也怪你不得。你奉了师门严令，不得不遵，又不是自己跟我有甚么冤仇。其实，我中了你的喂毒暗器，死了也就算了，何必再打你一掌，又用暗器伤你？否则我以实情相告，你良心好，必能设法照看我那两个苦命的孩儿。"詹春苦笑道："我是害死你的凶手，怎说得上心好？"

苏习之道："我没怪你，真的，并没怪你。"

适才两人拚命恶斗，这时均自知命不久长，留恋人世，心中便具有仁善意。

张无忌听到这里，心想："这一男一女似乎心地不恶，何况那姓苏的家中尚有两个孩儿。"想起自己和杨不悔身为孤儿之苦，便从草丛中走了出来，说道："詹姑娘，你丧门钉上喂的是甚么毒药？"

苏习之和詹春突然见草丛中钻出一个少年、一个女孩，已觉奇怪，听得张无忌如此询问，更是惊讶。张无忌道："我粗通医理，两位所受的伤毒，未必无救。"詹春道："是甚么毒药，我可不知道。伤口中奇痒难当。我师父说道，中了这丧门钉后。

只有四个时辰的性命。"张无忌道："让我瞧瞧伤势。"

苏詹二人见他年纪既小，又是衣衫破烂，全身污秽，活脱是个小叫化子，哪里信他能治伤毒？苏习之粗声道："我二人命在顷刻，小孩儿快别在这儿罗唣，给我走得远远的罢。"

张无忌不去睬他，从地上拾起丧门钉，拿到鼻边一闻，嗅到一阵淡淡的兰花香。这些日来，他途中有暇，便翻读王难姑所遗的那部《毒经》，于天下千奇百怪的毒物毒药，已莫不了然于胸，一闻到这阵香气，即知丧门钉上喂的是"青陀罗花"的毒汁。《毒经》上言道，这花汁原有腥臭之气，本身并无毒性，便喝上一碗，也丝毫无害，但一经和鲜血混和，却生剧毒，同时腥臭转为清香，说道："这是喂了青陀罗花之毒。"

詹春并不知丧门钉上喂的是何毒药，但师父的花圃中种有这种奇花，她却是知道的，奇道："咦，你怎知道？"要知青陀罗花是极罕见的毒花，源出西域，中土向来所无。张无忌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携了杨不悔的手，道："咱们走罢。"

詹春忙道："小兄弟，你若知治法，请你好心救我二人一命。"张无忌原本有心相救，但突然想到简捷和薛公远要吃人肉时那狞恶的面貌，不由得踌躇。苏习之道："小相公，在下有眼不识高人，请你莫怪。"

张无忌道："好罢！我试一试看。"取出金针，在詹春胸口"膻中穴"及肩旁左右"缺盆穴"刺了几下，先止注她胸口掌伤的疼痛，说道："这青陀罗花见血生毒，入腹却是无碍。两位先用口相互吮吸伤口，至血中绝无凝结的细微血块为止。"

苏习之和詹春都颇觉不好意思，但这时性命要紧，伤口又在自己吮吸不到的肩背之处，只得轮流替对方吸出伤口中毒血。张无忌在山边采了三种草药，嚼烂了替二人敷上伤口，说道："这三味草药能使毒气暂不上攻，疗毒却是无效。咱们到前面市镇去，寻到药店，我再给你们配药疗毒。"苏詹二人的伤口本来痒得难过之极，敷上草药，登觉清凉，同时四肢也不再麻软，当下不住口的称谢。二人各折一根树枝作为拐杖，撑着缓步而行。詹春问起张无忌的师承来历，张无忌不愿细说，只说自幼便懂医理。

行了一个多时辰，到了沙河店，四人投店歇宿。张无忌开了药方，苏习之便俞店伴去抓药。这一年豫西一带未受天灾，虽然蒙古官吏横暴残虐，和别地无甚分别，但老百姓总算还有口饭吃。沙河店镇上店舖开设如常。店伴抓了药来，张无忌把药煮好了，喂着苏习之和詹春服下。

四人在客店中住了三日。张无忌每日变换药方，外敷内服，到第四日上，苏詹二人身上所中剧毒已全部驱除。二人自是大为感激，问起张无忌和杨不悔要到何处。张无忌说了昆仑山坐忘峰的地名。

詹春道："苏大哥，咱两人的性命，是蒙这位小兄弟救了，可是我那五个师兄却仍在到处寻你，这件事情还没了结。你便随我上昆仑山走一遭，好不好？"苏习之吃了一惊，道："上昆仑山？"詹春道："不错，我同你去拜见家师，说明你确实并未学到'昆仑两仪剑'的一招半式。此事若不得他老人家原有，你日后总是祸患无穷。"苏习之心下着恼，说道："你昆仑派忒也欺人太甚，我只不过多看了一眼，累得险些进入鬼门关，该放手了罢？"

詹春柔声道："苏大哥，你替小妹想想这中间的难处。我去跟师父说，你确实没学到剑法，那也没甚么，但我那互个师兄倘若再出手伤你，小妹心中如何过意得去？"

他二人出生入死的共处数日，相互已生情意，苏习之听了她这软语温存的说话，胸中气恼登时消了，又想："昆仑派人多势众，给他们阴魂不散的缠上了，兔不了还是将性命送在他们手里为止。"詹春见他沉吟，又道："你先陪我走一遭。你有甚么要紧事，咱们去了昆仑山之后，小妹再陪你一道去办如何？"

苏习之喜道："好，便是这般着。只不知尊师肯不肯信？"詹春道："师父素来喜欢我，我苦苦相求，谅来不会对你为难。这件事一了结，小妹还想去瞧瞧你的少爷小姐，免得他两个小孩儿受你嫂子欺侮。"

苏习之听她这般说，显有以身相许之意，心中大喜，对张无忌道："小兄弟，咱们都上昆仑山去，大伙儿一起走，路上也有个伴儿。"詹春道："昆仑山脉绵延千里，不知有多少山峰，那坐忘峰不知坐落河处。但我们昆仑派要在昆仑山中找一座山峰，总能找到。"

次日苏习之雇了一辆大车，让张无忌和杨不悔乘坐，自己和詹春乘马而行。到了前面大镇上，詹春又去替张无忌和杨不悔买了几套衣衫，把两人换得焕然一新。苏詹二人见这对孩儿洗沐换衣之后，男的英俊，女的秀美，都大声喝起彩来。

两个孩子直到此时，始免长途步行之苦，吃得好了，身子也渐渐丰腴起来。

渐行渐西，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沿途有苏习之和詹春两人照看，一路平安无事。到得西域后，昆仑派势力雄强，更无丝毫阻碍，只是黄沙扑面，寒风透骨，却也着实难熬。

不一日来到昆仑山三圣坳，但见遍地绿草如锦，到处果树香花。苏习之和张无忌万想不到在这荒寒之处竟然有这般好地方，都甚是欢喜。原来那三圣坳四周都是插天高山，挡住了寒气。昆仑派自"昆仑三圣"河足道以来，历代掌门人于七八十年中花了极大力气整顿这个山坳，派遣弟子东至江南，西至天竺，搬移奇花异树前来种植。

詹春带着三人，来到铁琴先生何太冲所居的铁琴居。一进门，只见一众兄弟姊妹均深有忧色，只和她微一点头，便不再说话。詹春心中嘀咕，不知发生了甚么事，拉住一个师妹问道："师父在家罢？"

那女弟子尚未回答，只听何太冲暴怒咆哮的声音从后堂传了出来："都是饭桶，饭桶！有甚么事叫你们去办，从来没一件办得妥当。要你们这些脓包弟子何用？"跟着拍桌之声震天价响。詹春向苏习之低声道："师父在发脾气，咱们别去找钉子碰，明儿再来。"

何太冲突然叫道："是春儿么？鬼鬼祟祟的在说甚么？那姓苏小贼的首级呢？"

詹春脸上变色，抢步进了内厅，跪下磕头，说道："弟子拜见师父。"

何太冲道："差你去办的事怎么样啦？那姓苏的小贼呢？"

詹春道：“那姓苏的便在外面，来向师父磕头请罪。他说他不懂规矩，确是不该观看师父试演剑法，但本派剑法精微奥妙，他看过之后，只知道这是天下无双的高明剑术，但到底好在哪里，却是莫名其妙，半点也领会不到。”

她跟随师父日久，知他武功上极为自负，因此说苏习之极力称誉本门功夫，师父一高兴，便可饶了他。

若在平时，这顶高帽何太冲势必轻轻受落，但今日他心境人为烦躁，哼了一声，说道：“这件事你办得很好！去把那姓苏的关在后山石屋中，慢慢发落。”

詹春见他正在气头上，不敢出口相求，应道：“是！”又问道：“师母们都好？我到后面磕头去。”何太冲共有妻妾五人，最宠爱的是第五小妾，詹春为求师父饶恕苏习之，便想去请这位五师母代下说辞。

何太冲脸上忽现凄恻之色，长叹了一声，道：“你去瞧瞧五姑也好，她病得很重，你总算赶回来还能见到她一面。”詹春吃了一惊，道：“五姑不舒服么？不知是甚么病？”

何太冲叹道：“知道是甚么病就好了。已叫了七八个算是有名的大夫来看过，连甚么病也说不上来，全身浮肿，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肿得……唉，不用提了……”说着连连摇头，又道：“收了这许多徒弟，没一个管用。叫他们到长白山去找千年老山人参，去了快两个月啦，没一个死回来，要他们去找雪莲、首乌等救命之物，个个空手而归。”

詹春心想：“从这里到长白山万里之遥，哪能去了即回？到了长自山，也未必就能找到千年人参啊。至于雪莲、首乌等起死回生的珍异药物，找一世也不见得会找到，一时三刻，哪能要有便有？”知道师父对这个小妾爱如性命，眼见她病重不治，自不免迁怒于人。

何太冲又道：“我以内力试她经脉，却是一点异状也没有。哼哼，五姑若是性命不保，我杀尽天下的庸医。”詹春道：”弟子去望望她。”何太冲道：“好，我陪你去。”

师徒俩一起到了五姑的卧房之中。詹春一进门，扑鼻便是一股药气，揭开帐子，只见五姑一张脸肿得犹如猪八戒一般，双眼深陷肉里，几乎睁不开来，喘气甚急，像是扯着风箱。这五姑本是个美女，否则何太冲也不致为她如此着迷，这时一病之下，变成如此丑陋，詹春也不禁大为叹息。

何太冲道：“叫那些庸医再来瞧瞧。”在房中服侍的老妈子答应着出去。

过了不久，只听得铁链声响，进来七个医生。七人脚上系了铁链，给锁在一起，形容憔悴，神色苦恼。这七人都是四川、云南、甘肃一带最有名的医生，破何太冲派弟子半请半拿的捉了来。但七位名医见解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水肿，有的说是中邪，所开的药方试服之后，没一张管用，五姑的身子仍是日肿一日。何太冲一怒之下，将七位名医都锁了，宣称五姑若是不治，七个庸医（这时“名医”已改称“庸医”）一齐推入坟中殉葬。

七名医生出尽了全身本事，却治得五姑的身子越来越肿，自知性命不保，但每次会诊，总是大声争论不休，指摘其余六名医生，说五姑所以病重，全是他们所害，与自己无涉。这一次七人进来，诊脉之后，三言两语，便又争执起来。何太冲忧急恼怒，大声喝骂，才将七个不知是名医还是庸医的声音压了下来。

詹春心念一动，说道：“师父，我从河南带来了一个医生，年纪虽然幼小，本领却比他们都高些。”何太冲大喜，叫道：“你何不早说，快请，快请。”每一位名医初到，他对之都十分恭敬，但“名医”一变成“庸医”，他可一点也不客气了。

詹春回到厅上，将张无忌带了进去。张无忌一见何太冲，认得当年在武当山逼死父母的诸人之中，便有他在内，不禁暗暗恼恨。但张无忌隔了这四五年，相貌身材均已大变，何太冲却认他不出，见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见了自己竟不磕头行礼，侧目斜视，神色间甚是冷峭，当下也不暇理会，问詹春道：“你说的那位医生呢？”

詹春道：“这位小兄弟便是了。他的医道精湛得很，只怕还胜过许多名医。”

何太冲哪里相信，说道：“胡闹！胡闹！”詹春道：“弟子中了青陀罗花之毒，便是得他治好的。”何太冲一惊，心想：“青陀罗花的花毒不得我独门解药，中后必死，这小子居然能治，倒有些邪门。”向张无忌打量了一会，问道：“少年，你真会治病么？”

张无忌想起父母惨死的情景，本来对何太冲心下暗恨，可是他天性不易记仇，否则也不会肯给简捷等人治病，也不会给昆仑派的詹春疗毒了，这时听何太冲如此不客气的询问，虽感不快，还是点了点头。

他一进房，便闻到一股古怪的气息，过了片刻，便觉这气息忽浓忽淡，甚是奇特，走到五姑床前瞧瞧她脸色，按了按她双手脉息，突然取出一根金针，从她肿得如南瓜般的脸上刺了下去。何太冲大吃一惊，喝道：“你干甚么？”待要伸手抓张无忌时，见他已拔出金针，五姑脸上却无血液脓水渗出。

何太冲五根手指离张无忌背心不及半尺，硬生生的停住，只见他将金针凑近鼻端一嗅，点了点头。心中生出一丝指望，道：“小……小兄弟，这病有救么？”以他一派之尊，居然叫张无忌一声“小兄弟”，可算得客气之极了。

张无忌不答，突然爬到五姑床底瞧了一会，又打开窗子，察看窗外的花圃，忽地从窗中跳出，走近去观赏花卉。何太冲宠爱五姑，她窗外花圃中所种的均是珍奇花卉，这时见张无忌行动怪异，自己心如油煎，盼他立即开方用药，治好五姑的怪病，他却自得其乐的赏起花来，教他如何不怒、但于束手无策之中忽露一线光明，终于强忍怒气，却已满脸黑气，不住的呼呼喘气。

只见张无忌看了一会花草，点点头，若有所悟，回进房来。说道：“病是能治的，可是我不想治。詹姑娘，我要去了。”詹春道：“张兄弟，倘若你治好了五姑的疾病，我们昆仑派上下齐感你的大德，这一定要请你治一治。”张无忌指着何太冲道：“逼死我爹爹妈妈的人中，这位铁琴先生也有份，我为甚么要救他亲人的性命？”

何太冲一惊，问道：”小兄弟，你贵姓，令尊令堂是谁？”张无忌道：“我姓张，先父是武当派的第五弟子。”何太冲一凛：“原来他是张翠山的儿子。武当派着实了得，他家学渊源，料来必有些本事。”当即惨然长叹，说道：“张兄弟，令尊在世之时，在下和他甚是交好，他自刎身亡，我痛惜不止……”他为了救爱妾的性命，便信口胡吹。詹春也帮着师父圆谎，说道：“令尊令堂死后，家师痛哭了几场，常跟我们众弟子说，令尊是他平生最交好的良友。张兄弟，你何不早说？早知你是张五侠的令郎，我对你更要加倍相敬了。”

张无忌半信半疑，但他生性不易记仇，便道：“这位夫人不是生了怪病，是中了金银血蛇的蛇毒。”何太冲和詹春齐声道：“金银血蛇？”张无忌道：“不错，这种毒蛇我也从来没见过，但夫人脸颊肿胀，金针探后针上却有檀香之气。河先生，清你瞧瞧夫人的脚，十根足趾的趾尖上可有细小齿痕。”

何太冲忙掀开五姑身上的棉被，凝目看她的足趾时，果见每根足趾的尖端都有几个紫黑色齿痕，但细如米粒，若非有意找寻，决计看不出来。

何太冲一见之下，对张无忌的信心陡增十倍，说道：“不错，不错，当真每足趾上都有齿痕，小兄弟实在高明，实在高明。小兄弟既知病源，必能疗治。小妾病愈之后，我必当重重酬谢。”转头对七个医生喝道：”甚么风寒中邪，阳虚阴亏，都是胡说八道！她足趾上的齿痕，你们七只大饭桶怎地瞧不出来？”虽是骂人，语调却是喜气洋洋。

张无忌道：“夫人此病本甚奇特，他们不知病源，那也难怪，都放了他们回去罢。”

何太冲笑道：”很好，很好！小兄弟大驾光临，再留这些庸医在此，不是惹人厌么？春儿，每人送一百两银子，叫他们各自回去。”

那七个庸医死里逃生，无不大喜过望，急急离去，生怕张无忌的医法不灵，何太冲又把这个“小庸医”跟自己锁在一起。要八名大小“庸医”齐为他爱妾殉葬。

张无忌道：“请叫仆妇搬开夫人卧床，床底有个小洞，便是金银血蛇出入的洞穴。”何太冲不等仆妇动手，右手抓起一只床脚，单手便连人带床一齐提开，果见床底有个小洞，不禁又喜又怒，叫道：“快取硫磺烟火来，熏出毒蛇，斩它个千刀万剑！”

张无忌摇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夫人所中的蛇毒，全仗这两条毒蛇医治，你杀了毒蛇，夫人的病便治不来了。"何太冲道："原来如此。中间的原委，倒要请教。"这"请教"两字，自他业师逝世，今日是第一次再出于他口。

张无忌指着窗外的花圃道："何先生，尊夫人的疾病，全由花圃中那八株'灵脂兰'而起。"何太冲道："这叫做'灵脂兰'么？我也不知其名，有一位朋友知我性爱花草，从西域带来了这八盆兰花送我。这花开放时有檀香之气，花朵的颜色又极娇艳，想不到竟是祸胎。"张无忌道："据书上所载，这'灵脂兰'其茎如球，颜色火红，球茎中含有剧毒。咱们去掘起来瞧瞧，不知是也不是。"

这时众弟子均已得知有个小大夫在治五师母的怪病。男弟子不便进房，詹春等六个女弟子都在旁边。听得张无忌这般话，便有两个女弟子拿了铁铲，将一株灵脂兰掘了起来，果见土下的球茎色赤如火。两名女弟子听说茎中含有剧毒，哪敢用手去碰？

张无忌道："请各位将八枚球茎都掘出来，放在土钵之中，加入鸡蛋八枚，鸡血一碗，捣烂成糊，捣药时务请小心，不可溅上肌肤。"詹春答应了，自和两名师妹同去办理。张无忌又要了两根尺许长短的竹筒，一枝竹棒，放在一旁。

过不多时，灵脂兰的球茎已捣烂成糊。张无忌将药糊倒在地下，围成一个圆圈，却空出一个两寸来长的缺口，说道："待会见到异状，各位千万不可出声，以免毒蛇受到惊吓，逃得无影无踪。各位去取些甘草、棉花，塞往鼻孔。"众人依言而为张无忌也塞住了鼻孔，然后取出火种，将灵脂兰的叶子放在蛇洞前烧了起来。

不到一盏茶时分，只见小洞中探出一个小小蛇头，蛇身血红，头顶却有个金色肉冠。那蛇缓缓爬出，竟是生有四足，身长约莫八寸；跟着洞中又爬出一蛇，身子略短，形相一般，但头顶肉冠则作银色。

何太冲等见了这两条怪蛇，都是屏息不敢作声。这种异相毒蛇必有剧毒，自不必说，众人武功高强，倒也不惧，但若将之惊走了，只怕夫人的恶疾难治。

只见两条怪蛇伸出蛇舌，互舐肩背，十分亲热，相偎相依，慢慢爬进了灵脂兰药糊围成的圆圈之中。张无忌忙将一根竹筒放在圆圈的缺口外，提起竹棒，轻轻在银冠血蛇的尾上一拨。那蛇行动快如电闪，众人只见银光一闪，那蛇已钻入了竹筒。金冠血蛇跟着也要钻入，但竹筒甚小，只容得一蛇，金冠血蛇无法再进，只急得胡胡而叫。张无忌用竹棒将另一根竹筒拨到金冠血蛇身前，那蛇便也钻了进去。张无忌忙取过木塞，塞住了竹筒口子。

自那对金银血蛇从洞中出来，众人一直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直到张无忌用木塞塞住竹筒，各人才不约而同的吁了口长气，张无忌道："请拿几桶热水进来，将地下洗刷干净，不可留下灵脂兰的毒性。"六名女弟子忙奔到厨下烧水，不多时便将地下洗得片尘不染。

张无忌吩咐紧闭门窗，又命众人取来雄黄、明矾、大黄、甘草等几味药材，捣烂成未，拌以生石灰粉，灌入银冠血蛇竹筒之中，那蛇登时胡胡的叫了起来，另一筒中的金蛇也呼叫相应张无忌拔去金蛇竹筒上的木塞，那蛇从竹筒中出来，绕着银蛇所居的竹筒游走数匝，状甚焦急，突然间急窜上床，从五姑的棉被中钻了进去。

何太冲大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张无忌摇摇手，轻轻揭开棉被，只见那金冠血蛇正张口咬往了五姑左足的中趾。张无忌脸露喜色，低声道："夫人身中这金银血蛇之毒，现下便是要这对蛇儿吸出她体内毒质。"

过了半住香时分，只见那蛇身子肿胀，粗了几有一倍，头上金色肉冠更灿然生光，张无忌拔下银蛇所居竹筒的木塞，金蛇即从床上跃下，游近竹筒，口中吐出毒血喂那银蛇。

张无忌道："好了，每日这般吸毒两次，我再开一张消肿补虚的方子，十天之内，便可痊愈。"何太冲大喜，将张无忌让到书房，说道："小兄弟神乎其技，这中间的缘故，还要请教。"张无忌道："据书上所载，这金冠银冠的一对血蛇，在天下毒物中名列第四十七，并不算是十分厉害的毒物，但有一个特点，性喜食毒。甚么砒霜、鹤顶红、孔雀胆、鸩酒等等，无不喜爱。夫人窗外的花圃之中种了灵脂兰，这灵脂兰的毒性可着实厉害，竟将这对金银血蛇给引了来。"何太冲点头道："原来如此。"

张无忌道："金银血蛇必定雌雄共居，适才我用雄黄等药焙炙那银冠雌蛇，金冠雄蛇为了敕它伴侣.便到夫人脚趾上吸取毒血相喂。此后我再用药物整治雄蛇，那雌蛇也必定去吸取毒血，如此反复施为，便可将夫人的体内毒质去尽。"说到这里，想起一事："这对血蛇最初却何以去咬夫人脚趾，其中必定另有缘故。"一时想不明白，也就不提。

当日何太冲在后堂设了筵席，款待张无忌与杨不悔。张无忌心想杨不悔是纪晓芙的私生女儿，说起来于峨嵋派的声名有累，因此当何太冲问起她的来历时，含糊其辞，不加明言。

过了数日，五姑肿胀渐消，精神恢复，已能略进饮食。张无忌便出言告辞，何太冲苦苦挽留，只恐爱妾病况又有反复。到第十天上，五姑已然肿胀全消。

五姑备了一席精致酒筵，亲向张无忌道谢，请了詹春作陪。五姑容色虽仍憔悴，但俏丽一如往昔，何太冲自是十分欢喜。

詹春乘着师父高兴，求他将苏习之收入门下。何太冲呵呵笑道："春儿，你这釜底抽薪之计着实不错啊，我收了这姓苏的小子，将来自会把'昆仑两仪剑'剑法传他，那么他从前偷看一次，又有何妨？"詹春笑道："师父，倘若不是这姓苏的偷看你老人家使剑，弟子不会去拿他，便不会碰到张世兄。

固然师父和五姑洪福齐天，张世兄医道高明，可是这姓苏的小子，说来也有一份小小功劳啊。"

五姑向何太冲道："你收了这许多弟子，到头来谁也帮不了你的忙，只有詹姑娘才立了大功。詹姑娘既然看中那小子，想必是好的，你就多收一个罢，说不定将来倒是最得力的弟子呢。"何太冲对爱妾之言向来唯命是听，便道："好罢，我收便收他，可是有个条款。"五姑道："甚么啊？"何太冲正色道："他投入我门下之后，须得安心学艺，可不许对春儿痴心妄想，意图娶她为妻，这个我却是万万不准的。"

詹春满脸通红，把头低了下去。五姑却吃吃的笑了起来，说道："啊哟，你做师父的要以身作则才好，自己三妻四妾，却难道禁止徒儿们婚配么？"

何太冲那句话原是跟着詹春说笑，哈哈一笑，便道："喝酒，喝酒！"

只见一名小鬟托着木盘，盘中放着一把酒壶，走到席前，替各人斟酒。

那酒稠稠的微带黏性，颜色金黄，甜香扑鼻。何太冲道："张兄弟，这是本山的名产，乃是取雪山顶上的琥珀蜜梨酿成，叫'琥珀蜜梨酒'，为外地所无，不可不多饮几杯。"心下寻思："却如何骗得他说出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来？此事须当缓图，千万不可急躁。"

张无忌本不会饮酒，但闻到这唬琅蜜梨酒香沁心脾，便端起杯来，正要放到唇边，突然怀中那时金银血蛇同时胡胡胡的低鸣起来。张无忌心中一动，叫道："此酒饮不得。"众人一怔，部放下酒杯。张无忌从怀中取出竹筒，放出金冠血蛇，那蛇儿游到酒怀之旁，探头将一杯酒喝得涓滴不剩。张无忌将它关回竹筒，放了银冠雌蛇出来，也喝了一杯。这对血蛇互相依恋。单放雄蛇或是雌蛇，决不远去，同时十分驯善，但若双蛇同时放出，那不但难以捕捉回归竹筒，说不定还会暴起伤人。

五姑笑道："小兄弟，你这对蛇儿会喝酒，当真有趣得紧，"张无忌道："请命人捉一狗子或是猫儿过来。"那小鬟应道："是！"便要转身退出。

张无忌道："这位姊姊等在这里别去，让别人去捉猫狗。"过了片刻，一名仆人牵了一头黄狗进来。张无忌端起何太冲面前的一杯酒，灌在黄狗的口里。

那黄狗悲吠几声，随即七孔流血而毙。

五姑吓得浑身发抖，道："酒里有毒……谁……谁要害死我们啊，张兄弟，你又怎知道？"张无忌道："金银血蛇喜食毒物，它们嗅到酒中毒药的气息，便高兴得叫了起来。"

何太冲脸色铁青，一把抓住那小鬟的手腕，低声道："这毒酒是谁叫你送来的？"那小鬟惊得魂不附体，颤声道："我……我不知道是

毒……有毒……

我从大厨房拿来……”何太冲道：“你从大厨房到这里，遇到过谁了？”那小鬟道：“在走廊里见到杏芳，她拉住我跟我说话，揭开酒壶闻了闻酒香。”

何太冲、五姑、詹春三人对望了一眼，都是脸有惧色。原来那杏芳是何太冲原配夫人的贴身使婢。

张无忌道：“何先生，此事我一直踌躇不说，却在暗中察看。你想，这对金银血蛇当初何以要去咬夫人的足趾，以致于蛇毒传入她的体内？显然易见，是夫人先已中了慢性毒药，血中有毒，才引到金银血蛇。从前向夫人下毒的，只怕便是今日在酒中下毒之人。”

何太冲尚未说话，突然门帘掀起，人影一晃，张无忌只觉胸口双乳底下一阵剧痛，已被人点中了穴道。一个尖锐的声音说道：“一点儿也不错，是我下的毒！”

只见进来那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半老女子，头发花白，双目含威，眉心间聚有煞气。那女子对何太冲道：“是我在酒中下了蜈蚣的剧毒，你待怎样？”

五姑脸现惧色，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叫道：“太太！”原来这高大女子是何太冲的元配夫人班淑娴，本是他的师姊。

何太冲见妻子冲进房来，默然不语，只是哼了一声。班淑娴道：“我问你啊，是我下的毒，你待怎样？”何太冲道：“你不喜欢这少年，那也罢了。

但你行事这等不分青红皂白，倘若我毒酒下肚，那可如何是好？”

班淑娴怒道：“这里的人全不是好东西，一古脑儿整死了，也好耳目清凉。”拿起装着毒酒的酒壶摇了摇，壶中有声，还余有大半壶，便满满斟了一怀毒酒，放在何太冲面前，说道：“我本想将你们五个一起毒死，既被这小子发觉，那就饶了四个人的性命。这一杯毒酒，任谁喝都是一样，老鬼，你来分派罢。”说着刷的一声，拔剑在手。

班淑娴是昆仑派中的杰出人物，年纪比何太冲大了两岁，入门较他早，武功修为亦不在他之下。何太冲年轻时英俊潇洒。深得这位师姊欢心。他们师父白鹿子因和明教中一个高手争斗而死，不及留下遗言。众弟子争夺掌门之位，各不相下。班淑娴却极力扶助何太冲，两人合力，势力大增，别的师兄弟各怀私心，便无法与之相抗，结果由何太冲接任掌门。他怀恩感德，便娶了这位师姊为妻。少年时还不怎样，两人年纪一大，班淑娴显得比何太冲老了十多岁一般。何太冲借口没有子嗣，便娶起妾侍来。

由于她数十年来的积威，再加上何太冲自知不是，心中有愧，对这位师姊又兼严妻十分敬畏。但怕虽然怕，侍妾还是娶了一个又一个，只是每多娶一房妾侍，对妻子便又多怕三分。这时见妻子将一杯毒酒放在自己面前，压根儿就没有违抗的念头，心想：“我自己当然不喝，五姑和春儿也不能喝，张无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只有这女娃娃跟我们无亲无故。”便站起身来，将那杯酒递给杨不梅，说道：“孩子，你喝了这杯酒。”

杨不梅大惊，适才眼见一条肥肥大大的黄狗喝了一杯毒酒便即毙命，哪里敢接酒杯，哭道：“我不喝，我不喝。”何太冲抓住她胸口衣服，便要强灌。

张无忌冷冷的道：“我来喝好了。”何太冲心中过意不去，并不接口。

班淑娴因心怀妒意，是以下毒想害死何太冲最宠爱的五姑，眼见得手，却给张无忌从万里之外赶来救了，对这少年原是极为憎恶，冷冷的道：“你这少年古里古怪，说不定有解毒之药。若是你来代喝，一杯不够，须得将毒酒喝干净了。”

张无忌眼望何太冲，盼他从旁说几句好话，哪知他低了头竟是一言不发。

詹春和五姑也不敢说话，生怕一开口，班淑娴的怒气转到自己头上，这大半壶毒酒便要灌到自己口中。张无忌心中冰凉，暗想：“这几人的性命是我所救，但我此刻遇到危难，他们竟袖手旁观，连求情的话也不说半句。”便道：“詹姑娘，我死之后，请你将这个小妹妹送到坐忘峰她爹爹那里，这事能办到么？”詹春眼望师父。何太冲点了点头。詹春便道：“好罢，我会送她去。”

心中却想：“昆仑山横亘千里，我怎知坐忘峰在哪里？”

张无忌听她随口敷衍，显无丝毫诚意，知道这些人都是凉薄之辈，多说也是枉然，冷笑道：“昆仑派自居武林中名门大派，原来如此。何先生，取酒给我喝罢！”

何太冲一听，心下大怒，又想须得尽快将他毒死，妻子的怒气便可早些平息，免得她另生毒计，害死五姑，火烧眉毛，且顾眼下，谢逊的下落也不暇理会了，当即提起大半壶毒酒，都灌进了张无忌口中。

杨不悔抱着张无忌身子，放声大哭。

班淑娴冷笑道：“你医术再精，我也教你救不得自己。”伸手又在张无忌肩背腰胁多处穴道补上几指，倒转剑柄，在何太冲、詹春、五姑、杨不悔四人身上各点了两处大穴，说道：“两个时辰之后，再来放你们。”她点穴之时，何太冲和詹春等动也不动，不敢闪避。班淑娴向在旁侍候的婢仆喝道：“都出去！”她最后出房，反手带上房门，连声冷笑而去。

毒酒入腹，片刻之间张无忌便觉肚中疼痛，眼见班淑娴出房关门，心道：“你既走了，我一时未必便会死。”强忍疼痛，暗自运气，以谢逊所授之法，先解开身上被点的诸穴，随即在自己的头上拔下几根头发，到咽喉中一阵撩拨，喉头发痒，哇的一声，将饮下的毒酒呕出了十之八九。何太冲、詹春等见他穴道被点后居然仍能动弹，都是大为惊讶。

何太冲便欲出手拦阻，苦于自己被妻子点了穴道，空有一身极高的武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张无忌觉得腹中仍然疼痛，但搜肚呕肠，再也吐不出来了，心想先当脱此危境，再设法除毒，于是伸手去解杨不梅的穴道。哪知班淑娴的点穴手法另有一功，张无忌一试之下，解之不开，此时事势紧迫，不暇另试别般解穴手法，当即将她抱起，推窗向外一张，不见有人，便将杨不悔放在窗外。

何太冲若以真气冲穴，大半个时辰后也能解开，但眼见张无忌便要逃走，待会儿妻子查问起来，又有风波，何况让这武当派的小子赤手空拳的从昆仑派三圣堂中逃了出去，将自己忘恩负义的事迹在江湖上传扬开来，一代宗师的颜面何存？无论如何非将他截下杀死不可，当下深深吸一口气，便要纵声呼叫，向妻子示警。

张无忌已料到此着，从怀里摸出一颗黑色药丸，塞在五姑口中，说道：“这是一颗‘鸠砒丸’，十二个时辰之后，五夫人断肠裂心而死。我将解药放在离此三十里外的大树之上，作有标志，三个时辰之后，何先生可派人去取。倘若我出去时失手被擒，那么反正是个死，多一个人相陪也好。”

这一着大出何太冲意料之外，微一沉吟，低声道：“小兄弟，我这三圣堂虽非龙潭虎穴，但凭你两个孩子，却也闯不出去。”张无忌知他此言不虚，冷冷的道：“但五夫人所服的这颗‘鸠砒丸’的毒性，眼前除我之外，却也无人能解。”何太冲道：“好，你解开我的穴道，我亲自送你出去。”何太冲破点的是“风池”和“京门”两穴，张无忌在他“天柱”、“环跳”、“大椎”、“商曲”诸穴推拿片刻，也是毫不见效。

这一来，两人均自暗服。张无忌心道：“他昆仑派的点穴功夫确是厉害，胡先生传了我七种解开被点穴道的手法，在他身上竟全不管用。”何太冲却想：“这小子竟会这许多推拿解穴的法门，手法怪异，当真了不起。师姊明明点了他身上七八处穴道，却如何半分也奈何他不得？武当派近年来名动江湖，张三丰这老道的本事果是人所难及。那日在武当山上，幸亏没跟武当派动手，否则定要惹得灰头土脸。他小小孩童已如此了得，老的大的自是更加厉害十倍。”他却不知张无忌自通穴道的功夫学自谢逊，而解穴的本事学自胡青牛。武当派自有他威震武林的真才实学，张无忌这两项本领却和武当派无关。

何太冲见他解穴无效，心念一动，道：“你拿茶壶过来，给我喝几口茶。”

张无忌不知他何以突然要在此时喝茶，但想他顾忌爱妾的性命，不敢对自己施甚么手脚，便提起茶壶，喂他饮茶。何太冲满满吸了一口，

却不吞下，对准了自己时弯里的“清冷渊”用力一喷，一条水箭笔直冲出，嗤嗤有声，登时将他手上穴道解了。

张无忌来到昆仑山三圣堂后，一直见何太冲为了五姑的疾病烦恼担忧，畏妻宠妾，懦弱猥琐，便似个寻常没志气的男子。此时初见他显现功力，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位昆仑派的掌门武功如此深厚，我先前可将他瞧得小了。

看来他并不在俞二师伯、金花婆婆、灭绝师太诸人之下。我先前但见他庸懦颟顸，没想到他身为昆仑派掌门，果然有人所难及之处。这道水箭若是喷在我脸上胸口，立时便须送命。”

何太冲将右臂转了几转，解开了自己腿上穴道，说道：“你先将解药给她服了，我送你平安出谷。”张无忌摇了摇头。何太冲急道：“我是昆仑掌门，难道会对你这孩子失信？倘若毒性发作，那便如何是好？”张无忌道：“毒性不会便发。”何太冲叹了口气，道，“好罢，咱们悄悄出去。”

两人跳出窗去，何太冲伸指在杨不悔的背心上轻轻一拂，登时解了她的穴道，手法轻灵无比。张无忌好生佩服，眼光中流露出钦仰的神色来。何太冲懂得他的心意，微微一笑，一手携着一人，绕到三圣堂的后花园，从侧门走出。

那三圣堂前后共有九进，出了后花园的侧门，经过一条曲曲折折的花径，又穿入许多厅堂之中。但见屋宇连绵，门户复叠，若不是何太冲带领，张无忌非迷路不可，就算没昆仑派弟子拦阻，也未必便能闯出去。

一离三圣堂，何太冲右手将杨不悔抱在臂弯，左手拉着张无忌，展开轻功，向西北方疾行。张无忌给他带着，身子轻飘飘的，一跃便是丈余，但觉风声呼呼在耳畔掠过，宛似凌空飞行，这一来，对何太冲和昆仑派的敬重之心又增了几分。自知腹内毒质未净，伸左手从怀里摸出两粒解毒药丸，咽入肚中。这才宽心。

正行之间，忽听一个女子声音叫道：“何太冲……何太冲……给我站住了……”这声音顺风传来，似乎极为遥远，又似便在身旁，正是班淑娴的口音。

何太冲微一迟疑，当即立定了脚步，叹了口气，说道：“小兄弟，你们两个快些走罢，内人追赶而来，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张无忌心想：“这人待我还不算太坏。”便道：“何先生，你回去便是。我给五夫人服食的并非毒药，更不是甚么‘鸩砒丸’，只是一枚润喉止咳的‘桑贝丸’。前几日不悔妹妹咳嗽，我制了给她服用，还多了几丸在身边，不免吓了你一跳。”

何太冲又惊又怒，又是宽心，喝道：“当真不是毒药？”张无忌道：“五夫人自我手中救活，我怎能又下毒害她。”

只听班淑娴呼叫不绝：“何太冲……何太冲……你逃得了么？”声音又近了些。

何太冲所以带张无忌和杨不悔逃走，全是为了怕爱妾毒发不治，这时确知五姑所服并非毒药，原来是上了这小子的大当，不禁怒不可遏，拍拍拍拍四个耳光，只打得张无忌双颊肿起，满口都是鲜血。

张无忌心下大悔：“我好胡涂，怎能告知他真相？这一下我和不悔妹妹可都没命了。”见他第五掌又打过来，忙使一招武当长拳中的“倒骑龙”，往他手掌迎击过去。这一招若由俞莲舟等人使出来，原是威力无穷，但张无忌只学到一点肤浅皮毛，如何以之抵挡昆仑派掌门的招式？何太冲侧身略过，拍的一掌，打在张无忌右眼之上，只打得他眼睛立时肿起。张无忌早就知道自己本领跟他差得太远，一招无效，索性垂手立足，不再抗拒。

何太冲却并不因他不动而罢手，仍是左一掌右一掌的打个不停。他掌上并未运用内力，否则一掌便能将他震死了，但饶是如此，每一掌都打得张无忌头昏眼花，疼痛不堪。

他正打得起劲，班淑娴已率领两名弟子追到，冷冷的站在一旁。班淑娴见张无忌并不抵御，未免无趣，说道：“你打那女娃子试试。”何太冲身形斜转，拍的一声，打了杨不悔一个耳括子。杨不悔吃痛，登时哇哇大哭。张无忌怒道：“你打我便了，何必又欺侮这个小女孩儿？”何太冲不理，伸掌又给杨不悔一下。张无忌纵起身来，一头撞在他怀中。

班淑娴冷笑道：“人家小小孩童，尚有情义，哪似你这等无情无义的薄幸之徒。”

何太冲听了妻子讥刺之言，满脸通红，抓住张无忌后颈，往外丢出，喝道：“小杂种，见你的爹娘去罢！”这一下使上了真力，将他头颅对准了山边的一块大石摔去。

张无忌身不由主的疾飞而出，顷刻间头盖便要撞上大石。脑浆迸裂。

蓦地里旁边一股力道飞来，将张无忌一引，把他身子提起直立，带在一旁。张无忌惊魂未定，站在地下，眯着一对肿得老高的眼睛向旁瞧去。只见离身五尺之处，站着一位身穿白色粗布长袍的中年书生。

班淑娴和何太冲相顾骇然，这书生何时到达，从何处而来，事先绝无知觉，即使他早就躲在大石之后，以自己夫妇的能为，又怎会不即发觉？何太冲适才提起张无忌掷向大石，这一掷之力少说也有五六百斤，但那书生长袖一卷，便即消解，将张无忌带在一旁，显然武功奇高。但见他约莫四十来岁年纪，相貌俊雅，只是双眉略向下垂，嘴边露出几条深深皱纹，不免略带衰老凄苦之相。他不言不动，神色漠然，似乎心驰远处，正在想甚么事情。

何太冲咳嗽一声，问道：“阁下是谁？为何横加插手，前来干预昆仑派之事？”

那书生淡淡的道：“两位便是铁琴先生和何夫人罢？在下杨逍。”

他“杨逍”两字一出口，何太冲、班淑娴、张无忌三人不约而同“啊”的一声呼叫。只是张无忌的叫声中充满了又惊又喜之情，何氏夫妇却是惊怒交集。

只听得刷刷两声，两名昆仑女弟子长剑出鞘，倒转剑柄，递给师父师母。

何太冲横剑当腹，摆一招“雪拥蓝桥”势。班淑娴剑尖斜指向地，使一招“木叶萧萧”，这两招都是昆仑派剑法中的精奥，看来轻描淡写，随随便便，但其中均伏下七八招凌厉之极的后着。同时两人都已将内力运上右臂，只须手腕一抖，剑光暴长，立时便可伤到敌人身上七八处要害。两人此时劲敌当前，已于剑招中使上了毕生所学。

杨逍却似浑然不觉，但听张无忌那一声叫喊中充满了喜悦，微觉奇怪，向他脸上一瞥。这时张无忌满脸鲜血，鼻肿目青，早给何太冲打得不成样子，但满心欢喜之情，还是在他难看之极的脸上流露出来。张无忌叫道：“你，你便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者、杨逍杨伯伯么？”杨逍点了点头，道：“你这孩子怎知道我姓名？”

张无忌指着杨不悔，叫道：“她便是你女儿啊。”拉过杨不悔来，说道：“不悔妹妹，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咱们终于找到他了。”

杨不悔睁眼骨溜溜地望着杨逍，九成倒是不信，但于他是不是爸爸，却也并不关心。只问：“我妈呢？妈妈怎么还不从天上飞下来？”

杨逍心头大震，抓住张无忌肩头，说道：“孩子，你说清楚些。她……她是谁的女儿，她妈妈是谁？”他这么用力一抓，张无忌的肩骨格格直响，痛到心底。

张无忌不肯示弱，不愿呼痛，但终究还是“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说道：“她是你的女儿，她妈妈便是峨嵋派女侠纪晓芙。”

杨逍本来脸色苍白，这时更加没半点血色，颤声道：“她……她有了女儿？她……她在哪里？”忙俯身抱起了杨不悔，只见她被何太冲打了两掌后面颊高高肿起，但眉目之间，宛然有几分纪晓芙的俏丽。正想再问，突然看到她颈中的黑色丝绦，轻轻一拉，只见丝绦尽头结着一块铁牌，牌上金丝镂出火焰之形，正是他送给纪晓芙的明教“铁焰令”，这一下再无怀疑，紧紧搂住了杨不悔，连问：“你妈妈呢？妈妈呢？”

杨不悔道，“妈妈到天上去了，我在寻她。你看见她么？”

杨逍见她年纪太小，说不清楚，眼望张无忌，意示询问。张无忌叹了口气，说道：“杨伯伯，我说出来你别难过。纪姑姑被她师父打死了，她临死之时……”

杨逍大声喝道：“你骗人，你骗人！”

只听得喀的一声，张无忌左臂上的骨头已被他捏断了。咕咚、咕咚，杨逍和张无忌同时摔倒。杨逍右手仍是紧紧抱着女儿。

何太冲和班淑娴对望一眼，两人双剑齐出，分别指住了杨逍咽喉和眉心。

杨逍是明教的大高手，威名素著。班淑娴和何太冲两人的师父白鹿子死在明教中人的手里，真凶是谁虽不确知，但昆仑派众同门一向都猜想就是杨逍，河氏夫妇跟他蓦地相逢，心中早已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哪知他竟突然晕倒，当真是天赐良机，立时便出手制注了他要害。

班淑娴道：“斩断他双臂再说。”何太冲道：“是！”

这时杨逍兀自未醒。张无忌断臂处剧痛，只疼得满头大汗，心中却始终清醒，眼见情势危急，足尖在杨逍头顶的“百会穴”上轻轻一点。

“百会穴”和脑府相关，这么一震，杨逍立时醒转，一睁开眼，但觉寒气森森，一把长剑的剑尖抵住了自己眉心，跟着青光一闪，又有一把长剑往自己左臂上斩落，待要出招挡架，为势已然不及，何况班淑娴的长剑制住了他眉心要害，根本便动弹不得，当下一股真气运向左臂。何太冲的长剑斩上他左臂，突觉剑尖一溜，斜向一旁，剑刃竟不受力，宛如斩上了甚么又滑又韧之物，但白袍的衣袖上鲜血涌出，还是斩伤了他。

便在此时，杨逍的身子猛然间贴地向后滑出丈余，好似有人用绳缚住他的头颈，以快迅无伦的手法向后拉扯一般。班淑娴的剑尖本来抵住他的眉心，他身子向后急滑，剑尖便从眉心经过鼻子、嘴巴、胸膛，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深入数分。这一招实是极险，倘若班淑娴的剑尖再深了半寸，杨逍已是惨遭开膛剖腹之祸。他身子滑出，立时便直挺挺的站直。这两下动作，本来全是绝不可能，但见他膝不曲，腰不弯，陡然滑出，陡然站直，便如全身装上了机括弹簧，而身子之僵硬怪诡，又和僵尸无异。

杨逍身刚站起，双脚踏出，喀喀两响，何氏夫妇双剑断折。他两脚出脚虽有先后，但迅如电闪，便似同时踏出一般。以何太冲和班淑娴剑法上的造诣，杨逍武功再强，也决不能一招之间便踏断二人兵刃，只是他招数怪异，于重伤之余突然脱身反击。何氏夫妇惊骇之下，竟不及收剑。

杨逍跟着双足踢出，两柄剑上折下来的剑头激飞而起，分向两人飞去。

何氏夫妇各以半截长剑挡格，但觉虎口一震，半身发热，虽将剑头格开，却已吃惊不小，急忙抽身后退，一站西北，一站东南，虽然手中均只剩下半截断剑，但阳剑指天，阴剑向地，两人双剑合壁，使的是昆仑派“两仪剑法”，心中虽然惶急，却仍是气定神闲，端凝若山。

昆仑派“两仪剑法”成名垂数百年，是天下有名的剑法之一，何氏夫妇同门学艺，从小练到老，精熟无比。杨逍曾和昆仑派数度大战，知道这剑法的厉害之处，虽然不惧，但知要击败二人，非在数百招之后不可，此刻心中只想着纪晓芙的生死，哪有心情争斗？何况臂上和脸上的伤势均是不轻，若是流血不止，也着实凶险，于是冷冷的道：“昆仑派越来越不长进了，今日暂且罢手，日后再找贤伉俪算帐。”左手仍是抱着杨不悔，伸右手拉起张无忌，也不见他提足抬腿，突然之间倒退丈余，一转身，已在数丈之外。

何氏夫妇相顾骇然，好不容易这大魔头自行离去，哪里敢追？

杨逍带着二小，一口气奔出数里，忽然停住脚步，问张无忌道：“纪晓芙姑娘到底怎样了？”他奔得正急，哪知说停便停，身子便如钉在地下一般，更不移动半分。

张无忌收势不及，向前猛冲，若非杨逍将他拉住，已然俯跌摔倒，听他这般问，喘了几口气，说道：“纪姑姑已经死了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用不着捏断我手臂。”

杨逍脸上闪过一丝歉色，随即又问：“她……她怎么会死的？”声音已微带呜咽。

张无忌喝下了班淑娴的毒酒，虽然已呕去了大半，在路上又服了解毒丸药，但毒质未曾去尽，这时腹中又疼痛起来，取出金冠血蛇，让它咬住自己左手食指吸毒，一面将如何识得纪晓芙、如何替她治病、如何见她被灭绝师太击毙的情由一一说了，待得说完，金冠血蛇也已吸尽了他体内的毒质。

杨逍又细问了一遍纪晓芙临死的言语，垂泪道：“灭绝恶尼是逼她来害我，只要她肯答应，便是为峨嵋派立下大功，便可继承掌门人之位。唉，晓芙啊，晓芙，你宁死也不肯答允。其实，你只须假装答允，咱们不是便可相会、便不会丧生在灭绝恶尼的手下了么？”

张无忌道：“纪姑姑为人正直，她不肯暗下毒手害你，也就不肯虚言欺骗师父。”杨逍凄然苦笑，道：“你倒是晓芙的知己……岂知她师父却能痛下毒手，取她性命。”

张无忌道：“我答应纪姑姑，将不悔妹妹送到你手……”

杨逍身子一颤，道：“不悔妹妹？”转头问杨不梅道：“孩子，乖宝贝，你姓甚么？叫甚么名字？”杨不悔道：“我姓杨，名叫不悔。”

杨逍仰天长啸，只震得四下里木叶簌簌乱落，良久方绝，说道：“你果然姓杨。不悔，不悔。好！晓芙，我虽强逼于你，你却没懊悔。”

张无忌听纪晓芙说过二人之间的一段孽缘，这时眼见杨逍英俊潇洒，年纪虽然稍大，但仍不失为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比之稚气犹存的殷梨亭六叔，只怕当真更易令女子倾倒。纪晓芙被逼失身，终至对他倾心相恋，须也怪她不得。以他此时年纪，这些情由虽不能全然明白，却也隐隐约约的想到了。

张无忌左臂断折，疼痛难熬，一时找不到接骨和止痛的草药，只得先行接上断骨，采了些消肿的草药敷上，折了两根树枝，用树皮将树枝绑在臂上。

杨逍见他小小年纪，单手接骨治伤，手法十分熟练，微觉惊讶。

张无忌绑扎完毕，说道：“杨伯伯，我没负纪姑姑所托，不悔妹妹已找到了爸爸。咱们就此别过。”杨逍道：“你万里迢迢，将我女儿送来，我岂能无所报答？你要甚么，尽管开口便是，我杨逍做不到的事、拿不到的东西，天下只怕不多。”

张无忌哈哈一笑，说道：“杨伯怕，你忒也把纪姑姑瞧得低了，枉自叫她为你送了性命。”杨逍脸色大变，喝道：“你说甚么？”

张无忌道：”纪姑姑没将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若是我有所求而来，我这人还值得托付么？”他心中在想：“一路上不悔妹妹遭遇了多少危难，我多少次以身相代？倘若我是贪利无义的不肖之徒，今日你父女焉得团圆？”只是他不喜自伐功劳，一句也没提途中的诸般困厄，说了那几句话，躬身一揖，转身便走。

杨逍道：“且慢！你帮了我这个大忙。杨逍自来有仇必报。有恩必报，你随我回去，一年之内，我传你几门天下罕有敌手的功夫。”

张无忌亲眼见到他踏断何氏夫妇手中长剑，武功之高，江湖上实是少有其匹，便只学到他的一招半式，也必大有好处，但想起太师父曾谆谆告诫，决不可和魔教中人多有来往，何况他武功再高，怎及得上太师父？更何况自己已不过再有半年寿命，就算学得举世无敌的武功，又有何用？当下说道：“多谢杨伯伯垂青，但晚辈是武当弟子，不敢另学别派高招。”

杨逍“哦”的一声，道：“原来你是武当派弟子！那殷梨亭……殷六侠……”

张无忌道：“殷六侠是我师叔，自先父逝世，殷六叔待我和亲叔叔没有分别。我受纪姑姑的嘱托，送不悔妹妹到昆仑山来，对殷六叔可不免……不免心中有愧了。”

杨逍和他的目光一接，心下更是惭愧，右手一摆，说道：“杨某深感大德，愧无以报。既是如此，后会有期。”身形晃动，已在数丈之外。

杨不悔大叫：“无忌哥哥，无忌哥哥！”但杨逍展开轻功，顷刻间已奔得甚远，那“无忌哥哥”的呼声渐渐远去，终于叫声和人影俱杳。



十五　奇谋秘计梦一场

张无忌和杨不悔万里西来，形影相依，突然分手，甚感黯然，但想到终于能不负纪晓芙所托，将她女儿送往杨逍手中，又不禁欣慰。悄立半晌，怕再和何太冲、班淑娴等昆仑派诸人碰面，便往山深处走去。

如此行了十余日，臂伤渐愈，可是在昆仑山中转来转去，再也找不到出山的途径。这日走了半天，坐在一堆乱石上休息，忽听西北方传来一阵犬吠之声，听声音竟有十余头之多。犬吠声越来越近，似是追逐甚么野兽。

犬吠声中，一只小猴子急奔而来，后股上带了一枝短箭。那猴儿奔到数丈外，打了个滚，它股上中箭之后，不能窜高上树，这时筋疲力竭，再也爬不起来。张无忌走过去一看，猴儿目光中露出乞怜和恐惧的神色。张无忌触动心事：“我被昆仑派众人追逐，正和你一般狼狈。”于是抱起猴儿，轻轻拔下短箭，从怀中取出草药来，敷上箭伤的伤口。

便在此时，犬吠声已响到近处，张无忌拉开衣襟，将猴儿放入怀中，只听得汪汪汪几声急吠，十余头身高齿利的猎犬已将他团团围住。众猎犬嗅得到猴儿的气息，张牙舞爪的发威，一时还不敢扑将上来。张无忌见这些恶犬露出自森森的长牙，神态凶狠，心中害怕，知道只要将怀中的猴儿掷出，群犬自会扑击猴儿，不再和自己为难。但他自幼受父亲教诲，事事以侠义为重，虽对一头野兽也不肯相负，当即纵身从群犬头顶飞跃而过，迈开步子急奔。

群犬胡胡狂吠追来。

猎犬奔跑何等迅速，张无忌只逃出十余丈，就被追上，只觉腿上一痛，已被一头猛犬咬中，牢牢不放。他急忙回身一掌，击在那头猎犬头顶，这一掌出尽了全力，竟将那头猎犬打得翻了个筋斗，昏晕过去。其余猎犬蜂拥扑上。

张无忌拳打足踢，奋力抵抗。他臂伤未曾痊愈，左臂不能转动，不久便被一头恶犬咬住了左手，四面八方群犬扑上乱咬，头脸肩背到处被群犬利齿咬中，骇惶失措之际，隐隐似听得几声清脆娇嫩的呼叱，但声音好像十分遥远，他眼前一黑，便甚么都不知道了。

昏迷之中，似见无数豺狼虎豹不住的在咬他身体，他要张口大叫，却叫不出半点声音，只听得有人说道：“退了烧啦，或许死不了。”

张无忌睁开眼来，先看到一点昏黄的灯火，发觉自己睡在一间小室之中，一个中年汉子站在身前。张无忌道：“大……大叔……我怎……”只说了这几个字，猛觉全身火烫般疼痛，这才慢慢想起，自己曾破一群恶犬围着狂咬。

那汉子道：”小子，算你命大，死不了，怎样？肚饿么？”张无忌道：“我……我在哪里？”各处伤口同时剧痛，又晕了过去。

待得第二次醒来，那中年汉子已不在室中。张无忌想：“我明明活不长久了，何以又要受这许多折磨？”低下头来，见胸前项颈、手臂大腿，到处都缚满了布带，一阵药草气息扑鼻，原来已有人在他伤处敷了伤药。从药草的气息之中，知替他敷药那人于治伤一道所知甚浅，药物之中是杏仁、马前子、防风、南星诸味药物，这些药若是治疯犬咬伤，用于拔毒，原具灵效，但咬他的并非疯狗，他是筋骨肌肉受损而非中毒，药不对症、反而多增痛楚。

他无力起床，挨到天明，那中年汉子又来看他。

张无忌道：“大叔，多谢你救我。”那汉子冷冷的道：“这儿是红梅山庄，我们小姐救你来的。你肚饿了罢？”说着出去端了一碗热粥进来。张无忌喝了几口，但觉胸口烦恶，头晕目眩，便吃不下了。

一直躺了八天，才勉强起床，脚下虚飘飘的没一点力气，他自知失血过多，一时不易复元。那汉子每日跟他送饭换药，虽然神色间显得颇为厌烦，但张无忌还是十分感激，只是见他不喜说话，纵有满腹疑问，却不敢多问。

这天见他拿来的仍是防风、南星之类药物捣烂的药糊，张无忌忍不住道："大叔，这些药不大对症，劳你驾给我换几味成不成？"

那汉子翻着一对白眼，向他瞧了半天，才道："老爷开的药方，还能错得了么？你说药不对症，怎地也将你死人治活了？真是的，小孩子家胡言乱语，我们老爷听到了就算不见怪，可是你也不能太过不识好歹啊。"说着将药糊在他伤口上敷下。张无忌只有苦笑。

那汉子道："我瞧你身上的伤也大好了，该去向老爷、太太、小姐磕几个头，叩谢救命之恩。"张无忌道："那是该当的，大叔，请你领我去。"

那汉子领着他出了小室，经过一条长廊，又穿过两进厅堂，来到一座暖阁之中。此时已届初冬，昆仑一带早已极为寒冷，暖阁中却温暖如春，可又不见何处生着炭火，但见阁中陈设辉煌灿烂，榻上椅上都铺着锦缎软垫。张无忌一生从未见过这等富丽舒适的所在，自顾衣衫污损，站在这豪华的暖阁中实是大不相称，不由得自惭形秽。

暖阁中无人在内，那汉子脸上的神色却极为恭谨，躬身禀道："那给狗儿咬伤的小子好了。来向老爷太太叩头道谢。"说了这几句话后，垂手站着，连透气也不敢使劲。

过了好一会，只见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向张无忌斜睨了一眼，发话道："乔福，你也是的，怎么把他带到这里？他身上臭虫虱子跳了下来，那怎么办啊？"乔福应道："是，是！"

张无忌本已局促不安，这时更羞得满脸通红，他除了身上一套衣衫之外，并无替换衣服，确是生满了虱子跳蚤，心想这位小姐说得半点不错。但见她一张鹅蛋脸，乌丝垂肩，身上穿的不知是甚么绫罗绸缎，闪闪发光，腕上戴着金镯，这等装饰华贵的小姐，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心想："我被群犬围攻之时，依稀听得有个女于的声音喝止。那位乔福大叔又说，是他小姐救了我的，我理当叩谢才是。"于是跪下磕头，说道："多谢小姐搭救，我终身不敢忘了大恩。"

那少女一愣，突然间格格娇笑起来，说道："乔福，乔福，你怎么啦？你作弄这傻小子，是不是？"乔福笑道："小凤姊姊，这傻小子就是向你磕几个头，你也不是受不起啊。这傻小子没见过世面，见了你当是小姐啦！可是话得说回来，咱们家里的丫鬟大姐，原比人家的千金小姐还尊贵些。"张无忌一惊，忙站起身来，心想："糟糕！原来她是丫鬟，我可将她认作了小姐。"脸上又红又白，尴尬非常。

小凤忍着笑，向张无忌上上下下的打量。他脸上身上血污未除，咬伤处裹满了布条，自知极是秽臭难看，恨不得地下有洞便钻了进去。小凤举袖掩鼻道，"老爷太太正有事呢，不用磕头了，去见见小姐罢。"说着远远绕开张无忌，当先领路，唯恐他身上的虱子臭虫跳到了自己身上。张无忌随在小凤和乔福之后，一路上见到的婢仆家人个个衣饰华贵，所经屋宇楼阁无不精致极丽，他十岁以前在冰火岛，此后数年，一半在武当山，一半在蝴蝶谷，饮食起居均极简朴，当真做梦也想不到世上有这等富豪人家。

走了好一会，来到一座大厅之外，只见厅上扁额写着"灵獒营"三字。

小凤先走进厅去，过了一会，出来招手。乔福便带着张无忌进厅。

张无忌一踏进厅，便吃了一惊。但见三十余头雄健猛恶的大犬，分成三排，蹲在地下，一个身穿纯白狐裘的女郎坐在一张虎皮椅上，手执皮鞭，喝道："前将军，咽喉！"一头猛犬急纵而起，向站在墙边的一个人咽喉中咬去。

张无忌见了这等残忍情景，忍不住"啊哟"一声叫了出来，却见那狗口中咬着一块肉，踞地大嚼。他一定神，才看清楚那人原来是个皮制的假人，周身要害之处挂满了肉块。那女郎又喝道："车骑将军！小腹！"第二条猛犬窜上去便咬那个假人的小腹。这些猛犬竟是习练有素，应声咬人，部位丝毫不爽。

张无忌一怔之下，立时认出，当日在山中狂咬自己的便是这些恶犬，再一回想，依稀记得那天喝止群犬的便是这女郎的声音。他本来只道这小姐救了自己性命，此刻才知道自己所以受了这许多苦楚，原来全是出于她之所赐，忍不住怒气填胸，心想："罢了，罢了！她有恶犬相助，我也奈何她不得。早知如此，宁可死在荒山之中，也不在她家养伤。"撕下身上的绷带布条，抛在地上，转身便走。

乔福叫道："喂，喂！你干甚么呀？这位便是小姐，还不上前磕头？"

张无忌怒道："呸！我多谢她？咬伤我的恶犬，不是她养的么？"

那女郎转过头来，见到他恼怒已极的馍样，微微一笑，招手道，"小兄弟，你过来。"

张无忌和她正面相对，胸口登时突突突的跳个不住，但见这女郎容颜娇媚，又白又腻，斗然之间，他耳朵中嗡嗡作响，只觉背上发冷，手足忍不住轻轻颤抖，忙低下了头，不敢看她，本来是全无血色的脸，蓦地里涨得通红。

那女郎笑道："你过来啊。"张无忌抬头又瞧了她一眼，遇到她水汪汪的眼睛，心中只感一阵迷糊，身不由主的便慢慢走了过去。

那女郎微笑道："小兄弟，你恼了我啦，是不是呢？"张无忌在这群犬的爪牙之下吃了这许多苦头，如何不恼？但这时站在她身前，只觉她吹气如兰，一阵阵幽香送了过来，几欲昏晕，哪里还说得出这个"恼"字，当即摇头道："没有！"

那女郎道："我姓朱，名叫九真，你呢？"张无忌道："我叫张无忌。"

朱九真道："无忌，无忌！嗯，这名字高雅得很啊，小兄弟想来是位世家弟子了。喏，你坐在这里。"说着指一指身旁一张矮凳。张无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美貌女子惊心动魄的魔力，这时朱九真便叫他跳入火坑之中，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纵身跳下，听她叫自己坐在她身畔，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当即毕恭毕敬的坐下。

小凤和乔福见小姐对这个又脏又臭的小子居然如此垂青，都是大出意料之外。

朱九真又娇声喝道："折冲将军！心口！"一只大狗纵身而出，向那假人咬去。可是那假人心口的肉块已被别的狗咬去了，那狗便撕落那假人胁下的肉块，吃了起来。朱九真怒道："馋嘴东西，你不听话么？"提起皮鞭，走过去刷刷两下。那鞭上生满小刺，鞭子抽过，狗背上登时出现两条长长的血痕。那狗却兀自不肯放下口中肉食，反而呜呜发威。

朱九真喝道："你不听话？"长鞭挥动，打得那狗满地乱滚，遍身鲜血淋漓。她出鞭手法灵动，不论那猛犬如何窜突翻滚，始终躲不开长鞭的挥击。

到后来那狗终于吐出肉块，伏在地下不动，低声哀鸣。但朱九真仍不停手，直打得它奄奄一息，才道："乔福，搭下去敷药。"乔福应道："是，小姐！"

将伤犬抱出厅去，交给专职饲狗的狗仆照料。

群犬见了这般情景，尽皆心惊胆战，一动也不敢动。

朱九真坐回椅中，又喝："平寇将军！左腿！""威远将军！右臂！"

"征东将军！眼睛！"一头头猛犬依声而咬，部没错了部位。她这数十头猛犬竟都有将军封号，她自己指挥若定，俨然是位大元帅了。

朱九真转头笑道："你瞧这些畜牲贱么？不狠狠的打上一顿鞭子，怎会听话？"张无忌虽在群犬爪牙之下吃过极大苦头，但见那狗破打的惨状，却也不禁恻然。朱九真见他不语，笑道："你说过不恼我，怎地一句话也不说？你怎么到西域来的？你爹爹妈妈呢？"

张无忌心想，自己如此落魄，倘若提起太师父和父母的名字，当真辱没了他们，便道："我父母双亡，在中原难以存身，随处流浪，便到了这里。"

朱九真道："我射了那只猴儿，谁叫你偷偷藏在怀里啊？饿得慌了，想要吃猴儿肉，是不是？没想到自己险些给我的狗儿撕得稀烂。"张无忌涨红了脸，连连摇头，道："我不是想吃猴儿肉。"

朱九真娇笑道："你在我面前，乘早别赖的好。"忽然想起一事，问道："你学过甚么武功？一掌把我的'左将军'打得头盖碎裂而死，掌力很不错啊。"

张无忌听她说自己打死了她的爱犬，甚是歉然，说道：“我那时心中慌乱，出手想是重了。我小时候胡乱跟爹爹学过两三年拳脚，并不会甚么武功。”

朱九真点了点头，对小凤道：“你带他去洗个澡，换些像样的衣服。”

小凤抿嘴笑道：“是！”领了他出去。张无忌恋恋不舍，走到厅门口时，忍不住回头向她望了一眼，那知朱九真也正在瞧着他，遇到他的眼光时秋波流慧，嫣然一笑。张无忌羞得连头发根子中都红了，魂不守舍，也没瞧到地下的门槛，脚下一绊，登时跌了个狗吃屎。他全身都是伤，这一摔跤，好几处同时剧痛，但不敢哼出声来，忙撑持着爬起。小凤吃吃笑道：“见到我家小姐啊，准都要神魂颠倒。可是你这么小，也不老实吗？”

张无忌大窘，抢先便行。走了一会，小凤笑道：“你到太太房去洗澡、换衣服么？”张无忌站定一看，但见前面门上垂着绣金软帘，这地方从没来过，才知自己慌谎张张的又走错了路。个风这丫头好生狡狯，先又不说，直等他错到了家，这才出言讥刺。

张无忌红着脸低头不语。小凤道：“你叫我声小凤姊姊，求求我，我才带你出去。”张无忌道：“小凤姊姊……”小凤右手食指掂着自己面颊，一本正经的道：“嗯，你叫我于甚么啊？”张无忌道：“求求你，带我出去。”

小凤笑道：“这才是了。”带着他回到那间小室之外，对乔福道：“小姐吩咐了，给他洗个澡，换上件干净衣衫。”乔福道：“是，是！”答应得很是恭敬，看来小凤虽然也是下人，但身分却又比寻常婢仆为高。五六个男仆一齐走上，你一声“小凤姊姊”，我一声“小凤姊姊”的奉承。小凤却爱理不理的，突然向张无忌福了一福。张无忌愕然道：“你……怎么？”小凤笑道：“先前你向我磕头，这时跟你还礼啊。”说着翩然入内。

乔福将张无忌把小凤认作小姐、向她磕头的事说了，加油添酱，形容得十分不堪，群仆哄堂大笑。张无忌低头入房，也不生气，只是将小姐的一笑一嗔，一言一语，在心坎里细细咀嚼回味。

一会儿洗过澡，见乔福拿来给他更换的衣衫青布直身，竟是童仆装束。

张无忌心下恚怒：“我又不是你家低三下四的奴仆，如何叫我穿这等衣裳？”

当下仍然穿上自己的破衣，只见一个个破洞中都露出了肌肤。心想：“待会小姐叫我前去说话，见我仍是穿着这等肮脏破衫，定然不喜。其实我便是真的做她奴仆，供她差遣，又有甚么不好？”这么一想，登觉坦然，便换上了童仆的直身。

那知别说这一天小姐没来唤他，接连十多天，连小凤也没见到一面，更不用说小姐了。张无忌痴痴呆呆，只想着小姐的声音笑貌，但觉便是她恶狠狠挥鞭打狗神态，也是说不出的娇媚可爱。有心想自行到后院去，远远瞧她一眼也好，听她向别人说一句话也好，但乔福叮嘱了好几次，若非主人呼唤，决不可走进中门以内，否则必为猛犬所噬。张无忌想起群犬的凶恶神态，虽是满腔渴慕，终于不敢走到后院。

又过一月有余，他的臂骨已接续如旧，被群犬咬伤之处也已痊愈，但臂上腿上却已留下了几个无法消除的齿痕疤印，每当想起这是为小姐爱犬所伤，心中反有甜丝丝之感。这些日子中，他身上寒毒仍是每隔数日便发作一次，每发一回，便厉害一回。

这一日寒毒又作，他躺在床上，将棉被裹得紧紧的，全身打战。乔福走进房来，他见得惯了，也不以为异，说道：“待会好些，喝碗腊八粥罢！这是太太给你的过年新衣。”说着将一个包裹放在桌上。

张无忌直熬过午夜，寒毒侵袭才慢慢减弱，起身打开包裹，见是一套新缝皮衣，衬着雪白的长毛羊皮，心中也自欢喜，那皮衣仍是裁作童仆装束，看来朱家是将他当定奴仆了。张无忌性情温和，处之泰然，也不以为侮，寻思：“想不到在这里一住用余，转眼便要过年。胡先生说我只不过一年之命，这一过年。第二个新年是不能再见到了。”

富家大宅一到年尽岁尾，加倍有一番热闹气象。众童仆忙忙碌碌，刷墙漆门、杀猪宰羊，都是好不兴头。张无忌帮着乔福做些杂事，只盼年初一快些到来，心想给老爷、太太、小姐磕头拜年，定可见到小姐，只要再见她一次，我便悄然远去，到深山自觅死所，免得整日和乔福等这一干无聊童仆为伍。

好容易爆竹声中，盼到了元旦，张无忌跟着乔福，到大厅上向主人拜年。

只见大厅正中坐着一对面目清秀的中年夫妇，七八十个童仆跪了一地。那对夫妇笑嘻嘻的道：“大家都辛苦了！”旁边便有两名管家分发赏金。张无忌也得到二两银子。

他不见小姐，十分失望，拿着那锭银子正自发怔，忽听得一个娇媚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表哥，你今年来得好早啊。”正是朱九真的声音。一个男子声音笑道：“跟舅舅、舅母拜年，敢来迟了么？”张无忌脸上一热，一颗心儿乎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两手掌心都是汗水。他盼望了整整两个月，才再听到朱九真的声音，教他如何不神摇意夺？

只听得又有一个女子的声音笑道：“师哥这么早便巴巴的赶来，也不知是给两位尊长拜年呢，还是给表妹拜年？”说话之间，厅门中走进三个人来。

群仆纷纷让开，张无忌却失魂落魄般站着不动，直到乔福使劲拉他一把，才走在一旁。

只见进来的三人中间是个年轻男子。朱九真走在左首，穿一件猩红貂裘，更衬得她脸蛋儿娇嫩艳丽，难猫难画。那年轻的另一旁也是个女郎。自朱九真一进厅，张无忌的眼光没再有一瞬之间离开她脸，也没瞧见另外两个年轻男女是俊是丑，穿红着绿？那二人向主人夫妇如何磕头拜年，宾主说些甚么，他全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眼中所见，便只朱九真一人。其实他年纪尚小，对男女之情只是一知半解，但每人一生之中，初次知好色而慕少艾，无不神魂颠倒，如痴如呆，固不仅以张无忌为然。何况朱九真容色艳丽，他在颠沛困厄之际与之相遇，竟致倾倒难以自持，只觉能瞧她一眼，听她说一句话，便喜乐无穷了。

主人夫妇和三个青年说了一会话。朱九真道：“爸、妈，我和表哥、青妹玩去啦！”话声中带着三分小女孩儿的撒娇意。主人夫妇微笑点头。朱夫人笑道：“好好招呼武家妹子，你三个大年初一可别拌嘴。”朱九真笑道：“妈，你怎么不吩咐表哥，叫他不许欺侮我？”三个青年男女谈笑着走向后院。张无忌不由自主，远远的跟随在后。这天众奴仆玩耍的玩耍，赌钱的赌钱，谁也没有理他。

这时张无忌才看明白了，那男子容貌英俊，长身玉立，虽在这等大寒天候，却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淡黄色缎袍，显是内功不弱。那女子穿着一件黑色貂裘，身形苗条，言行举止甚是斯文，说到相貌之美，和朱九真各有千秋，但在张无忌眼中瞧出来，自是大大不如他心目中敬如天仙的小姐了。三个人都是十七八岁年纪。

三人一路说笑，一路走向后院。那少女道：“真姊，你的一阳指功夫，练得又深了两层罢？露一手给妹子开开眼界好不好？”朱九真道：“啊哟，你这不是要我好看么？我便是再练十年，也及不上你武家兰花拂穴手的一拂啊。”那青年笑道：“你们两位谁都不用谦虚了，大名鼎鼎的‘雪岭双姝’，一般的威风厉害。”朱九真道：“我独个儿在家中瞎琢磨，哪及得上你师兄妹有商有量的进境快？你们今日喂招，明日切磋，那还不是一日千里吗？”

那少女听她言语中隐含醋意，抿嘴一笑，并不答话，竟是给她来个默认。

那青年似怕朱九真生气，忙道：“那也不见得，你有两位师父，舅父舅母一起教，不是又强过了我们么？”朱九真嗔道：“我们我们的？哼，你的师妹，自然是亲过表妹了。我跟青妹说着玩，你总是一股劲儿的帮着她。”

说着扭过了头不理他。那青年陪笑道：“表妹亲，师妹也亲，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分彼此。表妹，你带我去瞧瞧你那些守门大将军，好不好？众将军一定给你调教得越来越厉害了。”

朱九真高兴了起来，道：“好！”领着他们径往灵獒营。

张无忌远远在后，但见三人又说又笑，却听不见说些甚么，当下也跟入了狗场。

原来朱九真是朱子柳的后人。那姓武的少女名叫武青婴，是武三通的后人，属于武修文一系。武三通和朱子柳都是一灯大师的弟子，武功

原是一路。

但百余年后传了几代，两家所学便各有增益变化。武敦儒、武修文兄弟拜大侠郭靖为师，虽也学过“一阳指”，但武功近于九指神丐洪七公一派刚猛的路子。那青年卫壁是朱九真的表哥，他人既英俊，性子又温柔和顺，是以朱九真和武青婴芳心可可，暗中都爱上了他。

朱武二女年龄相若，人均美艳，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家传的武学又是不相上下，两三年前就给昆仑一带的武林中人合称为“雪岭双姝”。她二人暗中早就较上了劲，偏生卫壁觉得熊掌与鱼，难以取舍，因此只要三人走上了一起，面子上虽然客客气气，但二女唇枪舌剑，却谁也不肯让谁。只是武青婴较为含蓄不露，反正她与卫壁同门学艺，日夕相见，比之朱九真要多占便宜。

朱九真命饲养群犬的狗仆放了众猛犬出来。诸犬听令行事，无不凛遵。

卫壁不住口的称赞。朱九真很是得意。武青婴抿嘴笑道：“师哥，你将来是‘冠军’呢还是‘骠骑’啊？”卫壁一怔，道：“你说甚么？”武青婴道：“你这么听真姊的话，真姊还不赏你一个‘冠军将军’或是‘骠骑将军’甚么的封号么？只不过要小心她的鞭子才是。”

卫壁俊脸通红，眉间微有恼色，呸的一声，道：“胡说八道，你骂我是狗吗？”武青婴微笑道：“众将军长侍美人妆台，摇尾乞怜，有趣得紧啊，有甚么不好？”朱九真愠道：“他倘若是狗子，他的师妹不知是甚么？”

张无忌听到这里，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但随即知道失态，急忙掩嘴转身。

武青婴满肚怒气，但不便向朱九真正面发作，站起身来，说道：“真姊，你府上的小厮可真有规矩。咱们在说笑，这些低三下四之人居然在旁边偷听，还敢笑上一声两声。师哥，我先回家去啦。”

朱九真忽然想起张无忌曾一掌打死了她的“左将军”，手上劲力倒也不小，笑道：“青妹，你不用生气，也别瞧不起这个小厮。你武家功夫虽高，倘若三招之内能打倒这个低三下四的小厮，我才当真服了你。”

武青婴道：“哼，这样的人也配我出手么？真姊，你不能这般瞧我不起。”

张无忌忍不住大声道：“武姑娘，我也是父母所生，便不是人么？你难道又是甚么神仙菩萨、公主娘娘了？”

武青婴一眼也不瞧他，却向卫壁道：“师哥，你让我受这小厮的抢白，也不帮我。”

卫壁见着她娇滴滴的楚楚神态，心中早就软了，他心底虽对雪岭双姝无分轩轾，可是知道师父武功深不可测，自己蒙他　传授的最多不过十之一二，要学绝世功夫，非讨师妹的欢心不可，当下对朱九真笑道：“表妹，这个小厮的武功很不差吗？让我考考他成不成？”

朱九真明知他是在帮师妹，但转念一想：“这姓张的小子不知是甚么来路，让表哥逼出他的根底来也好。”便道：“好啊，让他领教一下武家的绝学，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这人啊，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甚么门派的弟子。”

卫壁奇道：“这小厮所学的，不是府上的武功么？”朱九真向张无忌道：“你跟表少爷说，你师父是谁，是哪一派的门下。”

张无忌心想：“你们这般轻视于我，我岂能说起父母的门派，羞辱太师父和死去的父母？何况我又没当真好好练过武当派的功夫。”便道：“我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没学过甚么武功，只小时候我爹爹指点过我一点儿。”

朱九真道：“你爹爹叫甚么名字？是甚么门派的？”张无忌摇头道：“我不能说。”

卫壁笑道：“以咱们三人的眼光，还瞧他不出么？”缓步走到场中，笑道：“小子，你来接我三招试试。”说着转头向武青婴使个眼色，意思是说：“师妹莫恼，我狠狠打这小子一顿给你消气。”

陷身在情网中的男女，对情人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无不留心在意，卫壁这一个眼色的含意，尽教朱九真瞧在眼里。她见张无忌不肯下场，向他招招手，叫他过来，在他耳边低声道：“我表哥武功很强，你不用想胜他，只须挡得他三招，就算是给我挣面子。”说着在他肩头拍了拍，意示鼓励。

张无忌原知不是卫壁的敌手，若是下场跟他放对，徒然自取其辱，不过让他们开心一场而已，但一站到了朱九真面前，已不禁意乱情迷，再听她软语叮嘱，香泽微闻，哪里还有主意？心中只想：“小姐吩咐下来，再艰难凶险的事也要拼命去干，挨　几下拳脚又算得甚么？”迷迷惘惘的走到卫壁面前，呆呆的站着。

卫壁笑道：“小子，接招！”拍拍两声，打了他两记耳光。这两掌来得好快，张无忌待要伸手架挡，脸上早已挨打，双颊部肿起了红红的指印。卫壁既知他并非朱家传授的武功，不怕削了朱九真和舅父、舅母的面子，下手便不容情，但这两掌也没真使上内力，否则早将他打得齿落颊碎，昏晕过去。

朱九真叫道：“无忌，还招啊！”张无忌听得小姐的叫声，精神一振，呼的一拳打了出去。卫壁侧身避开，赞道：“好小子，还有两下子！”闪身跃到他的背后。张无忌急忙转身，那知卫壁出手如电，已抓住他的后领，举臂将他高高提起，笑道：“跌个狗吃屎！”用力往地下摔去。

张无忌虽跟谢逊学过几年武功，但一来当时年纪太小，二来谢逊只叫他记亿口诀和招数，不求实战对拆，遇上了卫壁这等出自名门的弟子，自是缚手缚脚，半点也施展不开。给他这么一摔，想要伸出手足撑持，已然不及，砰的一响，额头和鼻子重重撞在地下，鲜血长流。

武青婴拍手叫好，格格娇笑，说道：“真姊，我武家的武功还成么？”

朱九真又羞又恼，若说武家的功夫不好，不免得罪了卫壁，说他好罢，却又气不过武青婴，只好寒着脸不作声。

张无忌爬了起来，战战兢兢的向朱九真望了一眼，见她秀眉紧蹙，心道：“我便送了性命，也不能让小姐失了面子。”只听卫壁笑道：“表妹，这小子连三脚猫的功夫也不会，说甚么门派？”张无忌突然冲上，飞脚往他小腹上踢去。卫壁笑着叫声：“啊哟！”身子向后微仰，避开了他这一脚，跟着左手倏地伸出，抓住他踢出后尚未收回的右脚，往外一摔。这一下只用了三成力，但张无忌还是如俞离弦，平平往墙上撞去。他危急中身子用力一跃，这才背脊先撞上墙，虽免头骨破裂之祸，但背上已痛得宛如每根骨头都要断裂，便如一团烂泥般堆在墙边，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身上虽痛，心中却仍是牵挂着朱九真的脸色，述糊中只听她说道：“这小厮没半点用。咱们到花园中玩去罢！”语意中显是气恼之极。张无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翻身跃起，疾纵上前，发掌向卫壁打去。

卫壁哈哈一笑，挥掌相迎，拍的一响，他竟身子一晃，退了一步。

原来张无忌这一掌，是他父亲张翠山当年在木筏上所教“武当长拳”中的一招“七星手”。“武当长拳”是武当派的入门功夫，拳招说不上有何奥妙之处。但武当派武功在武学中别开蹊径，讲究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不在以己劲伤敌，而是将敌人发来的劲力反激回去，敌人击来一斤的力道，反激回去也是一斤，若是打来百斤，便有百斤之力激回，便如以拳击墙，出拳愈重，自身所受也愈益厉害。当年觉远大师背诵“九阳真经”，曾说到“以己从人，后发制人”，张三丰后来将这些道理化入武当派拳法之中。若是宋远桥、俞莲舟等高手，自可在敌劲之上再加自身劲力。张无忌所学粗浅之极，但在这一拳之中，不知不觉的也已含了反激敌劲的上乘武学。

卫壁但觉手上酸麻，胸口气血震荡，当即斜身挥拳，往张无忌后心击去。

张无忌手掌向后挥出，应以一招“一条鞭”。卫壁见他掌势奇妙，急向后闪时，肩头已被他三根指头扫中，虽不如何疼痛，但朱九真和武青婴自然均已看到，自己已然输了一招。

卫壁在意中人之前，这个台如何坍得起？他初时和张无忌放对时，眼看对方年纪既小，身分又贱，实是胜之个武，只不过拿他来耍弄耍弄，以博武青婴一粲，因此拳脚上都只使二三成力，这时连吃两次小亏，大喝一声：“小鬼，你不怕死么？”呼的一声，发拳当胸打了过去。这招“长江三叠浪”中共含三道劲力，敌人如以全力挡住了第一道劲力，料不到第二道接踵而至，跟着第三道劲力又汹涌而来，若非武学高手，遇上了不死也得重伤。

张无忌见对方招式凌厉，心中害怕，当下更无思索余裕，记得当年父亲在海上木筏上所教手法，双臂回环，应以一招“井　栏”。这一招博大精深，张无忌又怎能领会到其中的微旨？只是危急之际，顺手便使了出来。卫璧右拳打出，正中张无忌右臂，自己拳招中的第一道劲力便如投入汪洋大海，登时无影无踪，一惊之下，喀喇一响，那第二道劲力反弹过来，他右臂臂骨已然震断。幸而如此，他第三道劲力便发不出来，否则张无忌不懂得这招“井栏”的妙用，两人都要同时重伤在这第三道劲力之下。

朱九真和武青婴齐声惊呼，奔到卫璧身旁察看他的伤处。卫璧苦笑道：“不妨，是我一时大意。”朱九真和武青婴心疼情郎受伤，两人不约而同的挥掌向张无忌打去。

张无忌一招震断卫璧的手臂，自已也被撞得险些仰天摔倒，立足未定，朱武二女已双掌打来。他浑忘了闪避，双拳一中前胸，一中肩骨，登时吐了一口鲜血。可是他心中的愤慨伤痛，尤在身体上的伤痛之上，暗想：“我为你拼命力战，为你挣面子，当真胜了，你却又来打我！”

卫璧叫道：“两位住手！”朱武二女依言停手，只见他提起左掌，铁青着脸，向张无忌打去。张无忌急忙闪跃避开。朱九真叫道：“表哥，你受了伤，何必跟这小厮一般见识？是我错啦，不该要你跟他动手。”凭她平时心高气傲的脾气，要她向人低头认错，实是千难万难，若不是眼见情郎臂骨折断，心中既惶急又怜惜，决不能如此低声下气。岂知卫璧一听，更加恼怒，冷笑道：“表妹，你小厮本领高强，你哪里错了？只是我偏不服气。”说着横过左臂，将朱九真推在一旁，跟着又举拳向张无忌打去。

张无忌待要退后避让，武青婴双掌向他背心轻轻一推，使他无路可退，卫璧那一拳正中他的鼻梁，登时鼻血长流。武青婴远比朱九真工于心计，她暗中相助师哥，却不露痕迹，要使他脸上光彩，心中感激。朱九真一见，心想：“你会帮师哥，难道我就不会帮表哥？”当下也即出手，上前夹攻。

张无忌的武功本来远远不如卫璧，再加朱武二女一个明助，一个暗帮，顷刻之间，给三人拳打足踢，连中七八招，又吐了几口鲜血。他愤慨之下，形同拼命，将父亲教过的三十二势“武当长拳”扫数使将出来，虽然功力不足，一拳一脚均无威力，但所学实是上乘家数，居然支持了一盏茶时分，仍是直立不倒。

朱九真喝道：“哪里来的臭小子，却到朱武连环庄来撒野，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眼见卫璧举起左掌，运劲劈落，当下左肩猛撞，将张无忌身子往他掌底推去。卫璧断臂处越来越痛，不愿跟这小厮多所纠缠，这一掌劈下，已然使上了十成力。张无忌身不由主的向前撞出，但觉劲风扑面，自知决计抵挡不住，但仍是举起双臂强挡。

蓦地里听得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且慢！”蓝影晃动，有人自旁窜到，举手挡开了卫璧这一掌。看他轻描淡写的随手一格，卫璧竟然立足不定，急退数步，眼见便要坐倒在地，那身穿蓝袍之人身法快极，纵过去在他肩后一扶，卫璧这才立定。

朱九真叫道：“爹！”武青婴叫道：“朱伯父！”卫璧喘了口气，才道：“舅舅！”

这人正是朱九真之父朱长龄。卫璧受伤断臂，事情不小，灵獒营的狗仆飞报主人，朱长龄匆匆赶到，见到三人已在围攻张无忌。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待见卫璧猛下杀手，这才出手救了张无忌一命。

朱长龄横眼瞪着女儿和卫武二人，满脸怒火，突然反手拍的一掌，打了女儿一个耳光，大声喝道，“好，好！朱家的子孙越来越长进了。我生了这样的乖女儿，将来还有脸去见祖宗于地下么？”

朱九真自幼即得父母宠爱，连较重的呵责也没一句，今日在人前竟被父亲重重的打了一个耳光，一时眼前天旋地转，不知所云，隔了一会，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朱长龄喝道：“住声，不许哭！”声音中充满威严，声音之响，只震得梁上灰尘籁籁而下。朱九真心下害怕，当即住声。

朱长龄道：“我朱家世代相传，以侠义自命，你高祖子柳公辅佐一灯大师，在大理国官居宰相，后来助守襄阳，名扬天下，那是何等的英雄？那知子孙不肖，到了我朱长龄手里，竟会有这样的女儿，三个大人围攻一个小孩，还想伤他性命。你说羞也不羞，羞也不羞？”他虽是呵责女儿，但这些话卫璧和武青婴听在耳里，句句犹如刀刺，均觉无地自容。

张无忌浑身剧痛，几欲晕倒，咬紧牙齿拼命支撑，才勉强站立，心中却仍明白，听了朱长龄这番言语，好生佩服，暗想：“是非分明，那才是真正的侠义中人。”只见朱长龄气得面皮焦黄，全身发颤，不住地呼呼喘气，卫璧等三人眼望地下，不敢和他目光相对。

张无忌见朱九真半边粉脸肿起好高，显见她父亲这一掌打得着实不轻，见她又羞又怕的可怜神态，想哭却不敢哭，只是用牙齿咬着下唇，便道：“老爷，这不关小姐的事。”他话一出口，不禁吓了一跳，原来自己说话嘶哑，几不成声，自是咽喉处受了卫璧重击之故。

朱长龄道：“这位小兄弟拳脚不成章法，显然从未好好的拜师学过武艺，全凭一股刚勇之气，拼死抵抗，这就更加令人相敬了。你们三个却如此欺侮一个不会武功之人，平日师长父母的教诲，可还有半句记在心中吗？”他这一顿疾言厉色的斥责，竟对卫璧和武青婴也丝毫不留情面。张无忌听着，反觉惶悚不安。

朱长龄又问起张无忌何以来到庄中，怎地身穿童仆衣衫，一面问，一面叫人取了伤药和接骨膏来给他和卫璧治伤，朱九真明知父亲定要着恼，但不敢隐瞒，只得将张无忌如何收藏小猴、如何给群犬咬伤、自己如何救他来山庄的情由说了。

朱长龄越听眉头越皱，听女儿述说完毕，厉声喝道：“这位张兄弟义救小猴，大有仁侠心肠，你居然拿他当做厮仆。日后传扬出去，江湖上好汉人人要说我‘惊天一笔’朱长龄是个不仁不义之徒。你养这些恶狗，我只当你为了玩儿，那也罢了，那知胆大妄为，竟然纵犬伤人？今日不打死你这丫头，我朱长龄还有颜面厕身于武林么？”

朱九真见父亲动了真怒，双膝一屈，跪在地下，说道：“爹爹，孩儿再也不敢了。”朱长龄兀自狂怒不休，卫璧和武青婴一齐跪下求恳。

张无忌道：“老爷……’朱长龄忙道：“小兄弟，你怎可叫我老爷？我痴长你几岁，最多称我一声前辈，也就是了。”张无忌道：“是，是。朱前辈。这件事须也怪不得小姐，她确是并非有意的。”

朱长龄道：“你瞧，人家小小年纪，竟是这等胸襟怀抱，你们三个怎及得上人家？大年初一，武姑娘又是客人，我原不该生气，可是这件事实在太不应该，那是黑道中卑鄙小人的行径，岂是我辈侠义道的所作所为？既是小兄弟代为说情，你们都起来罢。”卫璧等三人含羞带愧，站了起来。

朱长龄向喂养群犬的狗仆喝道：“那些恶犬呢？都放出来。”狗仆答应了，放出群犬。

朱九真见父亲脸色不善，不知他是何用意，低声叫道：“爹。”朱长龄冷笑道：“你养了这些恶犬来伤人，好啊，你叫恶犬来咬我啊。”朱九真哭道：“爹，女儿知错了。”

朱长龄哼了一声，走入恶犬群中，拍拍拍拍四声响过，四条巨狼般的恶犬已头骨碎裂，尸横就地。旁人吓得呆了，都说不出话来。朱长龄拳打足踢、掌劈指戳，但见他身形飘动，一个蓝影在狗场上绕了一圈，三十余条猛犬已全被击毙，别说噬咬抗击，连逃窜几步也来不及。他一举击毙群犬，固因群犬未得朱九真号令，给攻了个出其不意，但他出手如风似电，掌力更是凌厉之极。卫璧、武青婴、张无忌只看得挢舌不下。

朱长龄将张无忌横抱在臂弯之中，送到自己房中养伤。不久朱夫人和朱九真一齐过来照料汤药。张无忌被群犬咬伤后失血过多，身子本已衰弱，这一次受伤不轻，又昏迷了数日，稍待清醒，便自己开了张疗伤调养的药方，命人煮药服食，这才好得快了。朱长龄见他用药如神，更是惊喜交集。

在这二十余日的养伤期间，朱九真常自伴在张无忌床边，唱歌猜谜、讲故事说笑，像大姊姊服侍生病的弟弟一般，细心体贴，无微不至。

张无忌伤愈起床，朱九真每日仍有大半天和他在一起。她跟父亲学武之时，对张无忌也毫不避忌，总是叫他在一旁观看。朱长龄曾两次露出口风，有收他为徒之意，愿将一身武功相传，但见他并不接口，此后也就不再提了，但待他极尽亲厚，与自己家人弟子丝毫无异。朱家武功与书法有关，朱九真每日都须习字，也要张无忌伴她一起学书。张无忌自从离冰火岛来到中土后，一直颠沛流离、忧伤困苦，那里有过这等安

乐快活的日子？

转眼到了二月中旬，这日张无忌和朱九真在小书房中相对临帖。丫鬟小凤进来禀报：“小姐，姚二爷从中原回来了。”

朱九真大喜，掷笔叫道：“好啊，我等了他大半年啦，到这时候才来。”

牵着张无忌的手，说道：“无忌弟，咱们瞧瞧去，不知姚二叔有没给我买齐了东西。”

两人携手走向大厅。张无忌问道：“姚二叔是谁？”朱九真道：“他是我爹爹的结义兄弟，叫做千里追风姚清泉。去年我爹爹请他到中原去送礼，我托他到杭州买胭脂水粉和绸缎，到苏州买绣花的针线和图样，又要买湖笔徽墨、碑帖书籍，不知他买齐了没有。”跟着解说，朱家庄僻处西域昆仑山中，精致些的物事数千里内部无买处。昆仑山和中土相隔万里，来回一次动辄两三年，有人前赴中原，朱九真自要托他购买大批用品了。

两人走进厅门，只听得一阵呜咽哭泣之声，不禁都吃了一惊，进得厅来，更是惊诧，只见朱长龄和一个身材高瘦的中年汉子都跪在地下，相拥而泣。

那汉子身穿白色丧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朱九真走近身去，叫道：“姚二叔！”朱长龄放声大哭，叫道：“真儿，真儿！咱们的大恩人张五爷，张……

张五爷……他……他……已死了！”朱九真惊道：“那怎么会？张恩公……失踪了十年，不是已安然归来么？”

姚清泉呜咽着道：“咱们住得偏僻，讯息不灵，原来张恩公在四年多以前，便已和夫人一齐自刎身亡。我还没上武当山，在陕西途中就已听到消息。上山后见到宋大侠和俞二侠，才知实情，唉……”

张无忌越听越惊，到后来更无疑惑，他们所说的“大恩人张五爷”，自是自己的生父张翠山，眼见朱长龄和姚清泉哭得悲伤，朱九真也是泫然落泪，忍不住便要上前吐露自己的身分，但转念一想：“我一直不说自己身世，这时说明真相，朱伯父和真姊多半不信，定要疑我冒充沾恩，不免给他们瞧得小了。”

过不多时，只听得院内哭声大作，朱夫人扶着丫鬟，走出厅来，连连向姚清泉追问。姚清泉悲愤之下，也忘了向义嫂见礼，当即述说张翠山自刎身亡的经过。张无忌虽然强忍，不致号哭出声，但泪珠已滚滚而下。大厅上人人均在哭泣流泪，谁也没留心到他。

朱长龄突然手起一掌，喀喇喇一声响，将身前一张八仙桌打塌了半边，说道：“二弟，你明明白白说给我听，上武当山逼死恩公恩嫂的，到底是哪些人？”姚清泉道：“我一得到讯息，本来早该回来急报大哥，但想须得查明仇人的姓名要紧。原来上武当山逼死恩公的，自少林派三大神僧以下，人数着实不少，小弟暗中到处打听，这才耽搁了日子。”当下将少林、崆峒、峨嵋各派，海沙、巨鲸、神拳、巫山等帮会中，凡是曾上武当山去勒逼张翠山的，诸如空闻方丈、空智大师、河太冲、静玄师太、关能等等的名字都说了出来。

朱长龄慨然道：“二弟，这些人都是当今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好手，咱们本来是一个也惹不起的。可是张五爷待我们恩重如山，咱们便是粉身碎骨，也得给他报此深仇。”

姚清泉拭泪道：“大哥说得是，咱哥儿俩的性命，都是张五爷救的，反正已多活了这十多年，再交还给张五爷，也就是了。小弟最感抱憾的，是没能见到张五爷的公子，否则也可转达大哥之意，最好是能请他到这儿来，大伙儿尽其所有，好好的侍奉他一辈子。”

朱夫人絮絮询问这位张公子的详情。姚清泉只道他受了重伤，不知在何处医治，似乎今年还只有八九岁年纪，料想张三丰张真人定要传以绝世武功，将来可能出任武当派的掌门人。朱长龄夫妇跪下拜谢天地，庆幸张门有后。

姚清泉道：“大哥叫我带去送给张恩公的千年人参王、天山雪莲、玉狮镇纸、乌金匕首等等这些物事，小弟都留在武当山上，请宋大侠转交给张公子。”朱长龄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转头向女儿道：“我家如何身受大恩，你可跟张兄弟说一说。”

朱九真携着张无忌的手，走到父亲书房，指着墙上一幅大中堂给他看。

那中堂右端题着七字：“张公翠山恩德图”。

张无忌从未到过朱长龄的书房，此时见到父亲的名讳，已是泪眼模糊，只见图中所绘是一处旷野，一个少年英俊的武士，左手持银钩、右手挥铁笔，正和五个凶悍的敌人恶斗。张无忌知道这人便是自己父亲了，虽然面貌并不肖似，但依稀可从他眉目之间看到自己的影子。地下躺着两人，一个是朱长龄，另一个便是姚清泉，还有两人却已身首异处。左下角绘着一个青年妇人，满脸惧色，正是朱夫人，她手中抱着一个女婴。张无忌凝目细看，见女婴嘴边有一颗小黑痣，那自是朱九真了。这幅中堂纸色已变淡黄，为时至少已在十年以上。

朱九真指着图画，向他解释。原来其时朱九真初生不久，朱长龄为了躲避强仇，携眷西行，但途中还是给对手追上了。两名师弟为敌人所杀，他和姚清泉也被打倒。敌人正要痛下毒手，适逢张翠山路过，仗义出手，将敌人击退，救了他一家的性命。依时日推算，那自是张翠山在赴冰火岛前所为。

朱九真说了这件事后，神色黯然，说道：“我们住得隐僻，张恩公从海外归来的讯息，直至去年方才得知。爹爹曾立誓不再踏入中原一步，于是忙请姚二叔携带贵重礼物，前去武当山拜见，哪知道……”说到这里，一名书童进来请她赴灵堂行礼。

朱九真匆匆回房，换了一套素净衣衫，和张无忌同到后堂。只见堂上已摆列两个灵位，素烛高烧，一块灵牌上写着“恩公张大侠讳翠山之灵位”，另一块写着“张夫人殷氏之灵位”。朱长龄夫妇和姚清泉跪拜在地，哭泣甚哀。张无忌跟着朱九真一同跪拜。

朱长龄抚着他头，埂咽道：“小兄弟，很好，很好。这位张大侠慷慨磊落，实是当世无双的奇男子，你虽跟他不相识，无亲无故，但拜他一拜，也是应该的。”

当此情境，张无忌更不能自认便是这位“张恩公”的儿子，心想：“那姚二叔传闻有误，说我不过八九岁年纪，此时我便明说，他们也一定不信。”

忽听姚清泉道：“大哥，那位谢爷……”朱长龄咳嗽一声，向他使个眼色，姚清泉登时会意，说道：“那些谢仪该怎么办？要不要替恩公发丧？”

朱长龄道：“你瞧着办罢！”

张无忌心想：“你明明说的是‘谢爷’，怎地忽然改为‘谢仪’？谢爷，谢爷？难道说的是我的义父么？”

这一晚他想起亡父亡母，以及在极北寒岛苦度余生的义父，思潮起伏，又怎睡得安稳？

次晨起身，听得脚步细碎，鼻中闻到一阵幽香，见朱九真端着洗脸水走进房来。张无忌一惊，道：“真姊，怎……怎么你给我……”朱九真道：“佣仆和丫鬟都走干净了，我服侍你一下又打甚么紧？”张无忌更是惊奇，问道：“为……为甚么都走了？”

朱九真道：“我爹爹昨晚叫他们走的，每人都发了一笔银子，要他们回自己家去，因为在这儿危险不过。”她顿了一顿，说道：“你洗脸后，爹爹有话跟你说。”

张无忌胡乱洗了脸。朱九真给他梳了头，两人一同来到朱长龄书房。这所大宅子中本来有七八十名婢仆，这时突然冷冷清清的一个也不见了。

朱长龄见二人进来，说道：“张兄弟，我敬重你的仁侠心肠，英雄气概，本想留你在舍下住个十年八载，可是眼下突起变故，逼得和你分手，张兄弟千万莫怪。”说着托过一只盘子，盘中放着十二锭黄金，十二锭白银，又有一柄防身的短剑，说道：“这是愚夫妇和小女的一点微意，请张兄弟收下，老夫若能留得下这条性命，日后当再相会……”说到这里，声音呜咽，喉头塞住了，再也说不下去。

张无忌闪身让在一旁，昂然道：“朱伯伯，小侄虽然年轻无用，却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府上眼前既有危难，小侄决不能自行退避。纵然不能帮伯父和姊姊甚么忙，也当跟伯父和姊姊同生共死。”朱长龄劝之再三，张无忌只是不听。

朱长龄叹道："唉，小孩子家不知危险。我只有将真相跟你说了，可是你先得立下个重誓，决不向第二人泄漏机密，也不得向我多问一句。"

张无忌跪在地下，朗声道："皇天在上，朱伯伯向我所说之事，若是我向旁人泄漏，多口查问，教我乱刀分尸，身败名裂。"

朱长龄扶他起来，探首向窗外一看，随即飞身上屋，查明四下里确无旁人，这才回进书房，在张无忌耳边低声道："我跟你说的话，你只可记在心中，却不得向我说一句话，以防隔墙有耳。"张无忌点了点头。

朱长龄低声道："昨日姚二弟来报张恩公的死讯时，还带了一个人来，此人姓谢名逊，外号叫作金毛狮王……"张无忌大吃一惊，身子发颤。

朱长龄又道；"这位谢大侠和张恩公有八拜之交，他和天下各家各派的豪强都结下了深仇，张恩公夫妇所以自刎，便是为了不肯吐露义兄的所在。

谢大侠不知如何回到中土，动手为张恩公报仇雪恨，杀伤了许多仇人，只是好汉敌不过人多，终于身受重伤。姚二弟为人机智，救了他逃到这里，对头们转眼便要追到。对方人多势欢，我们万万抵敌不住。我是舍命报恩，决意为谢大侠而死，可是你跟他并无半点渊源，何必将一条性命陪在这儿？张兄弟，我言尽于此，你快快去罢！敌人一到，玉石俱焚，再迟可来不及了。"

张无忌听得心头火热，又惊又喜，万想不到义父竟会到了此处，问道："他在哪……"朱长龄右手迭出，按住了他嘴巴，在他耳边低声道："不许说话。敌人神通广大，一句话不小心，便危及谢大侠的性命。你忘了适才的重誓么？"张无忌点了点头。

朱长龄道："我已跟你说明白了，张兄弟，你年纪虽小，我却当你是好朋友，跟你推心置腹，绝无隐瞒。你即速动身为要。"张无忌道："你跟我说明白后，我更加不走了。"

朱长龄沉吟良久，长叹一声，毅然道："好！咱们今后同生共死，旁的也不用多说。事不宜迟，须得动手了。"当下和朱九真及张无忌奔出大门，只见朱夫人和姚清泉已候在门外，身旁放着几个包袱，似要远行。张无忌东瞧西望，却不见义父的影踪。

朱长龄晃着火折，点燃了一个火把，便往大门上点去。顷刻间火光冲天而起，火头延向四处，原来这座大庄院的数百间房屋上早已浇遍了火油。西域天山、昆仑山一带，自来盛产火油，常见油如涌泉，从地喷出，取之即可生火煮食。朱家庄广厦华宅，连绵里许，但在火油助燃之下，焚烧极是迅速。

张无忌眼见雕梁画栋都卷入了熊熊火焰之下，心下好生感激："朱伯怕毕生积蓄，无数心血，旦夕间化为灰烬，那全是为了我爹爹和义父。这等血性男子，世间少有。"

当晚朱长龄夫妇、朱九真、张无忌四人在一个山洞中宿歇。朱长龄的五名亲信弟子手执兵刃，由姚清泉率领，在洞外戒备。这场大火直烧到第三日上方熄，幸而敌人尚未赶到。

第三日晚间，朱长龄带同妻女弟子，和姚清泉、张无忌从山洞深处走去，经过黑沉沉的一条长隧道，来到几间地下石室之中。石室中粮食清水等物储备充分，只是颇为闷热。

朱九真见张无忌不住伸袖拭汗，笑问："无忌弟，你猜猜看，为甚么这里如此炎热？你可知咱们是在甚么地方？"张无忌鼻中闻到焦臭，登时醒悟："啊，咱们便是在原来的庄院之下。"朱九真笑道："你真聪明。"

张无忌对朱长龄用心的周密更是佩服。敌人大举来袭之时，眼见朱家庄已烧得片瓦不存，只有向远处搜寻，决不会猜到谢逊竟是躲在火场之下。他见石室彼端有一铁门紧闭，料想义父便藏在其中，虽是亟盼和义父相见，一叙别来之情，但想眼前步步危机，连朱长龄都不敢去和他说话，自已怎能轻举妄动？倘若误了大事，自己送命不打紧，累了义父和朱家全家性命，那是多大的罪过？

在地窖中住了半日，炎热渐减，各人展开毛毯，正要就寝，忽听得一阵急速的马蹄声远远传来，不多时便到了头顶。只听得一人粗声说道："朱长龄这老贼定是护了谢逊逃走啦，快追，快追！"各人虽在地底，上面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原来地窖中有铁管通向地面，传下声音。但听得马蹄声杂沓，渐渐远去。

这一晚在头顶上经过的追兵先后共有五批，有昆仑派的、崆峒派的、巨鲸帮的，另外两批人却听不出来历。每一批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余人，兵刃铿锵，健马嘶吼，无不口出恶言，声势汹汹。张无忌心想："我义父若非双目失明，又受重伤，那会将你们这些么魔小丑放在心上？"

待第五批人走远，姚清泉拿起木塞，塞住了铁管口，以免地窖中各人说话为上面偶然经过之人听见。但他话声仍是压得极低，说道："我去瞧瞧谢大侠的伤势。"朱长龄点了点头。姚清泉伸手扳动门旁的机括，铁门缓缓开了。他提着一盏火油灯，走进铁门。

这时张无忌再也忍耐不住，站起身来，在姚清泉背后张望，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向里而卧。张无忌乍见义父宽阔的背影，登时热泪盈眶。只听姚清泉低声道："谢大侠觉得好些了么？要不要喝水？"

突然间劲风响处，姚清泉手中的火油灯应风而灭，跟着砰的一声，姚清泉被谢逊一掌击出，飞出铁门，重重摔在地下。

只听谢逊大声叫道："少林派的，昆仑派的，崆峒派的众狗贼，来啊，来啊，我金毛狮王谢逊还怕你们不成？"

朱长龄叫道："不好，谢大侠神志迷糊了。"走到门边，说道："谢大侠，我们是你朋友，并非仇敌。"谢逊冷笑道："甚么朋友？花言巧语，骗得倒我么？"大踏步走出铁门，发掌向朱长龄当胸击来，这一掌劲力凌厉，带得室中那盏油灯的火焰不住晃动。朱长龄不敢挡架，转身闪避，谢逊左手一拳直击他面门。朱氏龄逼不得已，举臂架开，身子一晃，退了两步。张无忌见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禁吓得呆了。

那谢逊拳掌如风，凌厉无比，朱长龄不敢与抗，只是退避。

谢逊一掌击不中朱长龄，扫在石墙之上，但见石屑纷飞，若是中在人体，那还了得？那谢逊长发披肩，双目如电，脸上血污斑斑，口中荷荷而呼，掌势越来越猛烈。朱夫人和朱九真吓得躲在壁角。朱长龄见他拳掌攻到，只得将身边的木桌推过去一挡。谢逊砰砰两拳，登时将那桌子打得粉碎。

张无忌茫然失措，张大了口，呆立在一旁，眼见这个"谢逊"绝不是他义父金毛狮王谢逊。他义父双眼早盲，这人却目光炯炯。只见这大汉一掌打出，朱长龄背靠石壁，已是退无可退，但并不出手招架，叫道："谢大侠，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不还手。"那大汉毫不理会，一掌打在他的胸口。朱长龄神色极是痛苦，叫道："谢大侠，你相信了么？"那大汉喝道："狗贼，再吃我一拳！"又是一拳打去。朱长龄喷出一口鲜血，颤声道："你是我恩公义兄，便打死我，我也不还手。"那大汉狂笑道："不还手最好，我便打死你。"左一拳，右一拳，齐中胸腹。朱长龄"啊"的一声惨呼，身子软倒。

那大汉更不容情，又出拳打去。张无忌抢上一步，举臂拚命挡格，只觉这一拳劲力好大，一震之下，几乎气也透不过来，当下不顾生死，叫道："你不是谢逊，你不是……"那大汉怒道："你这小鬼知道甚么？"举脚向他踢去。张无忌闪身避开，大叫："你冒充金毛狮王，不怀好意，假的，假的……"

朱长龄本已委顿在地，听了张无忌的叫声，当即挣扎爬起，指着那大汉叫道："你……你不是……你骗我……"突然一大口鲜血喷出，射在那大汉脸上，身子向前一跌，顺势便点了他右乳下的"神封穴"。朱长龄重伤之后，已非那大汉的敌手，却借着喷血倾跌，出其不意，以家传"一阳指"手法点中了他大穴。朱长龄又在他腰胁间补上两指，自己却也已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朱九真和张无忌忙抢上扶起。

过了一会，朱长龄悠悠醒转，问张无忌道："他……他……"张无忌道："朱怕伯，我再也不能隐瞒，你所说的恩公，便是家父。金毛狮王是我义父，我怎会认错？"朱长龄摇了摇头，微微苦笑，脸上神色自是半点也不相信。

张无忌道："我义父双目已盲，这人眼目完好，便是最大的破绽。我义父在海外失明，此事外间无人知晓。这人前来冒充，却不知我义父盲目这回事。"

朱九真喜道：“无忌弟，你当真是我家大恩公的孩子？这可太好了，太好了。”

朱长龄兀自不信。张无忌只得将如何来到昆仑的情由简略说了。姚清泉旁敲侧击，问他武当山上诸般情形，又询问张翠山夫妇当日自刎的经过，听他讲得半点不错，这才相信。

朱长龄却仍感为难，说道：“倘若这孩子说谎，咱们得罪了谢大侠，那可如何是好？”

姚清泉拔出匕首，对着那大汉的右眼，说道：“朋友，金毛狮王谢逊双目已毁，你既要学他，便须学得到家些，今日先毁了你这对招子。我姓姚的上了你大当，若不是这位小兄弟识破，岂非不明不白的送了我朱大哥性命？”

说着匕首向前一送，刀尖直抵他眼皮，又问：“你到底是甚么人？为甚么冒充金毛狮王？”

那大汉怒道：“有种便一刀将我杀了。我开碑手胡豹是甚么人？能受你逼供么？”

朱长龄“哦”的一声，道：“开碑手胡豹！嗯，你是崆峒派。”胡豹大声道：“天下各门各派，都知朱长龄要为张翠山报仇。常言道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姚清泉喝道：“你这人恁地恶毒！”匕首一低，便往他心口刺去。朱长龄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他手腕，说道：“二弟，且慢，倘若他真是谢大侠，咱们哥儿俩可是万死莫赎。”姚清泉道：“张兄弟已说得明明白白。大哥你若三心二意，决断不下，眼前大祸可就难以避过。”朱长龄摇摇头道：“咱们宁可自己身受千刀，决不能错伤了张恩公的义兄一根毫毛。”

张无忌道：“朱伯伯，这人决不是我的义父。我义父外号叫作‘金毛狮王’，头发是黄的。这人却是黑头发。”

朱长龄沉吟半晌，点了点头，携着他手，道：“小兄弟，你跟我来。”

两人走出石室，再出了石洞，直到山坡后一座悬崖之下，并肩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朱长龄道：“小兄弟，这人倘若不是谢大侠，咱们自然非杀了他不可，但在动手之前，我须得心中确无半点怀疑。你说是不是？”

张无忌道：“你唯恐有甚失闪，确也应当。但这人绝非我义父，朱伯怕放心好了。”

朱长龄叹了口气，说道：“孩子，我年轻之时，曾上过不少人的当。今日我所以不肯还手，以致身受重伤，还是识错了人之故。一错不能再错，此事干系重大，我死不足惜，却无论如何，须得维护你和谢大侠的平安。我本该问明白谢大侠到底身在何处，方能真正放心，可是这件事我却又不便启口。”

张无忌心下激动，道：“朱伯伯，你为了我爹爹和义父，把百万家产部毁了，自己又受了这等重伤，难道我还有信你不过的？我义父的情形，你便不问，我也要跟你说。”于是将父母和谢逊如何飘流到冰火岛上、如何一住十年、如何三人结筏回来的种种情由，一一说了，其中一大半经过是他转从父母口中得知，但也说得十分明白。

朱长龄反复仔细盘问，将张无忌如何在冰火岛上学武、如何送杨不悔西来、如何在昆仑三圣坳遭难等情，全部问得明白，听得张无忌所言确无半点破绽，这才真的相信了，长长舒了口气，仰天说道：“恩公啊恩公，你在天之灵，祈请明鉴：朱长龄须当竭尽所能，抚养无忌兄弟长大成人。只是强敌环伺，我武艺低微，实在未必挑得起这副重担，万望恩公时加佑护。”说罢跪倒在地，向天叩头。张无忌又是伤心，又是感激，跟着跪下。

朱长龄站起身来，说道：“现下我心中已无半分疑惑。唉！少林、峨嵋、昆仑、崆峒，哪一派不是人多势众，武功高强？小兄弟，先前我决意拚了这条老命，杀得仇人一个是一个，以报令尊的大恩。但今日抚孤事大，报仇尚在其次。只是大地茫茫，却到何处去避这场大难？连我这等偏僻之极的处所，他们也都找上来了，哪里另有更加偏僻的所在？”他顿了一顿，又道：“谢大侠孤零零的独处冰火岛上，这几年的日子，想来也甚惨。唉，这位大侠对恩公恩嫂如此高义，我但盼能见他一面，死亦甘心。”

张无忌听他说到义父孤零零的在冰火岛受苦，极是难过，心念一动，冲口说道：“朱怕伯，咱们一起到冰火岛去，好不好？我在岛上过的日子何等快活，但一回中土，所见所受，不是凶杀流血，便是担惊受怕。”朱长龄道：“小兄弟，你很想回到冰火岛去，是不是？”张无忌踌躇不答，暗忖自己已活不多久，何况去冰火岛途中海程艰险，未必能至，不该累得朱长龄一家身冒奇险，大海无情，只要稍有不测，那便葬身于洪波巨涛之中。

朱长龄握住他双手，瞧着他脸，说道：“小兄弟，你我不是外人，务请坦诚相告，你是不是想回冰火岛去？”话声诚恳已极。

张无忌此时心中，确是苦厌江湖上人心的险恶，极盼在身死之前能再见义父一面，如能死于义父怀抱之中，那么一生更无他求。在朱长龄面前，他也无法作伪隐瞒自己心事，于是缓缓点了点头。

朱长龄不再多言，携着张无忌的手回到石室，向姚清泉道：“那是奸贼，确然无疑。”姚清泉点了点头，手执匕首，走进密室。只听得那开碑手胡豹长声惨呼，已然了帐。姚清泉从密室中出来，关上了铁门，但见他匕首上鲜血殷然，顺手便在靴底拂拭。

朱长龄道：“这贼子来此卧底，咱们的踪迹看来已经泄露，此地不可再居。”当下领着各人，从石洞中出来，行了二十余里，转过两座山峰，进了一个山谷，来到一棵大树旁的四五间小屋前。

此时天将黎明，各人进了小屋后，张无忌见屋中放的都是犁头、镰刀之类农具，但锅灶粮食，一应俱全。看来朱长龄为防强仇，在宅第之旁安排了不少避难的所在。朱长龄重伤之下，卧床不起。朱夫人取出土布长衫和草鞋、包头，给各人换上。

霎时之间，大富之家的夫人小姐变成了农妇村女，虽然言谈举止不像，但只要不走近细看，也不致露出马脚。

在农舍住了数日，朱长龄因有祖传云南伤药，服后痊愈很快，幸喜敌人也不再追来。

张无忌闲中静观，见姚清泉每日出去打探消息，朱夫人却率领弟子收拾行李包裹，显然有远行之计。他知朱长龄为了报恩避仇，决意举家前往海外的冰火岛，心中极是欢喜。

这一晚他睡在床上，想起如能天幸不死，终于到了冰火岛，终生得和这位美如天人的朱九真姊姊在岛上厮守，不禁面红耳热，一颗心怦怦跳动；又想朱伯伯、姚二叔和义父见面之后，三人结成好友，在岛上无忧无虑的啸傲岁月，既不怕蒙古鞑子残杀欺压，也不必担心武林强仇明攻暗袭，为人若斯，自也更无他求了。他想得欢喜，竟忘了自己身中寒毒，在世已为日无多，直到中夜，仍未睡着。

正朦胧间，忽听得板门轻轻推开，一个人影闪进房来。张无忌微感诧异，鼻中闻到一阵淡淡幽香，正是朱九真日常用以薰衣的素馨花香。他突然满脸通红，说不出的害羞。

朱九真悄步走到床前，低声问道：“无忌弟，你睡着了么？”张无忌不敢回答，双眼紧闭，假装睡熟，过了一会，忽有几根温软的手指摸到了他眼皮上。

张无忌又惊又喜，又羞又怕，只盼她快快出房。他心中对朱九真敬重无比，只求每日能瞧她几眼，便已心满意足，心中固然无半分亵渎的念头，便是将来娶她为妻的盼望，也是从未有过。这时见她半夜里忽然走进房来，如何不令他手足无措？他忽然又想：“真姊难道有甚要紧事情，须得半夜里来跟我说么？”便在此时，突觉胸口膻中穴上一麻，接着肩贞、神藏、曲池、环跳诸穴上都一一被点。

这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哪想得到朱九真深夜里竟来点自己的穴道？不由得大是懊丧：“啊，真姊定是试探我睡着之后，是否警觉？明儿她解了我穴道，再来嘲笑我一番。早知如此，她进房时我便该跃起身来，吓她一跳，免得她明日说嘴。”

只见她轻轻推开窗子，飞身而出，张无忌心道：“我快些解开穴道，跟在她身后，扮鬼吓她，倒也好玩。”当即以谢逊所授的解穴之法冲解穴道。

但朱九真家传的“一阳指”功夫甚是了得，他直花了大半个时辰，方始解开被点诸穴，这尚因朱九真功力未够，又不欲令他知觉，因而使力极轻，否则他解穴之法再妙，却也冲解不开。待得站起身来，匆匆穿上衣服，跃出窗去，四下里一片寂静，哪里还有朱九真的影踪？

他站在黑暗之中，颇感沮丧，忽尔转念：“真姊明儿要笑我无用，让她取笑便是，何必跟她争强斗胜？我平日想博她个欢喜，也是不易，今晚倘若追到了她，只怕她反而要着恼了。”想到此处，登时心安理得。这时已是初春，山谷间野花放出清香，他一时也睡不着，信步便顺着

一条小溪走去。山坡上积雪初溶，雪水顺着小溪流去，偶尔挟着一些细小的冰块，相互撞击，铮铮有声。

走了一会，忽听得左首树林传出格格一声娇笑，正是朱九真的声音，张无忌微微一惊，心道：“真姊瞧见我了么？”却听得她低声叱道：“表哥，不许胡闹，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跟着是几声男子的爽朗笑声，不必多听便知是卫璧。

张无忌心头一震，几乎要哭了出来，做了半天的美梦登时破灭，心中已然雪亮：“真姊点我穴道，哪里是跟我闹着玩？她半夜里来跟表哥相会，怕我知道。”霎时间手酸脚软，又想：“我是个无家可归的穷小子，文才武功、人品相貌，那一样都远远不及卫相公。真姊和他又是表兄妹之亲，跟他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自己宽解了一会，轻轻叹了口气，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人从后面走来，便在此时，朱九真和卫璧也低声笑语，手携手的并肩而来。张无忌不愿和他们碰面，忙闪身在一株大树后一躲。但听得两边脚步声渐渐凑近，朱九真忽然叫道：“爹！你……你……”声音颤抖，似乎很是害怕，原来从另一边来的那人正是朱长龄。

朱长龄见女儿夜中和外甥私会，似乎甚为恼怒，哼了一声道：“你们在这里干甚么？”朱九真强作漫不在乎，笑道：“爹，表哥跟我这么久没见面了，今日难得到来，我们随便谈谈。”朱长龄道：“你这小妮子忒也大胆，若是给无忌知觉了……”朱九真接口道：“我轻轻点了他五处大穴，这时睡得正香呢，待会去解开他穴道，管教他绝不知觉。”

张无忌心道：“朱伯伯也瞧出我喜欢真姊，为了我爹爹有恩于他，不肯令我伤心失望。其实我虽喜欢真姊，却是绝无他念。朱伯伯，你待我当真太好了。”

只听朱长龄道：“虽是如此，一切还当小心，可别功亏一篑，让他瞧出破绽。”朱九真笑道：“孩儿理会得。”卫璧道：“舅父，真妹，我也该回去了，只怕师父等我。”朱九真对他甚是依恋，说道：“我送你去。”朱长龄道：“好，我也去跟你师父谈一会。咱们此去北海冰火岛，大家须得万事齐备，不可稍有差失。”说着三人一齐向西。

张无忌颇为奇怪，知道卫璧的师父名叫武烈，是武青婴的父亲，听朱长龄的口气，好像武家父女和卫璧都要去冰火岛，怎么事先没听他说过？这件事知道的人多了，难保不泄漏风声，别累及义父才好。他沉思半晌，突然间想到了朱长龄的一句话：“可别功亏一篑，让他瞧出破绽。”破绽，破绽，有甚么破绽？

想到“破绽”两字，一直便在他脑海中的一个模模糊糊的疑团，蓦地里鲜明异常的显现在眼前：那幅“张公翠山恩德图”中，为甚么人人相貌逼肖，却将他尖脸的父亲画作了方脸？他父亲的眉目倒是很像，不错，那因为他父子俩眉目相似，可是他父亲是尖脸蛋，绝不像张无忌自己，脸作长方。

听朱长龄说，这幅画是十余年前他亲笔所绘，就算他丹青之术不佳，也不该将大恩公画得面目全非。画上的张翠山，倒像是长大了的张无忌一般。

“啊，另有一节。爹爹所使铁笔杆直笔尖，形似毛笔。那日他初回大陆，在兵器铺中买了一枝判官笔，还说轻重长短，将就可用，就是多了一只铁手之形，瞧来挺不顺眼。妈妈说一住定之后，就给他去另行铸造。但画中爹爹所使兵刃，却是寻常的判官笔，铁铸的人手中抓一枝铁笔。朱伯伯自己是使判官笔的大行家，甚么都可画错，怎能将爹爹所使的判官笔也画错了？”

想到此节，隐隐感到恐惧，内心已有了答案，可是这答案实在太可怕，无论如何不敢明明白白的去想它，只是安慰自己：“千万别胡思乱想，朱怕怕如此待我，怎可睹起疑心？我这就回去睡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半夜中出来，说不定会有性命之忧。”

他想到“性命之忧”四字，登时全身一震，自己也不知为甚么无端端的会这般害怕。

他呆了半晌，不自禁朝着朱长龄父女所去的方向走去，只见树林中透出一星火光，原来树丛中另有房屋。他心中怦怦乱跳，放轻脚步，朝着火光悄悄而行，走到屋后，定了定神，探头从窗缝中向内张望。只见朱长龄父女和卫璧对窗而坐，在和人说话。有两人背向张无忌，见不到面目，但其中一个少女显是“雪岭双姝”之一的武青婴。另外那男子身材高大，倾听朱长龄述说如何假装客商，到山东一带出海，他一声不响的听着，不住点头。

张无忌心想：“我这可不是庸人自扰吗？这一位多半便是武庄主武烈，朱怕怕跟他交好，邀他同去冰火岛，原也是人情之常，我又何必大惊小怪？”

只听得武青婴道：“爹，咱们在茫茫大海之中找不到那小岛，回又回不来，那可怎生是好？”张无忌心想：“这位果然是武庄主。”只听武烈道：“你若害怕，那就别去。天下之事，不经艰难困苦，那有安乐时光？”武青婴娇嗔道：“我不过问一问，又引得你来教训人家。”武烈一笑，说道：“这一下原来孤注一掷。要是运气好，咱们到了冰火岛上，想那谢逊武功再高，也只一人，何况双目失明，自不是咱们的敌手……”

张无忌听到此处，一道凉气从背脊上直冲下来，不由得全身打战，只听武烈继续道：“……那屠龙刀还不手到拿来？那时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我和你未伯伯并肩成为武林至尊。淌若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终于死在大海之中，哼，世上又有谁是不死的？”

卫璧说道：“听说金毛狮王谢逊武功卓绝，王盘山岛上一吼，将数十名江湖好手一齐震成了白痴。依弟子见，咱们到得岛上，不用跟他明枪交战，只须在食物中偷下毒药，别说他是盲人，便算他双目完好，瞧得清清楚楚，也决不会疑心他义儿会带人来害他啊。”

朱长龄点头道：“璧儿此计甚妙。只是咱们朱武两家，上代部是名门正派的侠士，向来不碰毒药，便是暗器之上也从不喂毒。到底要用甚么毒药，使他服食全不知觉，我可一窍不通了。”卫璧道：“姚二叔多在中原行走，定然知晓，清他购买齐备便是。”

武烈转身拍了拍朱九真的肩头，笑道：“真儿……”这时他回过头来，张无忌看得清楚，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此人正是假扮他义父的“开碑手胡豹”，甚么将朱长龄打得重伤吐血、被姚清泉一刀杀死等等，全是假装的，登时明白他们为了要使这出戏演得逼真，一掌击出，碰到墙上是石屑纷飞，遇到桌椅是坚木破碎，是以要武功精强的武烈出马。只听他对朱九真笑道：“所以啊，这出戏还有得唱呢，你一路跟那小鬼假装亲热，直至送了谢逊的性命为止。可千万别露出丝毫马脚。”

朱九真道：“爹，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朱长龄道：“甚么？”朱九真道：“你叫我侍候这小鬼，这些日子来吃的苦头可真不小，要到踏上冰火岛，杀了谢逊，时候还长着呢，不知道要受多少罪。等你取到屠龙刀后，我可要将这小鬼一刀杀死！”

张无忌听了她这么恶狠狠的说话，眼前一黑，几欲晕倒，隐隐约约听得朱长龄道：“咱们这般用计骗他，诱出金毛狮王的所在，说来已有些不该。

这小子也不是坏人，咱们杀了谢逊，取得屠龙刀后，将这小子双目刺瞎，留在冰火岛上，也就是了。”武烈赞道：“朱大哥就是心地仁善，不失侠义家风。”

朱长龄叹道：“咱们这一步棋，实在也是情非得已。武二弟，咱们出海之后，你们座船远远跟在我们后面，倘若太近，会引起那小子的疑心，过分远了，又怕失了联络。这艄公舟师，可得费神物色才是。”武烈道：“是，朱大哥想得甚是周到。”

张无忌心中一片混乱：“我从没吐露自己的身分，怎地会给他们瞧破？嗯，想是我全力抵抗卫璧及朱武二女殴打之时，使出了武当派武功的心法，朱伯伯见多识广，登时便识破了我的来历。他知道我爹爹妈妈宁可自刎，也不吐露义父的所在，倘若用强，决不能逼迫我吐露真相。于是假造图画、焚烧巨宅、再使苦肉计令我感动。他不须问我一句，却使我反而求他带往冰火岛去。朱长龄啊朱长龄，你的奸计可真是毒辣之至了。”

这时朱长龄和武烈兀自在商量东行的诸般筹划。张无忌不敢再听，凝住气息，轻轻提脚，轻轻放下，每跨一步，要听得屋中并无动静，才敢再跨第二步。他知朱长龄、武烈两人武功极强，自己只要稍一不慎，踏断半条枯枝，立时便会给他们惊觉。这三十几步路，跨得其慢无比，直至离那小屋己在十余丈外，才走得稍快。

他慌不择路，只是向山坡上的林木深处走去，越攀越高，越走越快，到后来竟是发足狂奔，一个多时辰之中，不敢停下来喘一口气。奔逃

了半夜，到得天色明亮，只见已处身在一座雪岭的丛林之内。他回头眺望，要瞧瞧朱长龄等是否追来，这么一望，不由得叫一声苦，只见一望无际的雪地中留着长长的一行足印。西域苦寒，这时虽然已是春天，但山岭间积雪未融。他仓皇逃命，竭力攀登山岭，哪知反而泄露了自己行藏。

便在此时，隐隐听得前面传来一阵狼嗥，甚是凄厉可怖，张无忌走到一处悬崖上眺望，只见对面山坡上七八条大灰狼仰起了头，向着他张牙舞爪的嗥叫，显是想要食之果腹，只是和他站立之处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万丈峡谷，无法过来。他回头再看，心中突的一跳，只见山坡上有五个黑影慢慢向上移动，自是朱武两家一行人。此时相隔尚远，似乎这五人走得不快，但料想奔行如风，看来不用一个时辰，便能追到。

张无忌定了定神，打好了主意："我宁可给饿狼分尸而食，也不能落入他们手中，苦受这群恶人折磨。"想到自己对朱九真这般痴心敬重，哪知她美艳的面貌之下，竟藏着这样一副蛇蝎心肠，他又是惭愧，又是伤心，拔足往密林中奔去。

树林中长草齐腰，虽然也有积雪，足迹却不易看得清楚。他奔了一阵，心力交疲之下，体内寒毒突然发作，双腿也已累得无法再动，便钻入一丛长草，从地下拾起一块尖角石头拿在手里，要是给朱长龄等见了自己藏身所在，立时便以尖石撞击太阳穴自杀。

回想这两个多月来寄身朱家庄的种种经过，越想越难受："崆峒派、华山派、昆仑派这些人恩将仇报，我原也不放在心上，可是我对真姊这般一片诚心，内中真相原来如此……唉，妈妈临死叮嘱我甚么话来？怎地我全然置之脑后？"

母亲临死时对他说的那几句话，清晰异常地在他耳边响了起来："孩儿，你长大了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他热泪盈眶，眼前一片模糊："妈妈跟我说这几句话之时，匕首已插入她胸口。她忍着剧痛，如此叮嘱于我，我却将她这几句血泪之言全不放在心上。若不是我会冲解穴道之法，鬼使神差的听到了朱长龄的阴谋，以他们布置的周密，我定会将他们带到冰火岛上，非害了义父的性命不可。"

他心意已决，灵台清明，对朱长龄父女所作所为的含意，登时瞧得明明白白：朱长龄一料到他是张翠山之子，便出手击毙群犬，掌击女儿，使得张无忌深信他是一位是非分明、仁义过人的侠士；至于将广居华厦付之一炬，虽然十分可惜，但比之"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却又不值甚么了。其处事之迅捷果断，实是可惊可畏。

他又想："我在岛上之时，每天都见义父抱着那柄刀儿呆呆出神，十年之中，始终参解不透刀中的秘密。义父虽然聪明，却是直性子。这朱长龄机智过人，计谋之深，远远胜我义父。义父想不出，宝刀若是到了朱长龄手中，他多半能想得出……"前思后想，诸般念头纷至沓来，猛听得脚步声响，朱长龄和武烈二人已找到了丛林之中。

武烈道："那小子定是躲在林内，不会再逃往远处……"朱长龄忙打断他话头，说道："唉，不知真儿说错了甚么话，得罪了张兄弟。我真担心，他小小年纪，要是在冰雪遍地的山岭中有甚失闪，我便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张恩公啊。"这几句话说得宛然忧心如捣，自责甚深。张无忌只听得毛骨悚然，暗想："他心尚未死，还在想花言巧语的骗我。"

只听得朱、武二人各持木棒，在长草丛中拍打，张无忌全身蜷缩，一动也不敢动，幸而那林子占地甚广，要每一处都拍打到却也无法办到。不久卫璧和雪岭双姝也赶到了。五人在丛林中搜索了半天，始终没能找到，各人都感倦累，便在石上坐下休息。其实五人所坐之处，和他相隔不过三丈，只是林密草长，将他身子全然遮住了。

朱长龄凝思片刻，突然大声喝道："真儿，你到底怎地得罪了无忌兄弟，害得他三更半夜的不告而别？"朱九真一怔。朱长龄忙向她使个眼色，张无忌伏在草丛之中，却将这眼色瞧得清清楚楚。

朱九真会意，便大声道："我跟他开玩笑，点了他的穴道，哪想到无忌弟却当了真。"说着纵声叫道："无忌弟，无忌弟，你快出来，真姊跟你赔不是啦。"声音虽响，却仍是娇媚婉转，充满了诱惑之意。她叫了一会，见无动静，忽然哭了起来，说道："爹爹，你别打我，别打我。我不是故意得罪无忌弟啊。"朱长龄举掌在自己大腿上力拍，劈拍作响，口中大声怒喝。

朱九真不住口的惨叫，似乎给父亲打得痛不可当。武烈、卫璧、武青婴三人在旁含笑而观。

张无忌眼见他父女俩做戏，可是听着这声音，仍是心下恻然，暗道："幸而我瞧见你们的神情，否则听了她如此尖声惨叫，明知于我不利，也要忍不住挺身而出。"

朱氏父女料定张无忌藏身在这树林之内，一个怒骂，一个哀唤，声音越来越是凌厉。张无忌双手掩耳，声音还是一阵阵传入耳中。他再也忍耐不住，把心一横，纵身跃出，叫道："你们捣甚么鬼，难道还骗得倒我么？"朱长龄等五人齐声欢呼："在这里了！"张无忌叫道："真姊，你好！"穿林而出，发足狂奔。朱长龄和武烈飞身跃起，向他扑去。

张无忌死志早决，更无犹疑，笔直向那万丈峡谷奔去。朱长龄的轻功胜他甚远，待他奔到峡谷边上，朱长龄已追到身后，伸手往他背心抓去。

张无忌只觉背心上奇痛彻骨，朱长龄右手的五根手指已紧紧抓住他背脊，就在此时，他足底踏空，半个身子已在深渊之上。他左足跟着跨出，全身向前急扑。

朱长龄万没料到他竟会投崖自尽，被他一带，跟着向前倾出。以他数十年的武功修为，若是立时放手反跃，自可保住性命。可是他知道只须五根手指一松，那"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便永远再无到手的机缘，这两个月来的苦心筹划、化为一片焦土的巨宅华厦，便尽随这五根手指一松而付诸东流了。

他稍一犹豫，张无忌下跌之势却绝不稍缓。朱长龄叫道："不好！"反探左手，来和自后冲到的武烈相握时，却差了尺许，他抓着张无忌的右手兀自不肯放开。

两人一齐自峭壁跌落，直摔向谷底的万丈深渊，只听得武烈和朱九真等人的惊呼自头顶传来，霎时之间便听不到了。两人冲开弥漫谷中的云雾，直向下堕。

朱长龄一生之中经历过不少风浪，临危不乱，只觉身旁风声虎虎，身子不住的向下摔落，偶见峭壁上有树枝伸出，他便伸手去抓，几次都是差了数尺，最后一次总算抓到了，可是他二人下跌的力道太强，树枝吃不住力，喀喇一声，一根手臂粗的松枝登时折断。但就这么缓得一缓，朱长龄已有借力之处，双足横撑，使招"乌龙绞柱"，牢牢抱住那株松树，提起张无忌。将他放在树上，唯恐他仍要跃下寻死，抓住了他手臂不放。

张无忌见始终没能逃出他的掌握，灰心沮丧已极，恨恨的道："朱伯伯，不论你如何折磨我，要我带你去找我义父，那是一万个休想。"

朱长龄翻转身子，在树枝上坐稳了，抬头上望，朱九真等的人影固然见不到，呼声也已听不到了，饶是他艺高大胆，想起适才的死里逃生，也自不禁心悸，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他定了定神，笑道："小兄弟，你说甚么？我一点儿也不懂。你可别胡思乱想。"

张无忌道："你的奸谋已给我识破，那是全然无用的了。便是逼着我去冰火岛，我东南西北的乱指一通，大家一齐死在大海之中，你当我不敢么？"

朱长龄心想这话倒也是实情，眼前可不能跟他破脸，总要着落在女儿身上，另图妙策，一瞧四下情势，向上攀援是决不可能，脚下仍是深不见底，便算到了谷底，十九也无出路，唯一的法子是沿着山壁斜坡，慢慢爬行出去，于是向张无忌道："小兄弟，你千万不可瞎起疑心，总而言之，我决计不会逼迫你去找谢大侠。若有此事，教我姓朱的万箭穿身，死无葬身之地。"他立此重誓，倒也不是虚言，心想他既宁可自尽，那么不论如何逼迫，也决计无用，只有设法诱得他心甘情愿的带去。

张无忌听他如此立誓，心下稍宽。朱长龄道："咱们从这里慢慢爬出去，你不能往下跳，知道么？"张无忌道："你既不逼我，我何必自己寻死？"

朱长龄点点头，取出短刀，剥下树皮，搓成了一条绳子，两端分别缚在自己和张无忌腰里。两人沿着雪山斜坡，手脚着地，一步步向有阳

光处爬去。

那峭壁本就极陡，加上冻结的冰雪，更是滑溜无比，张无忌两度滑跌，都是朱长龄使力拉住，才不致跌入下面的深谷。张无忌心中并不感激，想："你不过是想得到那屠龙宝刀，哪里是真的好意救我了？"

两人爬了半天，手肘膝盖都已被坚冰割得鲜血淋漓，总算山坡已不如何陡峭，两人站起身来，一步步的向前挣扎而行。好容易转过了那堵屏风也似的大山壁，朱长龄只叫得一声苦，不知高低。

眼前茫茫云海，更无去路，竟是置身在一个三面皆空的极高平台上。那平台倒有十余丈方圆，可是半天临空，上既不得，下又不能，当真是死路一条。这太平台上白皑皑的都是冰雪，既无树林，更无野兽。

张无忌反而高兴，笑道："朱伯伯，你花尽心机，却到了这个半天吊的石台上来。这会儿就有一把屠龙宝刀给你，你拿着它却又如何？"

朱长龄叱道："休得胡说八道！"盘膝坐下，吃了两口雪，运气休息半晌，心想："此时虽然疲累，精力尚在，若在这里再饿上一天，只怕再也难以脱困了。"于是站起身来，说道："这里前路已断，咱们回去向另一边找找出路。"

张无忌道："我却觉得这儿很好玩，又何必回去？"朱长龄怒道："这儿甚么也没有吃的，呆在这儿干么？"张无忌笑道："不食人间烟火更好，便于修仙练道啊。"

朱长龄心下大怒，但知若是逼得紧了，说不定他便纵身往崖下一跳，便道："好，你在这儿多休息一会，我找到了出路，再来接你。别太走近崖边，小心摔了下去。"

张无忌道："我生死存亡，何劳你如此挂怀？你这时还在妄想我带你到冰火岛去，劝你别白操了这份心了罢。"

朱长龄不答，径自从原路回去，到了那棵大松树旁，向左首探路而行。

这一边的山壁地势更加凶险，只是不须顾到张无忌，他便行得甚快，或爬或走的行了半个多时辰，来到一处悬崖之上。眼前再无去路。朱长龄临崖浩叹，怔怔的呆了良久，才没精打采的回到平台。

张无忌不用询问，看到他的脸色，便知没找到出路，心想："我身中玄冥神掌，阴毒难除，屈指计来，原是寿元将尽，不论死在哪里，都是一样。

只是他好端端的有福不享，妄想做甚么武林至尊，竟陪着我在这冰天雪地中活活饿死，可叹可怜！"

他初时憎恨朱长龄阴狠奸险，堕崖出险之后还取笑他几句，这时眼见生路已绝，朱长龄垂头丧气，心中反而怜悯他起来，温言道："朱伯伯，你年纪已大，甚么荣华快活也都享过了，此刻便是死了，又有何憾？不用难过罢。"

朱长龄对张无忌一直容让，只不过不肯死心，盼望最后终能骗动了他，带领自己前往冰火岛去，这时眼见生路已断，而　所以陷此绝境，全是为了这小子，一口怨气哪里消得下去？双眼中如要喷出烈火，恶狠狠的瞪视他。

张无忌见这个向来面目慈祥的温厚长者陡间如同变成了一头野兽，不由得大是害怕，一声惊叫，站起来便逃。朱长龄喝道："这儿还有路逃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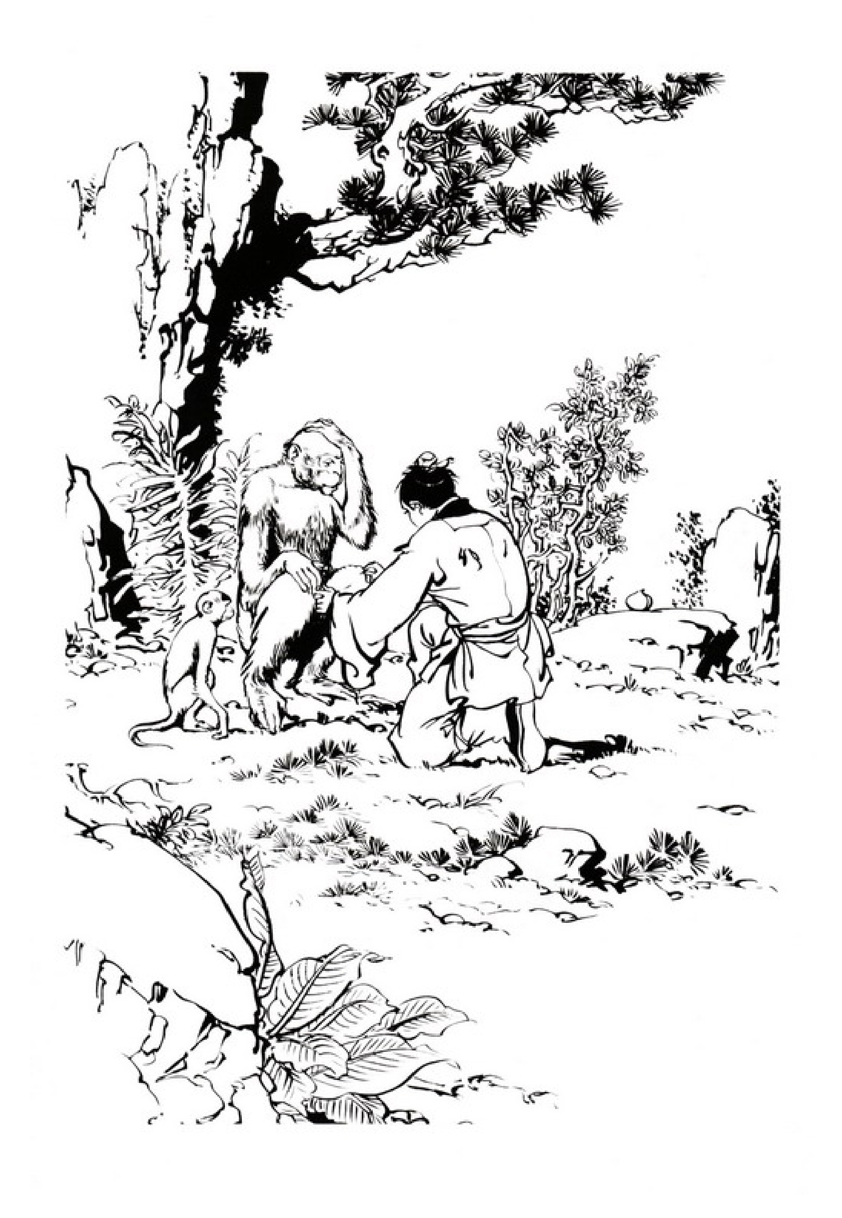
伸手向他背后抓去，决意尽情将他折磨一番，要他受尽了苦楚才死。

张无忌向前滑出一步，但见左侧山壁黑黝黝的似乎有个洞穴，更不思索，便钻了进去。嗤的一声，裤管已破朱长龄扯去一块，大腿也破抓破。张无忌跌跌撞撞的往洞内急钻，突然间砰的一下，额头和山石相碰，只撞得眼前金星乱舞。他知这时朱长龄已撕破了脸，甚么凶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惶急之下，只是拚　命向洞里钻去，至于钻入这黑洞之中，是否自陷绝地，更难逃离对方毒手，已全无余暇计及。幸而那洞穴越往里面越是窄隘，爬进十余丈后，他已仅能容身，朱长龄却再也挤不进来了。

张无忌又爬进数丈，忽见前面透进光亮，心中大喜，手足兼施，加速前行。朱长龄又急又怒，叫道："我不来伤你便是，快别走了。"张无忌却哪里理他？

朱长龄运起内力，挥掌往石壁击去，山石坚硬无比，一掌打在石上，只震得掌心剧烈疼痛，石壁竟是纹丝不损。他摸出短刀，想掘松山石，将洞口挖得稍大，但只挖几下，拍的一声，一柄青钢短刀断为两截。朱长龄狂怒之下，劲运双肩，向前一挤，身子果然前进了尺许，可是再想前行，却已万万不能，坚硬的石壁压在他胸口背心，竟然气也喘不过来。

他窒息难受，只得后退，不料身子嵌在坚石之中，前进固是不能，后退却也已不得，这一下他吓得魂飞魄散，竭尽生平之力，双臂向石上猛推，身子才退了尺许，猛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竟已轧断了一根肋骨。



十六　剥极而复参九阳

张无忌在狭窄的孔道中又爬行数丈，眼前越来越亮，再爬一阵，突然间阳光耀眼。他闭着眼定一定神，再睁开眼来，面前竟是个花团锦簇的翠谷，红花绿树，交相掩映。

他大声欢呼，从山洞里爬了出来。山洞离地竟然不过丈许，轻轻一跃，便已着地，脚下踏着的是柔软细草，鼻中闻到的是清幽花香，鸣禽间关，鲜果悬枝，哪想得到在这黑黝黝的洞穴之后，竟会有这样一个洞天福地？这时他已顾不到伤处疼痛，放开脚步向前疾奔，直奔了两里有余，才遇一座高峰阻路，放眼四望，但见翠谷四周高山环绕，似乎亘古以来从未有人迹到过。

四面雪峰插云，险峻陡峭，决计无法攀援出入。

张无忌满心喜欢，见草地上有七八头野山羊低头吃草，见了他也不惊避，树上十余只猴儿跳跃相嬉，看来虎豹之类猛兽身子笨重，不能逾险峰而至。

他心道：“老天爷待我果真不薄，安排下这等仙境，给我作葬身之地。”

缓步回到入口处，只听得朱长龄在洞穴彼端大呼：“小兄弟，你出来，在这洞里不怕闷死吗？”张无忌大声笑道：“这里好玩得紧呢。”在矮树上摘了几枚不知名的果子，拿在手里，已闻到一阵甜香，咬了一口，更是鲜美绝伦，桃子无此爽脆，苹果无此香甜，而梨子则逊其三分滑腻。他把一枚果子掷进洞中去，叫道：“接住，好吃的来了！”

果子穿过山洞，在山壁上撞了几下，已砸得稀烂。朱长龄连皮带核的咀嚼，越吃越是饥火上升，叫道：“小兄弟，再给我几个。”张无忌叫道：“你这人良心这么坏，饿死也是应该的。要吃果子，自己来罢。”朱长龄道：“我身子太大，穿不过山洞。”张无忌笑道：“你把身子切成两半，不就能过来了么？”

朱长龄料想自己阴谋败露，张无忌定要使自己慢慢饿死，以报此仇，胸口伤处又痛得厉害，破口大骂：“贼小鬼，这洞里就有果子，难道能给你吃一辈子么？我在外边饿死，你不过多活三天，左右也是饿死。”张无忌不去理他，吃了七八枚果子，也就饱了。

过了半天，突然一缕浓烟从洞口喷了进来。张无忌一怔之下，随即省悟，原来朱长龄在洞外点燃松枝，想以浓烟熏自己出去，却哪知这洞内别有天地，便是焚烧千担万担的松柴，也是无济于事。他想想好笑，假意大声咳嗽。朱长龄叫道：“小兄弟，快出来，我发誓决不害你就是。”张无忌大叫一声：“啊——”假装晕去，自行走开。

他向西走了二里多，只见峭壁上有一道大瀑布冲击而下，料想是雪融而成，阳光照射下犹如一条大玉龙，极是壮丽。瀑布泻在一座清澈碧绿的深潭之中，潭水却也不见满，当是另有泄水的去路。观赏了半晌，一低头，见手足上染满了青苔污泥，另有无数给荆棘硬草割破的血痕，于是走近潭边，除下鞋袜，伸足到潭水中去洗涤。

洗了一会，忽然泼喇一声，潭中跳起一尾大白鱼，足有一尺多长，张无忌忙伸手去抓，虽然碰到了鱼身，却一滑滑脱了。他俯身潭边，凝神瞧去，只见碧绿的水中十余条大白鱼来回游动。那浦鱼的本事，他在冰火岛上自小就学会了的，于是折了二条坚硬的树枝，一端拗尖，在潭边静静等候，待得又有一尾大自鱼游上水面，使劲疾刺下去，正中鱼身。

他欢呼大叫，以尖枝割开鱼肚，洗去了鱼肠，再找些枯枝，从身边取出火刀、火石、火绒生了个火，将鱼烤了起来。不久脂香四溢，眼见已熟，入口滑嫩鲜美，似乎生平从未吃过这般美味。片刻之间，将一条大鱼吃得干干净净。

次日午间，又去捉一尾大白鱼烤食。心想：“一时既不得便死，倒须留下火种，否则火绒用完了倒有点儿麻烦。”于是围了个灰堆，将半

燃的柴草藏在其中，以防熄灭。冰火岛上一切用具全须自制，这般在野地里独自过活的日子，在他毫不希奇，当下便捏土为盆，铺草作床。

忙到傍晚，想起朱长龄饿得惨了，于是摘了一大把鲜果，隔洞掷了过去。

他生怕朱长龄倘若吃了鱼肉，力气大增，竟能冲过洞来，那可糟了，是以烤鱼却不给他吃。

第四日上，他正在砌一座土灶，忽听得几下猴子的吱吱惨叫声，甚是紧迫。他循声奔去，见山壁下一头小猴摔在地上，后脚给一块石头压住了，动弹不得，想是从陡峭的山壁上失足掉了下来。他过去搬开石块，将猴儿拉起，但那猴儿右腿已然摔断，痛得吱吱直叫。

张无忌折了两根枝条作为夹板，替猴儿续上腿骨，找些草药，嚼烂了给它敷在伤处。虽然幽谷之中难觅合用的药草，所敷的不具灵效，但凭着他的接骨手段，料得断骨终能续上。那猴儿居然也知感恩图报，第二日便摘了许多鲜果送给他，十多天后，断腿果然好了。

谷中日长无事，他便常与那猴儿玩耍，若不是身上寒毒时时发作，谷中日月倒也逍遥快活。有时他见野山羊走过，动念想打来烤食。但见山羊柔顺可爱，终究下不了手，好在野果潭鱼甚多，食物无缺。过得几天，在山沟里捉到几只雪鸡，更是大快朵颐。

如此过了一月有余。一天清晨，他兀自酣睡未醒，忽觉有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脸上轻轻抚摸。他大吃一惊，急忙跳起，只见一只白色大猿猴蹲在身旁，手里抱着那只天天跟他玩耍的小猴。那小猴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指着大白猿的肚腹。张无忌闻到一阵腐臭之气，见白猿肚上脓血模糊，生着一个大疮，便笑道："好，好！原来你带病人瞧大夫来着！"大白猿伸出左手，掌中托着一枚拳头大小的蟠桃，恭恭敬敬的呈上。

张无忌见这蟠桃鲜红肥大，心想："妈妈曾讲故事说，昆仑山有位女仙王母，每逢生日便设蟠桃之宴，宴请群仙。西王母未必真有，但昆仑山出产大蟠桃想是不假。"笑着接了，说道："我不收医金，便无仙桃，也跟你治疮。"伸手到白猿肚上轻轻一掀，不禁一惊。

原来那白猿腹上的恶疮不过寸许圆径，可是触手坚硬之处，却大了十倍尚且不止，他在医书上从未见载得有如此险恶的疗疮，倘若这坚硬处尽数化脓腐烂，只怕是不治之症了。他按了按白猿的脉搏，却无险象，当下拨开猿腹上的长毛，再看那疗疮时，更是一惊，只见肚腹上方方正正的一块凸起，四边用针线缝上，显是出于人手，猿猴虽然聪明，决不可能会用针线。再细察疗疮，知是那凸起之物作祟，压住血脉运行，以致腹肌腐烂，长久不愈，欲治此疮，非取出缝在肚中之物不可。

说到开刀治伤，他跟胡青牛学得一手好本事，原是轻而易＊举，只是手边既无刀剪，又无药物，那可就为难了，略一沉思，举起一块岩石，奋力掷在另一块岩石之上，从碎石中拣了一片有锋锐棱角的，慢慢割开白猿肚腹上缝补过之处。那白猿年纪已是极老，颇具灵性，知道张无忌给它治病，虽然腹上剧痛，竟强行忍住，一动也不动。张无忌割开右边及上端的缝线，再斜角切开早已连结的腹皮，只见它肚子里藏着一个油布包裹。这一来更觉奇怪，这时不及拆视包裹，将油布包放在一边，忙又将白猿的腹肌缝好。手边没有针线，只得以鱼骨作针，在腹皮上刺下一个个小孔，再将树皮撕成细丝，穿过小孔打结，勉强补好，在创口敷上草药。忙了半天，方始就绪。白猿虽然强壮，却也是躺在地下动弹不得了。

张无忌洗去手上和油布上的血迹，打开包来看时，里面原来是四本薄薄的经书，只因油布包得紧密，虽长期藏在猿腹之中，书页仍然完好无损。书面上写着几个弯弯曲曲的文字，他一个也不识得，翻开来一看，四本书中尽是这些怪文，但每一行之间，却以蝇头小楷写满了中国文字。

他定一定神，从头细看，文中所记似是练气运功的诀窍，慢慢诵读下去，突然心头一震，见到三行背熟了的经文，正是太师父和俞二伯所授的"武当九阳功"，但下面的文字却又不同。他随手翻阅，过得几页，便见到"武当九阳功"的文句，但有时与太师父与俞二伯所传却又大有歧异。

他心中突突乱跳，掩卷静思："这到底是甚么经书？为甚么有武当九阳功的文句？可是又与武当本门所传的不尽相同？而且经文更多了十倍也不止？"

想到此处，登时记起了太师父带自己上少林寺去之时所说的故事：太师父的师父觉远大师学得《九阳真经》，圆寂之前背诵经文，太师父、郭襄女侠、少林派无色大师三人各自记得一部分，因而武当、峨嵋、少林三派武功大进，数十年来分庭抗礼，名震武林。"难道这便是那部给人偷去了的九阳真经？不错，太师父说，那九阳真经是写在楞伽经的夹缝之中，这些弯弯曲曲的文字，想必是梵文的楞伽经了。可是为甚么在猿腹之中呢？"

这部经书，确然便是九阳真经，至于何以藏在猿腹之中，其时世间已无一人知晓。

原来九十余年之前，潇湘子和尹克西从少林寺藏经阁中盗得这部经书，被觉远大师直追到华山之巅，眼看无法脱身，刚好身边有只苍猿，两人心生一计，便割开苍猿肚腹，将经书藏在其中。后来觉远、张三丰、杨过等搜索潇湘子、尹克西二人身畔，不见经书，便放他们带同苍猿下山（请参阅《神雕侠侣》）。九阳真经的下落，成为武林中近百年来的大疑案。后来庯湘子和尹克西带同苍猿，远赴西域，两人心中各有所忌，生怕对方先习成经中武功，害死自己，互相牵制，迟迟不敢取出猿腹中的经书，最后来到昆仑山的惊神峰上，尹潇二人互施暗算，斗了个两败俱伤。这部修习内功的无上心法，从此留在苍猿腹中。

潇湘子的武功本比尹克西稍胜一筹，但因他在华山绝顶打了觉远大师一拳，由于反震之力，身受重伤，因之后来与尹克西相斗时反而先行毙命。尹克西临死时遇见"昆仑三圣"何足道，良心不安，请他赴少林寺告知觉远大师，那部经书是在这头猿猴的腹中。但他说话之时神智迷糊，口齿不清，他说"经在猴中"，何足道却听作甚么"经在油中"。何足道信守然诺，果然远赴中原，将这句"经在油中"的话跟觉远大师说了。觉远无法领会其中之意，固不待言，反而惹起一场绝大的风波，武林中从此多了武当、峨嵋两派。

至于那头苍猿却甚是幸运，在昆仑山中取仙桃为食，得天地之灵气，过了九十余年，仍是纵跳如飞，全身黑黝黝的长毛也尽转皓白，变成了一头白猿。只是那部经书藏在腹中，逼住肠胃，不免时时肚痛，肚上的疗疮也时好时发，直至此日，方得张无忌给它取出，就这白猿而言，实是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这一切曲折原委，世上便有比张无忌聪明百倍之人，当然也是猜想不出。

张无忌呆了半晌，自知难以索解，也就不去费心多想了，取过白猿所赠那枚大蟠桃来咬了一口，但觉一股鲜甜的汁水缓缓流入咽喉，比之谷中那些不知名的鲜果，可说各擅胜场。

张无忌吃完蟠桃，心想："太师父当年曾说，若我习得少林、武当、峨嵋三派的九阳神功，或能驱去体内的阴毒。这三派九阳功都脱胎于九阳真经，倘若这部经文当真便是九阳真经，那么照书修习，又远胜于分学三派的神功了。在这谷中左右也无别事，我照书修习便是。便算我猜错了，这部经书其实毫无用处，甚而习之有害，最多也不过一死而已。"

他心无挂碍，便将三卷经书放在一处干燥的所在，上面铺以干草，再压上三块大石，生怕猿猴顽皮，玩耍起来你抢我夺，说不定便将经书撕得稀烂。

手中只留下第一卷经书，先行诵读几遍，背得熟了，然后参究体会，自第一句习起。

他心想，我便算真从经中习得神功，驱去阴毒，但既被囚禁在这四周陡峰环绕的山谷之中，总是不能出去。幽谷中岁月正长，今日练成也好，明日练成也好，都无分别。就算练不成，总也是打发了无聊的日子。他存了这个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念头，居然进展奇速，只短短四个月时光，便已将第一卷经书上所载的功夫尽数参详领悟，依法练成。

练完第一卷经书后，屈指算来，胡青牛预计他毒发毕命之期早已过去，可是他身轻体健，但觉全身真气流动，全无病象，连以前时时发作的寒毒侵袭，也要时隔一月以上才偶有所感，而发作时也极轻微。不久便在第二卷的经文中读到一句："呼翕九阳，抱一含元，此书可名九阳真经。"才知这果然便是太师父所念念不忘的真经宝典，欣喜之余，参习更勤。加之那白猿感他治病之德，常采了大蟠桃相赠，那也是健体补元之物。待得练到第二卷经书的一小半，体内阴毒已被驱得无影无踪了。

他每日除了练功，便是与猿猴为戏，采摘到的果实，总是分一半给朱长龄，倒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是朱长龄局处于小小的一块平台之上，当真是度日如年，一到冬季，遍山冰雪，寒风透骨，这份苦处更是难以形容。

张无忌练完第二卷经书，便已不畏寒暑。只是越练到后来，越是艰深奥妙，进展也就越慢，第三卷整整花了一年时光，最后一卷更练了三年多，方始功行圆满。

他在这雪谷幽居，至此时已五年有余，从一个孩子长成为身材高大的青年。最后一两年中，他有时兴之所至，也偶然与众猿猴攀援山壁，登高遥望，以他那时功力，若要逾峰出谷，已非难事，但他想到世上人心的阴险狠诈，不由得不寒而栗，心想何必到外面去自寻烦恼、自投罗网？在这美丽的山谷中直至老死，岂不甚好？

这日午后，将四卷经书从头至尾翻阅一遍，揭过最后一页之后，心中又是欢喜，又微微感到怅惘。在山洞左壁挖了个三尺来深的洞孔，将四卷九阳真经、以及胡青牛的医经、王难姑的毒经，一起包在从白猿腹中取出来的油布之中，埋在洞内，填上了泥土，心想："我从白猿腹中取得经书，那是极大的机缘，不知千百年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得到这三部经书？"

拾起一块尖石，在山壁上划下六个大字："张无忌埋经处"。

他在练功之时，每日里心有专注，丝毫不觉寂寞，这一日大功告成，心头登时反觉空虚，兼之神功既成，胆气登壮，暗想："此时朱伯伯便要再来害我，我也已无惧于他，不妨去跟他说说话。"于是弯腰向洞里钻去。他进来时十五岁，身子尚小，出去已是二十岁，长大成人，却钻不过那狭窄的洞穴了。他吸一口气，运起了缩骨功，全身骨骼挤拢，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空隙缩小，轻轻易易的便钻了过去。

朱长龄倚在石壁上睡得正酣，梦见自己在家中大开筵席，厮役奔走，亲朋趋奉，好不威风快活，突然肩头有人拍了几下，一惊而醒，睁开眼来，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面前。朱长龄跃起身来，神智未曾十分清醒，叫道："你……你……"

张无忌微笑道："朱伯伯，是我，张无忌。"朱长龄又惊又喜，又恼又恨，向他瞧了良久，才道："你长得这般高了。哼，怎地一直不出来跟我说话？不论我如何求你，你总是不理？"张无忌微笑道："我怕你给我苦头吃。"

朱长龄右手倏出，施展擒拿手法，一把抓住了他肩头，厉声喝道："怎么今天却不怕了？"突然间掌心炙热，不由自主的手臂一震，便松手放开，自己胸口兀自隐隐生疼，吓得退开三步，呆呆的瞪着他，问道："你……你……这是甚么功夫？"

张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之后，首次试用，竟有如此威力。朱长龄是一流高手，但被他神功一震之下，却不得不撤掌松指。他眼见朱长龄如此狼狈惊诧，心中自是得意，笑道："这功夫还使得么？"朱长龄心神未定，又问："那……那是甚么功夫？"张无忌道："是九阳神功罢。"朱长龄吃了一惊，问道："你怎样练成的？"张无忌也不隐瞒，便将如何替白猿治病、如何从它腹中取得经书、如何依法参习等情一一说了。

这一番话只把朱长龄听得又妒忌，又是恼怒，心想："我在这绝峰之上吃了五年多难以形容的苦头，你这小子却练成了奥妙无比的神功。"他也不想只因自己处心积虑的害人，才落得如此，又全不感激对方给他采摘了五年多果子，每日不断，才养活他直至今日，但觉这小子过于幸运，自己却太过倒霉，实在不公道之至，当下强忍怒气，笑吟吟的道："那部九阳真经呢？给我见识一下成不成？"

张无忌心想："给你瞧一瞧那也无妨，难道你一时三刻便记得了？"便道："我已埋在洞内，明天拿来给你看罢。"朱长龄道："你已长得这般高大，怎能过那洞穴？"张无忌道："那洞穴也不太窄，缩着身子用力一挤，便这么过来了。"朱长龄道："你说我能挤过去么？"张无忌点头道："明儿咱们一起试试，洞里地方很大，老是呆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确实不好受。"

他想自己运功捏他肩膀、胸部、臀部各处骨骼，当可助他通过洞穴。

朱长龄笑道："小兄弟，你真好，君子不念旧恶，从前我颇有对不起你之处，万望你多多原谅。"说着深深一揖。张无忌急忙还礼，说道："朱伯伯不必多礼，咱们明儿一块想法儿离开此处。"朱长龄大喜，问道："你说能离开这儿么？"张无忌道："猿猴既能进出，咱们也便能够。"朱长龄道："那你为甚么不早出来？"

张无忌微微一笑，说道："从前我不想到外面去，只怕给人欺侮，现下似乎不怕了，又想去瞧瞧我的太师父、师伯师叔他们。"

朱长龄哈哈大笑，拍手道："很好，很好！"退后了两步，突然间身形一晃，"啊哟"一声，踏了个空，从悬崖旁摔了下去。

他这一下乐极生悲，竟然有此变故，张无忌大吃一惊，俯身到悬崖之外，叫道："朱伯伯，你好吗？"只听下面传来两下低微的呻吟。张无忌大喜，心想："幸好没直摔下去，但怕已受了伤。"听呻吟之声相距不过数丈，凝神看时，原来悬崖之下刚巧生着一株松树，朱长龄的身子横在树干之上，一动不动。张无忌瞧那形势，跃下去将他抱上悬崖，凭着此时功力，当不为难，于是吸一口气，看准了那根如手臂般伸出的枝干，轻轻跃下。

他足尖离那枝干尚有半尺，突然之间，那枝干竟倏地堕下，这一来空中绝无半点借力之处，饶是他练成了绝顶神功，但究竟人非飞鸟，如何能再回上崖来？心念如电光般一闪，立时省悟："原来朱长龄又使奸计害我，他扳断了树枝，拿在手里，等我快要着足之时，便松手抛下树枝。"但这时明白已然迟了，身子笔直的堕了下去。

朱长龄在这方圆不过十数丈的小小平台住了五年多，平台上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无不烂熟于胸，他在黑暗中假装摔跌受伤，料定张无忌定要跃下相救，果然奸计得逞，将他骗得堕下万丈深谷。

朱长龄哈哈大笑，心道："今日将这小子摔成一团肉泥，终于出了我心头这五年多来的恶气！"拉着松树旁的长藤，跃回悬崖，心想："我上次没能挤过那个洞穴，定是心急之下用力太蛮，以致挤断了肋骨。这小子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既能过来，我自然也能过去。我取得九阳真经之后，从那边觅路回家，日后练成神功，无敌于天下，岂不妙哉？哈哈，哈哈！"

他越想越得意，当即从洞穴中钻了进去，没爬得多远，便到了五年前折骨之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小子比我高大，他能钻过，我当然更能钻过。"想法原本不错，只是有一点却没料到："张无忌已练成了九阳神功中的缩骨之法。"

他平心静气，在那狭窄的洞穴之中，一寸一寸的向前挨去，果然比五年前又多挨了丈许，可是到得后来，不论他如何出力，要再向前半寸，也已绝不可能。

他知若使蛮劲，又要重蹈五年前的覆辙，势必再挤断几根肋骨，于是定了定神，竭力呼出肺中存气，果然身子又缩小了两寸，再向前挨了三尺。可是肺中无气，越来越是窒闷，只觉一颗心跳如同得打鼓一般，几欲晕去，知道不妙，只得先退出来再说。

哪知进去时两足撑在高低不平的山壁之上，一路推进，出来时却已无可借力。他进去时双手过顶，以便缩小肩头的尺寸，这时双手被四周岩石束在头顶，伸展不开，半点力气也使不出来。心中却兀自在想："这小子比我高大，他既能过去，我也必能够过去。为甚么我竟会挤在这里？当真岂有此理！"

可是世上确有不少岂有此理之事，这个文才武功俱臻上乘、聪明机智算得是第一流人物的高手，从此便嵌在这窄窄的山洞之中，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出。

张无忌又中朱长龄的奸计，从悬崖上直堕下去，霎时间自恨不已："张无忌啊张无忌，你这小子忒煞无用。明知朱长龄奸诈无比，却一见面便又上了他的恶当，该死，该死！"

他自骂该死，其实却在奋力求生，体内真气流动，运劲向上纵跃，想要将下堕之势稍为减缓，着地时便不致跌得粉身碎骨。可是人在半空，虚虚晃晃，实是身不由己，全无半分着力处，但觉耳旁风声不绝，顷刻之间，双眼刺痛，地面上白雪的反光射进了目中。

他知道生死之别，便系于这一刻关头，但见丈许之外有个大雪堆，这时自也无暇分辨到底是否雪地，还是一块白色岩石，当即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向那雪堆扑去，身形斜斜划了道弧线，左足已点上雪堆，波的一声，身子已陷入雪堆之中。他苦练了五年有余的九阳神功便于此时发生威力，借着雪堆中所生的反弹之力，向上急纵，但从那万寻悬崖上摔下来的这股力道何等凌厉，只觉腿上一阵剧痛，双腿腿骨一齐折断。

他受伤虽重，神智却仍清醒，但见柴草纷飞，原来这大雪堆是农家积柴的草堆，不禁暗叫："好险，好险！倘若雪堆下不是柴草，却是块大石头，我张无忌便一命呜呼了。"

他双手使力，慢慢爬出柴堆，滚向雪地，再检视自己腿伤，吸一口气，伸手接好了折断的腿骨，心想："我躺着一动也不动，至少也得一个月方能行走。可是那也没甚么，至不济是以手代足，总不会在这里活生生的饿死。"

又想："这柴草堆明明是农家所积，附近必有人家。"他本想纵声呼叫求援，但转念一想："世上恶人太多，我独个儿躺在雪地中疗伤，那也罢了，若是叫得一个恶人来，反而糟糕。"于是安安静静的躺在雪地，静待腿骨折断处慢慢愈合。

如此躺了三天，腹中饿得咕噜咕噜直响。但他知接骨之初，最是动弹不得，倘若断骨处稍有歪斜，一生便成跛子，因此始终硬撑，半分也不移动，当真饿得耐不住了，便抓几把雪块充饥。这三天中心里只想："从今以后，我在世上务必步步小心，决不可再上恶人的当，日后岂能再如此幸运，终能大难不死。"

到得第四天晚间，他静静躺着用功，只觉心地空明，周身舒泰，腿伤虽重，所练的神功却似又有进展。

万籁皆寂之中，猛听得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之声，跟着犬吠声越来越近，显是有几头猛犬在追逐甚么野兽。张无忌吃了一惊："难道是朱九真姊姊所养的恶犬么！嗯！她那些猛犬都已给朱伯伯打死了，可是事隔多年，她又会养起来啊。"

凝目向雪地里望去，只见有一人如飞奔来，身后三条大犬狂吠追赶。那人显已筋疲力尽，跌跌撞撞，奔几步，便摔一跤，但害怕恶犬的利齿锐爪，还是拼命奔跑。张无忌想起数年前自己身被群犬围攻之苦，不禁胸口热血上涌。

他有心出手相救，苦于双腿断折，行走不得。蓦地里听得那人长声惨呼，摔倒在地，两头恶犬爬到他身上狠咬。张无忌怒叫："恶狗，到这儿来！"

那三条大犬听得人声，如飞扑至，嗅到张无忌并非熟人，站定了狂吠几声，扑上来便咬。

张无忌伸出手指，在每头猛犬的鼻子上一弹，三头恶犬登时滚倒，立即毙命。他没想到一弹指间便轻轻易易的杀毙三犬，对这九阳神功的威力不由得暗自心惊。

但听那人呻吟之声极是微弱，便问："这位大哥，你给恶犬咬得很厉害么？"那人道："我……我……不成啦……我……我……"张无忌道："我双腿断了，没法行走。请你勉力爬过来，我瞧瞧你的伤口。"那人道："是……是……"气喘吁吁的挣扎爬行，爬一段路，停一会儿，爬到离张无忌丈许处，"啊"的一声，伏在地下，再也不能动了。

两人便是隔着这么远，一个不能过去，另一个不能过来。张无忌道："大哥，你伤在何处？"那人道："我……胸口，肚子上……给恶狗咬破肚子，拉出了肠子。"张无忌大吃一惊，知道肚破肠出，再也不能活命，问道："那些恶狗为甚么追你？"那人道："我……夜里出来赶野猪，别……别让踩坏了庄稼，见到朱家大小姐和……和一位公子爷在树下说话，我不合走近去瞧瞧……我……啊哟！"大叫一声，再也没声息了。

他这番话虽没说完，但张无忌也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多半是朱九真和卫璧半夜出来私会，却让这乡农撞见了，朱九真便放恶犬咬死了他。正自气恼，只听得马蹄声响，有人连声唿哨，正是朱九真在呼召群犬。

蹄声渐近，两骑马驰了过来，马上坐着一男一女。那女子突然叫道："咦！怎地平西将军他们都死了？"说话的正是朱九真。她所养的恶犬仍是各拥将军封号，与以前无异。和她并骑而来的正是卫璧。他纵身下马，奇道："有两个人死在这里！"

张无忌暗暗打定了主意："他们若想过来害我，说不得，我下手可不能容情了。"

朱九真见那乡农肚破肠流，死状可怖，张无忌则衣服破烂已达极点，蓬头散发，满脸胡子，躺在地下全不动弹，想来也早给狗子咬死了。她急欲与卫璧谈情说爱，不愿在这里多所逗留，说道："表哥，走罢！这两个泥腿子临死拚命、倒伤了我三名将军。"拉转马头，便向西驰去，卫璧见三犬齐死，心中微觉古怪，但见朱九真驰马走远，不及细看，当即跃上马背，跟了下去。

张无忌听得朱九真的娇笑之声远远传来，心下只感恼怒，五年多前对她敬若天神，只要她小指头儿指一指，就是要自己上刀山、下油锅，也是毫无犹豫，但今晚重见，不知如何，她对自己的魅力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张无忌只道是修习九阳真经之功，又或因发觉了她对自己的奸恶之故，他可不知世间少年男子，大都有过如此胡里胡涂的一段初恋，当时为了一个姑娘废寝忘食，生死以之，可是这段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后头脑清醒，对自己旧日的沉迷，往往不禁为之哑然失笑。

其时他肚中饿得咕咕直响，只是想撕下一条狗腿来吃了，但惟恐朱九真与卫璧转眼重回，发觉他未死，又吃了他的大将军，当然又要行凶，自己断了双腿，未必抵挡得了。

第二天早晨，一头兀鹰见地下的死人死狗，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圈子，便飞下来啄食。这鹰也是命中该死，好端端的死人死狗不吃，偏向张无忌脸上扑将下来。张无忌一伸手扭住兀鹰的头颈，微一使劲便即捏死，喜道："这当真是天上飞下来的早饭。"拔去鹰毛，撕下鹰腿便大嚼起来，虽是生肉，饿了三日，却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头兀鹰没吃完，第二头又扑了下来。张无忌便以鹰肉充饥，躺在雪地之中养伤，静待腿骨愈合。接连数日，旷野中竟一个人也没经过。他身畔是三只死狗，一个死人，好在隆冬严寒，尸体不会腐臭，他又过惯了寂寞独居的日子，也不以为苦。

这日下午，他运了一遍内功，眼见天上两头兀鹰飞来飞去的盘旋，良久良久，终是不敢下来。只见一头兀鹰向下俯冲，离他身子约莫三尺，便即转而上翔，身法转折之间极是美妙。他忽然心想："这一下转折，如能用在武功之中，袭击敌人时对方固是不易防备，即使一击不中，飘然远飏，敌人也极难还击。"

他所练的九阳真经纯系内功与武学要旨，攻防的招数是半招都没有的。

因此当年觉远大师虽然练就一身神功，受到潇湘子和何足道攻击时却毛手毛脚，丝毫不会抵御；张三丰也要杨过当面传授四招，才能和尹克西放对。张无忌从小便学过功夫，根底远胜于觉远及张三丰幼时，但谢逊所传授他的，却尽是拳术的诀窍，并非一招一式的实用法门。张无忌此时自己明白了义父的苦心，义父一身武功博大精深，倘若循序渐进的传授拆解，便教上二十年也未必教得完，眼见相聚时日无多，只有教他牢牢记住一切上乘武术的要诀，日后自行体会领悟。张无忌真正学过的拳术，只有父亲在木筏上所教而拆解过的三十二势"武当长拳"。他知此后除了继续参习九阳神功、更求精进之外，便是设法将已练成的上乘内功融入谢逊所授的武术之中，因之每见飞花落地，怪树撑天，以及鸟兽之动，风云之变，往往便想到武功的招数上去。

这时只盼空中的兀鹰盘旋往复，多现几种姿态，正看得出神，忽听得远处有人在雪地中走来，脚步细碎，似是个女子。

张无忌转过头去，只见一个女子手提竹篮，快步走近。她看到雪地中的人尸犬尸，"咦"的一声，愕然停步。张无忌凝目看时，见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荆钗布裙，是个乡村贫女，面容黝黑，脸上肌肤浮肿，凹凹凸凸，生得极是丑陋，只是一对眸子颇有神采，身材也是苗条纤秀。

她走近一步，见张无忌睁眼瞧着她，微微吃了一惊，道："你……你没死么？"张无忌道："好像没死。"一个问得不通，一个答得有趣，两人一想，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少女笑道："你既不死，躺在这里一动也不动的干甚么？倒吓了我一跳。"张无忌道："我从山上摔下来，把两条腿都跌断了，只好在这里躺着。"

那少女问道："这人是你同伴么？怎么又有三条死狗？"张无忌道："这三只狗恶得紧，咬死了这个大哥，可是自己也变成了死狗。"

那少女道："你躺在这里怎么办？肚子饿吗？"张无忌道："自然是饿的，可是我动不得，只好听天由命了。"那少女微微一笑，从篮中取出两个麦饼来，递了给他。张无忌道："多谢姑娘。"接了过来，却不便吃。那少女道："你怕我的饼中有毒吗？干嘛不吃？"

张无忌于这五年多时日之中，只偶尔和朱长龄隔着山洞对答几句，也是绝无意味，此外从未得有机缘和人说上一言半语，这时见那少女容貌虽丑，说话却甚风趣，心中欢喜，便道："是姑娘给我的饼子，我舍不得吃。"这句话已有几分调笑的意思，他向来诚厚，说话从来不油腔

滑调，但在这少女面前，心中轻松自在，这句话不知不觉的便冲口而出。

那少女听了，脸上忽现怒色，哼了一声。张无忌心下大悔。忙拿起饼子便咬，只因吃得慌张，竟硬在喉头，咳嗽起来。

那少女转怒为喜，说道："谢天谢地，呛死了你！你这个丑八怪不是好人，难怪老天爷要罚你啊。怎么谁都不摔断狗腿，偏生是你摔断呢？"张无忌心想："我这五年多不修发剃面，自是个丑八怪，可是你也不见得美到哪里去，咱们半斤八两，大哥别说二哥。"但这番话却无论如何不敢出口了，一本正经的道："我已在这里躺了九天，好容易见到姑娘经过，你又给我饼吃，真是多谢了。"那少女抿嘴笑道："我问你啊，怎地谁都不摔断狗腿，偏生是你摔断呢？你不回答，我就把饼子抢回去。"

张无忌见她这么浅浅一笑，眼睛中流露出极是狡谲的神色来，心中不禁一震："她这眼光可多么像妈。妈临去世时欺骗那少林寺的老和尚，眼中就是这么一副神气。"想到这里，忍不住热泪盈眶，跟着眼泪便流了下来。

那少女"呸"了一声，道："我不抢你的饼子就是了，也用不着哭。原来是个没用的傻瓜，"张无忌道："我又不希罕你的饼子，只是我自己想起了一件心事。"

那少女本已转身，走出两步，听了这句话，转过头来，说道："甚么心事？你这傻头傻脑的家伙，也会有心事么？"张无忌叹了口气，道："我想起了妈妈，我去世的妈妈。"

那少女噗哧一笑，道："以前你妈妈常给你饼吃，是不是？"张无忌道："我妈以前常给我饼吃的，不过我所以想起她，因为你笑的时候，很像我妈。"

那少女怒道："死鬼！我很老了么？老得像你妈了？"说着从地下拾起一根柴枝，在张无忌身上抽了两下。张无忌要夺下她手中柴枝，自是容易，但想："她不知我妈年轻貌美，只道是跟我一般的丑八怪，也难怪她发怒。"由得她打了两下，说道："我妈去世的时候，相貌是很好看的。"

那少女板着脸道："你取笑我生得丑，你不想活了。我拉你的腿！"说着弯下腰去，作势要拉他的腿。张无忌吃了一惊，自己腿上断骨刚开始愈合，给她一拉那便全功尽弃，忙抓了一团雪，只要那少女的双手碰到自己腿上，立时便打她眉心穴道，叫她当场昏晕。

幸好那少女只是吓他一吓，见他神色大变，说道："瞧你吓成这副样子！

谁叫你取笑我了？"张无忌道："我若存心取笑姑娘，教我这双腿好了之后，再跌断三次，永远好不了，终生做个跛子。"

那少女嘻嘻一笑，道："那就罢了！"在他身旁地下坐倒，说道："你妈既是个美人，怎地拿我来比她？难道我也好看么？"张无忌一呆，道："我也说不上甚么缘故，只觉得你有些像我妈。你虽没我妈好看，可是我喜欢看你。"

那少女弯过中指，用指节轻轻在他额头上敲了两下，笑道："乖儿子，那你叫我妈罢！"说了这两句话，登时觉得不雅，按住了口转过头去，可是仍旧忍不住笑出声来。

张无忌瞧她这副神情，依稀记得在冰火岛上之时，妈妈跟爸爸说笑，活脱也是这个模样，霎时间只觉这丑女清雅妩媚，风致嫣然，一点也不丑了，怔怔的望着她，不由得痴了。

那少女回过头来，见到他这副呆相，笑道："你为甚么喜欢看我，且说来听听。"张无忌呆了半晌，摇了摇头，道："我说不上来。我只觉得瞧着你时，心中很舒服，很平安，你只会待我好，不会欺侮我、害我！"

那少女笑道："哈哈，你全想错了，我生平最喜欢害人。"突然提起手中柴枝，在他断腿上敲了两下，跳起身来便走。这两下正好敲在他断骨的伤处，张无忌出其不意，大声呼痛："哎哟！"只听得那少女格格嘻笑，回过头来扮了个鬼脸。

张无忌眼望着她渐渐远去，断腿处疼痛难熬，心道："原来女子都是害人精，美丽的会害人，难看的也一样叫我吃苦。"

这一晚睡梦之中，他几次梦见那少女，又几次梦见母亲，又有几次，竟分不清到底是母亲还是那少女。他瞧不清梦中那脸庞是美丽还是丑陋，只是见到那澄澈的眼睛，又狡狯又妩媚的望着自己。他梦到了儿时的往事，母亲也常常捉弄他，故意伸足绊他跌一交，等到他摔痛了哭将起来，母亲又抱着他不住亲吻，不住说："乖儿子别哭，妈妈疼你！"

他突然醒转，脑海中猛地里出现一些从来没想到过的疑团："妈妈为甚么这般喜欢让人受苦？义父的眼睛是她打瞎的，俞三伯是伤在她手下以致残废的，临安府龙门镖局全家是她杀的。妈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望着天空中不住眨眼的星星，过了良久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她是好人坏人，她是我妈妈。"心中想着："要是妈妈还活在世上，我真不知有多爱她。"

他又想到了那个村女，真不明白她为甚么莫名其妙的来打自己断腿，"我一点也没得罪她，为甚么要我痛得大叫，她才高兴？难道她真的喜欢害人？"

很想她再来，但又怕她再想甚么法儿加害自己。摸到身边那块吃了一半的饼子，想起那村女说话的神情："你妈既是个美人，怎地拿我来比她？难道我也好看么？"忍不住自言自语，"你好看，我喜欢看你。"

这般胡思乱想的躺了两日，那村女并没再来，张无忌心想她是永远不会来了，哪知到第三天下午，那村女挽着竹篮，从山坡后转了出来，笑道："丑八怪，你还没饿死么？"

张无忌笑道："饿死了一大半，剩下一小半还活着。"那少女笑嘻嘻的坐在他身旁，忽然伸足在他断腿上踢了一脚，问道："这一半是死的还是活的？"张无忌大叫："哎哟！你这人怎么这样没良心？"那少女道："甚么没良心？你待我有甚么好？"张无忌一怔，道："你大前天打得我好痛，可是我没恨你，这两天来，我常常在想你。"

那少女脸上一红，便要发怒，可是强行忍住了，说道："谁要你这丑八怪想？你想我多半没好事，定是肚子里骂我又丑又恶。"张无忌道："你并不丑，可是为甚么定要害得人家吃苦，你才喜欢？"那少女格格笑道："别人不苦，怎显得出我心中欢喜？"

她见张无忌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又见他手中拿着吃剩的半块饼子，相隔三天，居然还没吃完，说道："这块饼一直留到这时候，味道不好么？"

张无忌道："是姑娘给我的饼子，我舍不得吃。"他在三天前说这句话时，有一半意存调笑，但这时却说得甚是诚恳。

那少女知他所言非虚，微觉害羞，道："我带了新鲜的饼子来啦。"说着从篮中取了许多食物出来，饼子之外，又有一只烧鸡，一条烤羊腿。

张无忌大喜，这些天中净吃生鹰肉，血淋淋的又腥又韧，这鸡烧得香喷喷地，拿着还有些烫手，入口真是美味无穷。

那少女见他吃得香甜，笑吟吟抱膝坐着，说道："丑八怪，你吃得开心，我瞧着倒也好玩。我对你似乎有点儿不同，用不着害你，也能教我欢喜。"

张无忌道："人家高兴，你也高兴，那才是真高兴啊。"那少女冷笑道："哼！我跟你说在前头，这时候我心里高兴，就不来害你。哪一天心中不高兴了，说不定会整治得你死不了，活不成，那时候你可别怪我。"张无忌摇头道："我从小给坏人整治到大，越是整治，越是硬朗。"那少女冷笑道："别把话说得满了，咱们走着瞧罢。"

张无忌道："待我腿伤好了，我便走得远远的，你就是想折磨我、害我，也找不到我了。"那少女道："那么我先斩断了你的腿，叫你一辈子不能离开我。"张无忌听到她冷冰冰的声音，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相信她说得出做得到，这两句话绝非随口说说而已。

那少女向他凝视半晌，叹了口气，忽然脸色一变，说道："你配么，丑八怪！你也配给我斩断你的狗腿么？"蓦地站起身来，抢过他没吃完的烧鸡、羊腿、面饼，远远掷了出去，一口口唾沫向他脸上吐去。

张无忌怔怔的瞧着她，只觉她并非发怒，也不是轻贱自己。却是满脸惨凄之色，显是心中说不出的难受。他有心想劝慰几句，一时之间却想不出适当的言辞。

那村女见他这般神气，突然住口，喝道：“丑八怪，你心里在想甚么？”

张无忌道：“姑娘，你为甚么这般不高兴？说给我听听，成不成？”那少女听他如此温柔的说话，再也无法矜持，蓦地里坐倒在他身旁，手抱着头，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张无忌见她肩头起伏，纤腰如蜂，楚楚可怜，低声道：“姑娘，是谁欺侮你了？等我腿伤好了之后，我去给你出气，”那少女一时止不住哭，过了一会才道：“没人欺侮我，是我生来命苦。我自己又不好，心里想着一个人，总是放他不下。”张无忌点点头，道：“是个年轻男子，是不是？他待你很凶狠罢？”那少女道：“不错！他生得很英俊，可是骄傲得很。我要他跟着我去，一辈子跟我在一起，他不肯，那也罢了，哪知还骂我，打我，将我咬得身上鲜血淋漓。”张无忌怒道：“这人如此蛮横无理，姑娘以后再也别理他了。”那少女流泪道：“可……可是我心里总放不下啊，他远远避开我，我到处找他不着。”

张无忌心想：“这些男女间的情爱之事，实是勉强不得。这位姑娘容貌虽然差些，但显是个至性至情之人。她脾气有点儿古怪，那也是为了心下伤痛、失意过甚的缘故。想不到那男子对她竟是如此心狠！”柔声道：“姑娘，你不用难过了，天下好男子有的是，又何必牵挂这个没良心的恶汉？”

那少女叹了口长气，眼望远处，呆呆出神。张无忌知她终是忘不了意中的情郎，说道：“那男子不过骂你打你，可是我所遭之惨，却又胜于姑娘十倍了。”那少女道：“怎么啦？你受了一个美丽姑娘的骗么？”张无忌道：“本来，她也不是有意骗我，只是我自己呆头呆脑，见她生得美丽，就呆呆的看她。其实我又怎配得上她？我心中也从来没存甚么妄想。但她和她爹爹暗中却摆下了毒计，害得我惨不可言。”说着拉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累累伤痕，道：“这些牙齿印，都是她所养的恶狗咬的。”

那少女见到这许多伤疤，勃然大怒，说道：“是朱九真这贱丫头害你的么？”张无忌奇道：“你怎知道？”那少女道：“这贱丫头爱养恶犬，方圆数百里地之内，人人皆知。”

张无忌点点头，淡然道：“是朱九真姑娘。但这些伤早好了，我早已不痛了，幸好性命还活着，也不必再恨她了。”

那少女向他凝视半晌，但见他脸上神色平淡冲和，闲适自在，心中颇有些奇怪，问道：“你叫甚么名字？为甚么到这儿来？”

张无忌心想：“我自到中土，人人立时向我打听义父的下落，威逼诱骗，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我吃尽了不少苦头。从今以后，‘张无忌’这人算是死了，世上再没有人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所在了。就算日后再遇上比朱长龄更厉害十倍之人，也不怕落入他的圈套，以致无意中害了我义父。”于是说道：“我叫阿牛。”那少女微微一笑，道：“姓甚么？”张无忌心道：“我说姓张、姓殷、姓谢都不好，‘张’和‘殷’两个字的切音是‘曾’字。”便道：“我……我姓曾。姑娘贵姓。”

那少女身子一震，道：“我没姓。”隔了片刻，缓缓的道：“我亲生爹爹不要我，见到我就会杀我。我怎能姓爹爹的姓？我妈妈是我害死的，我也不能姓她的姓。我生得丑，你叫我丑姑娘便了。”

张无忌惊道：“你……你害死你妈妈？那怎么会？”那少女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亲生的妈妈是我爹爹原配，一直没生儿养女，爹爹便娶了二娘。二娘生了我两个哥哥，爹爹就很宠爱她。妈后来生了我，偏生又是个女儿。二娘恃着爹爹宠爱，我妈常受她的欺压。我两个哥哥又厉害得很，帮着他们亲娘欺侮我妈。我妈只有偷偷哭泣，你说，我怎么办呢？”

张无忌道：“你爹爹该当秉公调处才是啊。”那少女道：“就因我爹爹一味袒护二娘，我才气不过了，一刀杀了我那二娘。”

张无忌“啊”的一声，大是惊讶，他想武林中人斗殴杀人，原也寻常，可是连这个村女居然也动刀子杀人，却颇出意料之外。

那少女道：“我妈见我闯下了大祸，护着我立刻逃走。但我两个哥哥跟着追来，要捉我回去。我妈阻拦不住，为了救我，便抹脖子自尽了。你说，我妈的性命不是我害的么？我爸爸见到我，不是非杀我不可么？”她说着这件事时声调平淡，丝毫不见激动。

张无忌却听得心中怦怦乱跳，自忖：“我虽然不幸，父母双亡，可是我爹爹妈妈生时何等恩爱，对我多么怜惜，比之这位姑娘的遭遇，我却又幸运万倍了。”想到这里，对那少女同情之心更甚，柔声道：“你离家很久了么？

这些时候便独个儿在外边？”那少女点点头。张无忌又问：“你想到哪儿去？”

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世界很大，东面走走，西面走走。只要不碰到我爹爹和哥哥，也没甚么。”

张无忌心中突兴同病相怜之感，说道：“等我腿好之后，我陪你去找那位……那位大哥。问他到底对你怎样。”

那少女道：“倘若他又来打我咬我呢？”张无忌昂然道：“哼，他敢碰你一根寒毛，我决计不和他干休。”那少女道：“要是他对我不理不睬，话也不肯说一句呢？”张无忌哑口无言，心想自己武功再强，也不能硬要一个男子来爱他心所不喜的女子，呆了半晌，道：“我尽力而为。”那少女突然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似是听到了最可笑不过的笑话。

张无忌道：“甚么好笑？”那少女道：“丑八怪，你是甚么东西？人家会来听你的话么？再说，我到处找他，不见影踪，也不知这会儿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你尽力而为，你有甚么本事？哈哈，哈哈！”

张无忌一句话本已到了口边，但给她这么一笑，登时胀红了脸，说不出口。那少女见他嗫嗫嚅嚅，便停了笑，问道：“你要说甚么？”张无忌道：“你笑我，我便不说了。”那少女冷冷的道：“哼，笑也笑过了，最多不过是再给我笑一场，还会笑死人么？”

张无忌大声道：“我对你是一片好心，你不该如此笑我。”那少女道：“我问你，你本来要跟我说甚么话？”

张无忌道：“你孤苦伶仃，无家可归。我跟你也是一般。我爹爹妈妈都死了，也没兄弟姊妹。我本想跟你说，那个恶人若是仍然不理你，咱们不妨一块作个伴儿，我也可陪着你说话解闷，但你既说我不配，我自然不敢说了。”

那少女怒道：“你当然不配！那恶人比你好看一百倍，聪明一百倍。我在这儿跟你歪缠，尽说些废话，真是倒霉。”说着将掉在雪地中的羊腿烧鸡一阵乱踢，掩面疾奔而去。

受了这么一顿好没来由的排揎，张无忌却不生气，心道：“这姑娘真是可怜，她心中挺不好过，原也难怪。”

忽见那少女又奔回来，恶狠狠的道：”丑八怪，你心里一定不服气，说我相貌这般丑陋，居然还瞧你不起，是不是？”张无忌摇头道：“不是的。你相貌不很好看，我才跟你一见投缘，倘若你没变丑，仍像从前那样……”

那少女突然惊呼：“你……你怎知我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张无忌道：“今日你的脸，比上次我见到你时又肿得厉害了些，皮色也黑了些。那不会生来便这样的。”那少女惊道：“我……我这几天不敢照镜子。你说我是越来越难看了？”

张无忌柔声道：“一个人只要心地好，相貌美丑有何干系？我妈妈跟我说，越是美貌的女子，良心越坏，越会骗人，叫我要加意小心提防。”

那少女哪有心思去理他妈妈说过甚么话，急道，“我问你啊，你上次见我时，我还没变得这般丑怪，是不是？”张无忌知道倘若答应了一个“是”字，她必伤心难受，只是怔怔的望着她，心中充满了同情怜悯。

那少女见到他脸上神色，早料到他所要回答的是甚么话，掩面哭道：“丑八怪，我恨你，我恨你！”狂奔而去。这一次却不再回转了。

张无忌又躺了两天。晚上有头野狼边爬边嗅，走近身来。张无忌一拳便将狼打死了。这野狼觅食不得，反而做了他肚中的食料。

过了数日，他腿伤已愈合大半，大约再过得十来天便可起立行走，心想那村女这一去之后从此不会再来，只可惜连名字也没问她，又想：“她脸上容色何以会越变越丑，这事倒令人猜想不透。”想了半日难以明白，也就不再去想，迷迷糊糊的便睡着了。

睡到半夜，睡梦中忽听得远处有几人踏雪而来。他立时便惊醒了，当下坐起身来，向脚步声来处望去。

这晚上新月如眉，淡淡月光之下，见共有七人走来，当先一人身形婀娜，似乎便是那村女。待那七人渐渐行近，这人果然是那容貌丑陋的少女，可是她身后的六人却散成扇形，似是防她逃走。张无忌微觉惊讶，心道："难道她被爹爹和哥哥们拿住了？"

他转念未定，那少女和她身后六人已然走近。张无忌一看之下，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原来那六人他无一不识，左边是武青婴、武烈、卫壁，右边是何太冲、班淑娴夫妇，最右边是个中年女子，面目依稀相识，却是峨嵋派的丁敏君。

张无忌大奇："她怎么跟这些人都相识？难道她也是武林中人，识破了我本来面目，便引他们来拿我，逼问我义父的下落？"想到此处，心下更无怀疑，不禁气恼之极："我和你无冤无仇，你却也来加害于我！"寻思："眼下我双足不能动弹，这六人没一个是弱者，说不定这村女的武功也强。我姑且屈服敷衍，答应他们去找我义父。待得双腿养好了伤，再跟他们一个个算帐。"

若在五年之前，他只是将性命豁出去不要而已，任由对方如何加刑威逼，总是咬紧牙关不说，但此时一来年纪大了，心智已开，二来练成九阳真经后神清心定，遇到危难能沉着应付，虽然强敌当前，却也丝毫不感畏惧，只是没想到那村女居然也出卖自己，愤慨之中，不自禁的有些伤心，索性躺在地下，曲臂作枕，不去理会这七人。

那村女走到他身前，向着他静静瞧了半晌，隔了良久，慢慢转过身去。

张无忌听到她叹息一声，声音极轻，却充满了哀伤之意。他心下冷笑："你心中打的不知是甚么恶毒主意，却又何必假惺惺的可怜起我来？"

只见卫壁将手中长剑一摆，冷笑道："你说临死之前，定要去和一个人见上一面，我道必是个貌如潘安的英俊少年，却原来是这么一个丑八怪，哈哈，好笑啊好笑！这人和你果然是天生一双，地生一对。"

那村女毫不生气，只淡淡的道："不错，我临死之前，要来再瞧他一眼。因为我要明明白白的问他一句话。我听了之后，方能死得瞑目。"

张无忌大奇，全不明白两人的话是何意思。只听那村女道："我有一句话问你，你须得老老实实回答。"张无忌道："是我自己的事，自可明白相告。是旁人的事，可没这么容易就说。"料想那村女要问谢逊的所在，他已打好了主意跟他们敷衍，是以没把言语说得决绝了，似乎颇有商量的余地。

那村女道："旁人的事，要我操甚么心？我问你：那一天你跟我说，咱两人都孤苦伶仃，无家可归，你愿意跟我作伴。你这句话确是出于真心么？"

张无忌一听，大出意料之外，当即坐起，只见她眼光中又露出那哀伤的神色，便道："我自是真心的。"那村女道："你当真不嫌我容貌丑陋，愿意和我一辈子厮守？"

张无忌一怔，这"一辈子厮守"五个字，他心中可从来没想到过，但见到她这般凄然欲泣的神情，心中大感不忍，便道："甚么丑不丑，美不美，我半点也不放在心上，你如要我陪你说笑谈心，只要你不嫌弃，我自然也喜欢，但你如想骗我说……"那村女颤声问道："那么你是愿意娶我为妻了？"

张无忌身子一震，半晌说不出话来，喃喃道："我……我没想过……娶妻子……"

何太冲等六人同时哈哈大笑。卫壁笑道："连这么一个丑八怪的乡巴佬也不要你，我们便不杀你。你活在世上有甚么昧儿？还不如就在石头上撞死了罢。"

张无忌听了六人的讥笑和卫壁的说话，登时便知那村女和这六人并非一路，以及卫壁等人立时便要杀她，想到那村女并非引人来加害自己，心中感到一个车温暖。只见她低下了头，泪水一滴滴的流了下来，显是心中悲伤无比，只不知是为了命在顷刻，是为了容貌丑陋，还是为了卫壁那利刃般的讽刺讥嘲？

他心中大动，想起自己父母双亡之后，颠沛流离，不知受了人家的多少欺侮，这村女茕茕弱质，年纪比自己小，身世比自己更加不幸，这时候不知何以巴巴的来问这句话，焉可令她伤心落泪、受人折辱、又何况她这般相问，自是诚心委身。"我一生之中，除了父母、义父、以及太师父、众位师叔伯，有谁是这般真心的关怀过我？我日后好好待她，她也好好待我，两个人相依为命，有甚么不好？"眼见她身子颤抖，便要走开，当即伸出手，握住了她右手，大声道："姑娘，我诚心诚意，愿娶你为妻，只盼你别说我不配。"

那少女听了这话，眼中登时射出极明亮的光彩，低低的道："阿牛哥哥，你这话不是骗我么？"

张无忌道："我自然不骗你。从今而后，我会尽力爱护你，照顾你，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你周全。我要让你平安喜乐，忘了从前的种种苦处。"

那村女坐下地来，倚在他身旁，又握住了他另一只手，柔声道："你肯这般待我，我真是快活。"闭上了双眼，说道："你再说一遍给我听，我要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你说啊，你要怎样待我？"

张无忌见她欢喜之极，也自欣慰，握着她一双小手，只觉柔腻滑嫩，温软如绵，说道："我要让你平安喜乐，忘了从前的苦处，不论有多少人欺侮你，跟你为难，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你周全。"

那村女脸露甜笑，靠在他胸前，柔声道："从前我叫你跟着我去，你非但不肯，还打我、骂我、咬我……现下你跟我这般说，我真是欢喜。"

张无忌听了这几句话，心中登时凉了，原来这村女闭着眼睛听自己说话，却把他幻想作她心目中的情郎。

那村女只觉得他身子一颤，睁开眼来，只向他瞧了一眼，她脸上神色登时便变了，显得又失望，又气愤，但随即带上几分歉疚和柔情。她定了神，说道："阿牛哥哥，你愿娶我为妻，似我这般丑陋的女子，你居然不加嫌弃，我很是感激。可是早在几年之前，我的心早就属于旁人了。那时候他尚且不睬我。这时见我如此，更加连眼角也不会扫我一眼。这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啊……"她虽骂那人为"狠心短命的小鬼"，可是骂声之中，仍是充满不胜眷恋低徊之情。

武青婴冷冷的道："他肯娶你为妻了，情话也说完啦，可以起来了罢？"

那村女慢慢站起身来，对张无忌道："阿牛哥哥，我快死了，就是不死，我也决不能嫁你。但是我很喜欢听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你别恼我，有空的时候，便想我一会儿。"这几句话说得很温柔，很甜蜜，张无忌忍不住心中一酸。

只听得班淑娴嘶哑着嗓子道："我们已如你所愿，让你跟这人见面一次。

你也当言而有信，将那人的下落说了出来。"那村女道："好！我知道那人曾经藏在他的家里。"说着伸手向武烈一指。武烈脸色微变，哼了一声，喝道："瞎说八道！"

卫壁怒道："快老老实实说出来，你杀我表妹，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

张无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颤声道："杀了朱……朱九真姑娘？"卫壁瞪了他一眼，恶狠狠的道："你也知道朱九真姑娘？"张无忌道："雪岭双妹大名鼎鼎，谁没听见过？"

武青婴嘴角边掠过一丝笑意，向那村女大声道："喂，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那村女道："指使我来杀朱长龄的，是昆仑派何太冲夫妇。峨嵋派的灭绝师太。"

武烈大喝："你妄想挑拨离间，又有何用？"呼的一掌，向那村女拍去，他这一喝威风凛凛，掌随声出，掌力只激得地下雪花飞舞。那村女闪身避过，身法甚是奇幻。

张无忌心下一片混乱："她……她当真是武林中人。她去杀了朱九真，那自是为了我。我说受了朱姑娘的骗，被她所养的恶犬咬得遍体鳞伤，我可没要她去杀人啊。我只道她因为相貌变丑，家事变故，以致脾气古怪，哪知竟是动不动便杀人。"

卫壁和武青婴各持长剑左右夹击，那村女东闪西窜，尽只避开武烈雄浑的掌力，突然间纤腰一扭，转到了武青婴身侧，拍的一声，打了她一记耳光，左手探处，已抢过了她手中长剑。武烈和卫壁大骂，双双来救。那村女长剑颤动，叫声："着！"已在武青婴的脸上划了一条血痕。武青婴一声惊呼，向后便倒，其实她受伤甚轻，但她爱惜容貌，只觉脸上刺痛，便已心惊胆战。

武烈左手挥掌向那村女按去。那村女斜身闪避，叮当一响，手中长剑和卫壁的长剑相交。就在此时，武烈右手食指颤动，已点中了她左腿外侧的"伏兔"、"风市"两穴。那村女轻哼一声，立足不定，倒在张无忌身上，但觉全身暖洋洋地，半点力气也使不出来，便是想抬一根手指，也宛似有千斤之重。

武青婴举起长剑，恨恨的道："丑丫头，我却不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只斩断你两手两腿，让你在这里喂狼。"挥剑便向那村女的右臂砍落。武烈道："且慢！"伸手在女儿手腕上一带，将她这一剑引开了，对那村女道："你说出指使你的人来，便给你一个痛快的。否则的话，哼哼！我瞧你断了四肢，在雪地里滚来滚去，也不大好受罢。"

那村女微笑道："你既定要我说，我也无法再瞒了。朱九真姑娘要嫁给一个男子，另外一个美貌姑娘也要嫁这人，那个美貌姑娘便给了我五百两银子，要我去杀了朱九真。这件事我本要严守秘密……"她还待说下去，武青婴已气得花容失色，手腕直送，挺剑往那村女心窝刺去。

那村女鉴貌辨色，早猜到了武青婴和卫壁、朱九真三人之间尴尬情形。

她如此激怒武青婴，正是要她爽爽快快的将自己一剑刺死，但见青光闪动，长剑已到心口。

突然之间，一物无声无息的飞来，在剑上一撞。呼的一声响，长剑飞了出去，直飞出十余丈外方才落地。黑暗中谁也没看清楚武青婴的兵刃如何脱手，但这剑以如此劲道飞出，便是要她自己用力投掷，也决计无法做到，显然那村女已到了强援。

六人一惊之下，都退了几步，回头察看。四下里地势开阔，并无山石丛林可以藏身，一眼望出去半个人影也无。六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武烈低声问道："青儿，怎么啦？"武青婴道："似乎是甚么极厉害的暗器，将我的剑震飞了。"武烈游目四顾，确是不见有人，哼了一声，道："便是这丫头弄鬼。"心中暗暗奇怪："她明明已中了我的一阳指，怎地尚能有能力震飞青儿长剑？这丫头的武功当真邪门。"踏步上前，举掌往那村女左肩拍去。

这一掌运劲雄猛，要拍碎她的肩骨，使她武功全失，再由女儿来称心摆弄。

眼看那村女便要肩骨粉碎，蓦地里她左掌翻将上来，双掌相交，武烈胸口一热，但觉对方的掌力犹似狂风怒潮般涌至，实是势不可当，"啊"的一声大叫，身子已然飞起，砰的一响，摔了出去。总算他武功了得，背脊一着地立即跃起，但胸腹间热血翻涌，头晕眼花，身子刚站直，待欲调匀气息，晃了一晃，终于又俯身跌倒。

卫壁和武青婴大惊，急忙抢上扶起，忽听得何太冲道："让他多躺一会！"

武青婴回过头来，怒道："你说甚么？"心想："爹爹受了敌人暗算，你却幸灾乐祸，反来讥嘲。"何太冲道："气血翻涌，静卧从容。"卫壁登时省悟，道："是！"轻轻将师父放回地下。

何太冲和班淑娴对望一眼，大为诧异，他们都和那村女动过手，觉得她招术精妙，果有过人之处，然内力却是平平，可是适才和武烈对这一掌，明明是以世所罕有的内功将他震倒，委实令人大惑不解。

那村女心中，却更是诧异万分。她被武烈点倒后，倒在张无忌怀中动弹不得，眼看武青婴挥剑刺来，突然飞来一物，震开长剑，跟着忽有一股火炭般的热气透入自己两腿，在"伏兔"和"风市"两穴上一冲，登时将被封的穴道解开了。她全身一震，低头看时，只见张无忌双手握住自己两脚足踝，热气源源不绝的从"悬钟穴"中涌入体内。这当儿变化快极，未及细思，武烈的一掌已拍下来。她随手抵御，本是拚着手腕折断，胜于肩骨被他拍得粉碎，哪知双掌相交之下，武烈竟给自己一掌击出丈许。她一愕之下，心道："难道这丑八怪乡巴佬，竟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大高手？"何太冲心存忌惮，不愿和她比拚掌力，拔剑出鞘，说道："我领教领教姑娘的剑法。"那村女笑道："我没剑啊！"卫壁道："好，我借给你！"

提起长剑，剑尖对准那村女胸口，用力掷出。那村女伸手一抄，接在手里，笑道："你武功太差，刺我不死！"何太冲是一派掌门，不肯占小辈的便宜，说道："你进招罢，我让你三招再还手！"那村女长剑刺出，径取中宫。何太冲怒哼一声，低声道："小辈无礼！"举剑便封。

却听得喀喇一响，双剑一齐震断。何太冲脸色大变，身形晃处，已自退开半丈。那村女暗叫："可惜，可惜！"原来张无忌将九阳神功传到她体内，但她不会发挥神功的威力，结果双剑齐断，若能运力攻敌，那么折断的只是对手兵刃，她手中长剑却可完好无恙。

班淑娴大奇，低声道："怎么啦？"何太冲手臂兀自酸麻，苦笑道："邪门！"班淑娴拔出长剑，寒着脸道："我再领教，"那村女双手一摊，意示无剑可用。班淑娴指着掉在十余丈之外武青婴的那把长剑，喝道："去捡来使！"那村女不敢离开张无忌之手，只得扬一扬手中半截断剑，笑道："就是这把断剑，也可以了！"

班淑娴大怒，心道："死丫头如此托大，轻视于我。"她却不似何太冲般要处处保持前辈高人身分，长剑回处，疾刺那村女的头颈。那村女举断剑挡架，班淑娴剑法轻灵之极，早已改削她的左肩。那村女忙翻剑相护。班淑娴又斜刺她右胁，接连八剑，势若飘风，始终不与那村女的断剑相碰，只是发挥自己剑法所长，不令对方有施展内力之机。

那村女左支右绌，登时迭遇凶险。她的剑法本来就远不及班淑娴，再加上手中只有半截断剑，双足又不敢移动，变成了只守不攻。又拆数招，班淑娴剑尖闪处，嗤的一声，在那村女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昆仑派剑法一剑得手，不容敌人更有半分喘息之机，随势着着进逼，那村女"啊"的一声，肩头又中了一剑。那村女叫道："喂，你再不帮我，眼睁睁瞧着我给人杀了么？"

班淑娴退后两步，横剑当胸，四下一看，却不见有人，当下长剑颤动，剑尖上抖出朵朵寒梅，又向那村女攻去。

那村女疾舞断剑，连挡三剑，对方剑招来得奇快，她却也挡得迅捷无伦，这当儿眼明手快，当真是招招间不容发。班淑娴赞道："死丫头，手下倒快！"

那村女不肯吃亏，回骂道："死婆娘，你手下也不慢啊。"但班淑娴是剑术上的大名家，数十年的修为，口中说话，手下丝毫没有闲着。那村女终究不过十七八岁年纪，虽然得遇名师，但岂能学得到班淑娴好整以暇的风范？这一说话微微分心，但觉手腕上一疼，半截断剑已然脱手飞出。那村女"啊"的一声惊呼，班淑娴第二剑已刺向她的胁下。

丁敏君一直在旁袖手观战，这时看出便宜，不及拔剑，一招"推窗望月"，双掌便向那村女背上击去，同时武青婴也纵身而起，飞腿直踢那村女右腰。

那村女只听得一颗心几欲从腔子中跳了出来，但觉全身炙热，如堕火窖，随手伸指在班淑娴的长剑上一弹，便在此时，背心中掌，腰间被踢。却听得"啊哟"

"哎唷"两声惨叫，丁敏君和武青婴一齐向后摔出，班淑娴手中也只剩下半截断剑。

原来张无忌见情势危急，霎时间将全身真气急速送入那村女的体内。他所修习的九阳神功已有三四成功力，威力当真不小，于是班淑娴的长剑、丁敏君的双手腕骨、武青婴的右足趾骨，一一分别折断。何太冲、武烈、卫壁三人目瞪口呆，一时都怔住了。

班淑娴将半截断剑往地下一抛，恨恨的道："走罢，丢人现眼还不够？"

向丈夫怒目而视，一肚皮怨气，尽数要发泄在他身上。何太冲道："是！"

两人并肩奔出，片刻之间，已奔得老远，昆仑派轻功之佳妙，确是武林一绝。

至于班淑娴回家如何整治何太冲出气，是罚跪顶剑，或是另有昆仑派怪招，自非外人所知。

卫璧一手扶着师父，一手扶了师妹，慢慢走开。他三人极怕那村女乘胜追击，可是又不能如何太冲夫妇这般飞驰远去，每一步中都担着一份心事。

丁敏君双手腕骨断折，腿足却是无伤，咬紧牙关，独自离去。

那村女得意之极哈哈大笑，说道："丑八怪！你……"突然间一口气接不上来，晕了过去。原来张无忌眼见六个对头分别离去，当即缩手，放脱她的足踝。充塞在那村女体内的一股九阳真气蓦地泄去，她便如全身虚脱，四肢百骸再无分毫力气。张无忌一惊之下，便即领会，双手拇指轻轻按住她眉头尽处的"丝竹空穴"，微运神功，那村女这才慢慢醒转。

她睁开眼来，见自己躺在张无忌的怀里，他正笑嘻嘻的望着自己，不觉大羞，急跃而起，似笑非笑的向他瞪了一会，突然伸手抓住他左耳用力一扭，骂道："丑八怪，你骗人！你有一身厉害武功，怎不跟我说？"张无忌痛叫："哎哟！你干甚么？"那村女哈哈笑道："谁叫你骗人？"张无忌道："我几时骗你了，你没跟我说你会武功，我也没跟你说我会武功。"那村女道："好，便饶了你这一遭。适才多承你助我一臂之力，将功折罪，我也不来追究了。你的腿能走路了吗？"张无忌道："还不能。"

那村女叹道："总算好心有好报，若不是我记挂着你，要再来瞧你一次，你也不能救我。"顿了一顿，又道："早知你本事比我强得多，我也不用替你去杀朱九真那鬼丫头了。"

张无忌脸一沉，道："我本来没叫你去杀她啊。"那村女道："啊哟，啊哟！原来你心中还是放不下这个美丽的姑娘，倒是我不好，害了你的意中人。"张无忌道："朱姑娘不是我的意中人，她再美丽，也不跟我相干。"

那村女奇道："咦！这可奇了，那么她害得你这样惨，我杀了她给你出气，难道不好吗？"

张无忌淡淡的道："害过我的人很多，要一个个都去杀了出气，也杀不尽这许多。何况，有些人存心害我，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好比朱姑娘，她整日价提心吊胆，生怕她表哥不和她好，担心他娶了武姑娘为妻。像她这样，做人又有甚么快活？"

那村女怒道："你是讥刺我么？"张无忌一呆，没想到说着朱九真时，无意中触犯了眼前这位姑娘之忌，忙道："不，不。我是说各人有各人的不幸。别人对不起你，你就去杀了他，那很不好。"那村女笑道："你学武功如果不是为了杀人，那学来做甚么？"张无忌沉吟道："学好了武功，坏人如来加害，我们便可抵挡了。"

那村女道："佩服，佩服！原来你是个正人君子，大大的好人！"

张无忌呆呆的瞧着她，总觉对这位姑娘的举止神情，自己感到说不出的亲切，说不出的熟悉。那村女下颚一扬，问道："你瞧甚么？"张无忌道："

我妈妈常笑我爸爸是滥好人，软心肠的书生。她说话时的口吻模样，就像你这时候一样。"

那村女脸上一红，斥道："呸！又来占我便宜，说我像你妈妈，你自己就像你爸爸了！"她虽出言斥责，眼光中却孕含笑意。

张无忌急道："老天爷在上，我若有心占你便宜，教我天诛地灭。"那村女道："口头上占一句便宜，也没甚么大不了，又用得着赌咒发誓？"

刚说到此处，忽听得东北角上有人清啸一声，啸声明亮悠长，是女子的声音。跟着近处有人作啸相应，正是尚未走远的丁敏君。她随即停步不走。

那村女脸色微变，低声道："峨嵋派又有人来了。"



十七　青翼出没一笑飏

张无忌和那村女向东北方眺望，这时天已黎明，只见一个绿色人形在雪地里轻飘飘的走来，行近十余丈，看清楚是个身穿葱绿衣衫的女子。她和丁敏君说了几句话，向张无忌和那村女看了一眼，便即走了过来。她衣衫飘动，身法轻盈，出步甚小，但顷刻间便到了离两人四五丈处。只见她清丽秀雅，容色极美，约莫十七八岁年纪。张无忌颇为诧异，暗想听她啸声，看她身法，料想必比丁敏君年长得多，哪知她似乎比自己还小了几岁。

只见这女郎腰间悬着一柄短剑，却不拔取兵刃，空手走近。丁敏君出声警告：“周师妹，这鬼丫头功夫邪门得紧。”那女郎点点头，斯斯文文的说道：“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因何伤我师姊？”

自她走近之后，张无忌一直觉得她好生面熟，待得听到她说话，登时想起：“原来她便是在汉水中的船家小女孩周芷若姑娘。太师父携她上武当山去，如何却投入了峨嵋门下？”胸口一热，便想探问张三丰的近况，但转念想道：“张无忌已然死了，我这时是乡巴佬、丑八怪、曾阿牛，只要我少有不忍，日后便是无穷无尽的祸患。我决不能泄露自己身分，以免害及义父，使爹妈白白的冤死于九泉之下。”

那村女冷冷一笑，说道：“令师姊一招‘推窗望月’，双掌击我背心，自己折了手腕，难道也怪得我么？你倒问问令师姊，我可有向她发过一招半式？”

周芷若转眼瞧着丁敏君，意存询问。丁敏君怒道：“你带这两人去见师父，请她老人家发落便是。”周芷若道：“倘若这两位并未存心得罪师姐，以小妹之见，不如一笑而罢，化敌为友。”丁敏君大怒，喝道：“甚么？你反而相助外人？”

张无忌眼见丁敏君这副神色，想起那一年晚上彭莹玉和尚在林中受人围攻，纪晓芙因而和丁敏君翻脸，今日旧事重演，丁敏君又来逼迫这个小师妹，不禁暗暗为周芷若担心。

可是周芷若对丁敏君却极是尊敬，躬身道：“小妹听由师姐吩咐，不敢有违。”丁敏君道：“好，你去将这臭丫头拿下，把她双手也打折了。”周芷若道：“是，请师姐给小妹掠阵照应。”转身向那村女道：“小妹无礼，想请教姐姐的高招。”那村女冷笑道：“哪里来的这许多罗唆！”心想：“难道我会怕了你这小姑娘？”自不须张无忌相助，一跃而起，快如闪电般连击三掌。周芷若斜身抢进，左掌擒拿，以攻为守，招数颇见巧妙。

张无忌内力虽强，武术上的招数却未融会贯通，但见周芷若和那村女都以快打快，周芷若的峨嵋绵掌轻灵迅捷，那村女的掌法则古怪奇奥。他看得又是佩服，又是关怀，也不知盼望谁胜，只望两个都别受伤。

两女拆了二十余招，便各遇凶险，猛听得那村女叫声：“着！”左掌已斩中了周芷若肩头。跟着嗤的一响，周芷若反手扯脱了那村女的半幅衣袖。

两人各自跃开，脸上微红。那村女喝道：“好擒拿手！”待欲抢步又上，只见周芷若眉头深皱，按着心口，身子晃了两下，摇摇欲倒。张无忌忍不住叫道：“你……你……”脸上满是关切之情。

周芷若见这个长须长发的男子居然对自己大是关心，暗自　诧异。丁敏君道：“师妹，你怎样啦？”周芷若左手搭住师姐的肩膀，摇了摇头。

丁敏君吃过那村女的苦头，知道她的厉害，只是师父常自称许这个小师妹，说她悟性奇高，进步神速，本派将来发扬光：大，多半要着落在她身上，丁敏君心下不服，是以叫她上去一试、只盼也令她吃些苦头。见她竟能和那村女拆上二十余招方始落败，已远远胜过自己，心中不

免颇为妒忌，待得觉到她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全无力气，才知她受伤不轻，生怕那村女上前追击，忙道：“咱们走罢！”两人携扶着向东北方而去。

那村女瞧着张无忌脸上神色，冷笑道：“丑八怪，见了美貌姑娘便魂飞天外。”张无忌欲待解释，但想：“若不吐露身世，这件事便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便道：“她美不美，关我甚么事？我是关心你，怕你受了伤。”

那村女道：“你这话是真是假？”张无忌想：“我本是对这两个姑娘都关心，”

说道：“我骗你作甚？想不到峨嵋派中一个年轻姑娘，武艺竟恁地了得。”

那村女道：“厉害，厉害！”

张无忌望着周芷若的背影，见她来时轻盈，去时蹒跚，想起当年汉水舟中她对自己喂饮喂食、赠巾抹泪之德，心想但愿她受伤不重。那村女忽然冷笑道：“你不用担心，她压根儿就没受伤。我说她厉害，不是说她武功，是说她小小年纪，心计却如此厉害。”张无忌奇道：“她没受伤？”那村女道：“不错！我一掌斩中她肩头，她肩上生出内力，将我手掌弹开，原来她已练过峨嵋九阳功，倒震得我手臂微微酸麻。她哪里会受甚么伤？”张无忌大喜；心想：“原来灭绝师太对她青眼有加，竟将峨嵋派镇派之宝的峨嵋九阳功传了给她？”

那村女忽然翻过手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下突如其来，张无忌毫没防备，半边面颊登时红肿，怒道：“你……你干甚么？”

那衬女恨恨道：“见了人家闺女生得好看，你灵魂儿也飞上天啦。我说她没受伤，要你乐得这个样子干甚么？”张无忌道：“我就是为她欢喜，跟你又有甚么相干？”那村女又挥掌劈来，这一次张无忌却头一低，让了开去。

那衬女大怒，说道：“你说过要娶我为妻的。这句话说了还不上半天，便见异思迁，瞧上人家美貌姑娘了。”

张无忌道：“你早说过我不配，又说你心中自有情郎，决计不能嫁我的。”

那村女道：“不错，可是你答应了我，这一辈子要待我好，照顾我。”张无忌道：“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那村女怒道：“既是如此，你怎地见了这个美貌姑娘，便如此失魂落魄，教人瞧着好不惹气？”张无忌笑道：“我又没有失魂落魄。”那村女道：“我不许你喜欢她，不许你想她。”张无忌道：“我也没说欢喜她，但你为甚么心中又牵记着旁人，一直念念不忘呢！”那村女道：“我识得那人在先啊。要是我先识得你，就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人好，再不会去想念旁人，这叫做‘从一而终’。一个人要是三心两意，便是天也不容。”

张无忌心想：“我相识周家姑娘，远在识得你之前。”但这句话不便出口，便道：“要是你只对我一人好，我也只对你一人好。要是你心中想着旁人，我也去想旁人。”

那村女沉吟半晌，数度欲言又止，突然间眼中珠泪欲滴，转过头来，乘张无忌不觉，伸袖拭了拭眼泪。张无忌心下不忍，轻轻握住了她的手，柔声道：“咱们没来由的说这些干甚么？再过得几天，我的腿伤便全好了。咱们一起到处去游玩，岂不甚美？”

那村女回过头来，愁容满脸，说道：“阿牛哥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别生气。”张无忌道：“甚么事啊？但教我力之所及，总会给你做到。”那村女道：“你答应我不生气，我才跟你说。”张无忌道：“不生气就是。”那村女踌躇了一会，道：“你口中说不生气，心里也不可生气才成。”张无忌道：“好，我心里也不生气。”

那村女反握着他手，说道：“阿牛哥哥，我从中原万里迢迢的来到西域，为的就是找他。以前还听到一点踪迹，但到了这里，却如石沉大海，再也问不到他的消息了。你腿好之后，帮我去找到他，然后我再陪你去游山玩水，好不好？”

张无忌忍不住心中不快，哼了一声。那村女道：“你答应我不生气的，这不是生气了么？”张无忌没精打采的道：“好，我帮你去找他。”

那村女人喜，道”阿牛哥，你真好。”望着远处天地相接的那一线，心摇神驰，轻声道：“咱们找到了他，他想着我找了他这么久，就会不恼我了。

他说甚么，我就做甚么，一切全听他的话。”张无忌道：“你这个情郎到底有甚么好，教你如此念念不忘？”那村女微笑道：“他有甚么好，我怎说得上来？阿牛哥，你说咱们能找到他么？他见了我还会打我骂我么？”张无忌见她如此痴情，不忍叫她伤心，低声道：“不会了，他不会打你骂你了。”

那村女樱口微动，眼波欲流，也低声道：“是啊，他爱我怜我，再也不会打我骂我了。”

张无忌心想：”这姑娘对她情郎痴心如此，倘若世界上也有一人如此关怀我，思念我，我这一生便再多吃些苦，也是快活。”瞧着周芷若和丁敏君并排在雪地中留下的两行足印，心想：“倘若丁敏君这行足印是我留下的，我得能和周姑娘并肩而行……”

那村女突然叫道：“啊哟，快走，再迟便来不及了。”张无忌从幻想中醒了过来，道：“怎么？”那村女道：“那峨嵋少女不愿跟我拚命，假装受伤而去，可是那丁敏君口口声声说要拿我们去见她师父，灭绝师太必在左近。这老贼尼极是好胜，怎能不来？”

张无忌想起灭绝师太一掌击死纪晓芙的残忍狠辣，不禁心悸，惊道：“这老尼姑厉害得紧，咱们可不是她的对手。”那村女道：“你见过她么？”张无忌道：“峨嵋掌门，岂同等闲？我不能行走，你快逃走罢。”那村女怒道：“哼，我怎能抛下你不顾，独自逃生？你当我良心这样坏？”眉头微皱，沉吟片刻，取下柴堆中的硬柴，再用软柴搓成绳子，扎了个雪橇，抱起张无忌，让他双腿伸直，躺在雪橇上，拉了他向西北方跑去。

张无忌但见她身形微晃，宛似晓风中一朵荷叶，背影婀娜，姿态美妙，拖着雪橇，一阵风般掠过雪地。

她奔驰不停，赶了三四十里路。张无忌心中过意不去，说道：“喂，好歇歇啦！”那村女笑道：“甚么喂不喂的，我没名字么？”张无忌道：“你不肯说，我有甚么法子？你要我叫你‘丑姑娘’，可是我觉得你好看啊。”

那村女嗤的一笑，一口气泄了，便停了脚步，掠了掠头发，说道：“好罢，跟你说也不打紧，我叫蛛儿。”

张无忌道：“珠儿，珠儿，珍珠宝贝儿。”那村女道：“呸！不是珍珠的珠，是毒蜘蛛的蛛。”张无忌一怔，心想：“哪有用这个‘蛛’字来作名字的？”

蛛儿道：“我就是这个名字。你若害怕，便不用叫了。”张无忌道：“是你爸爸给你取的么？”蛛儿道：“哼，若是爸爸取的，你想我还肯要么？是妈取的。她教我练‘千蛛万毒手’，说就用这个名字。”张无忌听到“千蛛万毒手”五字，不由得心中一寒。

蛛儿道：“我从小练起，还差着好多呢。等得我练成了，也不用怕灭绝这老贼尼啦。你要不要瞧瞧？”说着便从怀中取出一个黄澄澄的金盒来，打开盒盖，盒中两只拇指大小的蜘蛛蠕蠕而动。蜘蛛背上花纹斑斓，鲜明夺目。

张无忌一看之下，蓦地想起王难姑的《毒经》中言道：“蜘蛛身有彩斑，乃剧毒之物，螫人后极难解救。”不由得心下惊惧。

蛛儿见他脸色郑重，笑道：“你倒知道我这宝贝蛛儿的好处。你等一等。”

说着飞身上了一棵大树，眺望周遭地势，跃回地上，道：“咱们且走一程，慢慢再说蜘蛛的事。”拉着雪橇，又奔出七八里地，来到一处山谷边上，将张无忌扶下雪橇，然后搬了几块石头，放在橇中，拉着急奔，冲向山谷。她奔到山崖边上，猛地收步，那雪橇却带着石块，轰隆隆的滚下深谷，声音良久不绝。张无忌回望来路，只见雪地之中，柴橇所留下的两行轨迹远远的蜿蜒而来，至谷方绝，心想：“这姑娘心思细密。灭绝师太若是顺着轨迹找来，只道我们已摔入雪谷之中，跌得尸骨无存了。”

蛛儿蹲下身来，道：“你伏在我背上！”张无忌道：“你负着我走吗？

那太累了。”蛛儿白了他一眼，道：“我累不累，自己不知道么？”张无忌不敢多说，便伏在她背上，轻轻搂住她头颈。蛛儿笑道：“你怕握死我么？

轻手轻脚的，教人头颈里痒得要命。”张无忌见她对自己一无猜嫌，心下甚喜，手上便搂得紧了些。蛛儿突然跃起，带着他飞身上树。

这一排树木一直向西延伸，蛛儿从一株大树跃上另一株大树，她身材纤小，张无忌却甚高大，但她步法轻捷，竟也不见累赘，过了七八十棵树，跃到一座山壁之旁，便跳下地来，轻轻将他放在地上，笑道：“咱们在这儿搭个牛棚，倒是不错。”张无忌奇道：“牛棚？搭牛棚干甚么？”蛛儿笑道：“给大牯牛住啊，你不是叫阿牛么？”张无忌道：“那不用了，再过得四五天，我断骨的接续处便硬朗啦，其实这时勉强要走，也对付得了。”

蛛儿道：“哼！勉强走，已经是个丑八怪，牛腿再跛了，很好看么？”

说着便折下一条树枝，扫去山石旁的积雪。

张无忌听着“牛腿再跛了，很好看么？”这句话，蓦地里体会到她言语中的关切之意，不由得心中一动。只听她轻轻哼着小曲，攀折树枝，在两块大石之间搭了个上盖，便成了一间足可容身的小屋，茅顶石墙，倒也好看。

蛛儿搭好小屋，又抱起地下一大块一大块雪团，堆在小屋顶上，忙了半天，直至外边瞧不出半点痕迹，方始罢手。

她取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珠，道：“你等在这里，我去找些吃的来。”

张无忌道：“我也不怎么饿，你太累啦，歇一会儿再去罢。”蛛儿道：“你要待我好，要真的待我好，嘴里说得甜甜的，又有甚么用？”说着快步钻入树林。

张无忌在山石之上，想起蛛儿语音娇柔，举止轻盈，无一不是个绝色美女的风范，可就是一张脸蛋儿却生得这么丑陋，义想起母亲临终时说过的话来：“越是美丽的女子，越会骗人。你越是要小心提防。”蛛儿相貌不美，待自己又是极好，有心和她终身相守，可是她心中另有情郎，全没有把自己放在意下。

他胡思乱想，心念如潮，不久蛛儿已提了两只雪鸡回来。生火烤了，味美绝伦。张无忌将一只雪鸡吃得干干净净，犹未餍足。蛛儿抿着嘴笑了，将预先留下的两条鸡腿又掷了给他。那是她在自己那只雪鸡上省下来的，原是鸡上的精华。张无忌欲待推辞，蛛儿怒道：“你想吃便吃，谁对我假心假意，言不由衷，我用刀子在他身上刺三个透明窟窿。”张无忌不敢多说，便把两条鸡腿吃了。他满嘴油腻，从地下抓起一块雪来擦了擦脸，伸衣袖抹去。

蛛儿回过头来，看到他用雪块擦干净了的脸，不禁怔住了，呆呆的望着他。张无忌破他瞧得不好意思，问道：“怎么啦？”蛛儿道：“你几岁啦？”

张无忌道：“二十一岁。”蛛儿道：“嗯，原来你只比我大三岁。为甚么留了这么长的胡子？”张无忌笑道：“我一直独个儿在深山荒谷中住，从不见人，就没有想到要剃须。”

蛛儿从身旁取出一把金柄小刀来，抵着他脸，慢慢将胡子剃去了。张无忌只觉刀锋极是锐利，所到之处，髭须纷落，她手掌手指却是柔腻娇嫩，摸在面颊上，忍不住怦然心动。

那小刀渐渐剃到他颈中，蛛儿笑道：“我稍一用力，在你喉头一割，立时一命呜呼。你怕不怕？”张无忌笑道：“死在姑娘玉手之下，做鬼也是快活。”

蛛儿反过刀子，用刀背在他咽喉上用力一斩，喝道：“叫你做个快活鬼！”

张无忌吓了一跳.但她出手太快，刀子又近，待得惊觉，一刀已然斩下，半点反抗之力也无，但体内九阳神功自然而然的生出反弹之力，将刀子震开，随后才知她用的力只是刀背。

蛛儿手臂一震，叫声：“哎唷！”随即格格笑道：“快活么？”张无忌笑着点了点头。他本来为人朴实，但在蛛儿面前，不知怎的，心中无拘无束，似乎是跟她自幼一块长大一般，说不出的逍遥自在，忍不住要说几句笑话。

蛛儿替他剃干净胡须，向他呆望半晌，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张无忌道：“怎么啦？”蛛儿不答，又替他割短头发，梳个髻儿，用树枝削了根钗子，插在他发髻之中。但见他这么一打扮，虽然衣衫褴褛不堪，又实在太短太窄，便像是偷来的一般，但神采焕发，丑八怪变成了英俊少年。蛛儿又叹了口气，说道：“真想不到，原来你生得这么好看。”

张无忌知她是为自身的丑陋难过，便道：“我也没甚么好看。再说，天地间极美的物事之中，往往含有极丑。孔雀羽毛华美，其胆却是剧毒，仙鹤丹顶殷红，何等好看，哪知却是最厉害的毒药。诸凡蛇豸昆虫，也都是越美的越具毒性。你那两只毒蜘蛛可不是美丽得很么？一个人相貌俊美有甚么好，要心地善良那才好啊。”蛛儿冷笑道：“心地良善有甚么好，你倒说说看。”张无忌一时倒答不上来，怔了一怔才道：“心地良善，便不会去害人。”

蛛儿道：“不去害人又有甚么好？”张无忌道：“你不去害人，自己心里就平安喜乐，处之泰然。”蛛儿道：“我不害人便不痛快，要害得旁人惨不可言，自己心里才会平安喜乐，才会处之泰然。”张无忌摇头道：“你强辞夺理。”

蛛儿冷笑道：“我若非为了害人，练这千蛛万毒手又干甚么？自己受这无穷无尽的痛苦熬煎，难道贪好玩么？”说着盘膝坐下，行了一会儿内功，从怀里取出黄金小盒，打开盒盖，将双手两根食指伸进盒中。

盒中的一对花蛛慢慢爬近，分别咬住了她两根指头。她深深吸一口气，双臂轻微颤抖，潜运内功和蛛毒相抗。花蛛吸取她手指上的血液为食，但蛛儿手指上血脉运转，也带了花蛛体内毒液，回入自己血中。

张无忌见她满脸庄严肃穆之容，同时眉心和两旁太阳穴上淡淡的罩上了一层黑气，咬紧牙关，竭力忍受痛楚。再过一会，又见她鼻尖上渗出细细的一粒粒汗珠。她这功夫练了几有半个时辰，双蛛直到吸饱了血，肚子胀得和圆球相似，这才跌在盒中，沉沉睡去。

蛛儿又运功良久，脸上黑气渐退，重现血色，一口气喷了出来，张无忌闻着，只觉一股甜香，随即微觉晕眩，似乎她所喷的这口气中也含了剧毒。

蛛儿睁开眼来，微微一笑。

张无忌问道：“要练到怎样，才算大功告成？”蛛儿道：“要每只花蛛的身子从花转黑，再从黑转白，去净毒性而死，蜘蛛体中的毒液便都到了我手指之中。至少要练过一百只花蛛，才算是小成。真要功夫深啊，那么一千只、两千只也不嫌多。”

张无忌听她说着，心中不禁发毛，道：“哪里来这许多花蛛？”蛛儿道：“一面得自己养，它们会生小蜘蛛，一面须得到产地去捉。”

张无忌叹道：“天下武功甚多，何必非练这门毒功不可？这蛛毒猛烈之极，吸入体内，虽然你有抵御之法，但日子久了，终究没有好处。”

蛛儿冷笑道：“天下武功固然甚多，可是有哪一门功夫，能及得上这千蛛万毒手的厉害？你别自恃内功了得，要是我这门功夫练成了，你未必能挡得住我手指的一戳。”说着凝气于指，随手在身旁的一株树上戳了一下。她功力未到，只戳入半寸来深。

张无忌又问：“怎地你妈妈教你练这功夫？她自己练成了么？”

蛛儿眼中突然射出狠毒的光芒，恨恨的道：“练这千蛛万毒手，只要练到二十只花蛛以上，身体内毒质积得多了，容貌便会起始变形，待得千蛛练成，更会其丑无比。我妈本已练到将近一百只，偏生遇上了我爹，怕自己容貌变丑，我爹爹不喜，硬生生将毕身的功夫散了，成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平庸女子。她容貌虽然好看，但受二娘和我两个哥哥的欺侮凌辱，竟无半点还手的本事，到头来还是送了自己性命。哼，相貌好看有甚么用？我妈是个极美丽极秀雅的女子，只因年长无子，我爹爹还是另娶妾侍……”

张无忌的眼光在她脸上一掠而过，低声道：“原来……你是为了练功夫……”蛛儿道：“不错，我是为了练功夫，才将一张脸毒成这样。哼，那个负心人不理我，等我练成了千蛛万毒手之后，找到了他，他若无旁的女子，那便罢了……”张无忌道：“你并未和他成婚，也无白头之约，不过是……

不过是……”蛛儿道：“爽爽快快的说好啦，怕甚么？你要说我不过是自己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怎样？我既爱上了他，便不许他心中

另有别的女子。他负心薄幸，教他尝尝我这‘千蛛万毒手’的滋味。”

张无忌微微一笑，也不跟她再行辩言，心想她脾气奇特，好起来很好，凶野起来却全然的蛮不讲理，又想起太师父、二师伯们常说的武林中正邪之别，看来她所练的“千蛛万毒手”必是极歹毒的邪派功夫，她母亲也必是妖邪一流，想到此处，不由得对她多了几分戒惧之意。

蛛儿却并未察觉他心情异样，在小屋中奔进奔出。采了许多野花布置起来。张无忌见她将这间小小的屋子整治得颇具雅趣，可见爱美出自天性，然而一副容貌却毒成这个样子，便道：“蛛儿，我腿好了之后，去采些药来，设法治好你脸上的毒肿。”

蛛儿听了这几句话，脸上突现恐惧之色，说道：“不……不……不要，我熬了多少痛苦才到今日的地步，你要散去我的千蛛万毒功么？”张无忌道：“咱们或能想到一个法子，功夫不散，却能消去你脸上的毒肿。”

蛛儿道：“不成的，要是有这法子，我妈妈是祖传的功夫，怎能不知？

天下除非是蝶谷医仙胡青牛，方有这等惊人的本事，可是他……他早已死去多年。”张无忌奇道：“你也知道胡青牛？”蛛儿瞪了他一眼，道：“怎么啦？甚么事奇怪？蝶谷医仙名满江湖，谁都知道。”说着又叹了口气，说道：“便是他还活着，这人号称‘见死不救’，又有甚么用？”

张无忌心想：“她不知蝶谷医仙的一身本事已尽数传了给我，这时我且不说，日后我想到了治她脸上毒肿之法，也好让她大大的惊喜一场。”

说话间天已黑，两人便在这小屋中倚靠着山石睡了。

睡到半夜，张无忌睡梦中忽听到一两下低泣之声，登时醒转，定了定神，原来蛛儿正在哭泣。他坐直身子，伸手在她肩头轻轻拍了两下，安慰她道：“蛛儿，别伤心。”

哪知他柔声说了这两句话，蛛儿更是难以抑止，伏在他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张无忌问道：“蛛儿，甚么事？你想起了妈妈，是不是？”蛛儿点了点头，抽抽噎噎的道：“妈妈死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谁也不喜欢我，谁也不同我好。”张无忌拉起衣襟，缓缓替她擦去眼泪，轻声道：“我喜欢你，我会待你好。”

蛛儿道：“我不要你待我好。我心中只喜欢一个人，他不睬我，打我、骂我，还要咬我。”张无忌颤声道：“你忘了这个薄幸郎罢。我娶你为妻，我一生好好的待你。”

蛛儿大声道：“不！不！我不忘记他。你再叫我忘了他，我永远不睬你了。”

张无忌大是羞惭，幸好在黑暗之中，蛛儿没瞧见他满脸通红的尴尬模样。

好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良久，蛛儿道：“阿牛哥，你恼了我么？”张无忌道：“我没恼你，我是生自己的气，不该跟你说这些话。”蛛儿忙道：“不，不！你说愿意娶我为妻，一生要好好待我，我很爱听。

你再说一遍罢。”张无忌怒道：“你既忘不了那人，我还能说甚么？”

蛛儿伸过手去，握住了他手，柔声道：“阿牛哥，你别着恼，我得罪了你，是我不好。你如真的娶了我为妻，我会刺瞎了你的眼睛，会杀了你的。”

张无忌身子一颤，惊道：“你说甚么？”蛛儿道：“你眼睛瞎了，就瞧不见我的丑模样，就不会去瞧峨嵋派那个周姑娘。倘若你还是忘不了她，我便一指戳死你，一指戳死峨嵋派的周姑娘，再一指戳死我自己。”她说着这些奇怪的话，但声调自然，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一般。张无忌听她说得凶恶狠毒，心头怦的一跳。

便在此时，忽然远远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峨嵋派周姑娘，碍着你们甚么事了？”

蛛儿一惊跃起，低声道：“是灭绝师太！”

她说得很轻，但外面那人还是听见了，森然道：“不错，是灭绝师太。”

外面那人说第一句话时，相距尚远，但第二句话却已是在小屋近旁发出。

蛛儿知道事情不妙，已不及抱起张无忌设法躲避，只得屏息不语。

只听得外面那人冷冷的道：“出来！还能在这里面躲一辈子么？”蛛儿握了握张无忌的手，掀开茅草，走了出来。只见小屋两丈外站着一个白发萧然的老尼，正是峨嵋派掌门人灭绝师太。她身后远处有数十人分成三排奔来。

奔到近处，众人在灭绝师太两侧一站，其中约有半数是尼站，其余的有男有女，丁敏君和周芷若也在其内。男弟子站在最后，原来灭绝师太不喜男徒，峨嵋门下男弟子不能获传上乘武功，地位也较女弟子为低。

灭绝师太冷冷的向蛛儿上下打量，半晌不语。张无忌提心吊胆的伏在蛛儿身后，心中打定了主意，她若向蛛儿下手，明知不敌，也要竭力一拚。只听灭绝师太哼了一声。转头问丁敏君道：“就是这个小女娃么？”丁敏君躬身道：“是！”

猛听得喀喇、喀喇两响，蛛儿闷哼一声，身子已摔出三丈以外，双手腕骨折断，晕倒在雪地中。

张无忌但见眼前灰影一闪，灭绝师太以快捷无伦的身法欺到蛛儿身旁，以快捷无伦的手法断她腕骨，摔掷出外，又以快捷无伦的身法退回原处，颤巍巍的有如一株古树，又诡怪又雄伟的挺立在夜风里。这几下出手，每一下都是干净利落，张无忌都瞧得清清楚楚，但实是快得不可思议，他竟被这骇人的手法镇慑住了，失却了行动之力。

灭绝师太刺人心魄的目光瞧向张无忌，喝道：“出来！”周芷若走上一步，禀道：“师父，这人断了双腿，一直行走不得。”灭绝师太道：“做两个雪橇，带了他们去。”

众弟子齐声答应。十余名男弟子快手快脚的扎成两个雪橇。两名女弟子抬了蛛儿，两名男弟子抬了张无忌，分别放上雪橇，拖橇跟在灭绝师太身后，向西奔驰。

张无忌凝神倾听蛛儿的动静，不知她受伤轻重如何，奔出里许，才所得蛛儿轻轻呻吟了一声。张无忌大声问道：“蛛儿，伤得怎样？受了内伤没有？”

蛛儿道：“她折断了我双手腕骨，胸腹间似乎没伤。”张无忌道：“内脏没伤，那就好了。你用左手手肘去撞右手臂弯下三寸五分处，再用右手手肘去撞左手臂弯下三寸五分处，便可稍减疼痛。”

蛛儿还没答话，灭绝师太“咦”的一声，回过头来，瞪了张无忌一眼，说道：“这小子倒还精通医理，你叫甚么名字？”张无忌道：“在下姓曾，名阿牛。”灭绝师太道：“你师父是谁？”张无忌道：“我师父是乡下小镇上的一位无名医生，说出来师太也不知道。”灭绝师太哼了一声，不再理他。

一行人直走到天明，才歇下来分食干粮。

周芷若拿了几个冷馒头，分给张无忌和蛛儿。她将馒头递给张无忌时，向他瞧了一眼，便转开了头。张无忌心中一阵激动，再也忍耐不住，轻声说道：“汉水舟中喂饭之德，永不敢忘。”周芷若全身一震，转头向他瞧去，这时张无忌已剃去了胡须，她瞧了好一会，突然间“啊”的一声，脸现惊喜之色，道：“你……你……”张无忌知她终于认出了自己，缓缓点了点头。

周芷若轻声问道：“身上寒毒，已好了吗？”声细如蚊，几不可闻。张无忌轻声道：“已经好了。”周芷若脸上一阵晕红，便走了开去。

其时蛛儿在张无忌身后，见周芷若蓦地里喜不自胜，随即嘴唇微动，脸上又现羞色，双目中却是光彩明亮，待她走开，便问张无忌：“她跟你说甚么？”张无忌脸上一红，道：“没……没……甚么？”蛛儿哼了一声，怒道：“当面撒谎！”

各人歇了三个时辰，又即赶路，如此向西急行，直赶了三天，看来显有要务在身。一众男女弟子不论赶路休息，若不是非说话不可，否则谁都一言不发，似乎都是哑巴一般。

这时张无忌腿上骨伤早已愈合复元，随时可以行走，但他不动声色，有时还假意呻吟几时，好令灭绝师太不防，只待时机到来，便可救了蛛儿逃走。

只是一路上所经之处都是莽莽平野，逃不多远，立时便给追上，一时却也不敢妄动。他替蛛儿接上腕骨，灭绝师太冷冷的瞧着，却也没加干预。日间休息、晚间歇宿之时，张无忌忍不住总要向周芷若瞧上几眼，但她始终没再走到他跟前。

又行了两天，这日午后来到一片大沙漠中，地下积雪已融，两个雪橇便在沙上滑行。

正走之间，忽听得马蹄自西而来。灭绝师太做个手势，众 弟子立时在沙丘之后隐身伏下。两人分挺短剑，对住张无忌和蛛儿的后心，意思非常明白，峨嵋派是在伏击敌人，张无忌等若出声示警，短剑向前一送，立时便要了他们的性命。

听马蹄声奔得甚急，但相距尚远，过了好半天方始驰到近处，马上乘客突然见到沙地上的足迹，勒马注视。

峨嵋大弟子静玄师太拂尘一举，数十名弟子分从埋伏处跃出，将乘者团团围住。

张无忌探首张望，只见共有四骑马，乘者均穿白袍，袍上绣着一个红色火焰。四人陡见中伏，齐声呐喊，拔出兵刃，便往东北角上突围。

静玄师太大叫：“是魔教的妖人，一个也不可放走！”

峨嵋派虽然人多，却不以众攻寡。两名女弟子、两名男弟子遵从静玄师太呼喝号令，分别上前堵截。魔教的四人手持弯刀，出手甚是悍狠。但峨嵋派这次前来西域的弟子皆是派中英萃，个个武艺精强，斗不七八合，三名魔教徒众分别中剑，从马上摔了下来。

余下那人却厉害得多，砍伤了一名峨嵋男弟子的左肩，夺路而走，纵马奔出数丈。峨嵋派排行第三的静虚师太叫道：“下来！”步法迅捷，欺到那人背后，拂尘挥出，卷他左腿。那人回刀挡架，静虚拂尘突然变招，刷的一声，正好打在他的后脑。这一招击中要害，拂尘中蕴蓄深厚内力，那人登时倒撞下马。不料那人极是剽悍，身受重伤之下，竟图与敌人同归于尽，张开双臂，疾向静虚扑来。静虚侧身闪开，一拂尘又击在他的胸口。

便在此时，挂在那人坐骑项颈的笼子中忽有三只白鸽振翅飞起。静玄叫道：“玩甚么古怪？”衣袖一抖，三枚铁莲子分向三鸽射去。两鸽应手而落。

第三枚铁莲子却被躺在地下的一名白袍客打出暗器撞歪了准头。一只白鸽冲入云端。峨嵋诸弟子暗器纷出，却再也打它不着，眼见那鸽投东北方去了。

静玄左手一摆，男弟子拉起四名白袍客，站在她面前。

自攻敌以至射鸽、擒人，灭绝师太始终冷冷的负手旁观。张无忌心想：“她亲自对蛛儿动手，那是对蛛儿十分看重了，想是因丁敏君双腕震断之故。

这老尼若要拦下那只白鸽，只一举手之劳，有何难处？可是她偏生不理，任由众弟子自行处理。”想起当年静玄带同纪晓芙等人上武当山向太师父祝寿，隐然与昆仑、崆峒诸派掌门人分庭抗礼，这些峨嵋派的大弟子显然在江湖上都已颇有名望，任谁都能独当一面，处分大事，对付魔教中的几名徒众，自不能再由灭绝师太出手，静玄、静虚亲自动手，已然将对方的身分抬高了。

一名女弟子拾起地上两头打死了的白鸽，从鸽腿上的小筒中取出一个纸卷，呈给静玄。静玄打开一看，说道：“师父，魔教已知咱们围剿光明顶，这信是向天鹰教告急的。”她再看另一个纸卷，道：“一模一样。可惜有一头鸽儿漏网。”灭绝师太冷冷的道：“有甚么可惜？群魔聚会，一举而歼，岂不痛快？省得咱们东奔西走的四处搜寻。”静玄道：”是！”

张无忌听到“向天鹰教告急”这几个字，心下一怔：“天鹰教教主是我外公，不知他老人家会不会来？哼，你这老尼如此傲慢自大，却未必是我外公的对手。”他本来想乘机救了蛛儿逃走，这时好戏当前，却要瞧瞧热闹，不想便走了。

静玄向四名白袍人喝问：“你们还邀了甚么人手？如何得知我六派围剿魔教的消息？”

四个白袍人仰天惨笑，突然间一起扑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了。众人吃了一惊。两名男弟子俯身一看，但看四人脸上各露诡异笑容，均已气绝，惊叫：“师姐，四个人都死了！”

静玄怒道：“妖人服毒自尽，这毒药倒是厉害得紧，发作得这么快。”

静虚道：“搜身。”四名男弟子应道：“是！”便要分别往尸体的衣袋中搜查。

周芷若忽道：“众位师兄小心，提防袋中藏有毒物。”四名男弟子一怔，取兵刃去挑尸体的衣袋，只见袋中蠕蠕而动，每人衣袋中各藏着两条极毒小蛇，若是伸手入袋，立时便会给毒蛇咬中。众弟子脸上变色，人人斥骂魔教徒众行事毒辣。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咱们从中土西来，今日首次和魔教徒众周旋。这四人不过是无名小卒，已然如此阴毒，魔教中的主脑人物，却又如何？”她哼了一声，又道：“静虚年纪不小了，处事这等草率，还不及芷若细心。”

静虚满脸通红，躬身领责。

张无忌心中，却尽在思量静玄所说“六派围剿魔教”这六个字：“六派？六派？我武当派在不在内？”

二更时分，忽听得叮铃、叮铃的驼铃声响，有一头骆驼远远奔来。众人本已睡倒，听了一齐惊醒。骆驼声本从西南方响来，但片刻间便自南而北，响到了西北方。随即转而趋东，铃声竟又在东北方出现。如此忽东忽西，行同鬼魅。众人相顾愕然，均想不论那骆驼的脚程如何迅速，决不能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听声音却又绝不是数人分处四方，先后振铃。过了一会儿，驼铃声自近而远，越响越轻，陡然之间，东南方铃声大振，竟似那骆驼像飞鸟般飞了过去。峨嵋派诸人从未来过大漠，听这铃声如此怪异，人人都暗暗惊惧。

灭绝师太朗声道：“是何方高手，便请现身相见，这般装神弄鬼，成何体统？”话声远远传送出去。她说了这句话后，铃声便此断绝，似乎铃声的主人怕上了她，不敢再弄玄虚。

第二日白天平安无事。到得晚上二更时分，驼铃声又作，忽远忽近，忽东忽西，灭绝师太又再斥责，这一次驼铃却对她毫不理会，一会儿轻，一会儿响，有时似乎是那骆驼怒驰而至，但蓦然地里却又悄然而去，吵得人人头昏脑胀。

张无忌和蛛儿相视而笑，虽然不明白这铃声如何响得这般怪异，但定知是魔教中的高手所为，这般搅得峨嵋众人束手无策，六神不安，倒也好笑。

灭绝师太手一挥，众弟子躺下睡倒，不再去理会铃声。这铃声响了一阵，虽然花样百出，但峨嵋众人不加理睬，似乎自己觉得无趣，突然间在正北方大响数下，就此寂然无声，看来灭绝师太这“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法子，倒也颇具灵效。

次晨欢人收拾衣毯，起身欲行，两名男弟子突然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呼。

只见身旁有一人躺着，呼呼大睡。这人自头至脚，都用一块污秽的毯子裹着，不露出半点身体，屁股翘得老高，鼾声大作。

峨嵋派余人也随即惊觉，昨夜各人轮班守夜，如何竟会不知有人混了进来？灭绝师太何等功夫，便是风吹草动，花飞叶落，也逃不过她的耳目，怎地人群中突然多了一人，直到此时才见？各人又惊又愧，早有两人手挺长剑，走到那人身旁，喝道：“是谁，弄甚么鬼？”

那人仍是呼呼打鼾，不理不睬。一名男弟子伸出长剑，挑起毯子，只见毯子底下赫然是个身披青条子白色长袍的男子，伏在沙里，睡得正酣。

静虚心知这人胆敢如此，定然大有来头，走上一步，说道：“阁下是谁？来此何事？”那人鼻鼾声更响，简直便如打雷一般。静虚见这人

如此无礼，心下大怒，挥动拂尘，刷的一下，便朝那人高高翘起的臀部打去。

猛听得呼的一声，静虚师太手中的那柄拂尘，不知如何，竟尔笔直的向空中飞去，直飞上十余丈高，众人不自禁的抬头观看。

灭绝师太叫道："静虚，留神！"话声甫落，只见那身穿青条袍子的男子已在数丈之外，正自飞步疾奔，静虚却被他横抱在双臂之中。静玄和另一名年长女弟子苏梦清各挺兵刃，提气追去。可是那人身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眼见万万追赶不上。

灭绝师太一声清啸，手执倚天宝剑，随后赶去。峨嵋掌门的身手果真与众不同，瞬息间已越过静玄、苏梦清两人，青光闪处，挺剑向那人背上刺出。

但那人奔得快极，这一剑差了尺许，没能刺中。那人虽抱着静虚，但奔行之速，丝毫不逊于灭绝师太。他似乎有意炫耀功夫，竟不远走，便绕着众人急兜圈子。灭绝师太连刺数剑，始终刺不到他身上。

只听得"拍"的一响，静虚的拂尘才落下地来。

这时静玄和苏梦清也停了脚步，各人凝神屏息，望着数十丈外那两大高手的追逐。此处虽是沙漠，但两人急奔飞跑，尘沙却不飞扬。峨嵋众弟子见静虚被那人擒住，便似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无不心惊。各人有心向前拦截，但想以师父的威名，怎能自己拾夺不下，却要门人弟子相助？这以众欺寡的名声传了出去，岂不被江湖上好汉耻笑？各人提心吊胆，却谁也不敢向前，只盼师父奔快一步，一剑便刺入那怪客的后心。

片刻之间，那人和灭绝师太已绕了三个大圈，眼见灭绝师太只须多跨一步，剑尖便能伤敌，但总是差了这么一步。那人虽然起步在先，灭绝师太是自后赶上，可是那人手中抱着一人，多了百来斤的重量，这番轻功较量就算打成平手，无论如何也是灭绝师太输了一筹。

待奔到第四个圈子时，那人突然回身，双手送出，将静虚向灭绝师太掷来。灭绝师太只觉狂风扑面，这一掷之力势不可当，忙气凝双足，使个"千斤坠"功夫，轻轻将静虚接住。

那人哈哈长笑，说道："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只怕没这么容易罢！"

说着向北疾驰。他初时和灭绝师太追逐时脚下尘沙不惊，这时却踢得黄沙飞扬，一路滚滚而北，声势威猛，宛如一条数十丈的大黄龙，登时将他背影遮住了。

峨嵋众弟子涌向师父身旁，只见灭绝师太脸色铁青，一语不发。苏梦清突然失声惊呼："静虚师姐……"但见静虚脸如黄蜡，喉头有个伤口，已然气绝。伤口血肉模糊，却齿痕宛然，竟是给那怪人咬死的。众女弟子都大哭起来。

灭绝师太大喝："哭甚么？把她埋了。"众人立止哭声，就地将静虚的尸身掩埋立墓。

静玄躬身道："师父，这妖人是谁？咱们当牢记在心，好为师妹报仇。"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此人吸人颈血，残忍狠毒，定是魔教四王之一的'青翼幅王'，早听说他轻功天下无双，果然是名不虚传，远胜于我。"

张无忌对灭绝师太本来颇存憎恨之心，但这时看她身遭大变，仍是丝毫不动声色，镇定如恒，而且当欢赞扬敌人，自愧不如，确是一派宗匠的风范，不由得心下钦服。

丁敏君恨恨的道："他便是不敢和师父动手过招，一味奔逃，算甚么英雄？"

灭绝师太哼了一声，突然间拍的一响，打了她一个嘴巴，怒道："师父没追上他，没能救得静虚之命，便是他胜了。胜负之数，天下共知，难道英雄好汉是自己封的么？"

丁敏君半边脸颊登时红肿，躬身道："师父教训的是，徒儿知错了。"

心中却道："你奈何不得人家，丢了脸面，这口恶气却来出在我头上。算我倒霉！"

静玄道："师父，这'青翼蝠王'是甚么来头，还请师父示知。"灭绝师太将手一摆，不答静玄的话，自行向前走去。众弟子见大师姐都碰了这么一个钉子，还有谁敢多言？一行人默默无言的走到傍晚，生了火堆，在一个沙丘旁露宿。

灭绝师太望着那一火堆，一动也不动，有如一尊石像。

群弟子见师父不睡，谁都不敢先睡。这般呆坐了一个多时辰，灭绝师太突然双掌推出，一股劲风扑去，蓬的一响，一堆大火登时熄了。众人仍是默坐不动。冷月清光，洒在各人肩头。

张无忌心中忽起怜悯之意："难道威名赫赫的峨嵋派竟会在西域一败涂地，甚至全军覆没？"又想："周姑娘我却非救不可。可是魔教人物这等厉害，我又有甚么本事救人？"

只听得灭绝师太喝道："熄了这妖火，灭了这魔火！"她顿了一顿，缓缓说道："魔教以火为圣，尊火为神。魔教自从第三十三代教主阳顶天死后，便没了教主。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教法王，五散人，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旗掌旗使，谁都觊觎这教主之位，自相争夺残杀，魔教便此中衰。也是正大门派合当兴旺，妖邪数该覆灭，倘若魔教不起内哄，要想挑了这批妖孽，倒是大大的不易呢。"

张无忌自幼便听到魔教之名，可是自己母亲和魔教颇有牵连，每当多问几句，父母均各不喜，问到义父时，他不是呆呆出神，便是突然暴怒，因之魔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始终莫名其妙。其后跟着太师张三丰，他对魔教也是深恶痛绝，一提起来，便是谆谆告诫，叫他千万不可和魔教中人沾惹结交。

可是张无忌后来遇到胡青牛、王难姑、常遇春、徐达、朱元璋等好汉，都是魔教中人，这些人慷慨仗义，未必全是恶人，只是各人行动诡秘，外人瞧着颇感莫测高深而已。这时他听灭绝师太说起魔教，当即全神贯注的倾听。

灭绝师太说道："魔教历代教主，都以'圣火令'作为传代、的信物，可是到了第三十一代教主手中，天夺其魄，圣火令不知如何地竟会失落，第三十二代、第三十三代两代教主有权无令，这教主便做得颇为勉强。阳顶天突然死去，实不知是中毒还是受人暗算，不及指定继承之人。魔教中本事了得的大魔头着实不少，有资格当教主的，少说也有五六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内部就此大乱。直到此时，仍是没推定教主。咱们今日所遇，也是个想做教主的。他便是魔教中四大护教法王之一，青翼蝠王，韦一笑。"

群弟子都没听见过"青翼蝠王韦一笑"的名字，均默不作声。

灭绝师太道："这人绝足不到中原，魔教中人行事又鬼祟得紧，因此这人武功虽强，在中原却是半点名气也无。但白眉鹰王殷天正、金毛狮王谢逊这两个人你们总知道罢？"

张无忌心中一凛。蛛儿轻轻"啊"的一声惊呼。

殷天正和谢逊的名头何等响亮，武林中可说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静玄问道："师父，这两人也都在魔教？"

灭绝师太道："哼！岂仅'都在魔教'而已？'魔教四王，紫白金青'。

紫衫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是为魔教四王。青翼排名最末，身手如何，今日大家都眼见了，那紫衫、白眉和金毛可想而知。金毛狮王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二十多年前突然滥杀无辜，终于不知所终，成为武林中的一个大谜。殷天正没能当上魔教的教主，一怒而另创天鹰教，自己过一过教主的瘾。我只道殷天正既然背叛魔教，和光明顶已势成水火，哪知光明顶遇上危难之时，还是会去向天鹰教求救。"

张无忌心中混乱之极，他早知义父和外祖父行事邪僻，均为正派人士所不容，却没料到他二人居然都属魔教中的"护教法王"，一时自己想着心事，没听到峨嵋弟子说些甚么。

过了一会，才听得灭绝师太说道："咱们六大门派这次进剿光明顶，志在必胜，众妖邪便齐心合力，咱们又有何惧？只是相斗时损伤必

多，各人须得先心存决死之心，不可意图侥幸，心有畏惧，临敌时堕了峨嵋派的威风。”

众弟子一齐站起，躬身答应。

灭绝师太又道：“武功强弱，关系天资机缘，半分勉强不来。像静虚这般一招未交，便中了暗算，死于吸血恶魔之手，谁都不会耻笑于她。咱们平素学武，所为何事？还不是要锄强扶弱，扑灭妖邪？今日静虚第一个先死，说不定第二个便是你们师父。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崆峒、华山六大派此番围剿魔教，吉凶祸福，咱们峨嵋早就置之度外……”

张无忌心道：“我武当派果在其内。”隐隐觉到此番西去，定将遇上无数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大惨事，真想就此带了蛛儿转身逃走，永不见到这些江湖上的争斗凶杀。

只听灭绝师太道：“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人孰无死？只须留下子孙血脉，其家便是死了千人百人，仍能兴旺。最怕是你们都死了，老尼却孤零零的活着。”她顿了一顿，又道：“嘿嘿，但纵是如此，亦不足惜。百年之前，世上又有甚么峨嵋派？

只须大伙儿轰轰烈烈的死战一场，峨嵋派就是一举覆灭，又岂足道哉？”

群弟子人人热血沸腾，拔出兵刃，大声道：“弟子誓决死战，不与妖魔邪道两立。”

灭绝师太淡淡一笑，道：“很好！大家坐下罢！”

张无忌见峨嵋派众人虽然大都是弱质女流，但这番慷慨决死的英风豪气，丝毫不让须眉，心想峨嵋位列六大门派，自非偶然，不仅仅以武功取胜而已，眼前她们这副情景，大有荆轲西入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本来这些话在出发之前便该说了，但想来当时以为魔教内乱，举手可灭，没料到魔教在分崩离析之际，群魔仍能联手以抗外侮。今者青翼蝠王这一出手，局面登时大不相同。

果然灭绝师太又道：“青翼蝠王既然能来，白眉鹰王和金毛狮王自然亦能来，紫衫龙王、五散人和五大掌旗使更加能来。咱们原定倾六派之力先取光明左使杨逍，然后逐一扫荡妖魔余孽，岂知华山派的神机先生鲜于掌门这一次料事不中，嘿嘿，全盘错了。”

静玄问道：“那紫衫龙王，又是甚么恶毒的魔头？”

灭绝师太摇头道：“紫衫龙王恶迹不著，我也是仅闻其名而已。听说此人争教主不得，便远逸海外，不再和魔教来往。这一次他若能置身事外，自是最好。‘魔教四王，紫白金青’，这人位居四王之首，不用说是极不好斗的。魔教的光明使者除了杨逍之外，另有一人。魔教历代相传，光明使者必是一左一右，地位在四大护教法王之上。杨逍是光明左使，可是那光明右使的姓名，武林中却谁也不知。少林派空智大师、武当派宋远桥宋大侠，都是博闻广见之士，但他们两位也不知道。咱们和杨逍正面为敌，明枪交战，胜负各凭武功取决，那倒罢了，但若那光明右使暗中偷放冷箭，这才是最为可虑之事。”

众弟子心下悚然，不自禁的回头向身后瞧瞧，似乎那光明右使或是紫衫龙王会斗然奄至、前来偷袭一般。冷冷的月光照得人人脸色惨白。

灭绝师太冷然道：“杨逍害死你们孤鸿子师伯，又害死纪晓芙，韦一笑害死静虚，峨嵋派和魔教此仇不共戴天。本派自创派祖师郭祖师以来，掌门之位，惯例由女子担任，别说男儿无份，便是出了阁的妇人，也不能身任掌门。但本派今日面临存亡绝续的大关头，岂可墨守成规？这一役之中，只要是谁立得大功，不论他是男子妇人，都可传我衣钵。”

群弟子默然俯首，都觉得师父郑而重之的安排后事、计议门户传人，似乎自料不能生还中土，各人心中都有三分不祥之感、凄然之意。

灭绝师太纵声长啸，哈哈，哈哈，笑声从大漠上远远的传了出去。群弟子相顾愕然，暗自惊骇。灭绝师太衣袖一摆，喝道：“大家睡罢！”

静玄就如平日一般，分派守夜人手。灭绝师太道：“不用守夜了。”静玄一怔，随即领会，要是青翼蝠王这一等高手半夜来袭，众弟子哪能发觉？守夜也不过是白守。

这一晚峨嵋派的戒备外弛内紧，似疏实密，却无意外之事。



十八　倚天长剑飞寒铓

次日续向西行，走出百余里后，已是正午，赤日当头，虽然隆冬，亦觉炎热。正行之际，西北方忽地传来隐隐几声兵刃相交和呼叱之声，众人不待静玄下令，均各加快脚步，向声音来处疾驰。

不久前面便出现几个相互跳荡激斗的人形，奔到近处，见是三个白袍道人手持兵刃，在围攻一个中年汉子。三个道人左手衣袖上都绣着一个红色火焰，显是魔教中人。那中年汉子手舞长剑，剑光闪烁，和三个道人斗得甚是激烈，以一敌三，丝毫不露下风。

张无忌腿伤早愈，但仍是假装不能行走，坐在雪橇之中，好让峨嵋派诸人不加提防，以便俟机和蛛儿脱身逃走。这时他眼光被身前一名峨嵋男弟子挡住了，须得侧身探头，方能见到那四人相斗。只见那中年汉子长剑越使越快，突然间转身过来，一声呼喝，刷的一剑，在一名魔教道人胸口穿过。

峨嵋众人喝彩声中，张无忌忍不住轻声惊呼，这一招“顺水推舟”，正是武当剑法的绝招，使这一招剑法的中年汉子，却是武当派的六侠殷梨亭。

峨嵋群弟子远远观斗，并不上前相助。余下两名魔教道人见己方伤了一人，对方又来了帮手，心中早怯，突然呼啸一声，两人分向南北急奔。

殷梨亭飞步追逐那逃向南方的道人。他脚下快得多，抢出七八步，便已追到道人身后。那道人回过身来，狂舞双刀，想与他拚个两败俱伤。

峨嵋众人眼见殷梨亭一人难追两敌，逃向北方的道人轻功又极了得，越奔越快，瞧这情势，殷梨亭待得杀了南方那缠战的道人，无论如何不及再回身追杀北逃之敌。峨嵋弟子和魔教中人仇深似海，都望着静玄，盼她发令拦截。众女弟子大都和纪晓芙交好，心想若非魔教奸人作恶，这位武当六侠本该是本派的女婿，此时均盼能助他一臂之力。静玄心下也颇踌躇，但想武当六侠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尊崇，他若不出声求助，旁人贸然伸手，便是对他不敬，略一沉吟，便不发令拦截，心想宁可让这妖道逃走，也不能得罪了武当殷六侠。

便在此时，蓦地里青光一闪，一柄长剑从殷梨亭手中掷出，急飞向北，如风驰电掣般射向那道人背心。那道人陡然惊觉，待要闪避时，长剑已穿心而过，透过了他的身子，仍是向前疾飞。那道人脚下兀自不停，又向前奔了两丈有余，这才扑地倒毙。那柄长剑却又在那道人身前三丈之外方始落下，青光闪耀，笔直的插在沙中，虽是一柄无生无知的长剑，却也是神威凛凛。

众人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无不神驰目眩，半晌说不出话来。待得回头再看殷梨亭时，只见和他缠斗的那个魔教道人身子摇摇晃晃，便似喝醉了酒一般，抛下了双刀，两手在空中乱舞乱抓，殷梨亭不再理他，自行向峨嵋众人走来。他跨出几步，那道人一声闷哼，仰天倒下，就此不动，至于殷梨亭用甚么手法将他击毙，却是谁也没有瞧见。

峨嵋群弟子这时才大声喝起彩来。连灭绝师太也点了点头，跟着叹息一声。这一声长叹也许是说：武当派有这等佳弟子，我峨嵋派却无如此了得的传人。更也许是说：晓芙福薄，没能嫁得此人，却伤在魔教淫徒之手。在灭绝师太心中，纪晓芙当然是为杨逍所害，而不是她自己击死的。

张无忌一句“六师叔”冲到了口边，却强行缩回。在众师伯叔中，殷梨亭和他父亲最为交好，待他也亲厚殊甚。他瞧着这位相别九年的六师叔时，只见他满脸风尘之色，两鬓微见斑白，想是纪晓芙之死于他心灵有极大打击。

张无忌乍见亲人，亟想上前相认，终于想到眼下耳目众多，不能在旁人之前吐实，以免惹起无穷后患。周芷若虽已知道了自己真相，但显

然没向别人泄露。

殷梨亭向灭绝师太躬身行礼，说道："敝派大师兄率领众师弟及第三代弟子，一共三十二人，已到了一线峡畔。晚辈奉大师兄之命，前来迎接贵派。"

灭绝师太道："好，还是武当派先到了。可和妖人接过仗么？"殷梨亭道："曾和魔教的木、火两旗交战三次，杀了几名妖人，七师弟莫声谷受了一点伤。"

灭绝师太点了点头，她知殷梨亭虽然说得轻描淡写，其实这三场恶斗定是惨酷异常，以武当五侠之能，尚且杀不了魔教的掌旗使，七侠莫谷声甚至受伤。灭绝师太又问："贵派可曾查知光明顶上实力如何？"殷梨亭道："听说天鹰教等魔教支派大举赴援光明顶，有人还说，紫衫龙王和青翼蝠王也到了。"灭绝师太一怔，道："紫衫龙王也来了么？"

两人一面说，一面并肩而行。群弟子远远跟在后面，不敢去听两人说些甚么。

两人说了一阵，殷梨亭举手作别，要再去和华山派联络。静玄说道："殷六侠，你来回奔波，定必饿了，吃些点心再走。"殷梨亭也不客气，道："如此叨扰了。"

峨嵋众女侠纷纷取出干粮，有的更堆沙为灶，搭起铁锅煮面。她们自己饮食甚是简朴，但款待殷梨亭却是十分殷勤，自然是为了纪晓芙之故。

殷梨亭明白她们的心意，眼圈微红，硬咽道："多谢众位师姊师妹。"

蛛儿一直旁观不语，这时突然说道："殷六侠，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成吗？"殷梨亭手中捧着一碗汤面，回过头来，说道："这位小师妹尊姓大名？不知要查问何事？但教所知，自当奉告。"神态很是谦和。蛛儿道："我不是峨嵋派的。我是给他们捉了来的。"

殷梨亭起先只道她是峨嵋派的小弟子，听她这么说，不禁一呆，但想这小姑娘倒很率直，问道："你是魔教的么？"

蛛儿道："不是，我是魔教的对头。"殷梨亭不暇细问她的来历，为了尊重主人，眼望静玄，请她示意。

静玄道："你要问殷六侠何事？"蛛儿道："我想请问：令师兄张翠山张五侠，也到了一线峡么？"

此话一出，殷梨亭和张无忌都是大吃一惊。

殷梨亭道："你打听我五师哥，为了何事？"蛛儿红晕生脸，低声道："我是想知道他的公子张无忌，是不是也来了。"张无忌自是更加吃惊，心道："原来她早知道了我的真相，这时要揭露出来了。"殷梨亭道："你这话可真？"蛛儿道："我是诚心向殷六侠打听，怎敢相欺？"殷梨亭道："我五师哥逝世已过十年，墓木早拱，难道姑娘不知么？"

蛛儿一惊站起，"啊"的一声，道："原来张五侠早死了，那么……他……他早就是个孤儿了。"殷梨亭道："姑娘认得我那无忌侄儿么？"蛛儿道："五年之前，我曾在蝶谷医仙胡青牛家中见过他一面，不知他现下到了何处。"殷梨亭道："我奉家师之命，也曾到蝴蝶谷去探视过，但胡青牛夫妇为人所害，无忌不知去向，后来多方打听，音讯全无，唉，哪知……哪知……"

说到这里，神色凄然，不再说下去了。

蛛儿忙问："怎么？你听到甚么恶耗么？"殷梨亭凝视着她，问道："姑娘何以如此关切？我那无忌侄儿与你有恩，还是有仇？"

蛛儿眼望远处，幽幽的道："我要他随我去灵蛇岛上……"殷梨亭插口道："灵蛇岛？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是你甚么人？"蛛儿不答，仍是自言自语："……他非但不肯，还打我骂我，咬得我一只手掌鲜血淋漓……"她一面说，一面左手轻轻抚模着右手的手背："……可是……可是……我还是想念他。我又不是要害他，我带他去灵蛇岛，婆婆会教他一身武功，设法治好他身上玄冥神掌的阴毒，哪知他凶得很，将人家一番好心，当作了歹意。"

张无忌心中一团混乱，这时才知："原来蛛儿便是在蝴蝶谷中抓住我的那个少女阿离，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情郎，居然便就是我。"侧头细看，见她脸颊浮肿，哪里还有初遇时的半分俏丽？但眼如秋水，澄澈清亮，依稀记得仍如当年。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她师父金花婆婆，听说也是跟魔教有梁子的。但金花婆婆实非正人，此刻我们不想多结仇家，暂且将她扣着。"

殷梨亭道："嗯，原来如此。姑娘，你对我无忌侄儿倒是一片好心，只可惜他福薄，前几日我遇到朱武连环庄的武庄主武烈，得知无忌已于五年多之前，失足摔入万丈深谷之中，尸骨无存。唉，我和他爹爹情逾手足，哪知皇天不佑善人，竟连仅有的这点骨血……"

他话未说完，拍的一声，蛛儿仰天跌倒，竟尔晕了过去。

周芷若抢上去扶了她起来，在她胸口推拿好一会，蛛儿方始转醒。张无忌甚是难过，眼见殷梨亭和蛛儿如此伤心，自己却硬起心肠置身事外，一抬头，只见周芷若正瞧向自己，目光中大有疑问之色，似乎在问："怎么她会不认得你？"张无忌却知自己这些年来身材相貌均已大变，若不是自己先行提到汉水舟中之事，周芷若也必认不出来。

蛛儿咬了咬牙，说道："殷六侠，张无忌是给谁害死的？"殷梨亭道："不是给谁害死的。据那朱武连环庄的武烈说，他亲眼见到无忌自行失足，摔下深谷，武烈的结义兄弟'惊天一笔'朱长龄，也是一起摔死的。"蛛儿长叹一声，颓然坐下。

殷梨亭道："姑娘尊姓大名？"蛛儿摇头不答，怔怔下泪，突然间伏在沙中，放声大哭。殷梨亭劝道："姑娘也不须难过。我那无忌侄儿便是不摔入雪谷，此刻阴毒发作，也已难于存活。唉，他跌得粉身碎骨，未始非福，胜于受那无穷无尽阴毒的熬煎。"

灭绝师太忽道："张无忌这孽种，早死了倒好，否则定是为害人间的祸胎。"

蛛儿大怒，厉声道："老贼尼，你胡说八道甚么？"峨嵋群弟子听她竟然胆敢辱骂师尊，早有四五人拔出长剑，指住她胸口背心。蛛儿毫不畏惧，仍然骂道："老贼尼，张无忌的父亲是这位殷六侠的师兄，侠名播于天下，有甚么不好？"灭绝师太冷笑不答。静玄道："你嘴里放干净些。张无忌的父亲固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可是他母亲呢？魔教妖女生的儿子，不是孽种祸胎是甚么？"蛛儿问道："张无忌的母亲是谁？怎会是魔教妖女？"

峨嵋众弟子齐声大笑，只有周芷若垂头瞧着地下。殷梨亭神态颇为尴尬。

张无忌面红耳赤，热泪盈眶，若不是决意隐瞒自己的身世，便要站起来为母亲申辩。

静虚为人忠厚，对蛛儿道："张五侠的妻子便是天鹰教教主殷天正的女儿，名叫殷素素……"蛛儿"啊"的一声，神色大变。静玄续道："张五侠便因娶了这妖女，以致身败名裂，在武当山上自刎而死。这件事天下皆闻，难道姑娘竟然不知么？"蛛儿道："我……我住在灵蛇岛上，中原武林之事，全无听闻。"静玄道："这便是了。你得罪了我师父，赶快谢罪。"蛛儿却问："那殷素素呢？她在何处？"静虚道："她和张五侠一齐自刎。"蛛儿身子又是一颤，道："她……她也死了？"静玄奇道："你认得殷素素？"

便在此时，突见东北方一道蓝焰冲天而起。殷梨亭道："啊哟，是我青书侄儿受敌人围攻。"转身向灭绝师太弯腰行礼，对余人一抱拳，便即向蓝焰奔去。

静玄手一挥，峨嵋群弟子跟着前去。

众人奔到近处，只见又是三人夹攻一个的局面。那三人罗帽直身，都作童仆打扮，手中各持单刀。众人只瞧了几招便暗暗吃惊，这三人虽穿童仆装束，出手之狠辣却竟不输于一流好手，比之殷梨亭所杀那三个道人武功高得多了。三人绕着一个青年书生，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厮杀。那书生已大落下风，但一口长剑仍将门户守得严密异常。

在酣斗的四人之旁，站着六个身穿黄袍的汉子，袍上各绣红色火焰，自是魔教中人。这六人远远站着，并不参战，眼见殷梨亭和峨嵋派众人赶到，六人中一个矮矮胖胖的汉子叫道："殷家兄弟，你们不成了，夹了尾巴走罢，老子给你们殿后。"穿仆人装束的一人怒道："厚土旗爬得最慢，姓颜的，还是你先请。"

静玄冷冷道："死到临头，还在自己吵嘴。"周芷若道："师姊，这些人是谁？"静玄道："那三个穿佣仆衣帽的，是殷天正的奴仆，叫做殷无福、殷无缘、殷无寿。"周芷若惊道："三个奴仆，也这么……这么了得？"静玄道："他们本是黑道中成名的大盗，原非寻常之辈。那些穿黄袍的是魔教厚土旗下的妖人。这个矮胖子说不定便是厚土旗的掌旗使颜垣。师父说魔教五旗掌旗使和天鹰教教主争位，向来不和……"

这时那青年书生已迭遇险招，嗤的一声，左手衣袖被殷无寿的单刀割去了一截。

殷梨亭一声清啸，长剑递出，指向殷无禄。殷无禄横刀便封，刀剑相交。

此时殷梨亭内力浑厚，已是非同小可，拍的一声，殷无禄的单刀震得陡然弯了过去，变成了一把曲尺。殷无禄吃了一惊，向旁跃开三步。

突然之间，蛛儿急纵而上，右手食指疾伸，戳中了殷无禄的后颈，立即跃回原处。

殷无禄武功原非泛泛，但在殷梨亭内力撞激之下，胸口气血翻涌，兀自立足不定，竟被蛛儿一指戳中，他痛得弯下了腰，只是低哼，全身不住颤抖。

殷无福、殷无寿大惊之下，顾不得再攻那青年书生，抢到殷无禄身旁扶住，只见他身子不住扭曲，显是受伤极重。两人眼望蛛儿，突然齐声说道："原来是三小姐。"蛛儿道："哼，还认得我么？"众人心想这两人定要上前和蛛儿厮拚，哪知两人抱起殷无禄，一言不发，便向北方奔去。这变故突如其来，人人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

那身穿黄袍的矮胖子左手一扬，手里已执了一面黄色大旗，其余五人一齐取出黄旗挥舞，虽只六人，但大旗猎猎作响，气势甚是威武，缓缓向北退却。

峨嵋众人见那旗阵古怪，都是一呆。两名男弟子发一声喊，拔足追去。

殷梨亭身形一晃，后发先至，转身拦在两人之前，横臂轻轻一推，那两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满脸胀得通红。静玄喝道："两位师弟回来，殷六侠是好意，这厚土旗追不得。"殷梨亭道："前日我和莫七弟追击烈火旗阵，吃了个大亏，莫七弟头发眉毛烧掉了一半。"一面拉起左手衣袖，只见他手臂上红红的一大块烧炙伤痕。两名峨嵋男弟子不禁暗自心惊。

灭绝师太寒森森的眼光在蛛儿脸上转了几圈，冷冷的道："你这是'千蛛万毒手'？"蛛儿道："还没练成。"灭绝师太道："倘若练成了，那还了得？你为甚么要伤害这人？"蛛儿道："可惜没当场戳死他。"灭绝师太问道："为甚么？"蛛儿道："是我自己的事，你管得着吗？"

灭绝师太身形微侧，已从静玄手中接过长剑，只听得铮的一声，蛛儿急忙向后跃开，脸色有如白纸。原来灭绝师太在这一瞬间，已在蛛儿的右手食指上斩了一剑，手法奇快，谁都没有看清。哪知蛛儿因断腕未愈，手上无力，兼之千蛛万毒手亦未练成，这次出手之前先在手指上套了精钢套子，灭绝师太所用的不是倚天剑，这一剑竟然没能斩去她手指。

灭绝师太将长剑掷还静玄，哼了一声道："这次便宜了你，下次再使这等邪恶功夫，休教撞在我手中。"她对小辈既然一击不中，就自重身分，不肯再度出手。

殷梨亭见蛛儿练这门歹毒阴狠的武功，原是武家的大忌，但她指戳殷无禄，乃是相助自己，再者见她牵挂张无忌，一往情深，也不禁为之感动，不愿灭绝师太伤她，便劝道："师叔，这孩子学错了功夫，咱们慢慢再叫她另从名师，嗯，或者……或者……"他本觉灭绝师太如肯将她收入峨嵋门下，实是最好不过，但立即想起这小姑娘刚才骂她为"老贼尼"，当即住口不说下去了，拉着那书生过来，说道："青书，快拜见师太和众位师伯师叔。"

那书生抢上三步，跪下向灭绝师太行礼，待得向静玄行礼时，众人连称不敢，一一还礼。张三丰年过百岁，算起辈分来比灭绝师太高了实不止一辈。

殷梨亭只因曾和纪晓芙有婚姻之约，才算比灭绝师太低了一辈，倘若张三丰和峨嵋派祖师郭襄平辈而论，那么灭绝师太反过来要称殷梨亭为师叔了。好在武当和峨嵋门户各别，互相不叙班辈，大家各凭年纪，随口乱叫。但那青年书生称峨嵋弟子为师伯师叔，静玄等人自非谦让不可。

众人适才见他力斗殷氏三兄弟，法度严谨，招数精奇，确是名门子弟的风范，而在三名高手围攻之下，显然已大落下风，但仍是镇静拒敌，丝毫不见慌乱，尤其不易，此时走到临近一看，众人心中不禁暗暗喝彩："好一个美少年！"但见他眉目清秀，俊美之中带着三分轩昂气度，令人一见之下，自然心折。

殷梨亭道："这是我大师哥的独生爱子，叫做青书。"静玄道："近年来颇闻玉面孟尝的侠名，江湖上都说宋少侠慷慨仗义，济人解困。今日得识尊范，幸何如之。"峨嵋众弟子窃窃私议，脸上均有"果然名不虚传"的赞佩之意。

蛛儿站在张无忌身旁，低声道："阿牛哥，这人可比你俊多啦。"张无忌道："当然，那还用说？"蛛儿道："你喝醋不喝？"张无忌道："笑话，我喝甚么醋？"蛛儿道："他在瞧你那位周姑娘，你还不喝醋？"

张无忌向宋青书望去，果见他似乎在瞧周芷若，也不在意。他自得知蛛儿即是当年在蝴蝶谷遇见过的阿离之后，心中一直思潮翻涌，当时蛛儿用强，要拉他前赴灵蛇岛，他挣扎不脱，只得在她手上狠命咬了一口，岂知她竟会对自己这般念念不忘，不由得好生感激。

殷梨亭道："青书，咱们走罢。"宋书青道："崆峒派预定今日中午在这一带会齐，但这时候还不到，只怕出了岔子。"殷梨亭脸有忧色，道："此事甚为可虑。"宋青书道："殷六叔，不如咱们便和峨嵋派欢位前辈同向西行罢。"殷梨亭点头道："甚好。"

灭绝师太和静玄等均想："近年来张三丰真人早就不管俗务，实则宋远桥才是真正的武当掌门。看来第三代武当掌门将由这位宋少侠接任。殷梨亭虽是师叔，反倒听师侄的话。"她们却不知殷梨亭性子随和，不大有自己的主张，别人说甚么，他总是不加反对。

一行人向西行了十四五里，来到了一个大沙丘前。静玄见宋青书快步抢上沙丘，便左手一挥，两名峨嵋弟子奔了上去，不肯落于武当派之后。三人一上沙丘，不禁齐声惊呼，只见沙丘之西，沙漠中横七竖八的躺着三十来具尸体。

众人听得三人惊呼，都急步抢上沙丘，只见那些死者有老有少，不是头骨碎裂，便是胸口陷入，似乎个个受了巨棍大棒的重击。

殷梨亭见识甚多，说道："江西鄱阳帮全军覆没，是给魔教巨木旗歼灭的。"灭绝师太皱眉道："鄱阳帮来干甚么？贵帮邀了他们么？"言中颇有不悦之意。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对各帮会向来颇有歧视，灭绝师太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殷梨亭忙道："没邀鄱阳帮。不过鄱阳帮刘帮主是崆峒派的记名弟子，他们想必听到六派围剿光明顶，便自告奋勇，前来为师门效力。"灭绝师太哼了一声，不再言语了。

众人将鄱阳帮帮众的尸体在沙中埋了，正要继续赶路，突然间最西一座坟墓从中裂开，沙尘飞扬中跃出一个人来，抓住一名男弟子，疾驰而去。

这一下众人当真吓得呆了。七八个峨嵋女弟子尖声大叫。

但见灭绝师太、殷梨亭、宋青书、静玄四人一齐发足追赶。过了好一阵，众人这才醒悟，从坟墓中跳出来的那人正是魔教的青翼蝠王。他穿了郑阳帮帮众的衣服，混在众尸首之中，闭住呼吸，假装死去，峨嵋群弟子不察，竟将他埋入沙坟。他艺高人胆大，当时却不发作，好在黄沙松软，在沙下屏息片时，也自无碍，直将众人作弄够了，这才突然破坟而出。

初时灭绝师太等四人并肩齐行，奔了大半个圈子，已然分出高低，变成二前二后。殷梨亭和灭绝师太在前，宋青书和静玄在后。可是那青翼蝠王轻功之高，当真世上无双，手中虽抱着一个男子，殷梨亭等又哪里追赶得上？

第二个圈将要兜完，宋青书猛地立定，叫道："赵灵珠师叔、贝锦仪师叔，请向离位包抄，丁敏君师叔、李明霞师叔，请向震位堵截……"

他随口呼喝，号令峨嵋派的三十多名弟子分占八卦方位。峨嵋众人正当群龙无首之际，听到他的号令之中自有一番威严，人人立即遵从。

这么一来，青翼蝠王韦一笑已无法顺利大兜圈子，纵声尖笑，将手中抱着那人向空中掷去，疾驰而逝。

灭绝师太伸手接住从空中落下的弟子，只听得韦一笑的声音隔着尘沙远远传来：“峨嵋派居然有这等人才，灭绝老尼了不起啊。”这几句话显是称赞宋青书的。灭绝师太脸一沉，看手中那名弟子时，只见他咽喉上鲜血淋漓，露出两排齿印，已然气绝。

众人围在她身旁，怆然不语。隔了良久，殷梨亭道：“曾听人说过，这青翼蝠王每次施展武功之后，必须饱吸一个活人的热血，果是所言不虚。只是可惜这位师弟……唉……”

灭绝师太又是惭愧，又是痛恨，她自接任掌门以来，峨嵋派从未受过如此重大的挫折，两名弟子接连被敌人吸血而死，但连敌人面目如何竟也没能瞧清。

她呆了半晌，瞪目问宋青书道：“我门下这许多弟子的名字，你怎地竟都知道？”宋青书道：“适才静玄师叔给弟子引见过了。”灭绝师太道：“嘿，入耳不忘！我峨嵋派哪有这样的人才？”

当日晚间歇宿，宋青书恭恭敬敬的走到灭绝师太跟前，行了一礼，说道：“前辈，晚辈有一不情之请相求。”灭绝师太冷冷的道：“既是不情之请，便不必开口了。”宋青书恭恭敬敬的行了一个礼，道：“是。”回到殷梨亭身旁坐下。

众人听到他向灭绝师太出言恳求，可是被拒绝，随即不再多言，都是好奇心起，不知他想求甚么事。丁敏君沉不住气，便过去问他：“宋兄弟，你想求我师父甚么事？”

宋青书道：“家父传授晚辈剑法之时，说道当世剑术通神，自以本门师祖为第一，其次便是峨嵋派掌门灭绝前辈。家父说道，武当和峨嵋剑法各有长短，例如本门这一招‘手挥五弦’，招式和贵派的‘轻罗小扇’大同小异。

但剑刃上劲力强了，出招时便不够轻灵活泼，难免及不上‘轻罗小扇’的挥洒自如。”他一面说，一面拔出长剑比划了两招，使那一招“轻罗小扇”时却有些不伦不类。

丁敏君笑道：“这一招不对。”接过他手中长剑，试给他看，说道：“我手腕还痛着，使不出力，但就是这么一个模样。”

宋青书大为叹服，说道：“家父常自言道，他自恨福薄，没能见到尊师的剑术。今日晚辈见到了丁师叔这招‘轻罗小扇’，当真是开了眼界。晚辈适才是想请师太指点几手，以解晚辈心中关于剑法上的几个疑团，但晚辈非贵派子弟，这些话原本不该出口。”

灭绝师太坐在远处，将他的话都听在耳里，听他说宋远桥推许自己为天下剑法第二，心中极是乐意。张三丰是当世武学中的泰山北斗，人人都是佩服的，她从未想过能盖过这位古今罕见的大宗师。但武当派大弟子居然认为她除张三丰外剑术最精，不自禁得颇感得意，眼见丁敏君比划这一招，精神劲力都只三四分火候，名震天下的峨嵋剑法岂仅如此而已？当下走近身去，一言不发的从丁敏君手中接过长剑，手齐鼻尖，轻轻一颤，剑尖嗡嗡连响，自右至左、又自左至右的连晃九下，快得异乎寻常，但每一晃却又都清清楚楚。

众弟子见师父施展如此精妙剑法，无不看得心中剧跳，掌心出汗。

殷梨亭大叫：“好剑法，好剑法！妙极！”

宋青书凝神屏气，暗暗心惊。他初时不过为向灭绝师太讨好，称赞一下峨嵋剑法，哪知她施将出来，实有难以想象的高妙，不由得衷心钦服，诚心诚意的向她讨教起来。宋青书问甚么，灭绝师太便教甚么，竟比传授本门弟子还要尽力。宋青书武学修为本高，人又聪明，每一句都问中了窍要。峨嵋群弟子围在两人之旁，见师父所施展的每一记剑招，无不精微奇奥，妙到巅毫，有的随师十余年，也未见师父显过如此神技。

张无忌与蛛儿站在人圈之外，均觉不便偷看峨嵋的剑术绝技。蛛儿忽向张无忌道：“阿牛哥，我若能学到青翼蝠王那样的轻功，真是死也甘心。”

张无忌道：“这些邪门功夫，学他作甚？殷六……殷六侠说，这韦一笑每施展一次武功，便须吸饮人血，那不是成了魔鬼么？”蛛儿道：“他武功好，便杀死峨嵋派的弟子，要是他轻功差了些，给老尼姑她们捉住，还不是一样给人杀死，只是不吸他的血而已。可是人都死了，吸不吸血又有甚么相干？名门正派，邪魔外道，又怎生不同了？”

张无忌一时无言可答，忽见人丛中飞起一柄明晃晃的长剑，直向天空。

原来宋青书和灭绝师太拆招，被她在第五招上使一招“黑沼灵狐”，将宋青书的长剑震上了天空。这一招是峨嵋派祖师郭襄为纪念当年杨过和她同到黑沼捕捉灵狐而创。

众人一齐抬头瞧着那柄长剑，突见东北角上十余里外一道黄焰冲天升起。殷梨亭叫道：“崆峒派遇敌，快去赴援。”这次六大派远赴西域围剿魔教，为了隐蔽行动，采取分进合击的方略，议定以六色火焰为联络信号，黄焰火箭是崆峒派的信号。

当下众人疾向火箭升起处奔去，但听得厮杀声大作，声音越来越是惨厉，不时传来一两声临死时的呼叫。待得驰到临近，各人都大吃一惊。眼前竟是一个大屠杀的修罗场，双方各有数百人参战，明月照耀之下，刀光剑影，人人均在舍死忘生的恶斗。

张无忌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大战的场面，但见刀剑飞舞，血肉横溅，情景惨不忍睹。他并不盼望魔教得胜，但也不愿殷六叔他们得胜，一面是父亲的一派，一面是母亲的一派，可是双方却在势不两立的恶斗，每一个人被杀，他都心中一凛，一阵难过。

殷梨亭一面观战，说道：“敌方是锐金、洪水、烈火三旗。嗯，崆峒派在这里，华山派到了，昆仑派也到了。我方三派会斗敌方三旗。青书，咱们也参战罢。”长剑在空中虚劈一招，嗡嗡作响。宋青书道：“且慢，六叔你瞧，那边尚有大批敌人，待机而动。”

张无忌顺着他手指向东方瞧去，果见战场数十丈外黑压压的站着三队人马，行列整齐，每队均有一百余人。战场中三派斗三旗，眼前是势均力敌的局面，但若魔教这三队投入战斗，崆峒、华山、昆仑三派势必大败，只是不知如何，这三队始终按兵不动。

灭绝师太和殷梨亭都暗暗心惊。殷梨亭问宋青书道：“这些人干么不动手？”宋青书摇头道：“想不通。”蛛儿突然冷笑道：“那有甚么想不通？再明白也没有了。”宋青书脸一红，默然不语。灭绝师太想要开口相询，但终于忍住。殷梨亭道：“还请姑娘指点。”

蛛儿道：“那三队人是天鹰教的。天鹰教虽是明教的旁支，但向来和五行旗不睦，你们若把五行旗杀光了，天鹰教反而会暗暗欢喜。殷天正说不定便能当上明教的教主啦。”

灭绝师太等登时恍然大悟。殷梨亭道：“多谢姑娘指点。”灭绝师太向蛛儿瞪了一眼，点了点头，心想：“金花婆婆武功不弱，想不到她一个小小徒儿，却也如此了得。”

这时峨嵋群弟子已先后到达，站在灭绝师太身后。静玄道：“宋少侠，说到布阵打仗，咱们谁也不及你，大伙儿都听你号令，但求杀敌，你不用客气。”宋青书道：“六叔，这个……这个……侄儿如何敢当？”

灭绝师太道：“这当儿还讲究甚么虚礼？发号令罢。”

宋青书眼见战场中情势急迫，昆仑派对战锐金旗颇占上风，华山和洪水斗得势均力敌，崆峒派却越来越感不支，给烈火旗围在垓心，大施屠戮，便道：“咱们分三路冲下去，一齐攻击锐金旗。师太领人从东面杀入，六叔领人从西面杀入，静玄师叔和晚辈等从南面杀入……”

静玄奇道：“昆仑派并不吃紧啊，我看倒是崆峒派十分危急。”宋青书道：“昆仑派已占上风，咱们再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当能一举而歼锐金旗，余下两旗便望风披靡。倘若去救援崆峒，杀了个难解难分，天鹰教来个渔翁得利，那便糟了。”静玄大是钦服，道：“宋少侠说得不错。”当即将群弟子分为三路。

蛛儿拉着张无忌的雪橇，道：“咱们走罢，在这儿没甚么好处。”说着转身便行。宋青书发足追上，横剑拦住，叫道：“姑娘休走。”蛛儿奇道：“你拦住我干么？”宋青书道：“姑娘来历甚奇，不能如此容你走开。”蛛儿冷笑道：“我来历奇便怎样？不奇又怎样？”

灭绝师太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时大开杀戒，将魔教人欢杀个干净，听得蛛儿和宋青书斗口，身形一晃，已欺近身去，伸手点了她背上、腰

间、腿上三处穴道。蛛儿和她武功相去太远。这一下全无招架之功，膝弯一软，倒在地下。

灭绝师太长剑挥动，喝道："今日大开杀戒，除灭妖邪。"和殷梨亭、静玄各率一队，直向锐金旗冲去。

昆仑派何太冲、班淑娴领着门人弟子对抗锐金旗本已颇占优势，峨嵋、武当两派一冲入，声势更是大盛。灭绝师太剑法凌厉绝伦，没一名明教的教众能挡得了她三剑，但见她高大的身形在人丛中穿来插去，东一刺，西一劈，瞬息间便有七名教众丧生在她长剑之下。

锐金旗掌旗使庄铮见情势不对，手挺狼牙棒抢上迎敌，才将灭绝师太挡住。十余招一过，灭绝师太展开峨嵋剑法，越打越快，竭力抢攻。但庄挣武艺甚精，一时竟和她斗了个旗鼓相当。这时殷梨亭、静玄、宋青书、何太冲、班淑娴等人放手大杀，锐金旗下虽也不乏高手，但如何敌得过峨嵋、昆仑、武当三派联手，顷刻间死伤惨重。

庄铮砰砰砰三棒，将灭绝师太向后逼退一步，跟着又是一棒，搂头盖脑的压将下来。灭绝师太长剑斜走，在狼牙棒上一点，使一招"顺水推舟"，要将他狼牙棒带开。哪知庄铮是明教中非同小可的人物，在武林中实可算得是一流高手，他天生膂力奇大，内外功俱臻上乘。这时狼牙棒上感到对方剑上内力，大喝一声，一股刚猛的臂力反弹出去，拍的一响，灭绝师太长剑断为三截。

灭绝师太兵刃断折，手臂酸麻，却不退开闪避，反手抽出背上负着的倚天剑，寒芒吞吐，电闪星飞，一招"铁锁横江"推送而上。庄铮猛觉手下一轻，狼牙棒生满尖齿的棒头已被倚天剑从中剖开，跟着半个头颅也被这柄锋利无匹的利剑削下。

锐金旗旗下诸人眼见掌旗使丧命，尽皆大声呼叫，红了眼不顾性命的狠斗，昆仑和峨嵋门下接连数人被杀。

洪水旗中一人叫道："庄旗使殉教归天，锐金、烈火两旗退走，洪水旗断后。"烈火旗阵中旗号一变，应命向西退却。但锐金旗众人竟是愈斗愈狠，谁也不退。

洪水旗中那人又高声叫道："洪水旗唐旗使有令，情势不利，锐金旗诸人速退，日后再为庄旗使报仇。"锐金旗中数人齐声叫道："请洪水旗速退，将来为我们报仇雪恨。锐金旗兄弟，人人和庄旗使同生共死。"

洪水旗中突然扬起黑旗，一人声如巨雷，叫道："锐金旗诸位兄弟，洪水旗决为你们复仇。"锐金旗中这时尚剩下七十余人，齐声叫道："多谢唐旗使。"只见洪水旗旗帜翻动，向西退走。华山、崆峒两派见敌人阵容严整，断后者二十余人手持金光闪闪的圆筒，不知有何古怪便也不敢追击。各人回过头来，向锐金旗夹攻。

这时情势已定，昆仑、峨嵋、武当、华山、崆峒五派围攻明教锐金旗，除了武当派只到了二人，其余四派都是精英尽出。锐金旗掌旗使已死，群龙无首，自然不是敌手，但旗下诸人竟然个个重义，视死如归，决意追随庄铮殉教。

殷梨亭杀了数名教众，颇觉胜之不武，大声叫道："魔教妖人听着：你们眼前只有死路一条，赶快抛下兵刃投降，饶你们不死。"那掌旗副使哈哈笑道："你把我明教教众忒也瞧得小了。庄大哥已死，我们岂愿再活？"殷梨亭叫道："昆仑、峨嵋、华山、崆峒诸派的朋友，大伙儿退后十步，让这批妖人投降。"各人纷纷后退。

灭绝师太却恨极了魔教，兀自挥剑狂杀。倚天剑剑锋到处，剑折刀断，肢残头飞。峨嵋派弟子见师父不退，已经退下了的又再抢上厮杀，变成了峨嵋派独斗锐金旗的局面。

明教锐金旗下教众尚有六十余人，武功了得的好手也有二十余人，在掌旗副使吴劲草率领下，与峨嵋派的三十余人相抗，以二敌一，原可稳占上风。

但灭绝师大的倚天剑实在太过锋锐，她剑招又是凌厉之极，青霜到处，所向披靡，霎时之间，又有七八人丧于剑下。

张无忌看得不忍，对蛛儿道："咱们走罢！"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哪知在她背心和腰间推拿几下，蛛儿只感一阵酸麻，穴道却解不开，才知灭绝师太内力浑厚，出手轻轻一点，劲力氢透穴道深处，他解法虽然对路，却非片刻之间所能奏功。

他叹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只见锐金旗数十人手中兵刃已尽数断折，一来四面昆仑、华山、崆峒诸派人众团团围住，二来教众也不想逃遁，各凭空手和峨嵋群弟子搏斗。

灭绝师太虽然痛恨魔教，但以她一派掌门之尊，不愿用兵刃屠杀赤手空拳之徒，左手手指连伸，脚下如行云流水般四下飘动，片刻之间，已将锐金旗的五十多人点住穴道。各人呆呆直立，无法动弹。旁观众人见灭绝师太显了这等高强身手，尽皆喝彩。

这时天将黎明，忽见天鹰教三队人众分自东南北三方影影绰绰的移近，走到十余丈外，便停步不动，显是远远在旁监视着，不即上前挑战。

蛛儿道："阿牛哥，咱们快走，要是落入了天鹰教手中，可糟糕得紧。"

张无忌心中对天鹰教却有一片难以形容的亲近之感。那是他母亲的教派，当想念母亲之时，往往便想："母亲是见不到了，几时能见外公和舅舅一面呢？"

这时天鹰教人众便在附近，只想看看外公舅舅是不是也在其间，实不愿便此离去。

宋青书上一步，对灭绝师太道："前辈，咱们快些处决了锐金旗，转头再对付天鹰教，兔有后顾之忧。"灭绝师太点点头。

东方朝日将升，朦朦胧胧的光芒射在灭绝师太高大的身形之上，照出长长的影子，威武之中，带着几分凄凉恐怖之感。她有心要挫折魔教的锐气，不愿就此一剑将他们杀了，厉声喝道："魔教的人听着：哪一个想活命的，只须出声求饶，便放你们走路。"

隔了半晌，只听得嘿嘿、哈哈、呵呵之声不绝，明教众人一齐大笑，声音响亮。

灭绝师太怒道："有甚么好笑？"锐金旗掌旗副使吴劲草朗声道："我们和庄大哥誓共生死，快快将我们杀了。"灭绝师太哼了一声，说道："好啊，这当儿还充英雄好汉！你想死得爽快，没这么容易。"长剑轻轻一颤，已将他的右臂斩了下来。

吴劲草哈哈一笑，神色自若，说道："明教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生死始终如一。老贼尼想要我们屈膝投降，趁早别妄想了。"

灭绝师太愈益愤怒，刷刷刷三剑，又斩下三名教众的手臂，问第五人道："你求不求饶？"那人骂道："放你老尼姑的狗臭屁！"

静玄闪身上前，手起一剑，斩断了那人右臂，叫道："让弟子来诛斩妖孽！"她连问数人，明教教众无一屈服。静玄杀得手也软了，回头道："师父，这些妖人刁顽得紧……"意下是向师父求情。灭绝师太全不理会，道："先把每个人的右臂斩了，若是倔强到底，再斩左臂。"静玄无奈，又斩了几人的手臂。

张无忌再也忍耐不住，从雪橇中一跃而起，拦在静玄身前，叫道："且住！"静玄一怔，退了一步。张无忌大声道："这般残忍凶狠，你不惭愧么？"

众人突然见到一个衣衫褴楼不堪的少年挺身而出，都是一怔，待得听到他质问静玄的这两句话理正词严，便是名派的名宿高手，也不禁为他的气势所慑。

静玄一声长笑，说道："邪魔歪道，人人得而诛之，有甚么残忍不残忍的？"张无忌道："这些人个个轻生重义，慷慨求死，实是铁铮铮的英雄好汉，怎么说是邪魔外道？"静玄道："他们魔教徒众难道还不是邪魔外道？

那个青翼蝠王吸血杀人，害死我师妹师弟，乃是你亲眼目睹，这不是妖邪，甚么才是妖邪？"

张无忌道："那青翼蝠王只杀二人，你们所杀之人已多了十倍。他用牙齿杀人，尊师用倚天剑杀人，一般的杀，有何善恶之分？"

静玄大怒，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将我师父与妖邪相提并论？"呼的一掌，往他面门击去，张无忌急忙闪身相避。静玄是峨嵋门下大弟子，武功已颇得师门真传，这一掌击他面门，实是虚招，待得张无忌一闪身，立时飞出左腿，一脚踢中他的胸口。

但听得砰嘭、喀喇两声，静玄左腿早断，身子向后飞出，摔在数丈之外。

原来张无忌胸口中了敌招，体内九阳神功自然而然的发生抗力，他招数之精固远远不及静玄，但九阳神功威力何等厉害，敌招劲力愈大，

反击愈重，静玄这一腿便如踢在自己身上一般。幸好静玄并没想伤他性命，这一腿只使了五成力，自己才没受厉害内伤。

张无忌歉然道：“真对不住！”抢上去欲扶。静玄怒道：“滚开，滚开！”

张无忌道：“是！”只得退开。峨嵋派两名女弟子忙奔过去扶起了大师姊。

旁观众人大都识得静玄，知道她是灭绝师太座下数一数二的好手，怎地如此不济，一招之间便给这破衫少年摔出数丈？若说徒负虚名，却又不然，适才她会斗锐金旗时剑法凌厉，那是人人见到的。难道人不可以貌相，这褴褛少年竟具绝世武功？

灭绝师太也是暗暗吃惊：“这少年到底是甚么路道？我擒获他多日，一直没留心于他，原来真人不露相，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便要将静玄如此震出，也是有所不能，当今之世，只怕唯有张三丰那老道，以百年的修为，才有这等能耐。”灭绝师太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虽然不敢小觑了张无忌，却也无半分畏惧之心，横着眼向他上上下下的打量。

这时张无忌正忙于替锐金旗的各人止血裹伤，手法熟练之极，伸指点了各人数处穴道，断臂处血流立时大减。旁观各人中自有不少疗伤点穴的好手，但他所使的手法却令人人自愧不如，至于他所点的奇穴，更是人所不知。掌旗副使吴劲草道：“多谢少侠仗义，请问高姓大名。”张无忌道：“在下姓曾，名阿牛。”

灭绝师太冷冷的道：“回过身来，好小子，接我三剑。”

张无忌道：“对不起，请师太稍候，救人要紧。”直到替最后一个断臂之人包扎好了伤口，这才回身，抱拳说道：“灭绝师太，我不是你的对手，更不想和你老人家动手，只盼你们两下罢斗，揭开了过去的怨仇。”他说到“两下罢斗”这四个字之时，辞意十分诚恳。他心中所想到的双方，正是已去世的父母，一边是父亲武当派的名门正派，一边是母亲天鹰教的邪魔外道。

灭绝师太道：“哈哈，凭你这臭小子一言，便要我们罢斗？你是武林至尊么？”张无忌心念一动，问道：“请问是武林至尊便怎样？”

灭绝师太道：“他便有屠龙刀在手，也得先跟我的倚天剑争个高下。当真成了武林至尊，那时候再来发号施令不迟。”峨嵋群弟子听师父出言讥刺张无忌，都笑了起来。别派中也颇有人附和讪笑。

以张无忌的身分年纪，说出“罢斗”的话来原是大大不配，他听得各人讥笑，登时面红耳赤，但忍不住说道：“你为甚么要杀死这许多人？每个人都有父母妻儿，你杀死了他们，他们家中孩儿便要伶仃孤苦，受人欺辱。你老人家是出家人，请大发慈悲罢。”他原本不擅词令，但想到自己身世，出言便即真挚。这几句话情辞恳切，众人听了都是心中一动。

灭绝师太脸色木然，冷冰冰的道：“好小子，我用得着你来教训么？你自负内力深厚，在这儿胡吹大气。好，你接得住我三掌，我便放了这些人走路。”

张无忌道：“我连你徒儿的一掌都躲不开，何况是师太？我不敢跟你比武，只求你慈悲为怀，体念上天好生之德。”

吴劲草大声叫道：“曾相公，不用跟这老贼尼多说。我们宁可个个死在老贼尼的手下，何必要她假作宽大。”

灭绝师太斜眼瞧着张无忌，问道：“你师父是谁？”

张无忌心想：“父亲、义父虽都教过我武功，却都不是我的师父。”说道：“我没师父。”此言一出，众人均是大感奇怪，本来心想他在一招之间震跌静玄，自是高人之徒，各人心中都还存着三分顾忌，哪知他竟说没有师父。武林中人最尊师道，不肯吐露师父姓名，那是常事，但决不敢有师而说无师，他说他没有师父，那便是真的没有师父了。

灭绝师太不再跟他多言，说道：“接招罢！”右手一伸，随随便便的拍了出去。

当此情势，张无忌不能不接，当下不敢大意，双掌并推，以两只手同时来接她一掌。不料灭绝师太手掌忽低，便像一尾滑溜无比，迅捷无伦的小鱼一般，从他双掌之下穿过，波的一响，拍在他的胸前。

张无忌一惊之下，护体的九阳神功自然发出，和对方拍来的掌力一挡，就在这两股巨大的内劲将触未撞、方遇未接之际。灭绝师太的掌力忽然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张无忌一呆，抬头看她时，猛地里胸口犹似受了铁锤的一击。

他立足不定，向后接连摔了两个筋斗，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委顿在地，便似一堆软泥。

灭绝师太的掌力如此忽吞忽吐，闪烁不定，引开敌人的内力，然后再行发力，实是内家武学中精奥之极的修为。旁观众人中武功深湛之士识得这一掌的妙处，都忍不住喝彩。

蛛儿大急，抢到张无忌身旁，伸手待去相扶，不料腿膝一麻，便又摔倒。

原来她虽得张无忌解穴，但血脉未曾行开，眼见他受伤，焦急之下，便即奔出相救，但过得片刻，终于站立不定，叫道：“阿牛哥，你……你……”

张无忌但觉胸口热血翻涌，摇了摇手，道：“死不了。”慢慢爬起身来。

只听得灭绝师太对三名女弟子道：“将一干妖人的右臂全部砍了。”那三名女弟子应道：“是！”挺剑走向锐金旗众人。张无忌忙道：“你……你说我受得你三掌，就要放他们走路，我……我挨过你一掌，还有……还有两掌。”

灭绝师太击了他一掌，已试出他的内功正大浑厚，绝非妖邪一路，甚至和自己所学颇有相似之处，又见他虽然袒护魔教教众，实则不是魔教中人，说道：“少年人别多管闲事，正邪之分，该当清清楚楚。适才这一掌，我只用了三分力道，你知道么？”

张无忌知她以一派掌门人之尊，自是不会虚言，她说只用三分力道，那便是真的只用三分，但不论余下的两掌如何难挨，总不能顾全自己性命，眼睁睁让锐金旗人众受她宰割，便道：“在下不自量力，再受……再受师太两掌。”

吴劲草大叫道：“曾相公，我们深感你的大德！你英雄仗义，人人感佩。余下两掌千万不可再挨。”

灭绝师太见蛛儿倒在张无忌身旁，嫌她碍手碍脚，左手袍袖一拂，已将她身子卷起，向后掷出。周芷若抢上一步接住，将她轻轻放在地下。蛛儿急道：“周姊姊，你快劝他别再挨那两掌，你的说话，他会听的。”周芷若奇道：“他怎会听我的话？”蛛儿道：“他心中很欢喜你，难道你不知道么？”

周芷若满脸通红，啐道：“哪有此事？”

只听灭绝师太朗声道：“你既要硬充英雄好汉，那是自己找死，须怪我不得。”右手一起，风声猎猎，直袭张无忌胸口。

张无忌这一次不敢伸手抵挡，身形侧过，意欲避开她掌力。灭绝师太右臂斜弯急转，手掌竟从绝不可能的弯角横将过来，拍的一声，已击中他背心。

他身子便如一捆稻草般，在空中平平的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下，动也不动的伏在沙里，似已毙命。灭绝师太这一招手法精妙无比，本来旁观众人都会喝彩，但各人对张无忌的侠义心肠均已忍不住暗中钦佩，见他惨遇不幸，只有惊呼叹息，竟没一人叫好。

蛛儿道：“周姊姊，求求你，快去瞧他伤得重不重。”周芷若一颗心突突跳动，听蛛儿求得恳切，原想过去瞧瞧，但众目睽睽之下，以她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如何敢去看视一个青年的伤势？何况伤他之人正是自己师父，这一过去，虽非公然反叛本门，究是对师父大大不敬，是以跨了一步，却又缩回。

这时天已大明，阳光灿烂，过了片刻，只见张无忌背脊一动，挣扎着慢慢坐起，但手肘撑高尺许，突然支持不住，一大口鲜血喷出，重新跌下，他昏昏沉沉，只盼一动也不动的躺着，但仍是记着尚有一掌未挨，救不得锐金旗众人的性命。

他深深吸一口气，终于硬生生坐起，但见他身子发颤，随时都能再度跌下，各人屏住了呼吸注视，四周虽有数百众人，但静得连一针落地都能听见。

便在这万籁俱寂的一刹那间，张无忌突然间记起了九阳真经中的几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在

幽谷中诵读这几句经文之时，始终不明其中之理，这时候猛地里想起，以灭绝师太之强横狠恶，自己决非其敌，照着九阳真经中要义，似乎不论敌人如何强猛、如何凶恶，尽可当他是清风拂山，明月映江，虽能加于我身，却不能有丝毫损伤。然则如何方能不损我身？经文下面说道：“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他想到此处，心下豁然有悟，盘膝坐下，依照经中所示的法门调息，只觉丹田中暖烘烘地、活泼泼地，真气流动，顷刻间便遍于四肢百骸。

那九阳神功的大威力，这时方才显现出来。他外伤虽重，呕血成升，但内力真气，竟是半点也没损耗。

灭绝师太见他运气疗伤，心下也不禁暗自讶异，这少年果是有非常之能。

她打张无忌的第一掌乃是“飘雪穿云掌”中的一招，第二掌更加厉害，是“截手九式”的第三式，这都是峨嵋派掌法中精华所在。第一掌她只出三分力，第二掌将力道加到七成，料想便算不能将他一掌毙命于当场，至少要叫他筋断骨折，全身萎瘫，再也动弹不得。哪知他俯伏半晌，便又坐起，实是大出她意料之外。依照武林中的比武惯例，灭绝师太原可不必等候他运息疗伤，但她自重身分，自不会在此时乘人之危，对一个后辈动手。

丁敏君大声大叫道：“喂，姓曾的，你若是不敢再接我师父第三掌，乘早给我滚得远远的。你在这儿养一辈子伤，我们也在这儿等你一辈子吗？”

周芷若细声细气的道：“丁师姊，让他多休息一会，那也碍不了事。”丁敏君怒道：“你……你也来袒护外人，是不是瞧着这小子……”她本来想说：“瞧着这小子英俊，对他有了意思啦。”但立即想到有各大门派不少知名之士在旁，这些粗俗的言语可不能出口，因此一句话没说完，便即住口。但她言下之意，旁人怎不明白？下面半句话虽然没说完，还是和说出口一般无异。

周芷若又羞又急，气得脸都白了，却不分辩，淡淡的道：“小妹只是顾念本门和师尊的威名，盼望别让旁人说一句闲话。”丁敏君愕道：“甚么闲话？”

周芷若道：“本门武功天下扬名，师父更是当世数一数二的前辈高人，自不会跟这种后生小子一般见识。只不过见他大胆狂妄，这才出手教训于他，难道真的会要了他的性命不成？本门侠义之名已垂之百年，师尊仁侠宽厚，谁不钦仰？这年轻人萤烛之光，如何能与日月争辉？便让他再去练一百年，也不能是咱们师尊的对手，多养一会儿伤，又算得甚么？”这一番话说得人人暗中点头。灭绝师太心下更喜，觉得这个小徒儿识得大体，在各派的高手之前替本门增添光彩。

张无忌体内真气一加流转，登时精神焕发，把周芷若的话句句听在耳里，知道她是在极力回护自己，又以言语先行扣住，使灭绝师太不便对自己痛下杀手，不由得心中感激，站起身来，说道：“师太，晚辈舍命陪君子，再挨你一掌。”

灭绝师太见他只这么盘膝一坐，立时便精神奕奕，暗道：“这小子的内力如此浑厚，当真邪门。”说道：“你只管出手击我，谁叫你挨打不还手？”

张无忌道：“晚辈这点儿粗陋功夫，连师太的衣角也碰不到半分，说甚么还手？”灭绝师太道：“你既有自知之明，那便乘早走开。少年人有这等骨气，也算难得。灭绝师太掌下素不饶人，今日对你破一破例。”

张无忌躬身道：“多谢前辈。这些锐金旗的大哥们你也都饶了么？”灭绝师太的长眉斜斜垂下，冷笑道：“我的法名叫作甚么？”张无忌道：“前辈的尊名是上‘灭’下‘绝’。”灭绝师太道：“你知道就好了。妖魔邪徒，我是要灭之绝之，决不留情，难道‘灭绝’两字，是白叫的么？”张无忌道：“既然如此，请前辈发第三掌。”

灭绝师太斜眼相睨，似这般顽强的少年，一生之中确是从未见过，她素来心冷，但突然间起了爱才之念，心想：“我第三掌一出，他非死不可。这人究非妖邪一流，年纪轻轻的如此送命，不免有些可惜！”微一沉吟，心意已决，第三掌要打在他丹田的要穴之上，运内力震荡他的丹田，使他立时闭气晕厥，待诛尽魔教锐金旗的妖人之后，再将他救醒。

她左袖一拂，第三掌正要击出，忽听得一人叫道：“灭绝师太，掌下留人！”这八个字的声音有如针尖一般的钻入各人耳中，人人觉得极不舒服。

只见西北角上一个白衫男子手摇折扇，穿过人群，走将过来，行路足下尘沙不起，便如是在水面上飘浮一般。这人白衫的左襟上绣着一只小小黑鹰，双翅展开。众人一看，便知他是天鹰教中的高手人物。原来天鹰教教众的法服和明教一般，也是白袍，只是明教教袍上绣一个红色火焰，天鹰教则绣一头黑鹰。

那人走到离灭绝师太三丈开外，拱手笑道：“师太请了，这第三掌嘛，便由区区代领如何？”灭绝师太道：“你是谁？”那人道：“在下姓殷，草字野王。”

他“殷野王”三字一出口，旁观众人登时起了哄。殷野王的名声，这二十年来在江湖上着实响亮，武林中人多说他武功之高，跟他父亲白眉鹰王殷天正实已差不了多少，他是天鹰教天微堂堂主，权位仅次于教主。

灭绝师太见这人不过四十来岁年纪，但一双眼睛犹如冷电，精光四射，气势慑人，倒也不能小觑于他，何况平时也颇听到他的名头，当下冷冷的道：“这小子是你甚么人，要你代接我这一掌？”

张无忌心中只叫：“他是我舅舅，是我舅舅。难道他认出我来了？”

殷野王哈哈一笑，道：“我跟他素不相识，只是见他年纪轻轻，骨头倒硬，颇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仁假义、沽名钓誉之徒。心中一喜，便想领教一下师太的功力如何？”最后一句话说得颇不客气，意下似乎全没将灭绝师太放在眼里。

灭绝师太却也并不动怒，对张无忌道：“小子，你倘若还想多活几年，这时候便走，还来得及。”张无忌道：“晚辈不敢贪生忘义。”灭绝师太点了点头，向殷野王道：“这小子还欠我一掌。咱们的帐一笔归一笔，回头不教阁下失望便是。”

殷野王嘿嘿一笑，说道：“灭绝师太，你有本事便打死这个少年。这少年若是活不了，我教你们人人死无葬身之地。”一说完，立时飘身而退，穿过人丛，喝道：“现身！”

突然之间，沙中涌出无数人头，每人身前支着一块盾牌，各持强弓，一排排的利箭对着众人。原来天鹰教教众在沙中挖掘地道，早将众人团团围住了。

众人全神注视灭绝师太和张无忌对掌，毫没分心，便是宋青书等有识之士，也只防备天鹰教教众突然奔前冲击，哪料得他们乘着沙土松软，竟然挖掘地道，冷不防占尽了周遭有利的地形。这么一来，人人脸上色变，眼见利箭上的箭头在日光下发出暗蓝光芒，显是喂有剧毒，只消殷野王一声令下，各派除了武功最高强的数人之外，其余的只怕都要性命难保。当地五派之中，论到资望年岁，均以灭绝师太为长，各人一齐望着她，听她号令。

灭绝师太的性子最是执拗不过，虽然眼见情势恶劣，竟是丝毫不为所动，对张无忌道：“小子，你只好怨自己命苦。”突然间全身骨骼中发出劈劈拍拍的轻微爆裂之声，炒豆般的响声未绝，右掌已向张无忌胸口击去。

这一掌是峨嵋的绝学，叫做“佛光普照”。任何掌法剑法总是连绵成套，多则数百招，最少也有三五式，但不论三式或是五式，定然每一式中再藏变化，一式抵得数招乃至十余招。可是这“佛光普照”的掌法便只一招，而且这一招也无其他变化，一招拍出，击向敌人胸口也好，背心也好，肩头也好，面门也好，招式平平淡淡，一成不变，其威力之生，全在于以峨嵋派九阳功作为根基。一掌既出，敌人挡无可挡，避无可避。当今峨嵋派中，除了灭绝师太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会使。她本来只想击中张无忌的丹田，将他击晕便罢，但殷野王出来一加威吓之后，她再手下留情，那便不是宽大，而是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了。因此这一招乃是使上了全力，丝毫不留余地。

张无忌见她手掌击出，骨骼先响，也知这一掌非同小可，自己生死存亡，便决于这顷刻之间，哪敢有些微怠忽？在这一瞬之间，只是记着“他自狠来他自恶，我只一口真气足”这两句经文，绝不想去如何出招抵御，但把一股真气汇聚胸腹。

猛听得砰然一声大响，灭绝师太已打中在他胸口。

旁观众人齐声惊呼，只道张无忌定然全身骨骼粉碎，说不定竟被这排山倒海般的一击将身子打成了两截。哪知一掌过去，张无忌脸露讶色，竟好端端的站着，灭绝师太却是脸如死灰，手掌微微发抖。

原来适才灭绝师太这一招“佛光普照”纯以峨嵋九阳功为基，偏生张无忌练的正是九阳神功。峨嵋九阳功乃当年郭襄听觉远背诵九阳真经后记得若干片段而化成，和原本的九阳神功相较，威力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两门内功威力有大小，本质却是一致，峨嵋九阳功一遇到九阳神功，犹如江河入海，又如水乳交融，登时无影无踪。灭绝师太击他的第一掌是“飘雪穿云掌”，第二掌是“截手九式”，均非九阳神功所属，是以击在张无忌身上，却能使他受伤呕血。

这中间的道理，当时却无一人能理会得，张无忌固然茫无所知，灭绝师太虽见识广博，也只道这小子内功深湛、自己伤他不得而已。是以圈子内外的数百人，除了灭绝师太自己，个个均以为她手下留情，有的以为她爱惜张无忌的骨气，有的以为她顾全大局，不愿五派在天鹰教的毒箭下伤亡惨重，更有的以为她胆小害怕，屈服于殷野王的威吓之下。

张无忌躬身一揖，说道：“多谢前辈掌底留情。”灭绝师太哼了一声，大是尴尬，若是上前再打，自己明明说过只击他三掌，倘若就此作罢，那更是向天鹰教屈服的奇耻大辱。

便在她这微一迟疑之间，殷野王哈哈大笑，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灭绝师太不愧为当世高人。”喝令：“撤去弓箭！”众教徒陡然间翻翻滚滚的退了开去，一排盾牌，一排弓箭，排列得极是整齐，看来这殷野王以兵法部勒教众，进退攻拒之际，颇具阵法。

灭绝师太脸上无光，却又如何能向众人分辩，说自己这一掌并非手下留情？各人明明见到她轻轻两掌，便将张无忌打得重伤，但给殷野王一吓之后，第三掌竟徒具威势，一点力道也没使上。她便竭力申辩，各人也不会相信，何况她向来高傲惯了的，岂肯去求人相信？当下狠狠的向张无忌瞪了一眼，朗声道：“殷野王，你要考较我的掌力，这就请过来。”

殷野王拱手道：“今日承师太之情，不敢再行得罪，咱们后会有期。”

灭绝师太左手一挥，不再言语，领了众弟子向西奔去。昆仑、华山、崆峒各派人众，以及殷梨亭、宋青书等跟随而去。

蛛儿双足尚自行走不得，急道：“阿牛哥，快带我走。”

张无忌却很想和殷野王说说几句话，道：“等一会。”迎着向殷野王走了过去，说道：“前辈援手大德，晚辈决不敢忘。”

殷野王拉着他的手，向他打量了一会，问道：“你姓曾？”

张无忌真想扑在他怀里，叫出声来：“舅舅，舅舅！”但终于强行忍住，双眼却不自禁的红了。

有道是：“见舅如见娘”，他父母双亡，殷野王是他十年多来第一次见到的亲人，如何不叫他心情激动？

殷野王见他眼色中显得对自己十分亲近，只道他感激自己救他性命，也不放在心上，眼光转到在地下的蛛儿，淡淡一笑，说道：“阿离，你好啊！”

蛛儿抬起头来，眼光中充满了怨毒，随即低头，过了一会，叫道：“爹！”

这个“爹”字一出口，张无忌大吃一惊，但心中念头迅速转动，顷刻间明白了许多事情：“原来蛛儿是舅舅的女儿，那么便是我的表妹了。她杀了二娘，累死了自己母亲，又说爹爹一见到便要杀她……哦，她使‘千蛛万毒手’戳伤殷无禄，想来这个家人跟着主人，也对她母女不好。殷无福、殷无寿虽然心中痛恨，却不能跟她动手，是以说了一句‘原来是三小姐’，便抱了殷无禄而去。”他回头瞧着蛛儿时，忽又想道：“怪不得我总觉得她举动像我妈妈，原来她和我血肉之亲，我妈是她的嫡亲姑母。”

只听殷野王冷笑道：“你还知道叫我一声爹，哼，我只道你跟了金花婆婆，便将天鹰教不瞧在眼里了。没出息的东西，跟你妈一模一样，练甚么‘千蛛万毒手’，哼，你找面镜子自己瞧瞧，我姓殷的家中有你这样的丑八怪？”

蛛儿本来吓得全身发颤，突然间转过头来，凝视父亲的脸，朗声道：“爹，你不提从前的事，我也不提。你既要说，我倒要问你，妈好好的嫁了你，你为甚么要另娶二娘？”

殷野王道：“这……这……死丫头，男子汉大丈夫，哪一个没有三妻四妾？你忤逆不孝，今日狡辩也是无用。甚么金花婆婆、银叶先生，天鹰教也没放在眼里。”回手一挥，对着殷无福、殷无寿两人道：“带了这丫头走。”

张无忌双手一拦，道：“且慢！殷……殷前辈，你要拿她怎样？”殷野王道：“这丫头是我的亲生逆女，她害死庶母，累死母亲，如此禽兽不如之人，怎能留于世间？”

张无忌道：“那时殷姑娘年幼，见母亲受人欺辱，一时不忿，做错了事，还望前辈念在父女之情，从轻责罚。”

殷野王仰天大笑，说道：“好小子，你究竟是哪一号的人物。甚么闲事都管。连我殷家的家事也要插手？你是‘武林至尊’不是？”

张无忌心下激动，真想便说：“我是你外甥，可不是外人。”但终究忍住了。

殷野王笑道：“小子，你今天的性命是捡来的，再这般多管江湖上的闲事，再有十条小命，也不够赔。”说着左手一摆。殷无福、殷无寿二人上前架起蛛儿，拉到殷野王身后。

张无忌知道蛛儿这一落入她父亲手中，性命多半无幸，情急之下，冲上去便要抢人。殷野王眉头一皱，左手陡地伸出，抓住他胸口轻轻往外一挥，张无忌身不由主，便如腾云驾雾般的直摔出去，砰的一声，重重摔在黄沙之中。他有九阳神功护体，自是不致受伤，但陷身沙内，眼耳口鼻之中塞满了沙子，难受之极。他不肯甘休，爬起来又抢上去。

殷野王冷笑道：“小子，第一下我手下留情，再来可不客气了。”张无忌恳求道：“她……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她小的时候你抱过她，亲过她，你饶了她罢。”

殷野王心念一动，回头瞧了蛛儿一眼，但见到她浮肿的脸，不由得厌恶之情大增，喝道：“走开！”张无忌反而走上一步，便想抢人。蛛儿叫道：“阿牛哥，你别理我，我永远记得你待我的好处。你快走开，你打不过我爹爹的。”

便在这时，黄沙中突然间钻出一个青袍人来，双手一长，已抓住殷无福、殷无寿两人的后领，跟着并臂一合，两人额头对额头猛撞一下，登时晕去。

那人抱起蛛儿，疾驰而去。

殷野王怒喝：“韦蝠王，你也来多管闲事？”

青翼蝠王韦一笑纵声长笑，抱着蛛儿向前急驰，他名叫“一笑”，这笑声却是连绵不绝，何止百笑千笑？殷野王和张无忌一齐发足急追。

这一次韦一笑不再大兜圈子，径向西南方飘行。这人身法之快，实是匪夷所思，殷野王内力深厚，轻功了得，张无忌体内真气流转，更是越奔越快，但韦一笑快得更加厉害。眼见初时和他相距数丈，到后来变成十余丈、二十余丈、三十余丈……终于人影不见。

殷野王怒极而笑，见张无忌始终和自己并肩疾奔，半步也没落后，心下暗自惊异，这时明知已无法追上韦一笑，却要考一考这少年的脚力，足底加劲，身子如筋离弦，激射而出，却见他不即不离，仍是和自己并肩而行，忽听他说道：“殷前辈，这青翼蝠王奔跑虽快，未必长力也够，咱们跟他死缠到底。”

殷野王吃了一惊，立时停步，自忖：“我施展如此的轻功，已是竭尽平生之力，别说开口说话，便是换错了一口气也不成。这小子随口说话，居然足下丝毫不慢，那是甚么功夫？”他陡然间停步，张无忌一窜已在数丈之外，忙转身回头，退回到殷野王身旁，听他示下。

殷野王道：“曾兄弟，你师父是谁？”张无忌忙道：“不，不！你千万不能叫我兄弟，我是你晚辈，你老人家叫我‘阿牛’便了，我没师父。”殷野王心念一动：“这小子的武功如此怪异，留着大是祸胎，不如出奇不意，一掌打死了他。”

便在此时，忽听得几下极尖锐的海螺声远远传来，正是天鹰教有警的讯号。殷野王眉头一皱，心想："定是洪水、烈火各旗怪我不救锐金旗，又起了乱子。倘若一掌打不死这小子，这时候却没有功夫跟他缠斗。不如借刀杀人，让他去送命在韦一笑手里。"便道："天鹰教遇上了敌人，我须得赶回应付，你独自去找韦一笑罢。这人凶恶阴险，待得遇上了，你须先下手为强。"

张无忌道："我本领低微，怎打得过他？你们有甚么敌人来攻？"殷野王侧耳听了一下号角，道："果然是明教的洪水、烈火、厚土三旗都到了。"

张无忌道："大家都是明教一脉，又何必自相残杀？"

殷野王脸一沉，道："小孩子懂得甚么？又来多管闲事！"转身向来路奔回。

张无忌心想："蛛儿落入了大恶魔韦一笑手中，倘若给他在咽喉上咬了一口，吸起血来，哪里还有命在？"想到此处，更是着急，当即吸一口真气，发足便奔。好在韦一笑轻功虽佳，手上抱了一个人后，总不能踏沙无痕，沙漠之中还是留下了一条足迹。张无忌打定了主意："他休息，我不休息，他睡觉，我不睡觉，奔跑三日三夜，好歹也追上了他。"

可是在烈日之下，黄沙之中，奔跑三日三夜当真是谈何容易，他奔到傍晚，已是口干唇燥，全身汗如雨下。但说也奇怪，脚下却毫不疲累，积蓄了数年的九阳神功一点一滴的发挥出来，越是使力，越是精神奕奕。

他在一处泉水中饱饱的喝了一肚子水，足不停步，循着韦一笑的足印奔跑。

奔到半夜，眼见月在中天，张无忌忽地恐惧起来，只怕突然之间，蛛儿被吸干了血的尸体在眼前出现。就在这时，隐隐听得身后似有足步之声，他回头一看，却没有人。他不敢耽搁，发足又跑，但背后的脚步声立时跟着出现。

他心中大奇，回头再看，仍是无人，仔细一看，沙漠中明明有三道足迹，一道是韦一笑的，一道是自己的，另一道却是谁的？再回过头来，身前只韦一笑的一道足迹。那么有人在跟踪自己，定然无疑的了，怎么总是瞧不见他，难道这人有隐身术不成？

他满腹疑团，拔足又跑，身后的足步声又即响起。

张无忌叫道："是谁？"身后一个声音道："是谁？"张无忌大吃一惊，喝道："你是人是鬼？"那声音也道："你是人是鬼？"

张无忌急速转过身来，这一次看到了身后那人在地下的一点影子，才知是个身法奇快之人躲在自己背后，叫道："你跟着我干么？"那人道："我跟着你干么？"张无忌笑道，"我怎么知道？这才问你啊。"那人道："我怎么知道？这才问你啊。"

张无忌见这人似乎并无多大恶意，否则他在自己身后跟了这么久，随便甚么时候一出手，都能致自己死命，便道："你叫甚么名字？"那人道："说不得。"张无忌道："为甚么说不得？"那人道："说不得就是说不得，还有甚么道理好讲。你叫甚么名字？"张无忌道："我……我叫曾阿牛。"那人道："你半夜三更的狂奔乱跑，在干甚么？"

张无忌知道这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异人，便道："我一个朋友给青翼蝠王捉了去，我要去救回来。"那人道："你救不回来的。"张无忌道："为甚么？"那人道："青翼蝠王的武功比你强，你打他不过。"张无忌道："打他不过也要打。"

那人道："很好，有志气。你朋友是个姑娘么？"张无忌道："是的，你怎知道？"那人道："要不是姑娘，少年人怎会甘心拼命。很美罢？"张无忌道："丑得很！"那人道："你自己呢，丑不丑？"张无忌道："你到我面前，就看到了。"那人道："我不要看，那姑娘会武功么？"张无忌道："会的，是天鹰教殷野王前辈的女儿，曾跟灵蛇岛金花婆婆学武。"那人道："不用追了，韦一笑捉到了她，一定不肯放。"张无忌："为甚么？"

那人哼了一声，道："你是个傻瓜，不会用脑子。殷野王是殷天正的甚么人？"张无忌道："他们两位是父子之亲。"那人道："白眉鹰王和青翼蝠王的武功谁高？"张无忌道："我不知道。请问前辈，是谁高啊？"那人道："各有所长。两人谁的势力大些？"张无忌道："鹰王是天鹰教教主，想必是势力大些。"那人道："不错。因此韦一笑捉了殷天正的孙女，那是奇货可居，不肯就还的，他想要挟殷天正就范。"

张无忌摇头道："只怕做不到，殷野王前辈一心一意想杀了他自己的女儿。"那人奇道："为甚么啊？"张无忌于是将蛛儿杀父亲爱妾、累死亲母之事简略说了。

那人听完后，啧啧赞道："了不起，了不起，当真是美质良材。"张无忌奇道："甚么美质良材？"那人道："小小年纪，就会杀死庶母、害死母亲，再加上灵蛇岛金花婆婆的一番调教，当真是我见犹怜。韦一笑要收她作个徒儿。"张无忌吃了一惊，问道："你怎知道？"那人道："韦一笑是我好朋友，我自然明白他的心性。"

张无忌一呆之下，大叫一声："糟糕！"发足便奔。那人仍是紧紧的跟在他背后。

张无忌一面奔跑，一面问道："你为甚么跟着我？"那人道："我好奇心起，要瞧瞧热闹。你还追韦一笑干么？"张无忌怒道："蛛儿已经有些邪气，我决计不许她再拜韦一笑为师。倘若她也学成一个吸饮人血的恶魔，那怎生是好？"

那人道："你很喜欢蛛儿么？为甚么这般关心她？"张无忌叹了一口气，道："我也不知道欢不欢喜她，不过她……她有点儿像我妈妈。"那人道："嗯，原来你妈妈也是个丑八怪，想来你也好看不了。"张无忌急道："我妈妈很好看的，你别胡说八道。"

那人道："可惜，可惜！"张无忌道："可惜甚么？"那人道："你这少年有肝胆，有血性，着实不错，可惜转眼便是一具给吸干了鲜血的僵尸。"

张无忌心念一动："他的话确也不错，我就算追上了韦一笑，又怎能救得蛛儿，也不过是白白饶上自己的性命而已。"说道："前辈，你帮帮我，成不成？"那人道："不成。一来韦一笑是我好朋友，二来我也打不过他。"

张无忌道："韦一笑既是你好朋友，你怎地不劝劝他？"那人道："劝有甚么用？韦一笑自己又不想吸饮人血，他是迫不得已的。实是痛苦难当。"

张无忌奇道："迫不得已？哪有此事？"

那人道："韦一笑练内功时走火，自此每次激引内力，必须饮一次人血，否则全身寒战，立时冻死。"张无忌沉吟道："那是三阴脉络受损么？"

那人奇道："咦，你怎么知道？"张无忌道："我只是猜测，不知对不对。"那人道："我曾三入长白山，想替他找一头火蟾，治疗此病，但三次都是徒劳无功。第一次还见到了火蟾，差着两丈没捉到，第二次第三次连火蟾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待眼前的难关过了之后，我总还得再去一次。"张无忌道："我同你一起去，好不好？"那人道："嗯，你的内力倒够，就是轻功太差。简直没半点火候，到那时再说罢。喂，我问你，干么你要去帮忙捉火蟾？"

张无忌道："倘若捉到了，不但治好韦一笑的病，也救了很多人，那时候他不用再吸人血了。啊，前辈，他奔跑了这么久，激引内力，是不是迫不得已，只好吸蛛儿的血呢？"

那人一呆，说道："这倒说不定。他虽然想收蛛儿为徒，但是打起寒战来，自己血液要凝结成冰，那时候啊，只怕便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张无忌越想越是害怕，舍命狂奔。那人忽道："咦，你后面是甚么？"

张无忌回过头来想看，突然间眼前一黑，全身已被一只极大的套子套住，跟着身子悬空，似乎是处身在一只布袋之中，被那人提了起来。他忙伸手去撕布袋，岂知那布袋非绸非革，坚韧异常，摸上去布纹宛然，显是粗布所制，但撕上去却纹丝不动。

那人提起袋子往地下一掷，哈哈大笑，说道："你能钻出我的布袋，算你本事。"张无忌运起内力，双手往外猛推，但那袋子软软的绝不受力。他提起右脚，用力一脚踢出，波的一声闷响，那袋子微微向外一凸，不论他如何拉推扯撕，翻滚顶撞，这只布袋总是死样活气的不受力

道。那人笑道：“你服了么？”

张无忌道：“服了！”

那人拍的一下，隔着袋子在他屁股上打了一记，笑道：“小子，乖乖的在我的乾坤一气袋中别动，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

你开口说一句话，给人知觉了，我可救不得你。”张无忌道：“你带我到哪里去？”那人道：“你已落入我乾坤一气袋中，我要取你小命，你逃得了么？你只要不动不作声，总有你的好处。”张无忌一想这话倒也不错，当下便不挣扎。

那人道：“你能钻进我的布袋，是你的福缘。”提起布袋往肩头上一掮，拔足便奔。

张无忌道：“蛛儿怎么办啊？”那人道：“我怎知道？你再罗唆一声，我把你从布袋里抖了出来。”张无忌心想：“你把我抖出来，正是求之不得。”

嘴里却不敢答话，只觉那人脚下迅速之极。

那人走了几个时辰，张无忌在布袋中觉得渐渐热了起来，知道已是白天，太阳晒在袋上，过了一会，只觉那人越走越高，似在上山。这一上山，又走了两个多时辰，张无忌这时身上已颇有寒意，心想：“多半是到了极高的山上，峰顶积雪，因此这么冷。”突然之间，身子飞了起来，他大吃一惊，忍不住叫出声来。

他叫声未绝，只觉身子一顿，那人已然着地，张无忌这才明白，原来适才那人是带了自己纵跃了一下，心想身处之地多半是极高山峰上的危崖绝壁，那人背负了自己如此跳跃，山岩积了冰雪，甚是滑溜，倘若一个失足，岂不两人都一齐粉身碎骨？心中刚想到此处，那人又已跃起。这人不断的跳跃，忽高忽低，忽近忽远，张无忌虽在布袋之中，见不到半点光亮，也猜得到当地的地势必定险峻异常。



十九　祸起萧墙破金汤

张无忌被那人带着又一次高高跃起，忽听得远处有人叫道："说不得，怎么到这时候才来？"负着张无忌的那人道："路上遇到了一点小事。韦一笑到了么？"远处那人道："没见啊！真奇怪，连他也会迟到。说不得，你见到他没有？"一面问，一面走近。

张无忌暗自奇怪："原来这个人就叫'说不得'，无怪我问他叫甚么名字，他说是'说不得'，再问他为甚么说不得，他说道'说不得就是说不得，哪有甚么道理好讲。'怎么一个人会取这样一个怪名？"又想："原来他和韦一笑约好了在此相会，不知蛛儿是否无恙？他是韦一笑的好朋友，不知要如何对付我？"

只听说不得道："铁冠道兄，咱们找找韦兄去，我怕他出了甚么乱子。"

铁冠道人道："青翼蝠王机警聪明，武功卓绝，会有甚么乱子。"

说不得道："我总觉得有些不对。"

忽听得一个声音从底下山谷中传了上来，叫着："说不得臭和尚，铁冠老杂毛，快来帮个忙，糟糕之极了，糟糕之极了。"

说不得和铁冠道人齐声惊道："是周颠，他甚么事情糟糕？"说不得又道："他好像受了伤，怎他说话中气如此弱？"不等铁冠道人答话，背了张无忌便往下跃去。铁冠道人跟在后面，忽道："啊！周颠负着甚么人？是韦一笑！"

说不得道："周颠休慌，我们来助你了。"周颠叫道："慌你妈的屁，我慌甚么？吸血蝙蝠的老命要归天！"说不得惊道："韦兄怎么啦，受了甚么伤？"说着加快脚步。

张无忌身在袋中，更加腾云驾雾一般，忍不往低声道："前辈，你暂且放下我，下去救人要紧。"说不得突然提起袋子，在空中转了三个圈子，张无忌大吃一惊，若他一脱手，将布袋掷了出去，后果当真不堪设想。

只听说不得沉着嗓子道："小子，我跟你说，我是'布袋和尚说不得'，后面那人是铁冠道人张中，下面说话的是周颠。我们三个，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谦，彭莹玉彭和尚，是明教的五散人。你知道明教么？"张无忌道："知道。原来大师也是明教中人。"说不得道："我和冷谦不大爱杀人，铁冠道人、周颠、彭和尚他们.却是素来杀人不眨眼的。他们倘若知道你藏在我这乾坤一气袋中，随随便便的给你一下子，你就变成一团肉泥。"张无忌道："我又没得罪贵教，为甚么……"说不得道："铁冠道人他们杀人，还要问得罪不得罪吗？从此之后，你若想活命，不得再在我袋中说出一个字来，知道么？"张无忌点了点头。说不得道："你怎么不回答？"张无忌道："你不许我说出一个字来。"说不得微微一笑，道："你知道就好……啊，韦兄怎么了？"

最后一句话，却是跟周颠说的，只听周颠哑着嗓子道："他……他……

糟之透顶，糕之透顶。"说不得道："嗯，韦兄心口还有一丝暖气，周颠，是你救他来的？"周颠道："废话，难道是他救我来的？"铁冠道人道："周颠，你受了甚么伤？"

周颠道："我见吸血蝙蝠僵在路旁，冻得气都快没有了，不合强盗发善心，运气助他，哪知吸血蝙蝠身上的阴毒当真厉害，就是这么一回事。"

说不得道："周颠，你这一次当真是做了好事。"周颠道："甚么好事坏事，吸血蝙蝠此人又阴毒又古怪，我平素瞧着最不顺眼，不过这一次他做的事很合周颠的胃口，周颠便救他一救。哪知道没救到吸血蝙蝠，寒毒入体，反要赔上周颠一条老命。"铁冠道人惊道："你伤得这般厉害？"周颠道："报应，报应。吸血蝙蝠和周颠生平不做好事，哪知一做好事便横祸临头。"

说不得道："韦兄做了甚么好事？"

周颠道："他激引内毒，阴寒发作，本来只须吸饮人血，便能抑制。他身旁明明有一个女娃子，可是他宁愿自己送命，也不吸她的血。周颠一见之下，说道：'啊哟不对，吸血蝙蝠既然倒行逆施，周颠也只好胡作非为一下，要救他一救。'"

张无忌听得韦一笑没吸饮蛛儿的血，一喜非同小可。说不得反手在布袋外一拍，问道："那女娃子是谁？"周颠道："我也这般问吸血蝙蝠。他说这是白眉老儿的孙女，他说眼前明教有难，大伙儿需当齐心合力，因此万万不能吸她的血。"说不得和铁冠道人一齐鼓掌，说道："正该如此。白鹰、青蝠两王携手。明教便声势大振了。"

说不得将韦一笑身子接了过来，惊道，"他全身冰冷，那怎么办？"周颠道："是啊，我说你们快活得太早了，吸血蝙蝠这条老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一只死蝙蝠和白眉鹰王携手，于明教有甚么好处？"铁冠道人道："你们在这儿等一会，我下山去找个活人来，让韦兄饱饮一顿人血。"说罢纵身便欲下山。

周颠叫道："且慢！铁冠杂毛，这儿如此荒凉，等你找到了人，韦一笑早就变成韦不笑。死尸倘若会笑，那就可怕得很了。说不得，你布袋中那个小子，拿出来给韦兄吃了罢。"张无忌一惊："原来他们早瞧出我藏身布袋之中。"

说不得道："不成！这个人于本教有恩，韦兄若是吃了他，五行旗非跟韦兄拚老命不可。"于是将张无忌如何身受灭绝师太三掌重击、救活锐金旗数十人的事简略说了，又道："这么一来，五行旗还不死心塌地的服了这个小子么？"

铁冠道人问道："你把他装在袋中，奇货可居，想收服五行旗么？"

说不得道："说不得，说不得！总而言之，本教四分五裂，眼前大难临头，天鹰教远来相助，偏又跟五行旗的人算起旧帐来，打了个落花流水。咱们总得携手一致，才免覆灭。袋中这人有利于本教诸路人马携手，那是决然无疑的。"

他说到这里，伸右手贴在韦一笑的后心"灵台穴"上，运气助他抵御寒毒。周颠叹道："说不得，你为朋友卖命，那是没得说的，可是你小心自己的老命。"铁冠道人道："我也来相助一臂之力。"伸右手和说不得的左掌相接。两股内力同时冲入韦一笑体内。

过了一顿饭时分，韦一笑低低呻吟一声，醒了过来，但牙关仍是不住相击，显然冷得厉害，颤声道："周颠、铁冠道兄，多谢你两位相救。"他对说不得却不言谢，他两人是过命的交情，口头的道谢反而显得多余。铁冠道人功力深湛，但被韦一笑体内的阴毒逼了过来，奋力相抗，一时说不出话来。

说不得也是如此。

忽听得东面山峰上飘下铮铮的几下琴声，中间挟着一声清啸，周颠道："冷面先生和彭和尚寻过来啦。"提高声音叫道："冷面先生，彭和尚，有人受了伤，还是你们滚过来罢！"那边琴声铮的一响，示意已经听到。

彭和尚却问："谁…受…了…伤…啦……"声音远远传来，山谷鸣响。

跟着又问："到底是谁受了伤？说不得没事罢？铁冠兄呢？周颠，你怎么说话中气不足？"他问一句，人便跃近数丈，待得问完，已到了近处，惊道："啊哟，是韦一笑受了伤。"周颠道："你慌慌张张，老是先天下之急而急。

冷面兄，你来给想个法子。"最后那句话，却是向冷面先生冷谦说的。冷谦嗯了一声，并不答话，他知彭和尚定要细问端详，自己大可省些精神。果然彭和尚一连串问话连珠价迸将出来，周颠说话偏又颠三倒四，待得说完经过，说不得和铁冠道人也已运气完毕。彭和尚与冷谦运起内力，分别为韦一笑、周颠驱除寒毒。

待得韦周二人元气略复。彭和尚道："我从东北方来，得悉少林派掌门空闻亲率师弟空智、空性，以及诸代弟子百余人，正赶来光明顶，参与围攻我教。"

冷谦道："正东，武当五侠！"他说话极是简洁，便是杀了他头也不肯多说半句废话，他说这六个字，意思是说："正东方有武当五侠来攻。"至于武当五侠是谁，反正大家都知是宋远桥、俞莲舟、张松溪、殷梨亭和莫声谷，那也不必多费唇舌。

彭和尚道："六派分进合击，渐渐合围。五行旗接了数仗，情势很不利，眼前之计，咱们只有先上光明顶去。"周颠怒道："放你妈的狗臭屁！杨逍那小子不来求咱们，五散人便挨上门去吗？"彭和尚道："周颠，倘若六派攻破光明顶，灭了圣火，咱们还能做人吗？杨逍得罪五散人当然不对，但咱们助守光明顶，却非为了杨逍，而是为了明教。"说不得也道："彭和尚的话不错。杨逍虽然无礼，但护教事大，私怨事小。"

周颠骂道："放屁，放屁！两个秃驴一齐放屁，臭不可当。铁冠道人，杨逍当年打碎你的左肩，你还记得吗？"铁冠道人沉吟了半晌，才道："护教御敌，乃是大事。杨逍的帐，待退了外敌再算。那时咱们五散人联手，不怕这小子不低头。"

周颠"哼"了一声，道："冷谦，你怎么说？"冷谦道："同去！"周颠道："你也向杨逍屈服？当时咱们立过重誓，说明教之事，咱们五散人决计从此袖手不理。难道从前说过的话都是放屁么？"冷谦道："都是放屁！"

周颠大怒，霍地站起，道："你们都放屁，我可说的是人话。"铁冠道人道："事不宜迟，快上光明顶罢！"彭和尚劝周颠道："颠兄，当年大家为了争立教主之事，翻脸成仇，杨逍固然心胸狭窄，但细想起来，五散人也有不是之处……"周颠怒道："胡说八道，咱们五散人谁也不想当教主，又有甚么错了？"

说不得道："本教过去的是是非非，便再争他一年半载，也无法分辩明白。周颠，我问你，你是明尊火圣座下的弟子不是？"周颠道："那还有甚么不是的？"说不得道："今日本教大难当头，咱们倘若袖手不顾，死后见不得明尊和阳教主。你要是怕了六大派，那就休去。咱们在光明顶上战死殉教，你来收我们的骸骨罢！"

周颠跳起身来，一掌便往说不得脸上打去，骂道："放屁！"只听得拍的一声响，说不得已重重挨了一掌。他慢慢张口，吐出几枚被打落的牙齿，一言不发，但见他半边面颊由白变红，再由红变瘀，肿起老高。

彭和尚等人大吃一惊，周颠更是呆了。要知说不得的武功和周颠乃在伯仲之间，周颠随手一掌，他或是招架，或是闪避，无论如何打他不中，哪知他听由挨打，竟在这一掌之下受伤不轻，周颠好生过意不去，叫道："说不得，你打还我啊，不打还我，你就不是人。"说不得淡淡一笑，道："我有气力，留着去打敌人，打自己人干么？"

周颠大怒，提起手掌，重重在自己脸上打了一掌，波的一声，也吐出了几枚牙齿。

彭和尚惊道："周颠，你捣甚么鬼？"周颠怒道："我不该打了说不得，叫他打还，他又不打，我只好自己动手。"说不得道："周颠，你我情若兄弟，我们四人便要去战死在光明顶上。生死永别，你打我一掌，算得甚么？"

周颠心中激动，放声大哭，说道："我也去光明顶。杨逍的旧帐，暂且不跟他算了。"彭和尚大喜，说道："这才是好兄弟呢。"

张无忌身在袋中，五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心想："这五人武功极高，那是不必说的，难得的是大家义气深重。明教之中高人当真不少。难道个个都是邪魔外道么？"正自思量，忽觉身子移动，想是说不得又负了自己，直上光明顶去。他得悉蛛儿无恙，心中已无挂虑，所关怀者，只是武林六大门派围攻明教，不知如何了局；又想上到光明顶后，当可遇到幼时小友杨不悔，她长大之后，不知是否还认得自己。

一行人又行了一日一夜，每过几个时辰，说不得便解开袋上一道缝，让张无忌透透气，又将袋口紧紧缚上。到了次日午后，张无忌忽觉布袋是在着地拖拉，初时不明其理，后来自己的脑袋稍稍一抬，额头便在一块岩石上重重碰了一下，好不疼痛，这才明白，原来各人是在山腹的隧道中行走。隧道中寒气舒重，透气也不大顺畅，直行了大半个时辰，这才钻出山腹，又向上升。但上升不久，又钻入了隧道。前后一共过了五个隧道，才听周颠叫道："杨逍，吸血蝙蝠和五散人来找你啦！"

过了半晌，听得前面一人说道："真想不到蝠王和五散人大驾光临，杨逍没能远迎，还望恕罪。"周颠道："你假惺惺作甚？你肚中定在暗骂，五散人说话有如放屁，说过永远不上光明顶，永远不理明教之事，今日却又自己送上门来。"杨逍道："六大派四面围攻，小弟孤掌难

鸣，正自忧愁。今得蝠王和五散人瞧在明尊面上，仗义相助，实是本教之福。”周颠道：“你知道就好啦。”当下杨逍请五散人入内，童儿送上茶水酒饭。

突然之间，那童儿“啊”的一声惨呼。张无忌身在袋中，也觉毛骨惊然，不知是何缘故，过了好一会，却听韦一笑说道：“杨左使，伤了你一个童儿，韦一笑以后当图报答。”他说话时精神饱满，和先前的气息奄奄大不相同。

张无忌心中一凛：“他吸了这童儿的热血，自己的寒毒便抑制住了。”听杨逍淡淡的道：“咱们之间，还说甚么报答不报答？蝠王上得光明顶来，便是瞧得起我。”

这七人个个是明教中的顶儿尖儿的高手，虽然眼下大敌当前，但七人一旦相聚，均是精神一振。食用酒饭后，便即商议御敌之计。说不得将布袋放在脚边，张无忌又饥又渴，却记着说不得的吩咐，不敢稍有动弹作声。

七人商议了一会儿。彭和尚道：“光明右使和紫衫龙王不知去向，金毛狮王存亡难卜，这三位是不必说了。眼前最不幸的事，是五行旗和天鹰教的梁子越结越深，前几日大斗一场，双方死伤均重。倘若他们也能到光明顶上，携手抗敌，别说六大派围攻，便是十二派、十八派，明教也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说不得在布袋上轻轻踢了一脚，说道：“袋中这个小子，和天鹰教颇有渊源，最近又于五行旗有恩，将来或能着落在这小子身上，调处双方嫌隙。”

韦一笑冷冷的道：“教主的位子一日不定，本教的纷争一日不解，凭他有天大的本事，这嫌隙总是不能调处。杨左使，在下要问你一句，退敌之后，你拥何人为主？”杨逍淡淡的道：“圣火令归谁所有，我便拥谁为教主。这是本教的祖规，你又问我作甚？”韦一笑道：“圣火令失落已近百年，难道圣火令不出，明教便一日没有教主？六大门派所以胆敢围攻光明顶，没将本教瞧在眼里，还不是因为知道本教乏人统属、内部四分五裂之故。”

说不得道：“韦兄这话是不错的。我布袋和尚既非殷派，亦非韦派，是谁做教主都好，总之要有个教主。就算没教主，有 个副教主也好啊，号令不齐，如何抵御外侮？”铁冠道人道：“说不得之言，正获我心。”

杨逍变色道：“各位上光明顶来，是助我御敌呢，还是来跟我为难？”

周颠哈哈大笑，道：“杨逍，你不愿推选教主，这用心难道我周颠不知道么？明教没有教主，便以你光明左使为尊。哼哼，可是啊，你职位虽然最高，旁人不听你的号令，又有何用？你调得动五行旗么？四大护教法王肯服你指挥么？我们五散人更是闲云野鹤，没当你光明左使者是甚么东西！”

杨逍霍地站起，冷冷的道：“今日外敌相犯，杨逍无暇和各位作此口舌之争，各位若是对明教存亡甘愿袖手旁观，便请下光明顶去罢！杨逍只要不死，日后再图一一奉访。”

彭和尚劝道：“杨左使，你也不必动怒。六大派围攻明教，凡是本教弟子，人人护教有责，又不是你一个人之事。”

杨逍冷笑道：“只怕本教却有人盼望杨逍给六大派宰了，好拔去了这口眼中之钉。”

周颠道：“你说的是谁？”杨逍道：“各人心中明白，何用多言？”周颠怒道：“你是说我吗？”杨逍眼望他处，不予理睬。

彭和尚见周颠眼中放出异光，似乎便欲起身和杨逍动手，忙劝道：“古人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咱们且商量御敌之计。”杨逍道：“莹玉大师识得大体，此言甚是。”

周颠大声道：“好啊，彭贼秃识得大体，周颠便只识小体？”他激发了牛性，甚么也不顾了，喝道：“今日偏要议定这教主之位，周颠主张韦一笑出任明教教主。吸血蝙蝠武功高强，机谋多端，本教之中谁也及不上他。”

其实周颠平时和韦一笑也没有甚么交情，相互间恶感还多于好感，但他存心气恼杨逍，便推了韦一笑出来。

杨逍哈哈一笑，道：“我瞧还是请周颠当教主的好。明教眼下已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再请周大教主来颠而倒之、倒而颠之一番，那才教好看呢！”

周颠大怒，喝道：“放你妈的狗臭屁！”呼的一掌，便向杨逍头顶拍落。

适才周颠一掌打落说不得多枚牙齿，乃因说不得不避不架之故，但杨逍岂是易与之辈？他于十余年前，便因立教之事，与五散人起了重大争执，当时五散人立誓永世不上光明顶，今日却又破誓重来，他心下已暗自起疑，待见周颠突然出手，只道五散人约齐韦一笑前来图谋自己，惊怒之下，右掌挥出，往周颠手掌上迎去。

韦一笑素知杨逍之能，周颠伤后元气未服，万万抵敌不住，立即手掌拍出，抢在头里，接了杨逍这一掌。两人手掌相交，竟是无声无息。

原来杨逍虽和周颠有隙，但念在同教之谊，究不愿一掌便伤他性命，因此这一掌未使全力，但韦一笑武功深湛，一招“寒冰绵掌”拍到，杨逍右臂一震，登觉一股阴寒之气从肌肤中直透进来，忙运内力抵御。两人功力相若，登时相持不下。

周颠叫道：“姓杨的，再吃我一掌！”刚才一掌没打到，这时第二掌又击向他胸口。

说不得叫道：“周颠，不可胡闹。”彭莹玉也道：“杨左使，韦蝠王，两位快快罢手，不可伤了和气！”伸手欲去挡开周颠那一掌，杨逍身形一侧，左掌已和周颠右掌粘住。

说不得叫道：“周颠，你以二攻一，算甚么好汉？”伸手往周颠的肩头抓落，想要将他拉开，手掌未落，突见周颠身子微微发颤，似乎已受内伤，说不得吃了一惊，他素知光明左使功力通神，是本教绝顶高手，只怕一掌之下已将周颠伤了，眼见周颠右掌仍和杨逍左掌黏住，不肯撤掌，叫道：“周颠，自己兄弟，拚甚么老命？”往他肩头一扳，同时说道：“杨左使，掌下留情。”生怕杨逍不撤掌力，顺势追击。

不料一拉之下，周颠身子一晃，没能拉开，同时一股透骨冰冷的寒气从手掌心中直传至胸口，说不得更是吃惊，暗想：“这是韦兄的独门奇功‘寒冰绵掌’啊，怎地杨逍也练成了？”当下急运功力与寒气相抗。但寒气越来越厉害，片刻之间，说不得牙关相击，堪堪抵御不住。

铁冠道人和彭莹玉双双抢上，一护周颠，一护说不得。四人之力聚合，寒气已不足为患，然而只觉杨逍掌心传过来的力道一阵轻一阵重，时急时缓，瞬息万变，四人不敢撤手，生怕便在撤手收力的一刹那间，杨逍突然发力，那么四人不死也得重伤。彭莹玉叫道：“杨左使，咱们大敌当前，岂可……　岂可……岂可……”牙齿相击，再也说不下去了，似乎全身血液都要冻结成冰，原来他一开口说话，真气暂歇，便即抵挡不住自掌中传来的寒气。

如此支持了一盏茶时分，冷面先生冷谦在旁冷眼旁观，但见韦一笑和四散人都是神色紧张，杨逍却悠然自若，心下好生怀疑：“杨逍武功虽高，但和韦一笑也不过在伯仲之间，未必便能胜得了他，再加上说不得等四个人，杨逍万万抵敌不住，何以他以一敌五，反而恨操胜算，其中必有古怪？”低头沉思，一时会不过意来。

只听周颠叫道：“冷面鬼……打……打他的背心……打……”冷谦未曾想明白其中原因，不肯便此出手，眼下五散人只有自己一个闲着，解危脱困，全仗自己，倘若也和杨逍一起硬拼，多一人之力虽然好得多，却也未必定能制胜。然见周颠和彭莹玉脸色发青，如再支持下去，阴毒入了内脏，那便是无穷之祸，当下伸手入怀，取出五枚烂银小笔，托在手中，说道：“五笔，打你曲池、巨骨、阳豁、五里、中都。”这五处穴道都是在手足之上，并非致命的要穴，他又先行说了出来，意思是通知杨逍，并非和你为敌，乃是要你撤掌罢斗。

杨逍微微一笑，并不理会。冷谦叫道：“得罪了！”左手一扬，右手一挥，五点银光直向杨逍射去。杨逍待五枚银笔飞近，突然左臂横划，拉得周颠等四人挡在他的身前，但听周颠和彭莹玉齐声闷哼，五枚小笔分别打在他二人身上，周颠中了两枚，彭莹玉中了三枚。好在冷谦意不在伤人，出手甚轻，所中又不在穴道，虽然伤肉见血，却无大碍。

彭莹玉低声道：“是乾坤大挪移！”冷谦听到“乾坤大挪移”五字，登时省悟。“乾坤大挪移”是明教历代相传一门最厉害的武功，其根本道理也并不如何奥妙，只不过先求激发自身。潜力，然后牵引挪移敌劲，但其中变化神奇，却是匪夷所思。自前任教主阳顶天逝世，明教中

再也无人会这门功夫，是以六人一时都没想到。如此看来，杨逍其实毫不出力，只是将韦一笑的掌力引着攻向四散人，反过来又将四散人的掌力引去攻击韦一笑，他居中悠闲而立，不过将双方内力牵引传递，隔山观虎斗而已。

冷谦道："恭喜！无恶意，请罢斗。"他说话简洁，"恭喜"两字，是庆贺杨逍练成了明教失传已久的"乾坤大挪移"神功；"无恶意"是说我们六人这次上山，对你绝无恶意，原是诚心共抗外敌而来；"请罢斗"是双方罢斗，不可误会。

杨逍知他平素决不肯多说一个字废话，正因为不肯多说一个字，自是从来不说假话。他既说"无恶意"，那是真的没有恶意了，而且他适才出手掷射的五枚银笔，显为解围，不在伤人，于是哈哈一笑，说道："韦兄，四散人，我说一、二、三，大家同时撤去掌力，免有误伤！"见韦一笑和周颠等都点了点头，便缓缓叫道："一、二、三！"

那"三"字刚出口，杨逍便即收起"乾坤大挪移"神功，突然间背心一寒，一股锐利的指力已戳中了他背上的"神道穴"。杨逍大吃一惊："蝠王好不阴毒，竟然乘势偷袭。"待要回掌反击，只见韦一笑身子一晃，已然跌倒，显是也中了暗算。

杨逍一生之中不知见过多少大阵仗，虽然这一下变起仓卒，却不慌张，向前一冲，先行脱却身后敌人的控制，回过身来，一瞥之下，只见周颠、彭莹玉、铁冠道人、说不得四人各已倒地，冷谦正向一个身穿灰色布袍之人拍出一掌。那人回手一格，冷谦"哼"了一声，声音中微带痛楚。

杨逍吸一口气，纵身上前，待欲相助冷谦，突觉一股寒冰般的冷气从"神道穴"疾向上行，霎时之间自身柱、陶道、大椎、风府，游遍了全身督脉诸穴。杨逍心知不妙，敌人武功既高，心又阴毒，抓正了自己与韦一笑、四散人一齐收功撤力的瞬息时机，闪电般猛施突袭，当下只得疾运真气相抗，这股寒气与韦一笑所发的"寒冰绵掌"掌力全然不同，只觉是细丝般一缕冰线，但游到何处穴道，何处便感酸麻，若是正面对敌，杨逍有内力护体，决不致任这指力透体侵入，此刻既已受了暗算，只先行强忍，助冷谦击倒敌人再说。

他拔步上前，右掌扬起，刚要挥出，突然全身剧烈冷战，掌上劲力已然无影无踪。这时冷谦已和那人拆了二十余招，眼见不敌。杨逍心中大急，只见冷谦右足踢出，被那人抢上一步，一指截在臂上，冷谦身形一晃，向后便倒。杨逍惊怒交集，拚起全身残余内力，右肘一个肘锤向那灰袍人胸口撞去。

灰袍人左指弹出，正中杨逍时底"小海穴"，杨逍登时全身冰冷酸麻，再也不能移动半步。那灰袍人冷冷的道："光明左使名不虚传，连中我两下'幻阴指'，居然仍能站立。"杨逍道："你这弹指功夫是少林派手法，可是这甚么'幻阴指'的内劲，哼哼，少林派中却没这门阴毒武功。你是何人？"

灰袍人哈哈一笑，说道："贫僧圆真，座师法名上'空'下'见'。这次六大派围剿魔教，你们死在少林弟子手下，也不枉了。"

杨逍道："六大门派和我明教为敌，真刀真枪，决一死战，那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空见神僧仁侠之名播于天下，哪知座下竟有你这等卑鄙无耻之徒……"说到这里，再也支持不住了，双膝一软，坐倒在地。

圆真哈哈大笑，说道："出奇制胜，兵不厌诈，那是自古已然。我圆真一人，打倒明教七大高手，难道你们输得还不服气么？"

杨逍摇头叹道："你怎么能偷入光明顶来？这秘道你如何得知？若蒙相示，杨逍死亦瞑目。"他想圆真此次偷袭成功，固是由于身负绝顶武功，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知道偷上光明顶的秘道，越过明教教众的十余道哨线，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手，才能将明教七大高手一举击倒。明教经营总坛光明顶已数百年，凭借危崖天险，实有金城汤池之固，岂知祸起于内，猝不及防，竟至一败涂地，心中忽地想起了《论语》中孔子的几句话："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圆真笑道："你魔教光明顶七巅十三崖，自己当作天险，在我少林僧侣眼中，也不过是康庄大道而已，何足道哉？你们都中了我的幻阴指，三日之内，各赴西天，那也不在话下。贫僧这便上坐忘峰去，埋下几十斤火药，再灭了魔教的魔火，甚么天鹰教啦、五行旗啦，急急忙忙上来相救，轰的一声大响，地下埋着的火药炸将起来，烟飞火灭，不可一世的魔教从此无影无踪。

有分教：少林僧独指灭明教，光明顶七魔归西天。"

杨逍等听了这番话，均是大感惊惧，知他说得出做得到，自己送命不打紧，只怕这传了三十三世的明教，便要亡在这少林僧手下。

只听圆真越说越得意："明教之中，高手如云，你们若非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何致有覆灭之祸？以今日之事而论，你们七人若不是正在自拚掌力，贫僧便悄悄上得光明顶来，又焉能一击成功？这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哈哈，想不到当年威风赫赫的明教，阳顶天一死，便落得如此下场。"

杨逍、彭莹玉、周颠等面临身死教灭的大祸，听了他这一番话，回想过去二十年来的往事，均是后悔无已，心想："这和尚的话倒也不错。"

周颠大声道："杨逍，我周颠实在该死！过去对不起你。你这个人虽然不大好，但当了教主，也胜于没有教主而闹得全军覆没。"杨逍苦笑道："我何德何能，能当教主？大家都错了，咱们弄得一团糟，九泉之下，也没面目去见历代明尊教主。"

圆真笑道："各位此时后悔，已然迟了。当年阳顶天任魔教头子之时，气焰何等不可一世，只可惜他死得早了，没能亲眼见到明教的惨败。"

周颠怒骂："放屁！阳教主倘若在世，大伙儿听他号令！你这贼秃会偷袭得手么？"

圆真冷笑道："阳顶天死也好，活也好，我总有法子令他身败名裂……"

突然间拍的一响，跟着"啊"的一声，圆真背上已中了韦一笑的一掌，便在同时，韦一笑也被圆真反戳一指，正中胸口的"膻中穴"。两人摇摇晃晃的各退几步。

原来韦一笑被圆真一指点中后，虽然受伤极重，但他内力毕竟高人一筹，并非登时全无反击之力，只是装作晕去，等到圆真得意洋洋、绝不防备之际，暴起袭击。这一掌他逼出了全身劲力，为了挽救明教浩劫，意图与敌同归于尽。圆真虽然厉害，但青翼蝠王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向与殷天正、谢逊等人齐名，这奋力一击，岂同小可？"寒冰绵掌"的掌力入体，圆真但觉胸口烦恶欲呕，数番潜运内力欲图稳住身子，总是天旋地转，便欲摔倒，只得盘膝坐下，运气与那"寒冰绵掌"的寒气相抗。

韦一笑连中两下"幻阴指"，更是立足不定，摔倒后便即动弹不得。

刹那之间，厅堂上寂静无声，八大高手一齐身受重伤，谁也不能移动半步。八人各运内力，企盼早一步能恢复行动，只要一方早得片刻，便能制死对方。各人心中都是忧急万状，均知明教存亡、八人生死，实系于这一线之间。假若圆真能先一步行动，他虽伤重，却能提剑一一将七人刺死；要是明教七人中有任何一个能先动弹，杀了圆真，明教便此得救。

本来七人这边人多，大占便宜，但五散人功力较浅，中了一下"幻阴指"后劲力全失，而内功深湛的杨逍和韦一笑却均连中两指。"寒冰绵掌"和"幻阴指"的劲力原是不易分别高下，可是韦一笑拍出那一掌时已然受伤在先，圆真点他一指时却未曾受伤，看来对耗下去，倒是圆真先能移动的局面居多。

杨逍等暗暗心焦，但这运气引功之事，实在半分勉强不得，越是心烦气躁，越易大出岔子，这些人个个是内家高手，这中间的道理如何不省得？冷谦等吐纳数下，料知无法赶在圆真的前头，但盼光明顶上杨逍的下属能有一人走进厅来。只须有明教的一名教众入内，便是他不会丝毫武艺，这时只要提根木棍，轻轻一棍便能将圆真打死。

可是等了良久，厅外哪里有半点声息？其时已在午夜，光明顶上的教众或分守哨防，或各自安卧，不得杨逍召唤，谁敢擅入议事厅堂？至于服侍杨逍的童儿，一人被韦一笑吸血而死，其余的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早已远远散开，别说杨逍没扯铃叫人，就算叫到，只怕一时之间也未必敢踏入厅堂，走到这吸血魔王的身前。

张无忌藏身布袋之中，虽然眼不见物，但于各人说话、一切经过，全都听得清清楚楚。此刻但听得一片寂静，也知道寂静之中隐藏着极大

的杀机。

过了半晌，忽听得说不得道："喂，布袋中的小朋友，你非救我们一救不可。"

张无忌问道："怎么救啊？"

圆真丹田中一口气正在渐渐通畅，猛地里听得布袋中发出人声，一惊非同小可，真气立时逆运，全身剧烈颤抖起来。他自潜入议室堂之后，一心在对付韦一笑、杨逍等诸位高手，哪有余暇去观察地下一只绝无异状的布袋？

突闻袋中有人说话，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暗叫："我命休矣！"

只听说不得道："这布袋的口子用'千缠百结'缚住，除我自己之外，旁人是万万解不开的，但你可站起身来。"张无忌道："是！"从布袋中站了起来。

说不得道："小兄弟，你舍身相救锐金旗数十位兄弟的性命，义烈高风，人人钦佩。眼下我们数人的性命，也全赖你相救，请你走将过来，一拳一掌，将那恶僧打死了罢。"张无忌心下沉吟，半晌不答。说不得道："这恶僧乘人之危，忽施偷袭，这般卑鄙行径，你是亲耳听到的。你若不打死他，明教上下数万人众，都要被人尽数诛灭。你去打死他，乃是大仁大义的侠义行为。"

张无忌仍是踌躇不答。

圆真说道："我此刻半点动弹不得，你过来打死我，岂不被天下好汉耻笑？"周颠怒道："臭贼秃，你少林派自称正大门派，却偷偷摸摸的上来暗袭，天下好汉就不耻笑么？"

张无忌向圆真走了一步，便即停住，说道："说不得大师，贵教和六大门派之间的是非曲直，小可实不深知。小可极愿为各位援手，却不愿伤了这位少林派的大和尚。"

彭莹玉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你此时若不杀他，待这和尚功力一复，他非连你也害了不可。"圆真笑道："我和这位小施主无怨无仇，怎能随便伤人？何况这位小施主又非魔教中人，看来还是被布袋和尚不怀好意的擒上山来。你们魔教中人无恶不作，对他还有甚么好事做将出来。"双方气喘吁吁，说话都极艰难，但均力下说辞，要打动张无忌之心。

张无忌甚感为难，耳听得这圆真和尚出手偷袭，极不光明，但要上前出掌将他打死，却非本心所愿，何况这一掌打下了，那便是永远站在明教一面，和六大门派为敌。太师父、武当六侠、周芷若等等，全成了自己的敌人。又想："明教素被武林中人公认为邪魔异端，如韦一笑吸食人血、义父滥杀无辜，确有许多不该之处，太师父当年谆谆告诫，千万不可和魔教中人结交，以兔终身受祸，我父亲便因和身属魔教的母亲成亲，因而自刎武当山头，殷鉴不远，覆辙在前。何况这圆真是神僧空见的弟子，空见大师甘受一十三拳七伤拳，只盼能感化我义父，结果却身死拳下，这等大仁大义慈悲心怀，实是武林中千古罕有，我怎能再伤他弟子？"

只听说不得又在催促劝说，张无忌道："说不得大师，请你教我一个法子，不用伤害这位大和尚，而他也伤你们不得，小可定然照办。"

说不得心想："眼下局面，定须拚个你死我活。哪里还能双方都可保全？

不是圆真死，便是我们亡。"正自沉吟未答，彭莹玉道："小兄弟仁人心怀，至堪钦佩。便请你伸出手指，在圆真胸口'玉堂穴'上轻轻一点。这一下对他决无损伤，不过令他几个时辰内不能运使内力。我们派人送他下光明顶去，决不损他一根毫毛。你知道'玉堂穴'的所在吗？"

张无忌深明医理，知道在"玉堂穴"上轻点一指，确能暂阻丹田中真气上行，但并不损伤身体，便道："知道。"却听圆真道："小施主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你点我穴道，固然不打紧，但他们内力一复，立时便来杀我，你又如何阻止得了？"周颠骂道："放你妈的狗臭屁！我们说过不伤你，自然不伤你，明教五散人说过的话，几时不算数了？"

张无忌心想杨逍和五散人都非出尔反尔之辈，只有韦一笑一人可虑，便问："韦前辈，你说如何？"韦一笑颤声道："我也暂不伤他便是，下次见面，大家再拚……再拚你死我…我…我活。"他说到"你死我活"这四字时，声音已微弱异常，上气不接下气。

张无忌道："这便是了，光明使者、青翼蝠王、五散人七位，个个是当世的英雄豪杰，岂能自毁诺言，失信于人？圆真大师，晚辈可要得罪了。"说着走到圆真身前。

他身在袋中，每一步只能迈前尺许，但十余步后，终于到了圆真面前。

这样一只大布袋慢慢向前移动，本来甚是滑稽古怪，但此刻各人生死系于一线，谁也笑不出来。

张无忌听着圆真的呼吸，待得离他二尺，便即停步，说道："圆真大师，晚辈是为了周全双方，你别见怪。"说着缓缓提起手来。

圆真苦笑道："此刻我全身动弹不得，只有任你小辈胡作非为。"

自从"蝶谷医仙"胡青牛一死，张无忌辨认穴道之技已是当世无匹，他与圆真之间虽然隔着一只布袋，但伸指出去便是点向"玉堂穴"，竟无厘毫之差。那"玉堂穴"是在人身胸口，位于"紫宫穴"下一寸六分，"膻中穴"上一寸六分，属于任脉。这穴道并非致命的大穴，但位当气脉必经的通道，若是一加阻塞，全身真气立受干挠。

猛听得杨逍、冷谦、说不得齐叫道："啊哟！快缩手！"

张无忌只觉右手食指一震，一股冷气从手尖上直传过来，有如闪电一般，登时全身皆冷。只听得周颠、铁冠道人等一齐破口大骂："臭贼秃，胆敢如此使奸！"张无忌全身簌簌发抖，心里已然明白，那圆真虽然脚步不能移动，但勉力提起手指，放在自己"玉堂穴"之前。张无忌苦在隔着布袋，瞧不见他竟会使出这一招，一指点去，两根指尖相碰，圆真的"幻阴指"指力已隔着布袋传到他体内。

这一下圆真是将全身残存的内力尽数逼出在手指之上，双指一触之后，他全身瘫痪，脸色青白，便如僵尸。

厅堂上本来有八人受伤后不能移动，这么一来，又多了一个张无忌。

周颠最是暴躁，虽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还是硬要破口大骂少林贼秃奸诈无耻，杨逍等人却想，这倒也怪圆真不得，敌人要点他穴道，他伸手自卫，原无甚么不当。

圆真一时之间疲累欲死，心中却自暗喜，心想这小子年纪不大，能有多少功力，中了幻阴指后，料他不到半日便即身死，自己散了的真气当可在一个时辰后慢慢凝聚，仍是任由自己为所欲为的局面。

厅堂之上，又回复了寂静无声，过了大半个时辰，四枝蜡烛逐一熄灭，厅中漆黑一片。

杨逍等听着圆真的呼吸由断断续续而渐趋均匀，由粗重而逐步漫长，知他体内真气正自凝聚，但自己略一运功，那幻阴指寒冰般的冷气便即侵入丹田，忍不住的发抖。各人越来越是失望，心中难受之极，反盼圆真早些回复功力，上来每人一掌，痛痛快快的将自己打死，胜于惨受这种无穷无尽的折磨。

冷谦、周颠等人索性瞑目待死，倒也爽快，说不得和彭莹玉两人却甚是放心不下。五散人中，说不得和彭莹玉都是出家的和尚，但偏偏这两人最具雄心，最关心世人疾苦，立志要大大做一番事业。这时局势已定，最后终于是非丧生在圆真的手下不可，各人生平壮志，尽付流水。

说不得凄然道："彭和尚，咱们处心积虑只想赶走蒙古鞑子，哪知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唉，想是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劫难未尽，还有得苦头吃呢。"

张无忌守住丹田一股热气，和幻阴指的寒气相抗，于说不得这几句话却听得清清楚楚，不禁奇怪："他说要赶走蒙古鞑子？难道恶名远播的魔教，还真能为天下百姓着想么？"

只听彭莹玉道："说不得，我早就说过，单凭咱们明教之力，蒙古鞑子是赶不了的，总须联络普天下的英雄豪杰，一齐动手，才能成事。你师兄棒胡，我师弟周子旺，当年造反起事，这等轰轰烈烈的声势，到后来仍然一败涂地，还不是为了没有外援么？"

周颠大声道："死到临头，你们两个贼秃还在争不清楚，一个说要以明教为主，一个说要联络正大门派。依我周颠来看，都是废话！都是放屁，咱们明教自己四分五裂，六神无主，还主他妈个屁！彭和尚要联络正大门派，更是放屁之至，屁中之尤，六大门派正在围剿咱们，咱们还跟他联络个屁？"

铁冠道人插口道："倘若阳教主在世，咱们将六大门派打得服服帖帖，何愁他们不听本教号令。"周颠哈哈大笑，说道："牛鼻子杂毛放的牛屁更是臭不可当，阳教主倘若在世，自然一切好办，这个谁不知道？要你多说……啊哟……啊哟……"他张口一笑，气息散涣，幻阴指寒气直透到心肺之间，忍不住叫了出来。

冷谦道："住嘴！"他这两个字一出口，各人一齐静了下来。

张无忌心中思潮起伏："看来明教这一教派，中间包藏着许多原委屈折，并非单是专做坏事而已。"便道："说不得大师，贵教宗旨到底是甚么？可能见示否？"

说不得道："哈，你还没死么？小兄弟，你莫名其妙的为明教送了性命，我们很是过意不去。反正你已没几个时辰好活，本教的秘密就跟你说了，也没干系。冷面先生，你说是么！"冷谦道："说！"他本该说"你对他说好了"，六个字却以一个"说"字来包括了。

说不得道："小兄弟，我明教源于波斯国，唐时传至中土。当时称为祆教。唐皇在各处敕建大云光明寺，为我明教的寺院。我教教义是行善去恶，众生平等，若有金银财物，须当救济贫众，不茹荤酒，崇拜明尊。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只因历朝贪官污吏欺压我教，教中兄弟不忿，往往起事，自北宋方腊方教主以来，已算不清有多少次了。"

张无忌也听到过方腊的名头，知他是北宋宣和年间的"四大寇"之一，和宋江、王庆、田虎等人齐名，便道："原来方腊是贵教的教主？"

说不得道："是啊。到了南宋建炎年间，有王宗石教主在信州起事，绍兴年间有余五婆教主在衢州起事，理宗绍定年间有张三枪教主在江西、广东一带起事。只因本教素来和朝廷官府作对，朝廷便说我们是'魔教'，严加禁止。我们为了活命，行事不免隐秘诡怪，以避官府的耳目。正大门派和本教积怨成仇，更是势成水火。当然，本教教众之中，也不免偶有不自检点、为非作歹之徒，仗着武功了得，滥杀无辜者有之，奸淫掳掠者有之，于是本教声誉便如江河之日下了……"

杨逍突然冷冷插口道："说不得，你是说我么？"说不得道："我的名字叫做'说不得'，凡是说不得之事，我是不说的。各人做事，各人自己明白，这叫做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杨逍哼了一声，不再言语。

张无忌猛地一惊："咦，怎地我身上不冷了？"他初中圆真的幻阴指时寒冷难当，但隔了这些时候，寒气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他在十岁那一年身中"玄冥神掌"阴毒，直至十七岁上方才去净，七年之间，日日夜夜均在与体内寒毒相抗，运气御寒已和呼吸、霎眼一般，不须意念，自然而成。

何况他修练九阳神功虽未功行圆满，最后的大关未过，但体内阳气已然充旺之极，过不多时，早已将阴毒驱除干净。

只听说不得道："自从我大宋亡在蒙古鞑子手中，明教更成朝廷死敌，我教向以驱除胡虏为己任。只可惜近年来明教群龙无首，教中诸高手为了争夺教主之位，闹得自相残杀。终于有的洗手归隐，有的另立支派，自任教主。

教规一堕之后，与名门正派结的怨仇更深，才有眼前之事。圆真和尚，我说的可没半句假话吧？"

圆真哼了一声，说道："不假，不假！你们死到临头，何必再说假话？"

他一面说，一面缓缓站了起来，向前跨了一步。

杨逍和五散人一齐"啊"的一声惊呼，各人虽明知他终于会比自己先复行动，却没想到此人功力居然如此深厚，中了青翼蝠王韦一笑的"寒冰绵掌"后，仍然如此迅速的提气运功。

只见他身形凝重，左足又向前跨了一步，身子却没半点摇晃。

杨逍冷笑道："空见神僧的高足，果然非同小可，可是你还没回答我先前的话啊。难道此中颇有暧昧，说不出口吗？"

圆真哈哈一笑，又迈了一步，说道："你若不知晓其中底细，当真是死不瞑目。你问我怎能知道光明顶的秘道，何以能越过重重天险，神不知鬼不觉的上了山巅。好，我跟各位实说了，是贵教阳顶天教主夫妇两人，亲自带我上来的。"

杨逍一凛，暗道："以他身分，决不致会说谎话，但此事又怎能够？"

只听周颠已骂了起来："放你十八代祖宗的累世狗屁！这秘道是光明顶的大秘密，是本教的庄严圣境。杨左使虽是光明使者，韦大哥是护教法王，也从来没有走过，自来只有教主一人，才可行此秘道。阳教主怎会带你一个外人行此秘道？"

圆真叹了一口气，出神半晌，幽幽的道："你既非查根问底不可，我便将二十五年前的一件隐事跟你说了。反正你们终不能活着下山，泄漏此事。唉！周颠，你说的不错，这秘道是明教的庄严圣境，历来只有教主一人，方能进入，否则便是犯了教中决不可赦的严规。可是阳顶天的夫人是进去过的，阳顶天犯了教规，曾私带夫人偷进秘道……（周颠插口骂道："放屁！大放狗屁！"彭莹玉喝道："周颠，别吵！"）阳夫人又私自带我走进秘道……

周颠插口大骂："他妈的，呸，呸！胡说八道，我不是明教中人，走进秘道也算不得犯了教规。唉，就算是明教教徒，就算犯下重罪，我又怕甚么了？"他说起这段往事之时，声音竟然甚是凄凉。

铁冠道人问道："阳夫人何以带你走进秘道？"

圆真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老衲今日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少年时的旧事……好，一起跟你们说了，各位可知老衲是谁？阳夫人是我师妹，老衲出家之前的俗家姓氏，姓成名昆，外号'混元霹雳手'的便是！"

这几句话一出口，杨逍等固然惊讶无比，布袋中的张无忌更是险些惊呼出声。

冰火岛上那日晚间义父所说的故事登时清清楚楚的出现在脑海中：义父的师父成昆怎地杀了他父母妻子全家、他怎地滥杀武林人士图逼成昆出面、怎地拳伤空见神僧而成昆却不守诺言现身……张无忌猛地里想起："原来那时这恶贼成昆已拜空见神僧为师，空见神僧为要化解这场冤孽，才甘心受我义父那一十三记七拳伤。岂知成昆竟连他自己的师父也欺骗了，累得空见神僧饮恨而终。"

他又想："义父所以狂性发作、滥杀无辜，各帮各派所以齐上武当，逼死我爹爹妈妈，推究这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都是由于这成昆在从中作怪。"

霎时之间，心中愤怒无比，只觉全身燥热，有如火焚。说不得这乾坤一气袋密不通风，他在袋中耽了这许多时候，早已气闷之极，仗着内功深湛，以绵绵龟息之法呼吸，需气极少，这才支持了下来。此时猛地里心神一乱，蕴蓄在丹田中的九阳真气失却主宰，茫然乱闯起来，登时便似身处洪炉，忍不住大声呻吟。

周颠喝道："小兄弟，大家命在顷刻，谁都苦楚难当，是好汉子便莫示弱出声。"

张无忌应道："是！"当即以九阳真经中运功之法镇慑心神，调匀内息。

平时只须依法施为，立时便心如止水，神游物外，这时却越是运功，四肢百骸越是难受，似乎每处大穴之中，同时有几百枚烧红了的小针在不住刺入。

原来他修习九阳真经数年，虽然得窥天下最上乘武学的奥秘，但以未经明师指点，只是自己暗中摸索，体内积蓄的九阳真气越储越多，却不会导引运用以打破最后一个大关。本来不加引发，倒也罢了，那圆真的幻阴指却是武林中最阴毒的功夫，一经加体，犹如在一桶火药上点燃了药引。偏生他又身处乾坤一气袋中，激发了的九阳真气无处宣泄，反过来又向他身上冲激。

在这短短的一段时刻中，他正经历修道练气之士一生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生死成败，悬于一线。周颠等哪想到他竟会迟不迟，早不早，偏偏就在此时撞到水火求济、龙虎交会的大关头，只道他中了幻阴指后垂死的呻吟。

他竭力抵御至阳热气的煎熬，圆真的话却是一句句清清楚楚的传入耳中："我师妹和我两家乃是世交，两人从小便有婚姻之约，岂知阳顶天暗中也在私恋我师妹，待他当上明教教主，威震天下，我师妹的父母固是势利之辈，我师妹也心志不坚，竟尔嫁了他，可是她婚后并不见得快活，有时和我相会，不免要找一个极隐秘的所在。阳顶天对我这师妹事事依从，绝无半点违拗，她要去看看秘道，阳顶天虽然极不愿意，但经不起她的软求硬逼，终于带了她进去。自此之后，这光明顶的秘道，明教数百年最神圣庄严的圣地，便成为我和你们教主夫人私相幽会之地，哈哈、哈哈……我在这秘道中来来去去走过数十次，今日重上光明顶，还会费甚么力气？"

周颠、杨逍等听了他这番话，人人哑口无言。周颠只骂了一个"放"字，下面这"屁"字便接不下去。每人胸中怒气充塞，如要炸裂，对于明教的侮辱，再没比这件事更为重大的了；而今日明教覆灭，更由这秘道而起。众人虽然听得眼中如欲喷出火来，却都知圆真的话并非虚假。

圆真又道："你们气恼甚么？我好好的姻缘被阳顶天活生生拆散了，明明是我爱妻，只因阳顶天当上了魔教的大头子，便将我爱妻霸占了去，我和魔教此仇不共戴天。阳顶天和我师妹成婚之日，我曾去道贺，喝着喜酒之时，我心中立下重誓：'成昆只教有一口气在，定当杀了阳顶天，定当覆灭魔教。'我立下此誓已有四十余年，今日方见大功告成，哈哈，我成昆心愿已了，死亦瞑目。"

杨逍冷冷的道："多谢你点破了我心中的一个大疑团。阳教主突然暴毙，死因不明，原来是你下的手。"

圆真森然道："当年阳顶天武功高出我甚多，别说当年，只怕现下我仍然及不上他当年的功力……"周颠接口道："因此你只有暗中加害阳教主了，不是下毒，便是如这一次般忽施偷袭。"圆真叹了口气，摇头道："不是。

我师妹怕我偷下毒手，不断向我告诫，倘若阳顶天被我害死，她决计饶不过我。她说她暗中和我私会，已是万分对不起丈夫，我若再起毒心，那是天理不容。阳顶天，唉，阳顶天，他……他是自己死的。"

杨逍、彭莹玉等都"啊"了一声。

圆真续道："假如阳顶天真是死在我掌底指下，我倒饶了你们明教啦……"他声音渐转低沉，回忆着数十年前的往事，缓缓的道："那一天晚间，我又和我师妹在秘道中相会，突然之间，听到左首传过来一阵极重浊的呼吸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这秘道隐秘之极，外人决计无法找到入口，而明教中人，却又谁也不敢进入。我二人听到这呼吸声音，登即大吃一惊，便即悄悄过去察看，只见阳顶天坐在一间小室之中，手里执着一张羊皮，满脸殷红如血。他见到我们，说道：'你们两个，很好，很好，对得我住啊！'说了这几句话，忽然间满脸铁青，但脸上这铁青之色一显即隐，立即又变成血红之色，忽青忽红，在瞬息之间接连变换了三次。杨左使，你知道这门功夫罢？"

杨逍道："这是本教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周颠道："杨逍，你也已练会了，是不是？"杨逍道："'练会'两字，如何敢说？当年阳教主看得起我，曾传过我一些神功的粗浅入门功夫。我练了十多年，也只练到第二层而已。再练下去，便即全身真气如欲破脑而出，不论如何，总是无法克制，阳教主能于瞬息间变脸三次，那是练到第四层了。他曾说，本教历代众位教主之中，第八代钟教主武功最高，据说能将'乾坤大挪移'神功练到第五层，但便在练成的当天，走火入魔身亡，自此之后，从未有人练到过第四层。"

周颠道："这么难？"铁冠道人道："倘若不这么难，哪能说得上是明教的护教神功？"

这些明教中的武学高手，对这"乾坤大挪移"神功都是闻之已久，向来神往，因此一经提及，虽然身处危境，仍是忍不住要谈上几句。

彭莹玉道："杨左使，阳教主将这神功练到第四层，何以要变换脸色？"

他这时询问这些题外文章，却是另有深意，他知圆真只要再走上几步，各人便即一一丧生在他手底，好容易引得他谈论往事，该当尽量拖延时间，只要本教七高手中有一人能回复行动，便可和他抵挡一阵，纵然不敌，事机或有变化，总胜于眼前这般束手待毙。

杨逍岂不明白他的心意？便道："'乾坤大挪移'神功的主旨，乃在颠倒一刚一柔、一阴一阳的乾坤二气，脸上现出青色红色，便是体内血液沉降、真气变换之象。据说练至第六层时，全身都能忽红忽青，但到第七层时，阴阳二气转于不知不觉之间，外形上便半点也瞧不出表征了。"

彭莹玉生怕圆真不耐烦，便问他道："圆真大师，我们阳教主到底是因何归天？"

圆真冷笑道："你们中了我的幻阴指后，我听着你们呼吸运气之声，便知两个时辰之内万难行动。想拖延时候，自行运气解救，老实跟各位说，那是来不及的。各位都是武学高手，便是受了再厉害的重伤，运了这么久的内息，也该有些好转了。却怎么全身越来越僵硬呢？"

杨逍、彭莹玉等早已想到了这一层，但只教有一口气在，总是不肯死心。

只听圆真又道："那时我见阳顶天脸色变幻，心下也不免惊慌。我师妹知他武功极高，一出手便能致我们于死地，说道：'顶天，这一切都是我不好，你放我成师哥下山，任何责罚，我都甘心领受。'阳顶天听了她的话，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我娶到你的人，却娶不到你的心。'只见他双目瞪视，忽然眼中流下两行鲜血，全身僵硬，一动也不动了。我师妹大惊，叫道：'顶天，顶天！你怎么了？"

圆真叫着这几句话时，声音虽然不响，但各人在静夜之中听来，又想到阳顶天双目流血的可怖情状，无不心头大震。

圆真续道："她叫了好几声，阳顶天仍是毫不动弹。我师妹大着胆子上前去拉他的手，却已僵硬，再探他鼻息，原来已经气绝。我知她心下过意不去，安慰她道：'看来他是在练一门极难的武功，突然走火，真气逆冲，以致无法挽救。'我师妹道：'不错，他是在练明教的不世奇功"乾坤大挪移"，正在要紧关头，陡然间发现了我和你私下相会，虽不是我亲手杀他，可是他却因我而死。'"我正想说些甚么话来开导劝解，她忽然指着我身后，喝道：'甚么人？"

我急忙回头，不见半个人影。再回过头来时，只见她胸口插了一柄匕首，已然自杀身死。

"嘿嘿，阳顶天说道：'我娶到你的人，却娶不到你的心。'我得到了师妹的心，却终于得不到她的人。她是我生平至敬至爱之人，若不是阳顶天从中捣乱，我们的美满姻缘何至有如此悲惨下场？若不是阳顶天当上魔教教主，我师妹也决计不会嫁给这个大上她二十多岁之人。阳顶天是死了，我奈何他不得，但魔教还是在世上横行。当时我指着阳顶天和我师妹两人的尸身，说道：'我成昆立誓要竭尽所能，覆灭明教。大功告成之日，当来两位之前自刎相谢。'哈哈，杨逍、韦一笑，你们马上便要死了，我成昆也已命不久长，只不过我是心愿完成，欣然自刎，可胜于你们万倍了。这些年来，我没一刻不在筹思摧毁魔教。唉，我成昆一生不幸，爱妻为人所夺，唯一的爱徒，却又恨我入骨……"

张无忌听到他提到谢逊，更是疑神注意，可是心志专一，体内的九阳真气越加充沛，竟似四肢百骸无一处不是胀得要爆裂开来，每一根头发都好像胀大了几倍。

只听圆真续道："我下了光明顶后，回到中原，去探访我那多年不见的爱徒谢逊。哪知一谈之下，他竟已是魔教中的四大护教法王之一。我虽在光明顶上逗留，但一颗心全放在师妹身上，于你们魔教的勾当全不留心，我师妹也从不跟我说教中之事。我徒儿谢逊在魔教中身居高位，竟要他自己提到，我才得知。他还竭力劝我也入魔教，说甚么戮心同力，驱除胡虏，我这一气自是非同小可。但我转念又想：魔教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教中高手如云，以我一人之力，是决计毁它不了的。别说是我一人，便是天下武林豪杰联手，也未必毁它得了。唯一的指望，只有从中挑拨，令它自相残杀，自己毁了自己。"

杨逍等人听到这里，都不禁惕然心惊，这些年来个个都如蒙在鼓里，浑不知有大敌窥伺在旁，处心积虑的要毁灭明教，各人为了争夺教主之位，闹得混乱不堪，圆真这番话真如当头棒喝，发人猛省。

只听他又道："当下我不动声色，只说兹事体大，须得从长计议。过了几天，我忽然假装醉酒，意欲逼奸我徒儿谢逊的妻子，乘机便杀了他父母妻儿全家。我知这么一来，他恨我入骨，必定找我报仇。倘若找不到，更会不顾一切胡作非为。哈哈，知徒莫若师，谢逊这孩儿甚么都好，文才武功都是了不起的，便是易于愤激，不会细细思考一切前因后果……"

张无忌听到此处，心中愤怒再也不可抑制，暗想：“原来义父这一切不幸遭遇，全是成昆这老贼在暗中安排。这老贼不是酒后乱性，乃是处心积虑的阴谋。”

只听圆真得意洋洋又道：“谢逊滥杀江湖好汉，到处留下我的姓名，想要逼我出来，哈哈，我哪会挺身而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谢逊结下无数冤家，这些血仇最后终于会尽数算到明教的帐上，他杀人之时偶尔遇到凶险，我便在暗中解救，他是我手中的杀人之刀，怎能让他给人毁了？你们魔教外敌是树得够多了，再加上众高手争做教主，内哄不休，正好一一堕在我的计中，谢逊没杀了宋远桥，虽是憾事，但他拳毙少林神僧空见，掌伤崆峒五老，王盘山上伤毙各家各派的好手不计其数，连他老朋殷天正天鹰教的坛主也害了……好徒儿啊好徒儿。不枉我当年尽心竭力、传了他一身好武功！”

杨逍冷冷的道：“如此说来，连你那师父空见神僧，也是你毒计害死的。”

圆真笑道：“我拜空见为师，难道是真心的么？他受我磕了几个头，送上一条老命，也不算吃亏啊，哈哈，哈哈！”

圆真大笑声中，张无忌怒发欲狂，只觉耳中嗡的一声猛响，突然晕了过去，但片刻之间，又即醒转。他一生受了无数欺凌屈辱，都能淡然置之，但想义父如此铁铮铮的一条好汉子，竟在成昆的阴谋毒计之下弄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盲了双目，孤零零在荒岛上等死，这等深仇大恨，岂能不报？

他胸中怒气一冲，布满周身的九阳真气更加鼓荡疾走，真气呼出不能外泄，那乾坤一气袋渐渐膨胀起来，但杨逍等均在凝神倾听圆真的说话，谁也没留神这布袋已起了变化。

只听圆真说道：“杨逍、韦一笑、彭和尚、周颠，你们再没甚么话说了么？”

杨逍叹了口气，说道：“事已如此，还有甚么说的？圆真大师，你能饶我女儿一命么？她母亲是峨嵋派的纪晓芙，出身名门正派，尚未入我魔教。”

圆真道：“养虎贻患，轩草除根！”说着走前一步，伸出手掌，缓缓往杨逍头顶拍去。

张无忌在布袋中听得事态紧急，顾不得全身有如火焚，听声辨位，纵身一跃，挡在圆真的面前，左掌反撩，隔着布袋架开了他的手掌。

圆真这时勉能恢复行动，毕竟元气未复，被张无忌这么一架，身子一晃，退了一步，喝道：“好小子！你……你……”一定神，上前挥掌向布袋上拍去。这一掌拍不到张无忌身子，却被鼓起的布袋一弹，竟退了两步，他大吃一惊，不明所以。

这时张无忌口干舌燥，头脑晕眩，体内的九阳真气已胀到即将爆裂，倘若乾坤一气袋先行炸破，他便能脱困，否则驾御不了体内猛烈无比的真气，势必肌肤寸裂，焚为焦炭。

圆真见布袋古怪，当下踏上两步，又发掌击去，这一次他又被布袋反弹，退了一步，但布袋却也被他掌力推倒，像个大皮球般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张无忌人在袋中，跟着连接不断的乱翻筋斗，胸中气闷，竭力鼓腹，欲将体内真气呼出。可是那布袋中这时也已胀足了气，再要呼出一口气已是越来越难。

圆真跟着发了三拳，踢出两脚，都被袋中真气反弹出来，张无忌在袋中却是浑然不觉。圆真这几下幸好只碰在袋上，要是真的击中张无忌身子，此时他体内真气充溢，圆真手足非受重伤不可。

杨逍、韦一笑等七人见了这等奇景，也都惊得呆了。这乾坤一气袋是说不得之物，他自己却也想不出如何会鼓胀成球，更不知张无忌在这布袋中是死是活。

只见圆真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猛力向布袋上刺去，那布袋遇到刀尖时只凹陷入内，却不穿破。这布袋质料奇妙，非丝非革，乃天地间的一件异物，圆真这柄匕首又非宝刀，连刺数刀，却哪里奈何得了它？圆真见掌击刀刺都是无效，心想：“跟这小子纠缠甚么？”飞起一脚，猛力踢出，大布袋骨溜溜的从厅门中直滚出去。

这时布袋已膨胀成一个大圆球，在厅门上一撞，立即反弹，疾向圆真冲去。圆真见势道来得猛烈，双掌竖起击出，发力将那大球推开。

只听得呼的一声大响，犹似晴天打了个霹雳，布片四下纷飞，乾坤一气袋已被张无忌的九阳真气胀破，炸成了碎片。

圆真、杨逍、韦一笑、说不得等人部觉一股炙热之极的气流冲向身来，又见一个衣衫褴楼的青年站在当地，满脸露出迷惘之色。

原来便在这顷刻之间，张无忌所练的九阳神功已然大功告成，水火相济，龙虎交会。要知布袋内真气充沛，等于是数十位高手各出真力，同时按摩挤逼他周身数百处穴道，他内內外外的真气激荡，身上数十处玄关一一冲破，只觉全身脉络之中，有如一条条水银在到处流转，舒适无比。这等机缘自来无人能遇，而这宝袋一碎，此后也再无人有此巧遇。

圆真眼见这袋中少年神色不定，茫然失措，自己重伤之下，若不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一被对方占先，那就危乎殆哉，当即抢上一步，右手食指伸出，运起“幻阴指”内劲，直点他胸口的“膻中穴”。

张无忌挥掌挡格，这时他神功初成，武术招数却仍是平庸之极，前时谢逊和父亲所教的武功也尚未融会贯通，如何能和圆真这样绝顶高手相抗？只一招之间，他手腕上“阳池穴”已被圆真点中，登时机伶伶的打了个冷战，退后了一步。可是他体内充沛欲溢的真气，便也在这瞬息间传到了圆真指上，这两股力道一阴一阳，恰好互克，但张无忌的内力来自九阳神功，远为浑厚。

圆真手指一热，全身功劲如欲散去，再加重伤之余。平时功力已剩不了一成，知道眼前情势不利，脱身保命要紧，当即转身便走：张无忌怒骂：“成昆，你这大恶贼，留下命来！”拔足追出了厅门，只见圆真背影一晃，已进了一道侧门。张无忌气愤填膺，发足急追，这一发劲，呼的一响，额头在门框上重重的撞了一下。原来他自己尚不知神功练成之后，一举手，一提足，全比平时多了十倍劲力，一大步跨将出去，失了主宰，竟尔撞上门框。

他一摸额头，隐隐有些疼痛，心想：“怎地这等邪门，这一步跨得这么远？”忙从侧门中进去，见是一座小厅。他一心一意要为父复仇，穿过厅堂，便追了下去。

厅后是个院子，院子中花卉暗香浮动，但见西厢房的窗子中透出灯火之光，他纵身而前，推开房门，眼见灰影一闪，圆真掀开一张绣帷，奔了进去。

张无忌跟着掀帷而入，那圆真却已不知去向。他凝神看时，不由得暗暗惊奇，原来置身所在竟似是一间大户人家小姐的闺房。靠窗边的是一张梳妆台，台上红烛高烧，照耀得房中花团锦簇，堂皇富丽，颇不输于朱九真之家。

另一边是张牙床，床上罗帐低垂，床前还放着一对女子的粉红绣鞋，显是有人睡在床中。这闺房只有一道进门，窗户紧闭，明明见到圆真进房，怎地一刹那间便无影无踪，竟难道有隐身法不成？又难道他不顾出家人的身分，居然躲入了妇女床中？

正自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揭开罗帐搜敌，忽听得步声细碎，有人过来。张无忌闪身躲在西壁的一块挂毯之后，便有两人进了房中。张无忌在挂毯后向外张望，见两个都是少女，一个穿着淡黄绸衫，服饰华贵，另一个少女年纪更小，穿着青衣布衫，是个小鬟，嘶声道：“小姐，好夜深了，你请安息了罢。”

那小姐反手一记巴掌，出手甚重，打在那小鬟脸上，那小鬟一个踉跄，倒退了一步。那小姐身子微晃，转过脸来，张无忌在烛光下看得分明，只见她大大眼睛，眼球深黑，一张圆脸，正是他万里迢迢从中原护送来到西域的杨不悔。

此时相隔数年，她身材长得高大了，但神态丝毫不改，尤其嘴角边使小性儿时微微撇嘴的模样，更加分明。只听她骂道：“你叫我睡，哼，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我爹爹和人会商对策，说了一夜，还没说完，他老人家没睡，我睡得着么？最好是我爹爹给人害死了，你再害死我，那便是你的天下了。”

那小鬟不敢分辩，扶着她坐下。杨不悔道：“快取我剑来！”

那小鬟走到壁前，摘下挂着的一柄长剑，她双脚之间系着一根铁链，双手腕上也锁着一根铁链，左足跛行，背脊驼成弓形，待她摘了长剑

回过身来时，张无忌更是一惊，但见她右目小，左目大，鼻子和嘴角也都扭曲，形状极是怕人，心想：“这小姑娘相貌之丑尤在蛛儿之上，蛛儿是因中毒而面目浮肿，总能治愈，这小姑娘却是天生残疾。”

杨不悔接过长剑，说道：“敌人随时可来，我要出去巡查。”

那小鬟道：“我跟着小姐，若是遇上敌人，也好多个照应。”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嘶哑难听，像个粗鲁的中年汉子，杨不悔道：“谁要你假好心？”

左手一翻，已扣住那小鬟右手脉门，那小鬟登时动弹不得，颤声道：“小姐，你……你……”

杨不悔冷笑道：“敌人大举来攻，我父女命在旦夕之间，你这丫头多半是敌人派到光明顶来卧底的么？我父女岂能受你的折磨？今日先杀了你！”

说着长剑翻过，便往那小鬟的颈中刺落。

张无忌自见这小鬟周身残废，心下便生怜悯，突见杨不悔挺剑相刺，危急中不及细思，当即飞身而出，手指在剑刃上一弹。杨不悔拿剑不定，叮当一响，长剑落地，她右手离剑，食中双指直取张无忌的两眼，那本来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招“双龙抢珠”，但她经父亲数年调教，使将出来时已颇具威力。

张无忌向后跃开，冲口便道：“不悔妹妹，是我！”

杨不悔听惯了他叫“不悔妹妹”四字，一怔之下，说道：“是无忌哥哥吗？”她只是认出了“不悔妹妹”这四个字的声音语调，却没认出张无忌的面貌。

张无忌心下微感懊悔，但已不能再行抵赖，只得说道：“是我！不悔妹妹，这些年来你可好？”

杨不悔定神一看，见他衣衫破烂，面目污秽，心下怔忡不定，道：“你……你……当真是无忌哥哥么？怎么……怎么会到了这里？”

张无忌道：“是说不得带我上光明顶来的。那圆真和尚到了这房中之后，突然不见，这里另有出路么？”杨不悔奇道：“甚么圆真和尚？谁来到这房中？”张无忌急欲追赶圆真，此事说来话长，便道：“你爹爹在厅上受了伤，你快瞧瞧去。”杨不悔吃了一惊，忙道：“我瞧爹爹去。”说着顺手一掌，往那小鬟的天灵盖击落，出手极重。张无忌惊叫：“使不得！”伸手在她臂上一推，杨不悔这掌便落了空。

杨不悔两次要杀那小鬟，都受到他的干预，厉声道：“无忌哥哥，你和这丫头是一路的吗？”张无忌奇道；“她是你的丫鬟，我刚才初见，怎会和她一路？”杨不悔道：“你既不明内情，那就别多管闲事。这丫鬟是我家的大对头，我爹爹用铁链锁住她的手足，便是防她害我，此刻敌人大举来袭，这丫头要趁机报复。”

张无忌见这小鬟楚楚可怜，虽然形相奇特，却绝不似凶恶之辈，说道：“姑娘，你可有趁机报复之意么？”那小鬟摇了摇头，道：“决计不会。”

张无忌道：“不悔妹妹，你听，她说是不会的，还是饶了她罢！”

杨不悔道：“好，既然是你讲情，啊哟……”身子一侧，摇摇晃晃的立足不定。张无忌忙伸手相扶，突然间后腰“悬枢”、“中枢”两穴上一下剧痛，扑地跌倒。原来杨不悔嫌他碍手碍脚，赚得他近身，以套在中指上的打穴铁环打了他两处大穴。她打倒张无忌后，回过右手，便往那小鬟的右太阳穴上击了下去。

这一下将落未落，杨不悔忽感丹田一阵火热，全身麻木，不由自主的放脱了那小鬟的手腕，双膝一软，坐在椅中。原来她使劲击打张无忌的穴道，张无忌神功初成，九阳真气尚无护体之能，却已自行反激出来，冲荡杨不悔周身脉络。

那小鬟拾起地下的长剑，说道：“小姐，你总是疑心我要害你。这时我要杀你，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并无此意。”说着将长剑插入剑鞘，还挂壁间。

张无忌站起身来，说道：“你瞧，我没说错吧！”他被点中穴道之后，片刻间便以真气冲解，立即回复行动。

杨不悔眼睁睁的瞧着他，心下大为骇异，这时她手足上麻木已消，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站起身来，说道：“我爹爹伤得怎样？无忌哥哥，你在这里等我，回头再见。这些年来你好吗？我时时记着你……”一面说，一面奔了出去。

张无忌问那小鬟道：“姑娘，那和尚逃到这房里，却忽然不见了，你可知此间另有通道吗？”那小鬟道：“你当真非追他不可吗？”张无忌道：“这和尚伤天害理，作下了无数罪孽，我……我……便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他。”

那小鬟抬起头来，凝视着他的脸。张无忌道：“姑娘，要是你知道，求你指点途径。”那小鬟咬着下唇，微一沉吟，低声道：“我的性命是你救的，好，我带你去。”张口吹灭了烛火，拉着张无忌的手便走。



二十　与子共穴相扶将

张无忌跟了她没行出几步，已到床前。那小鬟揭开罗帐，钻进帐去，拉着张无忌的手却没放开。张无忌吃了一惊，心想这小鬟虽然既丑且稚，总是女子，怎可和她同睡一床？何况此刻追敌要紧，当下缩手一挣。那小鬟低声道：“通道在床里！”他听了这五个字，精神为之一振，再也顾不得甚么男女之嫌，但觉那小鬟揭开锦被，横卧在床，便也躺在她身旁。不知那小鬟扳动了何处机括，突然间床板一侧，两人便摔了下去。

这一摔直跌下数丈，幸好地上铺着极厚的软草，丝毫不觉疼痛，只所得头顶轻轻一响，床板已然回复原状。他心下暗赞：“这机关布置得妙极！谁料得到秘道的入口处，竟会是在小姐香闺的牙床之中。”拉着小鬟的手，向前急奔。

跑出数丈，听到那小鬟足上铁链曳地之声，猛然想起：“这姑娘是个跛子，足上又有铁链，怎地跑得如此迅速？”便即停步。那小鬟猜中了他的心意，笑道：“我的跛脚是假装的，骗骗老爷和小姐。”

张无忌心道：“怪不得我妈妈说天下女子都爱骗人。今日连不悔妹妹也来暗算我一下。”此时忙于追敌，这念头在心中一转，随即撇开，在甬道中曲曲折折的奔出数十丈，便到了尽头，那圆真却始终不见。

那小鬟道：“这甬道我只到过这里，相信前面尚有通路，可是我找不到开门的机括。”张无忌伸手四下摸索，前面是凹凹凸凸的石壁，没一处缝隙，在凹凸处用力推击，纹丝不动。那小鬟叹道：“我已试了几十次，始终没能找到机括，真是古怪之极。我曾带了火把进来细细察看，也没发见半点可疑之处，但那和尚却又逃到了哪里？”

张无忌提一口气，运劲双臂，在石壁上左边用力一推，毫无动静，再向右边推，只觉石壁微微一晃。他心下大喜，再吸两口真气，使劲推时，石壁缓缓退后，却是一堵极厚、极巨、极重、极实的大石门。原来光明顶这秘道构筑精巧，有些地方使用隐秘的机括，这座大石门却全无机括，若非天生神力或负上乘武功，万万推移不动，像那小鬟一般虽能进入秘道，但武功不到，仍只能半途而废。张无忌这时九阳神功已成，这一推之力何等巨大，自能推开了。待石壁移后三尺，他拍出一掌，以防圆真躲在石后偷袭，随即闪身而入。

过了石壁，前面又是长长的甬道，两人向前走去，只觉甬道一路向前倾斜，越行越低，约莫走了五十来丈，忽然前面分了几道岔路。张无忌逐一试步，岔路竟有七条之多，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得左前方有人轻咳一声，虽然立即抑止，但静夜中听来，已是十分清晰。

张无忌低声道：“走这边！”抢步往最左一条岔道奔去。这条岔道忽高忽低，地下也是崎岖不平，他鼓勇向前，听得身后铁链曳地声响个不绝，便回头道：“敌人在前，情势凶险，你还是慢慢来罢。”那小鬟道：“有难同当，怕甚么？”

张无忌心道：“你也来骗我么？”顺着甬道不住左转，走着螺旋形向下，甬道越来越窄，到后来仅容一人，便似一口深井。

突然之间，蓦觉得头顶一股烈风压将下来，当下反手一把抱住那小鬟腰间，急纵而下，左足刚着地，立即向前扑出，至于前面一步外是万丈深渊，还是坚硬石壁。怎有余暇去想？幸好前面空荡荡地颇有容身之处。只听得呼的一声巨响，泥沙细石，落得满头满脸。

张无忌定了定神，只听那小鬟道：“好险，那贼秃躲在旁边，推大石来砸咱们。”张无忌已从斜坡回身走去，右手高举过顶，只走了几步，手掌便已碰到头顶粗糙的石面。只听得圆真的声音隐隐从石后传来：“贼小子，今日葬了你在这里，有个女孩儿相伴，算你运气。贼小子力气再大，瞧你推得开这大石么？一块不够，再加上一块。”只听得铁器撬石之声，接着呼的一声巨响，又有一块巨石给他撬了下来。压在第一块巨石之上。

那甬道仅容一人可以转身，张无忌伸手摸去，巨石虽不能将甬道口严密封死，但最多也只能伸得出一只手去，身子万万不能钻出。他吸口

真气，双手挺着巨石一摇，石旁许多泥沙扑面而下，巨石却是半动不动，看来两块数千斤的巨石叠在一起，当真便有九牛二虎之力，只怕也拉曳不开。他虽练成九阳神功，毕竟人力有时而穷，这等小丘般两块巨石，如何挪动得它半尺一寸？

只听圆真在巨石之外呼呼喘息，想是他重伤之后，使力撬动这两块巨石，也累得筋疲力尽，只听他喘了几口气，问道：“小子……你……叫……叫甚么……名……”说到这个“名”字，却又无力再说了。

张无忌心里想：“这时他便回心转意，突然大发慈悲，要救我二人出去，也是绝不能够。不必跟他多费唇舌，且看甬道之下是否另有出路。”于是回身而下，顺着用道向前走去。

那小鬟道：“我身边有火折，只是没蜡烛火把，生怕一点便完。”张无忌道：“且不忙点火。”顺着甬道只走了数十步，便已到了尽头。

两人四下里摸索。张无忌摸到一只木桶，喜道：“有了！”

手起一掌，将木桶劈散，只觉桶中散出许多粉末，也不知是石灰还是面粉，他捡起一片木材，道：“你点火把！”

那小鬟取出火刀，火石，火绒，打燃了火，凑过去点那木片，突然间火光耀眼，木片立时猛烈烧将起来，两人吓了一大跳，鼻中闻到一股硝磺的臭气。那小鬟道：“是火药！”把木片高高举起，瞧那桶中粉末时，果然都是黑色的火药。她低声笑道：“要是适才火星溅了开来，火药爆炸，只怕连外边那个恶和尚也炸死了。”只见张无忌呆呆望了自己，脸上充满了惊讶之色，神色极是古怪，便微微一笑，道：“你怎么啦？”

张无忌叹了口气，道：“原来你……你这样美？”那小鬟抿嘴一笑，说道：“我吓得傻了，忘了装假脸？”说着挺直了身子。原来她既非驼背，更不是跛脚，双目湛湛有神，修眉端鼻，颊边微现梨涡，直是秀美无伦，只是年纪幼小，身材尚未长成，虽然容貌绝丽，却掩不住容颜中的稚气。张无忌道：“为甚么要装那副怪样子？”

那小鬟笑道：“小姐十分恨我，但见到我丑怪的模样，心中就高兴了。

倘若我不装怪样，她早就杀了我啦。”张无忌道：“她为甚么要杀你？”那小鬟道：“她总疑心我要害死她和老爷。”张无忌摇摇头，道：“真是多疑！适才你长剑在手，她却已动弹不得，你并没害她。自今而后，她再也不会疑心你了。”那小鬟道：“我带了你到这里，小姐只有更加疑心。咱们也不知能不能逃得出去，她疑不疑心，也不必理会了。”

她一面说，一面高举木条，察看周遭情景。只见处身之地似是一间石室，堆满了弓箭兵器，大都铁锈斑斑，显是明教昔人以备在地道内用以抵御外敌。

再察看四周墙壁，却无半道缝隙，看来此处是这条岔道的尽头，圆真所以故意咳嗽，乃是故意引两人走入死路。

那小鬟道：“公子爷，我叫小昭。我听小姐叫你‘无忌哥哥’，你大名是叫作‘无忌’吗？”张无忌道：“不错，我姓张……”突然间心念一动，俯身拾起一枝长矛，拿着手中掂了一掂，觉得甚是沉重，似有四十来斤，说道：“这许多火药或能救咱们脱险，说不定便能将大石炸了。”

小昭拍手道：“好主意，好主意！”

她拍手时腕上铁链相击，铮铮作声。张无忌道：“这铁链碍手碍脚，把它弄断了罢。”

小昭惊道：“不，不！老爷要大大生气的。”张无忌道：“你说是我弄断的，我才不怕他生气呢。”说着双手握住铁链两端，用劲一崩。那铁链不过筷子粗细，他这一崩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力道，哪知只听得嗡的一声，铁链震动作响，却崩它不断。

他“咦”的一声，吸口真气，再加劲力，仍是奈何不得这铁链半分。小昭道：“这链子古怪得紧，便是宝刀利剑，也伤它不了。锁上的钥匙在小姐手里。”张无忌点头道：“咱们若是出得去，我向她讨来替你开锁解链。”

小昭道：“只怕她不肯给。”张无忌道：“我跟她交情非同寻常，她不会不肯的。”说着提起长矛，走到大石之下，侧身静立片刻，听不到圆真的呼吸之声，想已远去。

小昭举起火把，在旁照着。张无忌道：“一次炸不碎，看来要分开几次。”

当下劲运双臂，在大石和甬道之间的缝隙中用长矛慢慢刺了一条孔道。小昭递过火药，张无忌便将火药放入孔道之中，倒转长矛，用矛柄打实，再铺设一条火药线，通到下面石室，作为引子。

他从小昭手里接过火把，小昭便伸双手掩住了耳朵。张无忌挡在她身前，俯身点燃了药引，眼见一点火花沿着火药线向前烧去。

猛地里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猛烈的热气冲来，震得他向后退了两步，小昭仰后便倒。他早有防备，伸手揽住了她腰。石室中烟雾猕漫，火把也被热气震熄了。

张无忌道：“小昭，你没事罢？”小昭咳嗽了几下，道：“我……我没事。”张无忌听她说话有些硬咽，微感奇怪，待得再点燃火把，只见她眼圈红了，问道：“怎么？你不舒服么？”

小昭道：“张公子，你……你和我素不相识，为甚么对我这么好？”张无忌奇道：“甚么呀？”小昭道：“你为甚么要挡在我身前？我是个低三下四的奴婢，你……你贵重的千金之躯，怎能遮挡在我身前？”

张无忌微微一笑，说道：“我有甚么贵重了？你是个小姑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

待见石室中烟雾淡了些，便向斜坡上走去，只见那块巨石安然无恙，巍巍如故，只炸去了极小的一角。张无忌颇为沮丧，道：“只怕再炸七八次，咱们才钻得过去。可是所余火药，最多只能再炸两次。”提起长矛，又在石上钻孔，钻刺了几下，一矛刺在甬道壁上，忽然一块斗大的岩石滚了下来，露出一孔。他又惊又喜，伸手进去，扳住旁边的岩石摇了摇，微觉晃动，使劲一拉，又扳了一块下来。他连接扳下四块尺许方圆的岩石，孔穴已可容身而过。原来甬道的彼端另有通路，这一次爆炸没炸碎大石，却将雨道的石壁震松了。这甬道乃是用一块块斗大花冈石砌成。

他手执火把先爬了进去，招呼小昭入来。那甬道仍是一路盘旋向下，他这次学得乖了，左手挺着长矛，提防圆真再加暗算，约莫走了四五十丈，到了一处石门。他将长矛和火把交给小昭，运劲推开石门，里边又是一间石室。

这间石室极大，顶上垂下钟乳，显是天然的石洞。他接过火把走了几步，突见地下倒着两具骷髅。骷髅身上衣服尚未烂尽，看得出是一男一女。

小昭似感害怕，挨到他身边。张无忌高举火把，在石洞中巡视了一遍，道：“这里看来又是尽头了，不知能不能再找到出路？”伸出长矛，在洞壁上到处敲打，每一处都极沉实，找不到有声音空洞的地方。

他走近两具骷髅，只见那女子右手抓着一柄晶光闪亮的匕首，插在她自己胸口，他一怔之下，立时想起了圆真的话。圆真和阳夫人在秘道之下私会，给阳顶天发见。阳顶天愤激之下，走火身亡，阳夫人便以匕首自刎殉夫。“难道这两人便是阳顶天夫妇？”再走到那男子的骷髅之前，见已化成枯骨的手旁摊着一张羊皮。张无忌拾起一看，只见一面有毛，一面光滑，并无异状。

小昭接了过来，喜形于色，叫道：“恭喜公子，这是明教武功的无上心法。”说着伸出左手食指，在阳夫人胸前的匕首上割破一条小小口子，将鲜血涂在羊皮之上，慢慢便显现了字迹，第一行是“明教圣火心法：乾坤大挪移”十一个字。

张无忌无意中发见了明教的武功心法，却并不如何欢喜，心想：“这秘道中无水无米，倘若走不出去，最多不过七八日，我和小昭便要饿死渴死。

再高的武功学了也是无用。”向两具骷髅瞧了几眼，又想：“那圆真如何不将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取了去？想是他做了这件大亏心事后，不敢再来看一眼阳氏夫妇的尸体，当然，他决不知道这张羊皮上竟写着武功心法，否则别说阳氏夫妇已死，便是活着，他也要来设法盗取

了。”问小昭道：“你怎知道这羊皮上的秘密？”

小昭低头道：“老爷跟小姐说起时，我暗中偷听到的。他们是明教教徒，不敢违犯教规，到这秘道中来找寻。”

张无忌瞧着两堆骷髅，颇为感慨，说道：“把他们葬了罢。”两人去搬了些炸下来的泥沙石块，堆在一旁，再将阳顶天夫妇的骸骨移在一起。

小昭忽在阳顶天的骸骨中捡起一物，说道：“张公子，这里有封信。”

张无忌接过来一看，见封皮上写着“夫人亲启”四字。年深日久，封皮已霉烂不堪，那四个字也已腐蚀得笔划残缺，但依稀仍可看得出笔致中的英挺之气，那信牢牢封固，火漆印仍然完好。张无忌道：“阳夫人未及拆开，便已自杀。”将那信恭恭敬敬的放在骸骨之中，正要堆上沙石。小昭道：“拆开来瞧瞧好不好？说不定阳教主有甚遗命。”

张无忌道：“只怕不敬。”小昭道：“倘若阳教主有何未了心愿，公子去转告老爷小姐，让他们为阳教主办理，那也是好的。”张无忌一想不错，便轻轻拆开封皮，抽出一幅极薄的白绫来，只见绫上写道：“夫人妆次：夫人自归阳门，日夕郁郁。余粗鄙寡德，无足为欢，甚可歉咎，兹当永别，唯夫人谅之。三十二代衣教主遗命，令余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后，率众前赴波斯总教，设法迎回圣火令。本教虽发源于波斯，然在中华生根，开枝散叶，已数百年于兹。今鞑子占我中土，本教誓与周旋到底，决不可遵波斯总教无理命令，而奉蒙古元人为主。圣火令若重入我手，我中华明教即可与波斯总教分庭抗礼也。”

张无忌心想：“原来明教的总教在波斯国。这衣教主和阳教主不肯奉总教之命而降顺元朝，实是极有血性骨气的好汉子。”心中对明教又增了几分钦佩之意，接着看下去：“今余神功第四层初成，即悉成昆之事，血气翻涌不能自制，真力将散，行当大归。天也命也，复何如耶？”

张无忌读到此处，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原来阳教主在写这信之时，便已知道他夫人和成昆在秘道私会的事了。”见小昭想问又不敢问，于是将阳顶天夫妇及成昆间的事简略说了。小昭道：“我说都是阳夫人不好。她若是心中一直有着成昆这个人，原不该嫁阳教主，既已嫁了阳教主，便不该再和成昆私会。”

张无忌点了点头，心想：“她小小年纪，倒是颇有见识。”继续读下去：“今余命在旦夕，有负衣教主重托，实为本教罪人，盼夫人持余亲笔遗书，召聚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教法王、五行旗使、五散人，颁余遗命曰：‘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不服者杀无赦。令谢逊暂摄副教主之位，处分本教重务。’”

张无忌心中一震，暗想：“原来阳教主命我义父暂摄副教主之位。我义父文武全才，阳教主死后，我义父已是明教中第一位人物。只可惜阳夫人没看到这信，否则明教之中也不致如此自相残杀，闹得天翻地覆。”想到阳顶天对谢逊如此看重，很是喜欢，却又不禁伤感，出神半晌，接读下去：“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逊接掌，日后转奉新教主。光大我教，驱除胡虏，行善去恶，持正除奸，令我明尊圣火普惠天下世人，新教主其勉之。”

张无忌心想：“照阳教主的遗命看来，明教的宗旨实在正大得紧啊。各大门派限于门户之见，不断和明教为难，倒是不该了。”见那遗书上续道：“余将以身上残存功力，掩石门而和成昆共处。夫人可依秘道全图脱困。当世无第二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即无第二人能推动此‘无妄’位石门，待后世豪杰练成，余及成昆骸骨朽矣。顶天谨白。”

最后是一行小字：“余名顶天，然于世无功，于教无勋，伤夫人之心，赍恨而没，狂言顶天立地，诚可笑也。”

在书信之后，是一幅秘道全图，注明各处岔道门户。

张无忌大喜，说道：“阳教主本想将成昆关入秘道，两人同归于尽，哪知他支持不到，死得早了，让那成昆逍遥至今。幸好有此图，咱们能出去了。”

在图中找到了自己置身的所在，再一查察，宛如一桶冰水从头上淋将下来，原来唯一的脱困道路，正是被圆真用大石塞阻了的那一条，虽得秘道全图，却和不得无异。

小昭道：“公子且别心焦，说不定另有通路。”接过图去，低头细细查阅，但见图上写得分明，除此之外，更无别处出路。

张无忌见她脸上露出失望神色，苦笑道：“阳教主的遗书说道，倘若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便可推动石门而出。当世似乎只有杨逍先生练过一些，可是功力甚浅，就算他在这里，也未必管用。再说，又不知‘无妄位’在甚么地方，图上也没注明，却到哪里找去？”

小昭道：“‘无妄位’吗？那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之一，乾尽午中，坤尽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无妄’位在‘明夷’位和‘随’位之间。”

说着在石室中踏勘方位，走到西北角上，说道：“该在此处了。”

张无忌精神一振，道：“真的么？”奔到藏兵器的甬道之中，取过一柄大斧，将石壁上积附的沙土刮去，果然露出一道门户的痕迹来，心想：“我虽不会乾坤大挪移之法，但九阳神功已成，威力未必便逊于此法。”当下气凝丹田，劲运双臂，两足摆成弓箭步，缓缓推将出去。推了良久，石门始终绝无动静。不论他双手如何移动部位，如何催运真气，直累得双臂疼痛，全身骨骼格格作响，那石门仍是宛如生牢在石壁上一般，连一分之微也没移动。

小昭劝道：“张公子，不用试了，我去把剩下来的火药拿来。”张无忌喜道：“好！我倒将火药忘了。”两人将半桶火药尽数装在石门之中，点燃药引，爆炸之后，石门上炸得凹进了七八尺去，甬道却不出现，看来这石门的厚度比宽度还大。

张无忌颇为歉咎，拉着小昭的手，柔声道：“小昭，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不能出去。”

小昭一双明净的眼睛凝望着他，说道：“张公子，你该当怪我才是，倘若我不带你进来……那便不会……不会……”说到这里，伸袖拭了拭眼泪，过了一会，忽然破涕为笑，说道：“咱们既然出不去了，发愁也没用。我唱个小曲儿给你听，好不好？”

张无忌实在毫没心绪听甚么小曲，但也不忍拂她之意，微笑道：“好啊！”

小昭坐在他身边，唱了起来：“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

张无忌听到“吉藏凶，凶藏吉”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际，果真如此，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登时大减。又听她继续唱道：“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张无忌道：“小昭，你唱得真好听，这曲儿是谁做的？”小昭笑道：“你骗我呢，有甚么好听？我听人唱，便把曲儿记下来了，也不知是谁做的。”

张无忌想着“天地尚无完体”这一句，顺着她的调儿哼了起来。小昭道：“你是真的爱听呢，还是假的爱听？”张无忌笑道：“怎么爱听不爱听还有真假之分吗？自然是真的。”

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轻轻按捺，唱了起来：“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曲中辞意豁达，显是个饱经忧患、看破了世情之人的胸怀，和小昭的如花年华殊不相称，自也是她听旁人唱过，因而记下了。张无忌年纪虽轻，十年来却是艰苦备尝，今日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咀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两句，不禁魂为之销。所谓“那一日”，自是身死命丧的“那一日”。他以前面临生死关头，已不知凡几，但从前或生或死，都不牵累别人，这一次不但拉了一个小昭陪葬，而且明教的存毁，杨逍、杨不悔诸人的安危、义父谢逊和圆真之间的深仇，都和他有关，实在是不想就此便死。

他站起身来，又去推那石门，只觉体内真气流转，似乎积蓄着无穷无尽的力气，可是偏偏使不出来，就似满江洪水给一条长堤拦住了，无

法宣泄。

他试了三次，颓然而废，只见小昭又已割破了手指，用鲜血涂在那张羊皮之上，说道："张公子，你来练一练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说不定你聪明过人，一下子便练会了。"

张无忌笑道："明教的前任教主们穷终身之功，也没几个练成的，他们既然当了教主，自是个个才智卓绝。我在旦夕之间，又怎能胜得过他们？"

小昭低声唱道："受用一朝，一朝便宜。便练一朝，也是好的。"

张无忌微微一笑，将羊皮接了过未，轻声念诵，只见羊皮上所书，都是运气导行、移宫使劲的法门，试一照行，竟是毫不费力的便做到了。见羊皮上写着："此第一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可成。"心下大奇："这有甚么难处？何以要练七年才成？"

再接下去看第二层心法，依法施为，也是片刻真气贯通，只觉十根手指之中，似乎有丝丝冷气射出。但见其中注明：第二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焉者十四年可成，如练至二十一年而无进展，则不可再练第三层，以防走火入魔，无可解救。

他又惊又喜，接着去看第三层练法。这时字迹已然隐晦，他正要取过匕首割自己的手指，小昭抢先用指血涂抹羊皮。张无忌边读边练，第三层、第四层心法势如破竹般便练成了。

小昭见他半边脸孔胀得血红，半边脸颊却发铁青，心中微觉害怕，但见他神完气足，双眼精光炯炯，料知无碍。待见他读罢第五层心法续练时，脸上忽青忽红，脸上青时身子微颤，如堕寒冰；脸上红时额头汗如雨下。

小昭取出手帕，伸到他额上去替他抹汗，手帕刚碰到他额角，突然间手臂一震，身子一仰，险些儿摔倒，张无忌站了起来，伸衣袖袜去汗水，一时之间不明其理，却不知已然将这第五层心法练成了。

原来这"乾坤大挪移"心法，实则是运劲用力的一项极巧妙法门，根本的道理，在于发挥每人本身所蓄有的潜力，每人体内潜力原极庞大，只是平时使不出来，每逢火灾等等紧急关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往往能负千斤。张无忌练就九阳神功后，本身所蓄的力道已是当世无人能及，只是他未得高人指点，使不出来，这时一学到乾坤大挪移心法，体内潜力便如山洪突发，沛然莫之能御。

这门心法所以难成，所以稍一不慎便致走火入魔，全由于运劲的法门复杂巧妙无比，而练功者却无雄浑的内力与之相副。正如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去挥舞百斤重的大铁锤，锤法越是精微奥妙，越会将他自己打得头破血流，脑浆迸裂，但若舞锤是个大力士，那便得其所哉了。以往练这心法之人，只因内力有限，勉强修习，变成心有余力不足。

昔日的明教各位教主都明白这其中关键所在，但既得身任教主，个个是坚毅不拔、不肯服输之人，又有谁肯知难而退？大凡武学高手，都服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话，于是孜孜兀兀，竭力修习，殊不知人力有时而穷，一心想要"人定胜天"，结果往往饮恨而终。张无忌所以能在半日之间练成，而许多聪明才智、武学修为远胜于他之人，竭数十年苦修而不能练成者，其间的分别，便在于一则内力有余，一则内力不足而已。

张无忌练到第五层后，只觉全身精神力气无不指挥如意，欲发即发，欲收即收，一切全凭心意所之，周身百骸，当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这时他已忘了去推那石门，跟着便练第六层的心法，一个多时辰后，已练到第七层。

那第七层心法的奥妙之处，又比第六层深了数倍，一时之间实是难以尽解。好在他精通医道脉理，遇到难明之处，以之和医理一加印证，往往便即豁然贯通。练到一大半之处，猛地里气血翻涌，心跳加快，他定了定神，再从头做起，仍是如此。自练第一层神功以来，从未遇上过这等情形。

他跳过了这一句，再练下去时，又觉顺利，但数句一过，重遇阻难，自此而下，阻难叠出，直到篇末，共有一十九句未能照练。

张无忌沉思半晌，将那羊皮供在石上，恭恭敬敬的躬身下拜，磕了几个头，祝道："弟子张无忌，无意中得窥明教神功心法，旨在脱困求生，并非存心窥窃贵教秘籍。弟子得脱险境之后，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不敢有负列代教主栽培救命之恩。"

小昭也跪下磕了几个头，低声祷祝道："列代教宗在上，请你们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张无忌站起身来，说道："我非明教教徒，奉我太师父的教训，将来也决不敢身属明教。但我展读阳教主的遗书后，知道明教的宗旨光明正大，自当竭尽所能，向各大门派解释误会，请双方息争。"

小昭道："张公子，你说有一十九句句子尚未练成，何不休息一会，养足精神，把它都练成了？"

张无忌道："我今日练成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虽有一十九句跳过，未免略有缺陷，但正如你曲中所说：'日盈昃，月满亏蚀。天地尚无完体。'我何可人心不足，贪多务得？想我有何福泽功德，该受这明教的神功心法？能留下一十九句练之不成，那才是道理啊。"

小昭道："公子说得是。"接过羊皮，请他指出那未练的一十九句，暗暗念诵几遍，记在心中。张无忌笑道："你记着干甚么？"小昭脸一红，说道："不干甚么，我想连公子也练不会，倒要瞧瞧是怎样的难法。"

哪知道张无忌事事不为已甚，适可而止，正应了"知足不辱"这一句话。

原来当年创制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内力虽强，却也未到相当于九阳神功的地步，只能练到第六层而止。他所写的第七层心法，自己已无法修练，只不过是凭着聪明智慧，纵其想象，力求变化而已。张无忌所练不通的那一十九句，正是那位高人单凭空想而想错了的，似是而非，已然误入歧途。要是张无忌存着求全之心，非练到尽善尽美不肯罢手，那么到最后关头便会走火入魔，不是疯癫痴呆，便致全身瘫痪，甚至自绝经脉而亡。

当下两人搬过沙石，葬好了阳顶天夫妇的遗骸，走到石门之前。

这次张无忌单伸右手，按在石门边上，依照适才所练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微一运劲，那石门便轧轧声响，微微晃动，再加上一层力，石门缓缓的开了。

小昭大喜，跳起身来，拍手叫好，手足上铁练相击，叮叮当当的乱响。

张无忌道："我再拉一拉你的铁链。"小昭笑道："这一次定然成啦！"

张无忌拉住她双手之间的铁链，运劲分拉，铁链渐渐延长，却是不断。

小昭叫道："啊哟，不好！你越拉越长，我可更加不便啦。"张无忌摇头道："这链子当真邪门，只怕便拉成十几丈长，它还是不断。"原来明教上代教主得到一块天上落下来的古怪陨石，其中所含金属质地不同于世间任何金铁，锐金旗中的巧匠以之试铸兵刃不成，便铸成此链。张无忌见小昭垂头丧气，安慰她道："你放心，包在我身上给你打开铁链。咱们困在这山腹之中，尚能出去，难道还奈何不了这两根小小铁链？"

他要找圆真报仇，返身再去推那两块万斤巨石，可是他虽练成神功，究非无所不能，两块巨石被他推得微微撼动，却终难掀开。他摇摇头，便和小昭从另一边的石门中走了出去。他回身椎拢石门，见那石门又哪里是门了？

其实是一块天然生成的大岩石，岩底装了一个大铁球作为门枢。年深日久，铁球生锈，大岩石更难推动了。他想当年明教建造这地道之时，动用无数人力，穷年累月，不知花了多少功夫，多少心血。

他手持地道秘图，循图而行，地道中岔路虽多，但毫不费力的便走出了山洞。

出得洞来，强光闪耀，两人一时之间竟然睁不开眼，过了一会，才慢慢睁眼，只见遍地冰雪，阳光照在冰雪之上，反射过来，倍觉光亮。

小昭吹熄手中的木条，在雪地里挖了个小洞，将木条埋在洞里，说道："木条啊木条，多谢你照亮张公子和我出洞，倘若没有你，我们可就一筹莫展了。"

张无忌哈哈大笑，胸襟为之一爽，转念又想：“世人忘恩负义者多，这小姑娘对一根木条尚且如此，想来当是厚道重义之人。”侧头向她一笑，冰雪上反射过来的强光照在她的脸上，更显得她肤色晶莹，柔美如玉，不禁赞叹：“小昭，你好看得很啊。”

小昭喜道：“张公子，你不骗我么？”张无忌道：“你别装驼背跛脚的怪样子，现下这样子才好看。”小昭道：“你叫我不装，我就不装。小姐便是杀我，我也不装。”

张无忌道：“瞎说！好端端的，她干么杀你？”又看了她一眼，但见她肤色奇白，鼻子较常女为高，眼睛中却隐隐有海水之蓝意，说道：“你是本地西域人，是不是？比之我们中原女子，另外有一份好看。”小昭秀眉微蹙，道：“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

张无忌走到崖边，四顾身周地势，原来是在一座山峰的中腰。当时说不得将他藏在布袋中负上光明顶来，他于沿途地势一概不知，此时也不知身在何处。极目眺望，遥见西北方山坡上有几个人躺着，一动不动，似已死去，道：“咱们过去瞧瞧。”携着小昭的手，纵身向那山坡疾驰而去。这时他体内九阳真气流转如意，乾坤大挪移心法练到了第七层，一举手，一抬足，在旁人看来似非人力所能，虽然带着小昭，仍是身轻如燕。

到得近处，只见两个人死在雪地之中，白雪中鲜血飞溅，四人身上都有刀剑之伤。其中三人穿明教徒服色，另一人是个僧人，似是少林派子弟。张无忌惊道：“不好！咱们在山腹中呆了这许多时候，六大派的人攻了上去啦！”

一摸四人心口，都已冰冷，显已死去多时。忙拉着小昭，循着雪地里的足迹向山上奔去。走了十余丈，又见七人死在地下，情状可佈。

张无忌大是焦急，说道：“不知杨逍先生、不悔妹妹等怎样了？”他越走越快，几乎是将小昭的身子提着飞行，转了一个弯，只见五名明教徒的尸首挂在树枝之上，都是头下脚上的倒悬，每人脸上血肉模糊，似破甚么利爪抓过。小昭道：“是华山派的虎爪手抓的。”张无忌奇道：“小昭，你年纪轻轻，见识却博，是谁教你的？”

他这句话虽然问出了口，但记挂着光明顶上各人安危，不等小昭回答，便即带着她飞步上峰。一路上但见尸首狼藉，大多数是明教教徒，但六大派的弟子也有不少。想是他们在山腹中一日一夜之间，六大派发动猛攻。明教因杨逍、韦一笑等重要首领尽数重伤，无人指挥，以致失利，但众教徒虽在劣势之下，兀自苦斗不屈，是以双方死伤均重。

张无忌将到山顶，猛听得兵刃相交之声，乒乒乓乓的打得极为激烈，他心下稍宽，暗想：“战斗既然未息，六大派或许尚未攻入大厅。”快步往相斗处奔去。

突然间呼呼风响，背后两枚钢镖掷来，跟着有人喝道：“是谁？停步！”

张无忌脚下毫不停留，回手轻挥，两枚钢镖立即倒飞回去，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呼，跟着呼的一声，有人摔倒在地。张无忌一怔，回过头来，只见地下倒着一名灰袍僧人，两枚钢镖钉在他右肩之上。他更是一呆，适才回手一挥，只不过想掠斜钢镖来势，不致打到自己身上而已，哪料到这么轻轻一挥之力，竟如此大得异乎寻常。他忙抢上前去，歉然道：“在下误伤大师，抱歉之至。”伸指拔出钢镖。

那少林僧双肩上登时血如泉涌，岂知这僧人极是剽悍，飞起一脚，呼的一声，踢在张无忌小腹之上。张无忌和他站得极近，没料到他竟会突施袭击，一呆之下，那僧人已然倒飞出去，背脊撞在一棵树上，右足折断，口中狂喷鲜血。张无忌此时体内真气流转，一遇外力，自然而然而生反击，比之当日震断静玄的右腿，力道又大得多了。

他见那僧人重伤，更是不安，上前扶起，连声致歉，那僧人恶狠狠的瞪他，惊骇之心更甚于愤怒，虽然仍想出招击敌，却已无能为力了。

忽听得围墙之内传出接连三声闷哼，张无忌无法再顾那僧人，拉着小昭，便从大门中抢了进去，穿过两处厅堂，眼前是好大一片广场。

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西首人数较少，十之八九身上鲜血淋漓，或坐或卧，是明教的一方。东首的人数多出数倍，分成六堆，看来六派均已到齐。

这六批人隐然对明教作包围之势。

张无忌一瞥之下，见杨逍、韦一笑、彭和尚、说不得诸人都坐在明教人众之内，看情形仍是行动艰难。杨不悔坐在她父亲身旁。

广场中心有两人正在拼斗，各人凝神观战，张无忌和小昭进来，谁也没加留心。

张无忌慢慢走近，定神看时，见相斗双方都是空手，但掌风呼呼，威力远及数丈，显然二人都是绝顶高手。那两人身形转动，打得快极，突然间四掌相交，立时胶住不动，只在一瞬之间，便自奇速的跃动转为全然静止，旁观众人忍不住轰天价叫了一声：“好！”

张无忌看清楚两人面貌时，心头大震，原来那身材矮小、满脸精悍之色的中年汉子，正是武当派的四侠张松溪。他的对手是个身材魁伟的秃顶老者，长眉胜雪，垂下眼角，鼻子钩曲，有若鹰嘴。张无忌心想：“明教中还有这等高手，那是谁啊？”

忽听得华山派中有人叫道：“白眉老儿，快认输罢，你怎能是武当张四侠的对手？”张无忌听到“白眉老儿”四个字，心念一动：“啊，原来他……他……他便是我外公白眉鹰王！”心中立时生出一股孺慕之意，便想扑上前去相认。

但见殷天正和张松溪头顶都冒出丝丝热气，两人便在这片刻之间，竟已各出生平苦练的内家真力。一个是天鹰教教主、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一个是张三丰的得意弟子、身属威震天下的武当七侠，眼看霎时之间便要分出胜败。明教和六大派双方都是屏气凝息，为自己人担心，均知这一场比拚，不但是明教和武当双方威名所系，而且高手以真力决胜，败的一方多半有性命之忧。只见两人犹似两尊石像，连头发和衣角也无丝毫飘拂。

殷天正神威凛凛，双目炯炯，如电闪动。张松溪却是谨守武当心法中“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要旨，严密守卫。他知殷天正比自己大了二十多岁，内力修为是深了二十余年，但自己正当壮年，长力充沛，对方年纪衰迈，时刻一久，便有取胜之机。岂知殷天正实是武林中一位不世出的奇人，年纪虽大，精力丝毫不逊于少年，内力如潮，有如一个浪头又是一个浪头般连绵不绝，从双掌上向张松溪撞击过去。

张无忌初见张松溪和殷天正时，心中一喜，但立即喜去忧来，一个是自己的外公，乃是骨肉至亲；一个是父亲的师兄，待他有如亲子，当年他身中玄冥神掌，武当诸侠均曾不惜损耗内功，尽心竭力的为他疗伤，倘若两人之中有一人或伤或死，在他都是毕生大恨。

张无忌微一沉吟，正想抢上去设法拆解，忽听殷天正和张松溪齐声大喝，四掌发力，各自退出了六七步。

张松溪道：“殷老前辈神功卓绝，佩服佩服！”殷天正声若洪钟，说道：“张兄的内家修为超凡入圣，老夫自傀不如。阁下是小婿同门师兄，难道今日定然非分胜负不可吗？”张无忌听他言中提到父亲，眼眶登时红了，心中不住叫着：“别打了，别打了！”

张松溪道：“晚辈适才多退一步，已输了半招。”躬身一揖，神定气闲的退了下去。

突然武当派中抢出一个汉子，指着殷天正怒道：“殷老儿，你不提我张五哥，那也罢了！今日提起，叫人好生恼恨。我俞三哥、张五哥两人，全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此仇不报，我莫声谷枉居‘武当七侠’之名。”呛啷啷一声，长剑出鞘，太阳照耀下剑光闪闪，摆了一招“万岳朝宗”的姿式。

这是武当子弟和长辈动手过招时的起手式，莫声谷虽然怒气勃勃，但此时早已是武林中极有身分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自不能失了礼数。

殷天正叹了口气，脸上闪过一阵黯然之色，缓缓道：“老夫自小女死后，不愿再动刀剑。但若和武当诸侠空手过招，却又未免托大不敬。”指着一个手执铁棍的教徒道：“借你的铁棍一用。”那明教教徒双手横捧齐眉镔铁棍，走到殷天正身前，恭恭敬敬的躬身呈上。殷天正接过铁棍，双手一拗，拍的一声，那铁棍登时断为两截。

旁观众人“哦”的一声，都没有想到这老儿久战之后，仍具如此惊人神力。

莫声谷知他不会先行发招，长剑一起，使一招“百鸟朝凤”，但见剑尖乱颤，霎时间便如化为数十个剑尖，罩住敌人中盘，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仍是彬彬有礼的剑法。

殷天正左手断棍一封，说道："莫七侠不必客气。"右手断棍便斜砸过去。

数招一过，旁观众人群情耸动，但见莫声谷剑走轻灵，光闪如虹，吞吐开阖之际，又飘逸，又凝重，端的是名家风范。殷天正的两根断铁棍本已笨重，招数更是呆滞，东打一棍，西砸一棍，当真不成章法，但有识之士见了，却知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实已臻武学中的极高境界。他脚步移动也极缓慢，莫声谷却纵高伏低、东奔西闪，只在一盏茶时分，已接连攻出六十余招凌厉无伦的杀手。

再斗数十合后，莫声谷的剑招愈来愈快。昆仑、峨嵋诸派均以剑法见长，这几派的弟子见莫声谷一柄长剑上竟生出如许变化，心下都暗暗钦服："武当剑法果然名不虚传，今日里大开眼界。"可是不论他如何腾挪劈刺，总是攻不进殷天正两根铁棍所严守的门户之内。莫声谷心想："这老儿连败华山、少林三名高手，又和四哥对耗内力，我已是跟他相斗的第五人，早就占了不少便宜，苦再不胜，师门颜面何存？"猛地里一声清啸，剑法忽变，那柄长剑竟似成了一条软带，轻柔曲折，飘忽不定，正是武当派的七十二招"绕指柔剑"。

旁观众人看到第十二三招时，忍不住齐声叫起好来。这时殷天正已不能守拙驭巧，身形游走，也展开轻功，跟他以快打快。突然间莫声谷长剑破空，疾刺殷天正胸膛，剑到中途，剑尖微颤，竟然弯了过去，斜刺他右肩。这路"绕指柔剑"全仗.以浑厚内力逼弯剑刃，使剑招闪烁无常，敌人难以挡架。

殷天正从未见过这等剑法，急忙沉肩相避，不料铮的一声轻响，那剑反弹过来，直刺入他的左手上臂。殷天正右臂一伸，不知如何，竟尔陡然间长了半尺，在莫声谷手腕上一拂，挟手将他长剑夺过，左手已按住他"肩贞穴"。

白眉鹰王的鹰爪擒拿手乃百余年来武林中一绝，当世无双无对。莫声谷肩头落入他的掌心，他五指只须运劲一捏，莫声谷的肩头非碎成片片、终身残废不可。武当诸侠大吃二惊，待要抢出相救，其势却已不及。

殷天正叹了口气，说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放开了手，右手一缩，拔出长剑，左臂上伤口鲜血如泉涌出。他向长剑凝视半晌，说道："老夫纵横半生，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好张三丰，好张真人！"他称扬张三丰，那是钦佩他手创的七十二招"绕指柔剑"神妙难测，自己竟然挡架不了。

莫声谷呆在当地，自己虽然先赢一招，但对方终究是有意的不下杀手，没损伤自己，怔了片刻，便道："多蒙前辈手下留情。"殷天正一言不发，将长剑交还给他。莫声谷精研剑法，但到头来手中兵刃竟给对方夺去，心下羞愧难当，也不接剑，便即退下。

张无忌轻轻撕下衣襟，正想去给外公裹伤，忽见武当派中又步出一人，黑须垂胸，却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说道："我替老前辈裹一裹伤。"

从怀中取出金创药，给殷天正敷在伤口之上，随即用帕子扎住，天鹰教和明教的教欢见宋远桥一脸正气，料想他以武当七侠之首的身分，决不会公然下毒加害，殷天正说了声："多谢！"更是但然不疑。

张无忌大喜，心道："宋师伯给我外公裹伤，想是感激他不伤莫七叔，两家就如此和好了。"哪知宋远桥裹好伤后，退一步，长袖一摆，说道："宋某领教老前辈的高招！"

这一着大出张无忌意料之外，忍不住叫道："宋大……宋大侠，用车轮战打他老人家，这不公平！"

这一言出口，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这衣衫褴褛的少年。除了峨嵋派诸人，以及宋青书、殷梨亭、杨逍、说不得等少数人之外，谁都不知他的来历，均感愕然。

宋远桥道："这位小朋友的话不错。武当派和天鹰教之间的私怨，今日暂且搁下不提。现下是六大派和明教一决生死存亡的关头，武当派谨向明教讨战。"

殷天正眼光缓缓移动，看到杨逍、韦一笑、彭和尚等人全身瘫痪，天鹰教和五行旗下的高手个个非死即伤，自己儿子殷野王伏地昏迷，生死未卜，明教和天鹰教之中，除自己之外，再无一个能抵挡得住宋远桥的拳招剑法，可是自己连战五个高手之余，已是真气不纯，何况左臂上这一剑受伤实是不轻。

殷天正微微一顿之间，崆峒派中一个矮小的老人大声说道："魔教已然一败涂地，再不投降，还待怎的？空智大师，咱们这便去毁了魔教三十三代教主的牌位罢！"

少林寺方丈空闻大师坐镇嵩山本院，这次围剿明教，少林弟子由空智率领。各派敬仰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便举他为进攻光明顶的发号施令之人。

空智尚未答言，只听华山派中一人叫道："甚么投不投降？魔教之众，今日不能留一个活口。除恶务尽，否则他日死灰复燃，又必为害江湖。魔崽子们！见机的快快自刎，免得大爷们动手。"

殷天正暗暗运气，但觉左臂上剑伤及骨，一阵阵作痛，素知宋远桥追随张三丰最久，已深得这位不世出的武学大师真传，自己神完气足之时和他相斗，也是未知鹿死谁手，何况此刻？但明教众高手或死或伤，只剩下自己一人支撑大局，只有拚掉这条老命了，自己死不足惜，所惜者一世英名，竟在今日断送。

只听宋远桥道："殷老前辈，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可是我们却不愿乘人之危，这场过节，尽可日后再行清算。我们六大派这一次乃是冲着明教而来。天鹰教已脱离明教，自立门户，江湖上人人皆知。殷老前辈何必蹚这场浑水？还请率领贵教人众，下山去罢！"

武当派为了俞岱岩之事，和天鹰教结下了极深的梁子，此事各派尽皆知闻，这时听宋远桥竟然替天鹰教开脱，各人尽皆惊讶，但随即明白宋远桥光明磊落，不肯捡这现成便宜。

殷天正哈哈一笑，说道："宋大侠的好意，老夫心领。老夫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虽已自树门户，但明教有难，岂能置身事外？今日有死而已，宋大侠请进招罢！"说着踏上一步，双掌虚拟胸前，两条白眉微微颤动，凛然生威。

宋远桥道："既然如此，得罪了！"说罢左手一扬，右掌抵在掌心，一招"请手式"挥击出去，乃是武当派拳法中晚辈和长辈过招的招数。

殷天正见他弯腰弓背，微有下拜之态，便道："不必客气。"双手一圈，封住心口。依照拳法，宋远桥必当抢步上前，伸臂出击，哪知他伸臂出击是一点不错，却没抢步上前，这拳打出，竟和殷天正的身子相距一丈有余。

殷天正一惊："难道他武当拳术如此厉害，竟已练成了隔山打牛的神功？"当下不敢怠慢，运起内劲，右掌挥出，抵挡他的拳力。

不料这一掌挥出，前面空空荡荡，并未接到甚么劲力，不由得心中大奇。

只听宋远桥道："久仰老前辈武功深湛，家师也常称道。但此刻前辈已力战数人，晚辈却是生力，过招之际太不公平。咱们只较量招数，不比膂力。"

一面说，一面踢出一腿。这一腿又是虚踢，离对方身子仍有丈许之地，但脚法精妙，方位奇特，当真匪夷所思，淌是近身攻击，可就十分难防。殷天正赞道："好脚法！"以攻为守，挥拳抢攻。宋远桥侧身闪避，还了一掌。

霎时之间，但见两人拳来脚往，斗得极是紧凑，可是始终相隔丈许之地。

虽然招不着身，一切全是虚打，但他二人何等身分，哪一招失利、哪一招占先，各自心知。两人全神贯注，丝毫不敢怠忽，便和贴身肉搏无异。

旁观众人不少是武学高手，只见宋远桥走的是以柔克刚的路子，拳脚出手却是极快，殷天正大开大阖，招数以刚为主，也丝毫没慢了。两人见招拆招，忽守忽攻，似乎是分别练拳，各打各的，其实是斗得激烈无比。

张无忌初看殷天正和张松溪、莫声谷两人相斗时，关怀两边亲人的安危，并没怎么留神双方出招，这时见殷天正和宋远桥隔着远远的相斗，知道只有胜负之分，却无死伤之险，这才潜心察看两人的招数。看了半晌，见两人出招越来越快，他心下却越来越不明白："我外公和宋

大伯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但招数之中，何以竟存着这许多破绽？外公这一拳倘若偏左半尺，不就正打中宋大伯的胸口？宋大伯这一抓若再迟出片刻，那不恰好拿到了我外公左臂？难道他二人故意相让？可是瞧情形又不像啊。”

其实殷天正和宋远桥虽然离身相斗，招数上却丝毫不让。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心法后，武学上的修为已比他们均要胜一筹。但说殷、宋二人的招数中颇有破绽，却又不然。张无忌不知自己这么想，只因身负九阳神功之故，他所设想的招数虽能克敌制胜，却决不是比殷、宋二人更妙更精，常人更万万无法做到。正如飞禽见地下狮虎搏斗，不免会想：“何不高飞下扑，可制必胜？”殊不知狮虎在百兽之中虽然最为凶猛厉害，要高飞下扑，却是力所不能。张无忌见识未够广博，一时想不到其中的缘故。

忽见宋远桥招数一变，双掌飞舞，有若絮飘雪扬，软绵绵不着力气，正是武当派“绵掌”。殷天正呼喝一声，打出一拳。两人一以至柔，一以至刚，各逞绝技。

斗到分际，宋远桥左掌拍出，右掌陡地里后发先至，跟着左掌斜穿，又从后面抢了上来。殷天正见自己上三路全被他掌势罩住，大吼一声，双拳“丁甲开山”，挥击出去。两人双掌双拳，便此胶在空中，呆呆不动。拆到这一招时，除了比拚内力，已无他途可循。两人相隔一丈以外，四条手臂虚拟斗力之状，此时看来似乎古怪，但是近身真斗，却已面临最为凶险的关头。

宋远桥微微一笑，收掌后跃，说道：“老前辈拳法精妙，佩服佩服！”

殷天正也即收拳，说道：“武当拳法，果然冠绝古今。”

两人说过不比内力，斗到此处，无法再行继续，便以和局收场。

武当派中尚有俞莲舟和殷梨亭两大高手未曾出场，只见殷天正脸颊胀红，头顶热气袅袅上升，适才这一场比试虽然不耗内力，但对手实在太强，却已是竭尽心智，眼见他已强弩之末，俞殷二侠任何一人下场，立时便可将他打倒，稳享“打败白眉鹰王”的美誉。俞莲舟和殷梨亭对望一眼，都摇了摇头，均想：“乘人之危，胜之不武。”

他武当二侠不欲乘人之危，旁人却未必都有君子之风，只见崆峒派中一个矮小老者纵身而出，正是适才高叫焚烧明教历代主牌之人，轻飘飘的落在殷天正面前，说道：“我姓唐的跟你殷老儿玩玩！”说话的语气极是轻薄。

殷天正向他横了一眼，鼻中一哼，心道：“若在平时，崆峒五老如何在殷某眼下？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殷某一世英名，若是断送在武当七侠手底，那也罢了，可万万不能让你唐文亮竖子成名！”虽然全身骨头酸软，只盼睡倒在地，就此长卧不起，但胸中豪气一生，下垂的两道白眉突然竖起，喝道：“小子，进招罢！”

唐文亮瞧出他内力已耗了十之八九，只须跟他斗得片刻，不用动手，他自己就会跌倒，当下双掌一错，抢到殷天正身后，发拳往他后心击去。殷天正斜身反勾，唐文亮已然跃开，他脚下灵活之极，犹如一只猿猴，不断的跳跃。斗了数合，殷天正眼前一黑，喉头微甜，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

唐文亮大喜，喝道：“殷天正，今日叫你死在我唐文亮拳下！”

张无忌只见唐文亮纵起身子，凌空下击，正要飞身过去救助外公，却见殷天正右手斜翻，姿式妙到巅毫，正是对付敌人从上空进攻的一招杀手，眼看两人处此方位之下，唐文亮已然无法自救。果然听得喀喀两响，唐文亮双臂已被殷天正施展“鹰爪擒拿手”折断，跟着又是喀喀两响，连两条大腿也折断了，呼的一响，摔在数尺之外。他四肢骨断，再也动弹不得。旁观众人见殷天正于重伤之余仍具如此神威，无不骇然。

崆峒五老中的第三老唐文亮如此惨败，崆峒派人人脸上无光，眼见唐文亮躺在殷天正身畔，只因相距过近，竟然无人敢上前扶他回来。

过了半晌，崆峒派中一个弓着背脊的高大老人重重踏步而出，右足踢起一块石头，直向殷天正飞去，口中喝道：“白眉老儿，我姓宗的跟你算算旧帐。”这人是崆峒五老中的第二老，名叫宗维侠。他说“算算旧帐”，想是曾吃过殷天正的亏。

这块石头飞去，突的一声，正中殷天正的额角，立时鲜血长流。这一下谁都大吃一惊，宗维侠踢这块石头过去，原也没想能击中他，哪知殷天正已是半昏半醒，没能避让。当此情势之下，宗维侠上前只是轻轻一指，便能致他于死地。

但见宗维侠提起右臂，踏步上前，武当派中走出一人，身穿土布长衫，神情质朴，却是二侠俞莲舟，身形微晃，拦在宗维侠身前，说道：“宗兄，殷教主已身受重伤，胜之不武，不劳宗兄动手。殷教主跟敝派过节极深，这人交给小弟罢。”

宗维侠道：“甚么身受重伤？这人最会装死，适才若不是他故弄玄虚，唐三弟哪会上他的这恶当。俞二侠，贵派和他有梁子，兄弟跟这老儿也有过节，让我先打他三拳出气。”

俞莲舟不愿殷天正一世英雄，如此丧命，又想到张翠山与殷素素，说道：“宗兄的七伤拳天下闻名，殷教主眼下这般模样，怎还禁得起宗兄的三拳？”

宗维侠道：“好！他折断我唐三弟四肢，我也打断他四肢便了。这叫做眼前报，还得快！”他见俞莲舟兀自犹豫，大声说道：“俞二侠，咱们六大派来西域之前立过盟誓。今日你反而回护魔教的头子么？”俞莲舟叹了口气，说道：“此刻任凭于你。回归中原以后，我再领教宗二先生的七伤拳神功。”

宗维侠心下一凛：“这姓俞的何以一再维护他？”他对武当派确是颇有忌惮，但众目睽睽之下，终不能示弱，当下冷笑道：“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武当派再强，也不能恃势横行啊。”这几句话骎骎然牵扯到了张三丰身上。

宋远桥便道：“二弟，由他去罢！”俞莲舟朗声道：“好英雄，好汉子！”

便即退开。这“好英雄，好汉子”六个字，似乎是称赞殷天正，又似乎是讥刺宗维侠的反话。

宗维侠不愿和武当派惹下纠葛，假装没听见，一见俞莲舟走开，便向殷天正身前走去。

小昭坐在地下，曼声唱起曲来。张无忌听到曲中“吉藏凶，凶藏吉”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际，果真如此，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贺转自然，满腹烦忧登时大减。

这几句话声音清朗，响彻全场。各派人众奉了空智大师的号令，本来便要分别出手，突然听到这几句话，一齐停步，回头瞧着他。

宗维侠见说话的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丝毫不以为意，伸手推出，要将他推在一旁，以便上前打死殷天正。

张无忌见他伸掌推到，便随手一掌拍出，呼的一响，宗维侠倒退三步，待要站定，岂知对方这一掌雄浑无比，仍是立足不定，幸好他下盘功夫扎得坚实，但觉上身直往后仰，急忙右足在地下一点，纵身后跃，借势纵开丈余。

落下地来时，这股掌势仍未消解，又踉踉跄跄的连退七八步，这才站定。这么一来，他和张无忌之间已相隔三丈以上。他心中惊怒莫名，旁观众人却是大惑不解，都想：“宗维侠这老儿在闹甚么玄虚，怎地又退又跃，跃了又退，大捣其鬼？”便是张无忌自己，也想不透自己这么轻轻拍出一掌，何以竟有如许威力。

宗维侠一呆之下，登时醒悟，向俞莲舟怒目而视，喝道：“大丈夫光明磊落，怎地暗箭伤人？”他料定是俞莲舟在暗中相助，多半还是武当诸侠一齐出手，否则单凭一人之力，不能有这么强猛的劲道。

俞莲舟给他说得莫名其妙，反瞪他一眼，暗道：“你装模作样，想干甚么？”

宗维侠大步上前，指着张无忌喝道：“小子，你是谁？”

张无忌道：“我叫曾阿牛。”一面说，一面伸掌贴在殷天正背心“灵台穴”上，将内力源源输入。他的九阳真气浑厚之极，殷天正颤抖了几下，便即睁开眼来，望着这少年，颇感奇怪。张无忌向他微微一笑，加紧输送内力。

片刻之间，殷天正胸口和丹田中闭塞之处已然畅通无阻，低声道：“多谢小友！”站起身来，傲然道：“姓宗的，你崆峒派的七伤拳有甚么了不起，我便接你三拳！”

宗维侠万没想到这老儿竟会又是神完气足的站起身来，眼看这个现成便宜是不易捡的了，忌惮他“鹰爪擒拿功”的厉害，便道：“崆峒派的七伤拳既然没甚么了不起，你便接我三招七伤拳吧！”他盼殷天正不使擒拿手，单是拳掌相对，比拼内力，那么自己以逸待劳，当可仗七伤拳的内劲取胜。

张无忌听他一再提起“七伤拳”三字，想起在冰火岛的那天晚上，义父叫醒自己，讲述以七伤拳打死神僧空见之事，后来他叫自己背诵七伤拳的拳诀，还因一时不能记熟，挨了他好几个耳光。这时那拳诀在心中流动，当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要知天下诸般内功，皆不逾九阳神功之藩篱，而乾坤大挪移运劲使力的法门，又是集一切武功之大成，一法通，万法通，任何武功在他面前都已无秘奥之可言。

只听殷天正道：“别说三拳，便接你三十拳却又怎地？”他回头向空智说道：“空智大师，姓殷的还没死，还没认输，你便出尔反尔，想要倚多取胜吗？”

空智左手一挥，道：“好！大伙儿稍待片刻，又有何妨！”

原来殷天正上得光明顶后，见杨逍等人尽皆重伤，己方势力单薄，当下以言语挤住空智，不得仗着人多混战。空智依着武林规矩，便约定逐一对战。

结果天鹰教各堂各坛、明教五行旗，及光明顶上杨逍属下的雷电风云四门中的好手，还是一个个非死即伤，最后只剩下殷天正一人。但他既未认输，便不能上前屠戮。

张无忌知道外公虽比先前好了些，却万万不能运劲使力，他所以要接宗维侠的拳招，只不过是护教力战，死而后已，于是低声道：“殷老前辈，待我来替你先接，晚辈不成时，老前辈再行出马。”

殷天正已瞧出他内力深厚无比，自己便在绝无伤势之下，也是万万不及，但想自己为教而死，理所当然，这少年不知有何干系，他本领再强，也决计敌不过对方败了一个又来一个、源源不绝的人手，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样，重伤力竭，任人宰割，如此少年英才，何必白白的断送在光明顶上？

当下问道：“小友是哪一位门下，似乎不是本教教徒，是吗？”张无忌恭恭敬敬的躬身说道：“晚辈不属明教，不属天鹰教，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今和前辈并肩抗敌，乃是份所应当。”

殷天正大奇，正想再问，宗维侠又踏上一步，大声道：“姓殷的，我第一拳来了。”

张无忌道：“殷老前辈说你不配跟他比拳，你先胜得过我。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

宗维侠大怒，喝道：“你这小子是甚么东西？我叫你知道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

张无忌寻思：“今日只有说明圆真这恶贼的奸诈阴谋，才能设法使双方罢手，若是单凭动手过招，我一人怎斗得过六大门派这么多英雄？何况武当门下的众师伯叔都在此地，我又怎能跟他们为敌？”当下朗声说道：“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在下早就久仰了。少林神僧空见大师，不就是丧生在贵派七伤拳之下么？”

他此高一出，少林派群相耸动，那日空见大师丧身洛阳。尸身骨骼尽数震断，外表却一无伤痕，极似是中了崆峒派“七伤拳”的毒手。当时空闻、空智、空性三僧密议数日，认为崆峒派眼下并无绝顶高手，能打死练就了“金刚不坏体”神功的空见师兄，虽然空见的伤势令人起疑，但料想非崆峒派所能为。后来空智又曾率领子弟暗加访查，得知空见大师在洛阳圆寂之日，崆峒五老均在西南一带。既然非五老所为，那么崆峒派中更无其他好手能对空见有丝毫损伤，因此便将对崆峒派起的疑心搁下了。何况当时洛阳客房外墙上写着“成昆杀神僧空见于此墙下”十一个大字，少林派后来查知冒名成昆做下无数血案的均是谢逊所为，那更是半点也没疑惑了。众高僧直至此时听了张无忌这句话，心下才各自一凛。

宗维侠怒道：“空见大师为谢逊恶贼所害，江湖上众所周知，跟我崆峒又有甚么干系？”张无忌道：“谢前辈打死神僧空见，是你亲眼瞧见了么？

你是在一旁掠阵么？是在旁相助么？”宗维侠心想：“这乞儿不像乞儿、牧童不似牧童的小子，怎地跟我缠上了？多半是受了武当派的指使，要挑拨崆峒和少林两派之间的不和。我倒要小心应付，不可入了人家圈套。”因此他虽没重视张无忌，还是正色答道：“空见神僧丧身洛阳，其时崆峒五老都在云南点苍派柳大侠府上作客。我们怎能亲眼见到当时情景？”

张无忌朗声道：“照啊！你当时既在云南，怎能见到谢前辈害死空见大师？这位神僧是丧生在崆峒派的七伤拳手下，人人皆知。谢老前辈又不是你崆峒派的，你怎可嫁祸于人？”

宗维侠道：“呸！呸！空见神僧圆寂之处，墙上写着‘成昆杀空见神僧于此墙下’十一个血字。谢逊冒着他师父之名，到处做下血案，那还有甚么可疑的？”

张无忌心下一凛：“我义父没说曾在墙上写下这十一个字。他一十三拳打死神僧空见后，心中悲悔莫名，料来决不会再写这些示威嫁祸的字句。”

当下仰天哈哈一笑，说道：“这些字谁都会写，墙上虽然有此十一个字，可有谁亲眼见到谢前辈写的？我偏要说这十一个字是崆峒派写的。写字容易，练七伤拳却难。”

他转头向空智说道：“空智大师，令师兄空见神僧确是为崆峒派的七伤拳拳力所害，是也不是？金毛狮王谢逊前辈却并非崆峒派，是也不是？”

空智尚未回答，突然一名身披大红袈裟的高大僧人闪身而出，手中金光闪闪的长大禅杖在地下重重一顿，大声喝道：“小子，你是哪家哪派的门下？凭你也配跟我师父说话。”

这僧人肩头拱起，说话带着三分气喘，正是少林僧圆音，当年少林派上武当山兴问罪之师，便是他力证张翠山打死少林弟子。张无忌其时满腔悲愤，将这一干人的形相牢记于心，此刻一见之下，胸口热血上冲，满脸胀得通红，身子也微微发抖，心中不住说道：“张无忌，张无忌！今日的大事是要调解六大门派和明教的仇怨，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嫌，闹得难以收拾。少林派的过节，日后再去算帐不迟。”虽然心中想得明白，但父母惨死的情状，霎时间随着圆音的出现而涌向眼前，不由得热泪盈眶，几乎难以自制。

圆音又将禅杖重重在地下一顿，喝道：“小子，你若是魔教妖孽，快快引颈就戮，否则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也不来难为于你，即速下山去罢！”

他见张无忌的服饰打扮绝非明教中人，又误以为他竭力克制悲愤乃是心中害怕，是以有这几句说话。

张无忌道：“贵派有一位圆真大师呢？请他出来，在下有几句话请问。”

圆音道：“圆真师兄？他怎么还能跟你说话？你快快退开，我们没空闲功夫跟你这野少年瞎耗。你到底是谁的门下？”他见张无忌适才一掌将名列崆峒五老的宗维侠击得连连倒退，料想他师父不是寻常人物，这才一再盘问于他，否则此刻屠灭明教正大功告成之际，哪里还耐烦跟这来历不明的少年纠缠。

张无忌道：“在下既非明教中人，亦非中原哪一派的门下。这次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中间存着极大的误会，在下虽然年少，倒也得知其中的曲折原委，斗胆要请双方罢斗，查明真相，谁是谁非，自可秉公判断。”

他语声一停，六大派中登时爆发出哈哈、呵呵、嘀嘀、哗哗、嘻嘻……

各种各样大笑之声。数十人同声指斥：“这小子失心疯啦，你听他这么胡说八道！”“他当自己是甚么人？是武当派张真人么？少林派空闻神僧么？”

“哈哈，哈哈”“他发梦得到了屠龙宝刀，成为武林至尊啦。”“他当咱们个个是三岁小孩儿，呵呵，我肚子笑痛了！”“六大门派死伤

了这许多人，魔教欠下了海样深的血债，嘿嘿，他想三言两语，便将咱们都打发回去……”

峨嵋派中却只有周芒若眉头紧蹙，黯然不语，那日她和张无忌相认，知他便是昔日汉水舟中的少年，心中便有念旧之意，后来又见他甘受她师父三掌，仗义相救锐金旗人众，对他更感钦佩，这时听到这番不自量力的言语，又见众人大肆讥笑，不自禁的心中难过。

张无忌站立当场，昂然四顾，朗声道：“只须少林派圆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质几句，他所安排下的奸谋便能大白于世。”

这三句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将出来，虽在数百人的哄笑声中，却是人人听得清清楚楚。六大派众高手心下都是一凛，登时便将对他轻视之心收起几分，均想：“这小子年纪轻轻，内功怎地如此了得？”

圆音侍众人笑声停歇，气喘吁吁的道：“臭小子恁地奸猾，明知圆真师兄已不能跟你对质，便指名要他相见？你何以不叫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质？”

他最后一句话一出口，空智立时便喝：“圆音，说话小心！”

但华山、昆仓、崆峒诸派中已有许多人大声笑了出来。只有武当派的人众脸有愠色，默不作声。原米圆音一只右眼被殷素素在西子湖畔用暗器打瞎，始终以为是张翠山下的毒手，一生耿耿于心。

张无忌听他辱及先父，怒不可遏，大声喝道：“张五侠的名讳是你乱说得的么？你……你……”圆音冷笑道：“张翠山自甘下流，受魔教妖女迷惑，便遭好色之报……”

张无忌心中一再自诫：“今日主旨是要使两下言和罢斗，我万万不可出手伤人。”但一听到这几句话，哪里还忍耐得住？纵身而前，左手探出，抓住圆音后腰提了起来，右手抢过他手中禅杖，横过杖头，便要往他头顶击落。

圆音被他这么一抓，有如雏鸡落入鹰爪，竞无半分抵御之力。

少林僧队中同时抢出两人，两根掸杖分袭张无忌左右，那是武学中救人的高明法门，所谓“围魏救赵”，袭敌之所不得不救，便能解除陷入危境的伙伴。抢前来救的两僧正是圆心、圆业。张无忌左手抓着圆音，右手提着禅杖，一跃而起，双足分点圆心、圆业手中禅杖，只听得嘿嘿两声，圆心和圆业同时仰天摔倒。幸好两僧武功均颇不凡，临危不乱，双手运力急挺，那两条数十斤重的镀金镇铁禅杖才没反弹过来，打到自己身上。

众人惊呼声中，但见张无忌抓着圆音高大的身躯微一转折，轻飘飘的落地。六大派中有七八个人叫了出来：“武当派的‘梯云纵’！”

张无忌自幼跟着父亲及太师父、诸师怕叔，于武当派武功虽只学过一套入门功夫的三十二势“武当长拳”，但所见所闻毕竟不少，这时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不论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能取而为用。他对武当派的功夫耳濡目染，亲炙最多，突然间不加思索的使用出来之时，自然而然的便使上了这当世轻功最著名的“梯云纵”。俞莲舟、张松溪等要似他这般纵起，再在空中轻轻回旋数下，原亦不难，姿式之圆熟飘逸，尤有过之，但要一手抓一个胖大和尚，一手提一根沉重禅杖，仍要这般身轻如燕，却万万无法办到。

少林诸僧见这时和他相距已七八丈远，眼见圆音给他抓住了要穴，全不动弹，他只须挺起掸杖，立时便能将圆音打得脑浆迸裂，要在这一瞬之间及时冲上相救，决难办到。唯一的法门是发射暗器，但张无忌只须举起圆音的身子一挡，借刀杀人，反而害了他的性命。虽有空智、空性这等绝顶高手在侧，但以变起仓卒，任谁也料不到这少年有如此的身手，竟被他攻了个措手不及。只见他咬牙切齿，满脸仇恨之心，高高举起了禅杖，众少林僧有的闭了眼睛不忍再看，有的便待一拥而上为圆音报仇。

哪知张无忌举着禅杖的手并不落下，似乎心中有甚么事难以决定，但见他脸色渐转慈和，慢慢的将圆音放了下来。

原来在这一瞬间，他已克制了胸中的怒气，心道：“倘若我打死打伤了六大派中任谁一人，我便成为六大派的敌人，就此不能作居间的调人。武林中这场凶杀，再也不能化解，那岂不是正好堕入成昆这奸贼的计中？不管他们如何骂我辱我、打我伤我，我定当忍耐到底，这才是真正为父母及义父复仇雪恨之道。”他想通了这节，便即放下圆音，缓缓说道：“圆音大师。你的眼睛不是张五侠打瞎的，不必如此记恨。何况张五侠已自刎身死，甚么冤仇也该化解了。大师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何必对旧事如此念念不忘？”

圆音死里逃生，呆呆的瞧着张无忌，说不出话来，见他将自己禅杖递了过来，自然而然的伸手接过，低头退开，隐隐觉得自己这些年来满怀怨愤，未免也有不是。

少林诸高僧、武当诸侠听了张无忌这几句话，都不由得暗暗点头。